

飞铃

第二十八回 阵前反正 火并杀手

何玉霜道：“你既然要同去，那就答应江堂的条件吧！”

白天平笑一笑，道：“好！在下答应。”

江堂道：“三人同心，其利断金，如是三位的意见不能协调，那就减去了很大的力量。”

白天平道：“江堂，阁下之能，区区是不得不佩服了，你杀了我们的同伴，还要我们答应保护你的安全。”

江堂道：“每一件事，都有条件，是吗？如若在下不能和教主对质，不能带这位洪世兄会见洪士高，他们两位自然不会保护我的安全了。”

白天平冷冷说道：“我见过不少心地阴毒的人物，但那些人，比起你江堂来，那就瞠乎其后，有如小巫之见大巫了。”

江堂道：“表面看去，世上有很多不平之事，其实，这是很正常的情形，因为，每个人的智慧不同，其处理事情的结果，也就各有不同了。”

白天平冷笑一声，道：“善恶有报，只看迟早，你也不用太高兴了。”

江堂道：“老夫只相信自己的智慧、判断，命相风水之说，老夫是从来不信。”

白天平暗暗吁一口气，忖道：我们本是找他报仇的，想不到这头狐狸几句话，竟能把整个局势，扭转了过来，这一随他去见教主，岂不是由他安排，送我们进入陷阱之中。

但见何玉霜和洪承志，脸上都是期望之色，此刻要说服他们，自非容易的事，说不定还会激忿两人，只好忍下不言，只有暗中留心，保持冷静，应付变化。

只见江堂微微一笑，道：“何姑娘、咱们现在就走吗？”

何玉霜道：“你真敢去见教主？”

江堂道：“我既然答应姑娘了，有什么不敢呢？”

何玉霜道：“教主现在何处，你知道吗？”

江堂道：“自然知道！”

何玉霜道：“好，咱们立刻就去。”

江堂表现干脆得很，笑一笑，道：“在下带路。”转身向前行去。

何玉霜回顾了彭长家的尸体一眼，黯然一叹，举步向前行去。

白天平抢前一步越过了洪承志，低声道：“洪兄、何姑娘，咱们要小心一些，别落入了别人的陷阱中，而不自知。”

何玉霜嗯了一声，道：“白兄，我明白你的意思，天皇教中人一向狡诈，但彭长家死了，知晓我父母被杀经过的，只有江堂和教主两个人了，不去向他们求证，又向谁求证呢？”

白天平低声道：“玉霜，咱们已经知道了你父母被杀的大致情形，余下的应该是报仇了……”

何玉霜低声接道：“你不是想见那天皇教主吗？除了这个办法之外，见他很不容易，洪兄武功高明，就算咱们进入了他们预设的埋伏之中，凭咱们三个人的力量，也可以和他们硬拼一场。”

白天平沉吟了一阵，道：“说的也是，不过，希望你能把握到自己的情绪，一旦动手时，能够全力施为。”

何玉霜点点头，道：“我明白，我不会误事。”

白天平目光转顾到洪承志的身上，道：“洪兄，兄弟希望你不会受江堂所惑……。”

洪承志接道：“白兄放心，大是大非之间，兄弟自会有所决定。”

白天平道：“洪兄，江湖上多险诈，希望洪兄能提防一二。”

洪承志道：“多谢白兄关心。”

江堂虽然知道三人在后面交谈，但却一直没有回头望过一眼。

白天平道：“两位请记着一句话，如是情势有变，和人动手时，咱们要尽量集中一处。”

洪承志点点头，没有答话。

江堂带着三人，曲转在小径之中，足足走了有十几里路，到了一座山谷处。那是一处很险要的谷口，两侧峭壁，高达十余丈，谷中生满了青翠的苍松。

望望这险要的形势，洪承志、何玉霜都不禁犹豫着停下了脚步。

江堂回目一笑，道：“敝教主为人一向十分小心，三位心中可是有了顾忌？”

白天平冷笑一声，道：“这地方很险要。”

江堂笑一笑，道：“咱们是一样的机会，至于情况如何变化，那要看诸位的手法了。”他的话很暧昧，使人有着莫测高深的感觉。

白天平皱皱眉头，道：“阁下的意思是……。”

江堂接道：“我没有什么意思，目下咱们彼此都心有顾虑，所以，咱们很难取得什么协议，那就要看临场应付的变化了。”

白天平沉吟了一阵，欲言又止。

江堂一笑，举步向前行去。白天平、洪承志、何玉霜，鱼贯相随而行。

这山谷形势险要，不但引起了白天平的多心，连何玉霜和洪承志，也生了警惕，暗作戒备。深入谷中百余丈，地形突呈开阔，四面峭壁耸立，形成了一个盆地。这片盆地，大约有数百亩大小。三幢茅舍，耸立在盆地中间。谷中静悄悄的，听不到人声，也不见一个人踪。

白天平道：“这地方很静啊！”

江堂道：“这才叫人莫测高深。”

何玉霜道：“不必打哑谜，我们要见教主。”

洪承志道：“教主是否在此？”

江堂道：“自然在了，三位看到那座茅舍了吧？”

何玉霜道：“教主一向很爱排场，怎会这样不见从卫人踪？”

江堂笑一笑，道：“看来公主对教主还不了解。”

何玉霜道：“我和他相处的时间，还不太久，自然说不上了解。”

江堂笑道：“教主早已在那座茅舍中候驾了，咱们快去见过。”

何玉霜呆了一呆，道：“江副教主，可是早已遣人来报告了教主。”

江堂道：“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他是教主，在下是副教主啊！”

何玉霜道：“江堂，这是一个陷阱，对吗？”

江堂诡秘一笑，道：“姑娘，别想的太坏。”不再理会二人，加快脚步，行到了茅舍前面。他并未立刻奔入茅舍，却站在茅舍前面等候三人。

何玉霜为了要和江堂谈话，本已追在最前面，但她觉着情势不对时，却放缓了脚步。她必须和白天平、洪承志商量一下。

孤军深入绝地，何玉霜也觉着可能中了人家早布好的圈套，尤其对白天平，更有一份很深的歉疚。眨动了一下美丽的大眼睛，何玉霜缓缓说道：“白兄，父母被杀之仇，使我失去了平衡，无法冷静的判断事情，这是一处绝地，也可能是一个早布好的死亡陷阱……”白天平本是三人中最为持重、冷静的人，但此刻，反而豪情万丈地说道：“玉霜，就算是陷阱罢，你几时见过，一群老鼠能困住几只大猫。”洪承志道：“唉！白兄，咱们说过的，用谋行略上，在下应该听从白兄的决定，想不到言犹在耳，我却已忘去……”白天平接道：“洪兄，这怎能怪你，骤闻亲讯，任何人也无法按捺下激动的心情。”洪承志长长吁一口气，道：“也好！只要天皇教主在此，至少，咱们有机会和他面对面的拚一场。”白天平道：“走！咱们去见识一下他们作些怎样安排？”何玉霜叹口气，道：“白兄，不是小妹临敌情怯，咱们身陷绝地，遇事应该镇静一些，不能再有丝毫的差错了。”白天平笑一笑，道：“只要两位能够控制着悲伤激动之情，在下相信咱们可以应付这场搏杀。”洪承志道：“听你的，白兄，兄弟再不作主意就是。”三人忽然放慢了脚步，缓缓向茅舍行去。而且，行近茅舍一丈左右处，就停了下来。江堂笑一笑，道：“三位，商量好了吗？”洪承志望了望白天平，闭口不言。何玉霜也不说话，似是有意让白天平应付大局。

白天平沉吟片刻，缓缓说道：“可以请教主出来了。”江堂道：“老弟，千金之躯，坐不垂堂，一教之主，是何等身份，难道三位还要教主亲迎不成？”

白天平道：“咱们既非拜见，也非求见，咱们是报仇而来，在你们天皇教徒眼中，他是教主，但区区看来，他不过只是一个危害武林的大奸巨恶罢了。”两人对话的声音很高，如若那茅舍之中有人，自是应该听得很清楚。

江堂道：“好伶俐的口齿，好尖锐的词锋。”轻轻咳了一声，接道：“启禀教主……”

茅舍中传出个冷厉的声音，打断了江堂的话，接道：“不用转话了，我听得清清楚楚。”

江堂恭敬地说道：“教主明察。”

茅舍中又传出那冷厉的声音，道：“霜儿，你背叛了天皇教吗？”

何玉霜并没有立刻答话，回顾了白天平一眼，说道：“白兄，我……”

白天平接道：“礼不可废，你要先尽了作义女的礼数。”

何玉霜点点头，遥对茅舍盈盈一礼，道：“玉霜给义父请安。”

茅舍中人冷笑一声，道：“暂时撇开私情，老夫问你，是不是背叛了天皇教？”

何玉霜道：“女儿由彭总巡主和江副教主口中，得知了昔年父母被害经过，因此，特来向义父求证一下。”

茅舍中沉静片刻，又传出那冷厉的声音道：“玉霜，江堂和彭长家告诉你父母死亡的经过，但不知可曾说出，他们为什么会有此遭遇吗？”

何玉霜道：“先父母俱已仙逝，他们已无法争辩，玉霜难作评断，目下，玉霜想先找出杀害我父母的凶手，再查内情是非。”

茅舍中突然哈哈一笑，道：“好！好！我养了你十几年，对你宠爱有加，想不到，你竟敢对我如此说话。”

何玉霜道：“玉霜说的是理，正如义父所说，未渗入义父女的私情。”

茅舍中人道：“好吧！你既然一定要追查内情，进入茅舍中来吧！我拿证据给你瞧瞧。”

何玉霜道：“什么证所？”茅舍中人道：“你父母的遗书。”何玉霜呆了一呆，顿有不知如何应付之感。白天平突然接道：“教主肯赐何老前辈遗书，似也用不着要何姑娘进入茅舍去取……”茅舍中人接道：“你是什么人？”白天平淡淡一笑，道：“在下白天平。”但闻砰然一声，一个黄巾包裹，由茅舍中投了出来。何玉霜快步行去，准备伸手去捡。白天平沉声喝道：“玉霜，不可造次。”何玉霜道：“为什么？”白天平道：“如若那包袱中只是令尊的遗书，怎会有这样大？”何玉霜怔了一怔，道：“这个，这个……”白天平笑一笑，接道：“玉霜，如是令尊真有遗书，他早该给你瞧了，因为，他一直是你的义父，你看过父母遗书，岂不是可以尽扫心中的疑虑。”何玉霜道：“白兄说的是，但这包袱会是什么呢？”白天平道：“如若在下的推断不错，这包袱可能是可以致人死命的暗算。”何玉霜道：“我不信。”白天平道：“你不信，难道……”何玉霜接道：“不要说什么理由给我听，我义父没有理由害死我。”白天平道：“姑娘怎会有此看法。”何玉霜道：“因为，他平常对我，一直是爱护备至。”白天平道：“姑娘也许说得有理，不过，在下觉着，姑娘已经背离了天皇教。”茅舍中人，一直没有答话，顿使人有着莫测高深之感。

白天平轻轻叹一口气，接道：“姑娘，你如一定要看，希望能小心一些。”

何玉霜点点头，大步向前行去。接近那黄色包袱五六尺时，突然停下来。

白天平缓缓举步，行到了何玉霜的身后，全神戒备。

何玉霜一抬腕，抽出了背上的长剑，左臂一探，挑开了黄色的包袱。现出了一个墨绿、描金的小箱子。

小箱子写着朱砂红字，写的是“机要文件”。

何玉霜扬了扬柳眉儿，道：“白兄，你好像推断错了。”

白天平也有些意外之感，但他很相信自己的判断，略一沉吟，道：“玉霜，小心的挑开箱子看看。”

何玉霜道：“唉！你太多疑了。”行近两步，伸手抓起了描金小箱子。

白天平大吃一惊，道：“玉霜，你……”

何玉霜接道：“这只箱子，我在义父处见过，确是收藏重要文件的箱子，我还以为是天皇教的机密，想不到竟是我父母的遗书。”伸手去掀木盖。

斜里疾飞来一股暗劲，正击在小木箱上，立时把小木箱击出了八九尺远，撞在一个岩石上，但闻砰然一声，火光迸射，笼罩了六七尺方圆大小。

何玉霜呆了一呆，道：“真的是一个阴谋。”

白天平道：“那横飞的火光，蓝芒闪动，看上去，似是有毒，如若在那毒火的范围之内，沾染身上，就算不死，也要有一场很大的灾难。”

何玉霜轻轻叹息一声，道：“人心之难测，当真是可怕的很。”

抬头看去，只见江堂仍然站在那茅舍门前，脸上带着微微的笑意。何玉霜突然提高了声音，道：“义父，这木箱，是你老人家设下的阴谋吧？”茅舍中一片静寂，不闻声息。何玉霜皱皱眉，望着江堂，道：“江副教主，我义父不在那茅舍中？”江堂摇摇头，笑道：“不太清楚，你自己怎么不进去瞧瞧？”何玉霜怒道：“江堂，你还要耍什么花招？”江堂道：“姑娘言重了，在下吗？确然不知道教主是否还在茅舍，姑娘既是不敢进去看看，在下就代姑娘瞧瞧吧！”举步行入了茅舍。像投入大海的泥牛，江堂进入之后，竟然也没有了消息。如若这也是一个陷阱，该是天下最简单的阴谋了。但却使白天平等束手无策。何玉霜回顾了白天平一眼，道：“白兄，咱们要不要

进去？”白天平道：“不可轻进。”何玉霜道：“那该如何？”白天平道：“在下倒有一点浅见，只怕说了出来，姑娘不会同意。”何玉霜道：“不要紧，白兄，只管请说。”白天平道：“放把火，烧了这座茅舍！”何玉霜又是一怔，道：“烧了这座茅舍？”白天平道：“不错，这座茅舍中，有些什么恶毒埋伏，咱们无法预料，如其冒险，何不先下手为强？”何玉霜道：“如是我义父真在那茅舍中呢？”白天平道：“就算他真在茅舍中吧！但他已经暗算过你，而且，几乎要了你的命。”何玉霜叹口气，道：“我不能下手，但我不阻止你们下手。”白天平道：“此地距离茅舍太近，你既不愿下手，那就请后退一些。”

何玉霜点点头，向后退去。

只听茅屋中又传出那冷厉的声音，道：“霜儿，看起来，你还有一些孝心。”

何玉霜道：“义父，你还在茅舍中吗？”

茅舍中人道：“你快些行入茅舍中来。”

何玉霜叹口气，道：“怨女儿不孝，无法遵命了，义父如是想见霜儿，何不行出茅舍一会。”

茅舍中突然又沉寂下来，再无回答的声音。

何玉霜缓步向后退去，一面说道：“两位请下手吧！看来，我们父女之间，已情尽义绝了。”

白天平回头望了洪承志一眼，道：“洪兄，有何高见？”

洪承志道：“对江湖中事，兄弟外行得很，全凭白兄做主。”

白天平点点头，道：“咱们已身陷绝地，不论咱们如何措施，都难免一场生死之战了。”

突听何玉霜道：“白兄，看来，被你不幸言中了。”

白天平转头望去，只见入山口处，正缓缓进来三行杀手。来人分着三种不同颜色的衣服，一行穿白，一行穿红，一行穿黑。每一行十二个人，白衣的佩剑，黑衣人佩刀，红衣人的手中兵刃最奇怪，形如展翼之鸟，长逾两尺。

白天平轻轻叹一口气，道：“玉霜，那穿着红衣的，用的什么兵刃？”

何玉霜神情凝重，缓缓说道：“好像是天皇教主提过的飞鹰杀手。”

白天平道：“飞鹰杀手？”

何玉霜接道：“我只是听说过，天皇教中，训练了一批最厉害的杀手，叫作飞鹰杀手，大概就是这一批人了，他们都是年轻的高手组成，由教主亲自训练而成，我没有见过这些人，无法评断他们的成就，不过，就记忆所及，这些人不但武功高强，那飞鹰兵刃中，也有着很多古怪变化，听说是天皇教主，云集天下的名手巧匠，化费了数年之功，才设计出这种飞鹰兵刃。”

兵刃打造成展翼欲飞的鸟型，实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怪事，自然是有它奇异的作用。

白天平陡然间，感觉到一种极大压力，洪承志、何玉霜，能否生离此地，似乎都和自己的措施有着极大的关系。长长吁一口气，道：“玉霜，你在天皇教中的身份不低，能不能想想看，那飞鹰兵刃，有什么特异之处……”

何玉霜摇摇头，接道：“我不知道，天皇教中人，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似乎是天皇教主自己一人知晓的隐秘，我所知道的，大概是除他之外最多的三五人之一了。”

这时，三行来人，已到了十丈处，可以清晰的看到了。

洪承志手握刀柄，道：“白兄，兄弟去迎杀他们一阵，先挫挫他们的锐气。”

白天平道：“不可轻易出手……”目光流转，打量四下的景物。

只见那茅舍左侧，正南方向，靠近崖壁处，有两座高大的巨岩，形同门户。

白天平低声道：“洪兄、玉霜，咱们不能暴露在强敌的四面合击之下。那峭壁之下，有两座高大的突岩，可以掩护咱们抗拒强敌。”

洪承志想到昨天一番搏杀，和适才对江堂动手情形，倒也不敢太过自负，点点头，道：“那地方易守难攻，至少咱们可以避免他们四面合击的群攻。”

白天平道：“走！”当先飞身而起。

这时，何玉霜、洪承志，都已明白，白天平确然比他们冷静很多。两人内心之中都有一种惭愧的感觉，感觉到造成目下这个局面的，都因为自己任性行事的结果。

三人都用出了全力，几个起落，已到了那悬崖下面。

打量过四周的形势之后，白天平忽然微微一笑，道：“他们千算万算，却没有想到，替咱们留了这样一处好地方。”

何玉霜目光转动，只见那两座巨岩夹峙之下，形同一道门户，巨岩和崖壁衔接着，又有一处丈余宽窄，八九尺深的石洞，可以藏身。

洪承志道：“两位，先请在此坐息片刻，兄弟先打头阵。”

白天平道：“咱们三人一齐去迎敌。”一字排列在突岩的出口之前。

这时，那行人谷中的三行杀手，环守在茅舍四周，并没有立刻向三人攻击的样子。

洪承志低声道：“白兄，看样子，他们似是要和我们泡上了。”

白天平道：“天皇教主还未决定，如何对付咱们之策。”

何玉霜道：“小妹很惭愧……”

白天平道：“敌人太狡猾，任何人，都会在那样的诱惑下。身难自主。”

何玉霜道：“咱们试一下吧？”

白天平道：“如何试法？”

何玉霜道：“打出两只飞铃。”

白天平知道那飞铃的利害，道：“这距离行吗？”

何玉霜道：“太远了些。”

白天平道：“姑娘身上有几枚飞铃。”

何玉霜道：“十二枚。”

白天平道：“姑娘的飞铃，是咱们今天仗以对敌的利器，不可轻易浪费，在最有效的距离之下，再行出手。”

何玉霜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白天平回顾了洪承志一眼，道：“洪兄，小弟已决定不作突围逃走的打算，准备和天皇教中精锐在此决一死战！”

洪承志哈哈一笑道：“咱们如是胜不了人，他们也不会放咱们走！”

白天平道：“洪兄说的是，不过，兄弟觉着，咱们尽管有决战之心，但也用不着硬拚。”

何玉霜道：“唉！为小妹一时不忍，使两位陷于绝境，实叫小妹难安。”

洪承志道：“姑娘，亲情重如山，在下也是被骗而来，真正受拖累的，应该是只有白兄一个。”

白天平微微一笑，道：“咱们今天痛痛快快的打上一架，让天皇教中人，开开眼界。”

洪承志豪壮地说道：“可惜，天皇教主和江堂两人，未必肯亲身领教。”

白天平道：“天皇教人数虽然众多，但第一等的杀手训练不易，只要咱们能击溃这些人，不怕两人不现身……”

何玉霜突然伸手入怀，摸出一块玉佩，道：“白兄，这个给你。”

白天平接过玉佩，仔细看了一阵，道：“这是块玉佩。”

何玉霜道：“好好替我保管，我如不幸战死此地，你就带着这块玉佩，去找一个人。”

白天平道：“什么人？”

何玉霜道：“我师父。”

白天平笑一笑，把玉佩壁还何玉霜，道：“希望我们都不会死，一旦你战死了，在下活命的成份，只怕也绝无仅有了。”

何玉霜低声道：“白兄，我为父母报仇，战死此地，并无不安，你应该为江湖大局保重。”

白天平笑一笑，道：“不错，天皇教的罪恶，还要你向武林揭发，你怎可轻易言死……”语声一顿，低声接道：“玉霜，你应该为我珍重。”

听起来，这该是普普通通的话，但却胜过千言万语的美丽誓言，淡淡一句话中，表达了同生共死的情意。

何玉霜身躯震动了一下，缓缓说道：“天平，答应我，你也要为我活着。”

白天平点头一笑，道：“咱们三人同命，谁都不可轻易言死。谁都不可轻身涉险。”

洪承志笑一笑，道：“他们来了。”

抬头看去，只见那红、白、黑三队杀手，已鱼贯向前行来。三种服色不同的杀手，分成了三个方位。

江堂突然由三队杀手后，越众而前。

白天平已快速说出了拒敌之法，何玉霜退到了白天平和洪承志的身后一丈左右处，白天平和洪承志，却一左一右的站在了两边。三个人，布成了一个二前一后的三角形。

江堂望了三人布成的迎敌之势，心中暗暗一动，忖道：这等布阵之法，算把何玉霜飞铃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了，真是各自发挥出他们之长。心中念转，口中已缓缓说道：“老夫奉教主之命而来。”

洪承志、何玉霜，都不再答话，肃然而立。

白天平却笑一笑，道：“你身为副教主，大约已无可酬劳你的职位，除非，他把教主让给你。”

江堂淡淡一笑，道：“阁下言重了，江某人从无争名、夺位之心。”

这几句话，说得很高，似是有意让别人听到。

白天平心中一动，道：“江副教主，咱们的协议如何？”

江堂道：“什么协议？”

白天平故意低声道：“咱们合力对付了贵教主，你出掌天皇教，自成江湖上一派门户，不再故意和武林同道为难。”

江堂道：“你满口胡说八道些什么？”

白天平道：“不要紧，你只要设法把他诱来此地，咱们合力对付他，只要把他杀死，教中群龙无首之时……”

江堂冷笑一声，接道：“白天平，你不觉着这等挑拨的手段，有些大过卑下吗？”

白天平怒道：“江堂，你这人反反复复的，全无男子气概，你怕天皇教主，咱们却不怕他，只要你能按计划行事，将他诱来此地，余下的事，那就不用你管了。”

江堂冷冷说道：“咱们教主，英明得很，阁下这点挑拨手段，如何能使他相信。”

只听一个清冷的笑声，远远的飘了过来，道：“江兄弟，咱们相处了这些年，我怎会受人挑拨，不过，这小子，挑拨咱们兄弟的情意，留他不得，你最好能把他杀了。”

声音从远处飘来，一瞬间不见人踪，单是这一份传声的功力，就足以吓人。

江堂欠身应道：“属下遵命。”

白天平冷然笑一笑，道：“你脸上怎么没有了笑容！”

江堂一脸冷肃神色，缓缓说道：“老夫实在没有想到，你这小子如此恶毒？”

白天平低声道：“副教主，难道你真的改变了心意？”

江堂突然提聚真气，回身拍出两掌，道：“你真的要帮助我除去天皇教主吗？”

白天平道：“不错。”

江堂道：“好！教主现在茅舍之中，三位可以过去找他。”

白天平道：“江堂，世界上的便宜，似乎你一个人想占完，是吗？”

江堂道：“这话怎么说？”

白天平道：“咱们要对付天皇教，还要仗凭阁下帮忙才成。”

江堂道：“我能帮什么忙？”

白天平道：“江堂，不对付贵教主也行，那么阁下先对付我们三个了，你出手吧！”

江堂又恢复满脸笑容，道：“好吧！你说说看，咱们如何一个合作法？”

白天平道：“合咱们四人之力量，先把天皇教主杀死。”

江堂道：“然后，你们三位，再合力对付我一个？”

白天平道：“此地有三十六位杀手，你还怕人单势孤吗？”

江堂道：“哦！三位原来是怕他们三十六位杀手，合力围攻，想和在下合作，分散实力，对吗？”

白天平冷笑一声，道：“如若你能使那些杀手的实力对消，咱们四人之力量可以杀死天皇教主。”

江堂笑道：“那用刀的人，在下见过了，虽然有些门道，但阁下的武功，老夫却是不太相信。”

白天平道：“你何不试试看？”

江堂道：“老夫正有此意。”突然欺身而上，迎面拍出一掌。

这一掌，表面上平淡无奇，但掌势中却含蕴着一股无声无息的暗劲。

掌势距白天平还有两尺左右，那股暗劲，已然先行触及到白天平的前胸。白天平对江堂的阴险，早有戒备，感觉到一股暗劲近身，立刻一吸气，疾退五尺。幸好他应变知机，这一吸气疾退，卸去了江堂的暗袭内劲。

江堂未再乘势进袭，淡然一笑，道：“看来你比那洪兄的武功，要差上

一截。”

白天平表面上虽是神情平静，但内心却是大为震惊，忖道：“这人不知用的什么掌力，竟然如此怪异。”不论他有如何的修养，究竟白天平还是年少气盛的人，在江堂讥笑之下，激起了好胜之心，暗中调息一阵，陡然欺身而上，攻出一剑。

他自得金剑道人传授“乾坤一绝剑”后，在剑法上，步入另一个境界的成就，这一剑飘然而至，到了江堂身前尺许左右时，江堂仍然无法确定白天平攻击的真正部位。对一个武林高手而言，这是一件使人十分惊悚的事。

江堂无法封解剑势，只好也向后退避三尺，微微一笑，道：“好剑法。”

白天平争回了一口气，立时恢复了冷静，微微一笑，道：“夸奖，夸奖。”

江堂道：“阁下准备和江某合作的事，还算不算？”

白天平道：“大丈夫出口之言，怎会不算。”

江堂道：“那很好，两位少年英雄，剑绝、刀奇，足可以和他身侧二老抗拒。”

白天平道：“咱们如是抗拒二老，何人对付天皇教主呢？”

江堂道：“区区不才。”

白天平道：“那三十六位杀手，难道由何姑娘一人对付吗？”

江堂道：“我可以让他们自相残杀一阵。”

白天平道：“听说那一队飞鹰杀手，乃教主亲自训练而成，岂肯听你之命。”

江堂道：“你知道的事真还不少，不过，老夫在天皇教中，身为副教主，难道全没有一点调度之术。”

白天平听到一个术字，心中已知指挥这些杀手，必须有一种特殊的办法才成，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指挥。

只听江堂轻吁一口气，道：“老夫极有诚意和各位合作，但老夫担心的是，你们却没有真诚之心，只不过是随口言来罢了，到时，把老夫陷入了进退两难之境，又将如何？”

白天平心中暗道：如若能和他合作，先对付了天皇教主，未尝不是一件有利的事，倒是不妨合作一下。心中念转，口中说道：“你老奸巨猾，为人阴沉，咱们和你合作，只怕受你之骗。”

江堂微微一笑，道：“小兄弟，如是咱们这般相互猜忌，如何能够合作得成。”

白天平道：“阁下只要拿出诚意，咱们先合力对付天皇教主，等他伏诛之后，再解决咱们之间的事。”

江堂道：“这对诸位，是一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希望三位能够守约。”

何玉霜突然接道：“江副教主，先杀了教主，对阁下而言，既是一件大为不利的事，阁下为什么如此热衷？”

江堂道：“姑娘问的有理，老夫如不说出原因，三位是很难相信了。”

何玉霜道：“我等洗耳恭听。”

江堂道：“教主已对我生出了怀疑，对付三位之后，老夫一样难免身受教中刑戮之苦，这就是老夫和三位合作的原因了。”

何玉霜道：“原来如此。”

江堂道：“当年追随教主，闯荡江湖的人，只余下了老夫一人，单是此事，他就不会放过老夫了。”

何玉霜道：“至少彭长家不是死在教主的手中。”

江堂道：“是在下杀了彭长家，不过，在下也是奉命行事……”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再一个就是你了，只不过，你背叛天皇教，比他对你下手的时间早了一些。”

何玉霜道：“我不信。”

江堂道：“刚才茅舍外面的毒火诡计，已是证明，追随他多年的故旧好友，都难免杀身之祸，对姑娘，他还会顾忌什么？”

何玉霜道：“他对我百般爱护，从未有过疾言厉色，刚才谋害我，也许因为我背叛他，引起了他的怒火。”

江堂道：“公主真是教主的好女儿，只可惜教主对你的用心，你却是一无所知……”

何玉霜接道：“空口无凭，你能举出证据，我才相信。”

江堂道：“现在，只怕是没有时间了。”

白天平抬头看去，果然见三行杀手，缓缓向前逼来。

三顶小轿，紧随在三十六位杀手之后。在三顶小轿之后，紧随着八个身着黄衫的少年。八个人，一般的衣服，每人都佩着两把长剑。

江堂轻轻咳了一声，道：“何姑娘，见过那八个佩带双剑的人吗？”

何玉霜摇摇头，道：“没有见过。”

江堂道：“看来，你义父告诉你的事情，并不太多。”

何玉霜道：“关于教中之事，他很少告诉我什么。”

江堂已移动脚步，行了过来，和白天平等并肩而立。

洪承志、何玉霜，都知道江堂的忽然倒戈，对自己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所以，都未阻止这件事情。

江堂轻轻吁一口气，缓缓说道：“那八个身着黄衫，佩带双剑的人，才是天皇教中真正的精英，尤其那八个人的成就最高。”

白天平道：“他们可也是服用药物，迷乱了神志？”

江堂摇摇头，道：“没有，他们不但没有服用迷药，而且，还服用千年人参等，助长功力的药物。”

白天平道：“天皇教主，不怕这些人叛变吗？”

江堂道：“这八个人，号称八太保，每人都是他的儿子……”

白天平接道：“难道他们连是不是生身之父，都无法弄清楚吗？”

江堂道：“也许八太保都知道天皇教主不是他们生身的父亲，但那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从小都被教主收在膝下，抚养长大，他们没有接触过另外的慈爱，他们心目中记到的，只有一个给他们关顾爱护的父亲。”

白天平哦了一声，道：“一个要练成上乘武功的人，不但要有良师教导，而且，本身的禀赋、骨格，都很重要，天皇教主选了八个人，难道，八个人都是上乘之材吗？”

江堂抬头看去，只见那三顶小轿，突然在七八丈外停下，连那些杀手，也停下未再逼进，点点头，道：“他们还在布置，准备一举间，把咱们全部歼灭，不过，这也给了咱们一个多知些内情的机会……”

语声一顿，接道：“天皇教主，在这方面的准备，十分周密，而且，也下了很大的工夫，他们选择这些人时，都是两岁以上的婴儿，事先都已经经过了严格的选择，两年时间中，抱回来百位以上的婴儿，再由他亲自选定，由最基本的奠基做起，金中选宝，才中选才，一百多位婴儿，一面培养，一面

淘汰，最后，才选了这八个，单在这方面，他就化了多年工夫。”

何玉霜道：“那些淘汰的婴儿呢？”

江堂道：“大概是死了，他要造就第一流的人才，不够标准的人，自是不愿再费心血，但也不能留下祸患，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杀了。”

何玉霜道：“好恶毒的手段，那些孩子们，人事不解，只因具有了练武禀赋的骨格，竟不幸殒命。”

江堂叹息一声，道：“江湖上都说我江某人笑里藏刀，手段毒辣，但如和教主一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难及万分之一了。”

白天平道：“但这些孩子们，大都是聪慧之人，自幼相处，虽然年纪幼小，但也不能说全无记忆，只要咱们能提醒往事，使他们捕捉到儿时一些记忆……”

江堂摇摇头，接道：“这一点，教主想的比咱们还要周到，他们是个别培养，直到六七岁后，才十中选一的，找出了八个人，这才把他们集中一处，其他百位以上儿童，根本没有再见过。”

白天平道：“那些教养、照顾他们的人，可以作证。”

江堂接道：“天皇教主不会留一个活口，这些人的教养、练武，连我都不知道他们隐于何处，知道的人，自然是少之又少，白天平还想再问，那三顶小轿，已然如飞而来。”

江堂苦笑一下，又道：“记着，老夫如是先死了，对你们有百害而无一利。”

三顶小轿，在三丈左右处，停了下来，每一顶，相距有五尺距离。三队杀手，三十六个人，已布成了围堵之阵。八个身着黄衫，背插双剑的少年，四前四后，只护住中间的小轿。

江堂道：“白兄弟，瞧见没有，那八太保，除了教主之外，连教中二老，也不放在眼中了。”

白天平抬起头，仔细打量了那身着黄衫佩带双剑的八个少年一眼。只见八人年纪相若，都在十八九岁左右，每人的神情间，都透过一股精悍和冷傲之色。

只听那居听小轿中，传出平和的声音，道：“江副教主。”

江堂竟然不由自主的一欠身，道：“属下在。”

何玉霜道：“这是我义父的声音吗？”

江堂道：“是的，教主会变音之术，只怕姑娘还不知道吧？”

居中小轿，传出了一阵呵呵笑声，道：“江堂，你知道的本教之秘，大约都告诉他们了，是吗？”

江堂道：“是的，因为教主太多疑了，在下数十年身历、目睹，血淋淋的悲惨往事，不能不叫在下寒心得很。”

轿中传出一声清朗的笑声，道：“江堂，你还记得我告诉你的两句话吗？”

江堂道：“什么话？”

轿中人道：“你脑后有反骨，决不会安于你目下之位，但你也很有才华，只要你没有明显的背叛我的事实，我就会容忍你。”

江堂淡淡一笑，道：“现在，我算不算明显的背叛呢？”

轿中人道：“你自己算算看吧！如是你觉着不算叛教，你就过来认罪。”

江堂道：“我过去任你宰割，是吗？”

轿中人道：“你想的太多了，唉！我虽是一教之主，但咱们相处了数十

年的情义，仍然存在，只要你没有造成太大的错误，我都可以原谅你。”

江堂道：“教主的意思，是希望江堂回来？”

轿中人道：“只要你肯回来，我决定既往不咎，不过，你要将功折罪。”

江堂道：“要我干什么？”

轿中人道：“你自己决定吧。”

但闻江堂哈哈一笑，道：“教主，他们这里有三个人，我随便杀一个人，就可以将功折罪吗？”

轿中人道：“好吧！只要你杀一个人，就可以证明你的忠诚江堂也似是有意的拖延时间，笑一笑，道：“如是属下被他们杀死了呢？”

轿中人冷笑一声，道：“江堂，我已经给你悔过的机会了，但你执迷不悟，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江堂道：“教主，咱们相处了数十年，我对你十分清楚，我亲眼看到你杀死了追随你几十年的属下，血的教训，铁的事实，你想想，我还会上你的当吗？”

轿中人未再答话，但布守在四周的杀手，却缓缓向前逼来。

江堂突然提高了声音，道：“你们认得我吗？”一面呼叫，一面挥手在面前舞动了一阵。

那向前逼进的杀手，突然停了下来。

江堂冷冷说道：“你们记着，我是负责把你们训练有成就的人。”

当先而行的四个白衣杀手，手已握住剑柄。但看到了江堂的手势之后，却突然越趋不前。

何玉霜低声说道：“白兄，这些杀手，真的认识他？”

白天平道：“他阻止那些杀手向前冲进的，是他打出的手势，并非是他的喝声。”

何玉霜哦了一声，道：“原来如此。”

这时，洪承志也行了过来，低声道：“白兄，如是江堂真的和他们动上了手，咱们是不是要接应他呢？”

白天平道：“等他有不支之徵时，咱们再出手接应他……”语声一顿，接着道：“他来此之前，还没有和咱们合作的诚意……”

洪承志道：“你是说，他和咱们合作，是出于一时心动。”

白天平道：“兄弟正是此意。”

洪承志道：“这等重大之事，岂能如此草率的决定？”

白天平道：“依兄弟看，江堂的原意是要我们和天皇教主手下的精锐、实力，拼得互有伤亡时，他好从中取利，然后，再调动他的心腹，高手，分头出击，坐收渔利，但看到、感觉到天皇教主已对他生出怀疑之后，已知处境之危，不得不临时改变，先行背离了。”

洪承志道：“这人反反复复，也不是什么好人，咱们先让他们自相残杀而死。”

白天平道：“江堂武功高强，我们目前极需他的帮助，生死同命，眼下，他决不会动什么歪点子。”

洪承志沉吟了一阵，道：“好吧！听白兄的。”

言下之意，似是白天平的决定，仍有甚多的疑问，但却忍下未问。

白天平也知道他心中有疑，但目前情势，双方已剑拔弩张，实也无暇解释。

洪承志退回原位之后，何玉霜也疾快的退后一丈，守候原地。

突然间，右面小轿的垂帘启动，一个形如僵尸的枯瘦老者，缓步行了出来。

他走路的姿势很怪，两条腿似乎是根本不能打弯，但举步一跨之间，就是七八尺远，三五步，已到了江堂的身前。

江堂一揖，道：“仝老，久违了。”

枯瘦老人冷笑一声，道：“咱们十天前还见过面。”

江堂笑一笑，道：“仝老说的是，兄弟跟仝老认识十几年了吧？”

枯瘦老人道：“少跟我拉关系，我仝化，只听教主一人之命。”

江堂道：“这个兄弟知道。”

仝化道：“知道就好，左右二老，在教中身份超然，只对教主一人效忠，你敢背叛天皇教，已失去了副教主的身份了。”

江堂抬头望望天色，道：“仝老的意思是……”

仝化道：“我的意思很明显，你束手就缚呢？还是咱们打上一架？”

江堂重重的咳了一声，道：“仝老一定要和兄弟动手吗？”这几句话，说的声音很高。

原来，他和白天平等早已约好，由白天平和洪承志对付左右二老，他对付天皇教主，如今是仝化出手，自然应该白天平或洪承志等对付。但白天平和洪承志都闻而不动。

江堂一皱眉头，暗暗骂道：这两个小娃儿，竟也是十分奸滑之徒。心中虽然生气，但他心中却明白，面对的强敌，十分可怕，一不小心，就可能伤亡在对方手下，只好振起精神。

只听仝化冷笑一声，道：“江堂，你先出手呢？还是老夫先出手。”

江堂道：“仝老，你练的僵尸神功，在下只怕不是敌手。”

这一句话，似是搔到了仝化的痒处，微微一笑，道：“老夫掌下，很难留下活口，你不如束手就缚吧。”

江堂道：“教主口甜如蜜，心狠如刀，兄弟如是束手就缚，也无法留下活命。”

仝化道：“这个么？老夫可以代你向教主求情，留下你的性命。”

白天平暗暗忖道：这江堂真是能屈能伸，他似是等待什么，故意拖延时间，不惜在口舌间低声下气。

但闻江堂呵呵一笑，道：“仝老，教主想杀的人，非死不可，所以，要在下重回天皇教，决无可能了。”

仝化道：“那只是一条路走，你我在武功上分个生死出来。”

江堂道：“但在下自知难是仝老僵尸神功的敌手。”

仝化道：“那你准备如何？”

江堂道：“在下希望，仝老能够退下，换别人动手。”

完全是一派商量的口气，仝化似是被江堂吹捧的话拘住，一时间，颇难作主，沉吟了一阵，道：“换谁呢？左老小伤未愈，不能请他出手，老夫如若退下，难道要教主亲自出手不成？”

江堂道：“那最好了，他是教主，我是副教主，我们之间，有什么冲突，应该由我们两人解决才是……”突然放低了声音，接道：“仝老，你看到那身着黄衣，背插双剑的人了吗？”

仝化回目一顾，道：“早看到了。”

江堂故作神秘地道：“你平常没有见过他们吧？”

这几句话，声音很低，就是站在附近的白天平，也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

全化点点头，道：“不错，很少见过他们。”

江堂道：“全老想不想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全化怒道：“江堂，没有什么可神秘的，天皇教这么多人，老夫怎能个个知晓？”

江堂道：“全老，天皇教再多人，本来也和你无关，不过，那些黄衣人有些不同。”

全化道：“还不是和别人一样，老夫瞧不出他们有什么不同之处。”

江堂道：“教主对两位，已经不太信任，所以，调用了他亲自训练的杀手，作为他身侧的护从。”

全化哦了一声，道：“有这等事？”

江堂道：“事实俱在，难道全老还不肯相信吗？”

望望那些黄衣人，全化皱皱眉头，道：“就算他调来亲信从卫，那也没有什么不对。”

江堂道：“那证明了一件事，教主对两位，已经动摇了信心。”

全化冷哼一声，道：“江堂，咱们不谈这些了，目下重要的是，你是否准备和老夫动手？”

江堂笑一笑，道：“全老武功高强，在下怎是敌手，所以，能够不动手，咱们最好是不动手了。”

全化道：“好！那你就跟我去见教主吧！”

江堂道：“二老身份特殊，教主对两位一向重视，希望全老能放在下一马。”

全化摇摇头，道：“不行，你如不肯束手就缚，那就只好和我动手一战了。”

江堂道：“全老一定要和在下动手吗？”

全化道：“如不和你动手，老夫又如何向教主交代呢？”

江堂道：“好！全老一定要动手，那就请罢！”

全化右手一探，疾向江堂抓去。这一击的速度不快，但却笼罩了江堂半身数处大穴。

江堂一闪身，退避了七八尺远，才算把这一招避开。

全化大喝一声，攻势突然一变，双掌连环劈出。

这一次，江堂也不再闪避，左右双手，指点肘撞，硬封全化的攻势。双方短兵相接，近身肉搏，掌指攻势，更见险恶。但见指点、掌影，交错飞闪，片刻之间，已然搏斗了七八个回合。

忽然间，双方一齐向后退闪，成僵持之局。

全化冷冷说道：“江副教主，你是真人不露相啊！”

江堂道：“全老一再迫逼，在下也不得不全力施为了。”

全化突然右手一探腰间，摸出了一把蛇头阔口的短剑，道：“江副教主，亮兵刃吧！”

江堂一皱眉头，道：“全老，咱们不是拼命，何苦亮出你多年不用的兵刃呢？”

全化道：“那是因为你江副教主太高明，拳、掌之上，只怕在千招以上

也无法分出胜败，说不得只好以兵刃比个高下了。”

江堂一直以弱者的姿态出现，轻轻吁一口气，高声道：“全老，听说你那蛇头阔口短剑中名堂很多，能射出七种不同的毒针，是吗？”

全化道：“不错，老夫已然十几年没有用过兵刃了。”

江堂把声音提得很高，似是有意让白天平等听到。

他点出对方兵刃的优点，用意在天平等或洪承志一人，出面接替他，和全化动手，白天平等也听懂这个意思，但他却装作不懂。江堂心中尽管恼火得很，但却没有法子。

但闻全化冷笑一声，道：“江堂，你再不亮兵刃，老夫要出手了。”

右手一探，蛇头阔口剑，冷芒森森的指向了江堂的前胸。

江堂一闪身，避开了全化的剑势。全化一击不中，剑势一转，一道寒芒，疾射而出。江堂脚还未站稳，寒芒已到身前。

这兵刃的恶毒，就在暗器紧连在招术之后取敌，就算是一等武林高手的人，如是不知道兵刃特性的人，也很难闪过这等间不容发的暗器追袭。

但江堂确有非常的武功，心中又早已有了准备，右手一挥，突然在面前闪起了一片寒芒。但闻波的一声轻响，一枚长逾四寸的钢针，跌落在实地上。

江堂吁一口气，道：“全老，你好毒辣的手段。”

全化冷笑一声，道：“江堂，听说你练成了一种‘破云斩’、何不施展出来，让老夫见识一下。”

江堂突然放声大笑了一阵，道：“全化，你当真要和我拼命了。”

全化道：“不错，你是否愿和老夫放手一搏？”

江堂似是也动了怒火，道：“咱们要不要助拳的人？”

全化道：“不要。”

江堂道：“好吧！全老一定想和在下拚个胜败出来，江某人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不过，咱们这一战定要拚个生死出来。”

全化道：“好！咱们不死不休。”

江堂突然脸色一整，厉声喝道：“如是有人插手助拳呢？”

全化道：“第一个，老夫就不饶他。”

江堂轻轻吁一口气，道：“全老！咱们就这样一言为定了。”

回头扫掠了白天平等和洪承志，道：“两位请给在下一个面子，在下和这位全老动手，不死不休，希望两位都不要出手助拳。”

他的目光中，包括了很多的质问，白天平等、洪承志，却未置可否。

全化也回头对那居中的小轿一抱拳，道：“禀告教主，老朽和江堂一战，各凭所学，一决胜负，生死不论，教主不用派遣援手助战。”

居中小轿中一片静默，未传出一点声息。

全化回过身子，冷冷说道：“现在，咱们可以动手了。”突然欺身而上，蛇头剑迎面刺来。

江堂一指点出，直袭全化的右时，身子却疾快的向一侧避去。全化冷哼一声，蛇头剑展开疾攻。

江堂指点、掌切，突穴斩脉，一直封锁全化的攻势，更能巧妙的避开了蛇头阔口剑。这蛇头阔口剑的厉害处，就是蛇口中那些暗器，只要它的蛇口对准人，一按机簧，那蛇口毒针就激射而出。全化一连攻出了几招，都被江堂封住，中途撤招。而且，江堂巧妙的闪避身法，一直避开了全化的蛇头剑的阔口，不让它有射出毒针的机会。

全化连连被江堂封住攻势，不禁心头火起，大喝一声，蛇头剑突然一变，幻起了一片剑影。江堂目睹全化全力施为，不敢大意，身躯疾转，飞起了两道寒光。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之声，两人一接之后，霍然分开。凝目望去，只见江堂左袖破裂，臂上也被划了一道血口。全化更惨，前胸上，衣服裂成了一道十字破口，鲜血由前胸渗了出来。

江堂冷冷说道：“全化，你见识过了吧！”

全化口齿启动，欲言又止，突然身子摇动起来。

白天平一皱眉头，道：“他受了伤？”

江堂冷笑一声，道：“只怕会要了他的命……”

话声甫落，全化前胸涌出鲜血，倒摔在地上。

全化没有说出一句话，就这样死去，那支伤过无数高手的蛇头阔口剑，也跌落在他的尸体面前。威名赫赫的教中二老之一，就这样死在江堂的手下。

不但白天平和洪承志看得心头震骇，就是那坐在轿中的天皇教主，也看得心头震骇不已，只不过，他坐在轿中，别人无法瞧到他的神情。

左侧小轿垂帘飘动，一条人影，疾射而出，直向江堂扑了过去。

不知道江堂是有意，还是无心，身子一闪，避到了白天平的身后。

那扑出小轿的人影，在江堂的停身处一点实地，身躯忽然转动，直向白天平冲去。

人还未到，一道寒光，直射而出。

白天平长剑挥起，幻起了一片剑花，当的一声，挡开了一把双尖两刃短刀。

封开了一击之后，白天平突然反击，长剑闪起了朵朵剑花，反逼过去。

左老手中短刀疾挥，不退反进，竟然硬接白天平的剑势。但闻一阵金铁交鸣，闪起了一串火星。

左老完全是一副拼命的姿态，封开了白天平的剑势之后，突然直欺而进，两刃短刀，直取白天平前胸。白天平突然长剑一震，化一道长虹射出。

这一剑威势之大，十分惊人，左老似是自知无法避过这一剑，纵身向旁侧身避护过去。

白天平剑势忽然一转，闪电般追袭过去。左老短刀疾挥，回身一封。

剑如电闪，一闪而至，左老回刀封挡，已自不及。剑势由后背洞穿前胸，鲜血喷出，尸体栽倒。

江堂笑一笑，道：“好凌厉的剑势。”

白天平道：“夸奖了。”

江堂道：“这一剑之威，举世无匹，在下确是初次见到。”

白天平目光转动，不见天皇教主有所动作，心中大感奇怪，暗道：这左右二老，似是天皇教主的长随亲信，但他竟然是无动于衷。

还剑入鞘，回顾了江堂一眼，道：“天皇教主，似是并不关心左右二老的生死。”江堂笑一笑，道：“这就是天皇教主，你们该明白了，凡是和他亲近的人，他都想一一杀死，左右二老，并不例外。”何玉霜道：“看来，他果然是一个险恶之人。”江堂道：“姑娘现在明白了，还不算太迟。”但见居中小轿垂帘启动，缓步行出一个身着紫袍的中年人。只闻天皇教主之名，却是从未见过，白天平不自觉，凝目望看上去，紫袍人只不过四十出头的年纪，留着飘垂胸前的长髯。自然，天皇教主不止四十多岁，只是精深的内功，

使他克服了岁月的痕迹。他似是全身带着一种威严，每向前行一步，那威武逼人的气势，就增强了一分。白天平、江堂，在那股无形的气势逼迫之下，都不自觉的提聚了功力戒备。在两人六尺左右处，停了下来，那些身着黄衣，背插双剑的年轻人，并排站在紫袍人的身后。紫袍人目光转动，望望左右二老的尸体，道：“江堂，二老追随我很多年，但他们决想不到，竟会死在本教中副教主的手中。”江堂道：“我只杀死一个。”白天平接道：“另一个，死在白天平的剑下。”紫袍人道：“我知道，你是第二个该死的人。”目光转注到江堂的身上，接道：“江堂，你练了一种什么斩的，能够以气驭刃，施展时化一片寒虹，斩人于数丈外，是吧？”江堂道：“不错。”紫袍人道：“所以，使你变的很狂妄，竟敢背叛天皇教。”江堂哈哈一笑，道：“教主，很多人没有背叛你，相反的他们对你还很忠实，但他们现在何处呢？他尸体已寒，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教主，我看的太多了，咱们几十个人，在一起闯荡江湖，创了天皇教，但目下，我该是硕果仅存的一个人，他们不是死于对敌搏杀，而是死于你的阴谋、诡计之中。”

紫袍人神色平静地说道：“江堂，如是我记忆不错，那些人，大半是死于你的手中。”

江堂道：“我只是奉命行事，听你的命令行动罢了。”

紫袍人笑一笑，道：“这些事，我本不想和你争辩，但我觉着，在你死去之前，应该让你多知道一些事物。”

江堂道：“你说吧！”

紫袍人道：“那些人所以会死，固然是在我的令谕之下，但他们都死在你平日的挑拨之下，你怕他们和你争权夺势，所以，你一一清除……”

江堂道：“你简直是胡说。”

紫袍人冷冷接道：“你说他们该死，我只是点点头，他们就人头落地，我虽然明白了你的心，但却没有阻止你……”

江堂接道：“你为什么不劝阻……”话出口已知说漏了嘴，想改正，已自无及。

江堂是一个极富心机，生性阴沉的人，但显然，他比起天皇教主，仍然有着一段很大的距离，天皇教主只要几句话，就使那江堂在不知不觉中，承认了罪状。

紫袍人哈哈一笑，道：“江堂，你承认了是吗？要杀那些人的，是你，不是我。”

江堂冷冷一笑，道：“教主，你那份阴险，用不着说什么，只要你想做的事，你只要暗中示意一下，那就可以由别人下手了。”

紫袍人笑一笑，道：“江堂，这些争辩，很没有意思，咱们用不着再争下去了，你杀那些人，是为了怕他们爬过你的头上。”

江堂道：“他们都了解你的为人，你怕他们揭露出你的过去，我原想，你会留下我，但我后来发觉，你不会留下任何太了解你的人……”

紫袍人脸色一变，道：“住口……”

江堂道：“你怕了，是吗？”

紫袍人又恢复了冷静，淡淡一笑，道：“江堂，我们之间，似乎是应该有一个了断，数十年来的恩恩怨怨，以及你梦寐以求的心愿，今天，你可以求证一下了。”

由两人这一番对话之中，白天平听出了一些内情，两个人都是阴险、恶毒人物，基于一种相同的利害，杀去了相处数十年的朋友。

江堂冷笑一声，道：“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不过，你可觉着太早了些吗？现在，不但飞鸟未尽，而且，来的都是大鹏、飞鹰，致命的猛禽。”

紫袍人目光一掠白天平和洪承志，道：“江堂，你是说他们两位吗？”

江堂道：“就是这两位年轻人吧！他们在刀剑上的成就，不见得比你差。”

紫袍人道：“所以，你有了他们的支援，就明目张胆的背叛我了。”

江堂道：“左右二老很忠实，他们不问教中事务，只对你一人效忠，可是有什么用？他们还不是要死在你的手中……”

紫袍人道：“你！还有那位姓白的，我正要替他们报仇。”

江堂哈哈一笑，道：“教主，你本来可以救他们的，但你却不救他们，像左右二老这样的人，对你而言，确是一对忠于你的鹰犬，但你却眼看着他们死，不施援手。”

紫袍人道：“那是因为我太了解他，右老被你说动了，所以，他该死，右老死了，左老就非死不可，他们本是一对，义结金兰，同生同死的兄弟。”

江堂笑一笑，道：“教主，你可以救他们的话，只要你动动口，我知道，你亲手训练的黄衣从卫，是你耗尽心血培育的人才，他们只要出手，就可以救下左右二老的性命。”

紫袍人道：“现在，你仍然可以试试他们的威力如何？”

江堂道：“这似是必然的一战，你用不着客气了。”

紫袍人笑一笑，道：“江堂，一旦动上手，你很少有生离此地的机会，所以，事先我想应该把要说的话，全部说完，咱们数十年的相处，我该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江堂道：“那是因为我掌握了天皇教中不少的力量。”

紫袍人道：“你认为你在天皇教建立起很多的新人势力，我一直不清楚吗？”

江堂道：“我很小心，也很谨慎，自然你也可能听到一些风声……”

紫袍人接道：“我不但听到了很多的传说，也作了很多的布置，你安排的援手，不能及时赶到，你心中应该明白了。”

江堂皱皱眉头，默默无语。

紫袍人笑一笑，道：“不过，你现在还有机会，你们杀害了左右二老，但也暴露了你们的实力。”

江堂道：“教主的意思是……”

紫袍人接道：“我的意思是，你现在还有机会，替自己安排一下……”

江堂接道：“如何一个安排？”

紫袍人道：“他们有两个人，你选一个杀了他，可以将功折罪。”

何玉霜道：“还有我。”

紫袍人淡淡一笑，道：“玉霜，你真的要和我拼命吗？”

何玉霜道：“我要替父母报仇。”

紫袍人点点头，道：“这是人子之心，应尽的孝道，我也不能阻止你，不过，什么人杀了你的父母，你知道吗？”

何玉霜道：“我知道，是你，还有江堂。”

紫袍人道：“谁告诉你的？”江堂一挺胸，道：“我！不知道教主的意

思如何？”紫袍人道：“不错，看来，你把以往的隐秘，全都告诉了别人吗？”江堂道：“不错，教主，在下觉着已经没有什么隐秘可言了。”

紫袍人淡淡一笑道：“那很好，你是否告诉了何玉霜，什么人砍向了他母亲第一刀？”

江堂道：“教主，这有什么不同？她母亲死在乱刀之下，第一刀和第二刀，都是一刀罢了。”

何玉霜道：“我要替父母报仇了。”

紫袍人道：“玉霜，你很像你的母亲，所以，这些年来，我对你十分纵容，孩子，至于你要替父母报仇，你那点本领，实在很难如愿。”

何玉霜双手握着飞铃，缓缓举起。

白天平沉声说道：“玉霜，不要自乱了章法。”

何玉霜长长吸了一口气，放下双手。

紫袍人目注江堂，笑道：“你死定了。”

江堂冷肃地说道：“教主可要放手和在下一搏吗？”

紫袍人笑一笑，道：“你不用激我，该我出手时，用不着你出言相激。”右手一挥，一个全身黄衣，背着双剑的少年，一跃而至。

他动作快迅，随着紫袍人的手势，像一阵疾风般，冲到了江堂的身前。江堂对这些黄衣年轻人，丝毫未存轻视之心，肃容而立，全身的衣服，都鼓了起来。显然，他已运集了全身功力，准备迎击强敌。

白天平目睹那黄衣人的快速身法，心头微微一震，暗道：看来，天皇教主亲手调教出的人物，果非小可。

那黄衣人来如狂风，但一下子停了下来却似钉在地上的木桩一般，肃立不动。

紫袍人冷笑一声，道：“江堂，你自绝了吧！他们的剑法很恶毒。”

江堂双目盯注在那黄衣人的身上，全神贯注，全不理睬紫袍人。

紫袍人突然一摆头，道：“杀！”

黄衣人应手出剑，两道寒芒一闪，二龙出水般，剪了过去。江堂大喝一声，双袖齐扬，闪起了两团光圈。一阵金铁交鸣，寒芒顿消，两人又成了一个相峙的局面。

以白天平和洪承志的眼力，竟然也未能看清楚两人搏杀的情形。

但听那连串金铁交鸣之声，双方在一次交接之中，至少硬拚了五招。

黄衣人双剑交错前胸，脸上是一片激忿之色，似是对江堂接下自己的扑击之势，甚为恼火。

一次交手之后，江堂的脸色，更是沉重，显然，这些黄衣少年的武功，比他预料中更强一些。

只见紫袍人右手举起，轻轻一摆，另一个黄衣人缓缓向前行动。

行至最先出手的黄衣人身侧时，停了下来。

江堂神情凝重，道：“教主不但把他们调教成第一流高手，而且，也教会了他们群打群攻。”

白天平心中忖道：处此情境，江堂既无法指责我们背约，又无法喝令我们出手，但此人武功高强，如若真的先被杀去，我们实力减去甚多。心中念转，人却疾快的行前五步，和江堂并肩而立。

江堂回目望了白天平一眼，目光中充满着感激之情。

紫袍人冷笑一声，道：“两位要联手而战吗？”

白天平道：“在下目睹这些黄衣杀手的高明手法，不禁有些手痒，也想领教一二。”

紫袍人道：“我有这么多从卫杀手，你们注定要以寡敌众了。”

白天平笑一笑，道：“教主如若要下令他们全部出手，那也未尝不可，可惜的是这里的地形，不太适合大规模的围击。如是教主下令，要你所有的手下，一齐攻袭，也未必能收到很大的效用！”

紫袍人冷笑一声，道：“诸位选择了这样一个地理形势，似乎就是准备逃避、保命了？”

白天平道：“教主不觉这方法用得很可笑吗？彼此搏命动手，不是一般的江湖比武定名，你如是想激我们答允让你尽出天皇教中高手，围杀我们，岂不是白日作梦。”

紫袍人道：“你叫白天平？”

白天平道：“不错。”

紫袍人点点头，道：“似乎是很多事，都由你而起……”

白天平接道：“这么说来，天皇教很看得起在下了？”

紫袍人冷笑一声，道：“天皇教看得起的人，一向是难活很久。”

白天平道：“唉！在下就是有些不信邪。”

紫袍人道：“那很好，不信，你可以试试。”一挥手，接道：“全力施为。”

两个黄衣剑手，齐齐发出一声厉啸，分向白天平和江堂扑了过来。

江堂右手一挥，全力打出一记劈空掌，左手大袖拂动，一道寒芒，自袖底飞射而出。

白天平震动长剑，闪起了一道寒虹，向右首一人迎了过去。

两个黄衣杀手，四支长剑，有如两把利剪一般，合击过去。

攻向江堂的一人，首先遇到阻碍，吃江堂一记劈空掌力，一阻向前冲奔之势，左袖中飞闪而出的寒芒，紧随着卷袭过去。

黄衣人本是攻势，但瞬息变化，使他由攻势变成了守势，不得不改换招式，以迎那江堂的攻势。

白天平和另一个黄衣杀手的搏斗，更是凶险至极。

那黄衣人双剑卷至，白天平竟然挥剑硬接。就在双方剑势将要接触之际，黄衣人忽然一转，双剑忽由两侧攻进，剑起如电，合剪过去。

白天平从未见过这样的剑招，那是同归于尽的一套，那两道交错而至的长剑，有如巨剪合击，纵长八尺内，都笼罩在剑光的范围之内。

在这等威力合击之下，白天平无法退避，也无法向上飞跃，封挡攻势，也只能封挡一面。唯一的办法，只有向前面冲。

这不过是一刹时间，白天平当机立断，挥剑直向前面冲去。

这一击乃白天平全身功力所聚，势道快如闪电。但白天平心中也明白，就算这一击，能把黄衣人刺毙剑下，但也无法避过那黄衣人，双剑向内曲折之势。

这双剑内合的一击，完全封死白天平后退、上腾和左右闪避之路，只留下前面一个空档，那是唯一的出路，也是那黄衣人的血肉之躯。

不论如何计算，白天平可以一剑洞穿那黄衣人的心脏要害。但他也无法避过那黄衣人的合剑一击。这是与敌皆亡的打法，任何人在这样一个处境之下，都无法自保。

洪承志扫掠全场，也看出了情势不对，但他已无法救援。何玉霜发出一声尖厉的惊叫。

只听一声闷哼，和紧接着的一声金铁交鸣，场中形势，已然平静。

何玉霜丢下了手中飞铃，双手蒙在脸上。

她不敢看场中的凄凉景象，双尸并伏，血流五步，一个是胸腑洞穿，一个拦腰斩作了两断。她也不忍看，心中情郎的悲惨死状。

只听一个清朗声音，传入了耳际，道：“玉霜……”

声音入耳，何玉霜已停住了哭声，那声音太熟了。放下了蒙而双手，果然，面前站的是白天平。

他脸上仍带着汗水，嘴角间却挂着微微的笑意。

何玉霜道：“你没有死！”

白天平道：“我不是好好的活着吗？”

何玉霜道：“真是令人难信。”

白天平道：“我是死里逃生。”

何玉霜道：“不太可能，告诉我你是怎么逃过那合击的一剑？”

白天平道：“有三分幸运，但最重要的是义父送了我一对龙凤金环，我已经戴了很多年，今日救了我的命。”一面说话，一面扬起双腕，金环映日，闪动着金色的光芒。

何玉霜若有所思，哦了一声。

洪承志横身移来，挡在了白天平的身后。

原来，白天平在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想到了腕上的金环，右手暗劲，掷出长剑，双手却分向左右推出，迎向长剑。剑发如箭，洞穿了黄衣人的前胸，双腕却分向双剑上迎去。

这是很危险的封挡，如是一个方位不准，双腕都将被利剑斩断。那对金环坚硬无比，竟然当的一声，震开了那黄衣人的合击双剑。就这样，使得白天平逃过了生死一劫。

何玉霜低声说道：“白兄，你要珍重，不能死，也不能受伤。”

白天平道：“玉霜，你也是一样。”

何玉霜点点头，未再多言。

这时，忽然响起了一声惨叫，那和江堂动手的黄衣人，也倒摔在地上。

搏杀了黄衣人之后，江堂胆气一壮、哈哈一笑，道：“教主，听说，你这些弟子，都是你精心训练而成，但他们看起来，也不过如此。”

紫袍人点点头，道：“你们才杀死了两个人用不着太嚣张。”

江堂道：“教主的意思，是要他们全数死了。”

紫袍人有着无比的镇静，两手互击三掌，道：“刀卫出手。”

十二个穿着黑衣的大汉，刷的一声，抽出了长刀。十二把精钢长刀，日光下闪动着耀目的光辉。

黑衣刀手，很快的布成了一个合击的阵势。洪承志挥刀一挑，挑起了白天平的长剑。

白天平伸手抓住了剑柄，道：“玉霜，你退后一些，必要时再打出飞铃，咱们今天的处境，可能要战上一日夜。”

巨岩夹峙的山谷，不过丈余宽窄，江堂和洪承志两个人并肩一站，已无法容下另一个人。白天平只好退了一步，站在两人身后五六尺处。

江堂沉声说道：“洪少兄，这一场搏杀，是拚命保命的一战，一旦出手，

就不可刀下留青。”

洪承志笑一笑，道：“江副教主最好也不要保留，敌人众多，个个都是高手，你已经回头无路了。”

江堂道：“这倒不用洪少兄提醒。”

洪承志道：“江副教主别忘了，目下咱们是生死同命的局面，咱们只有四人，对方不知有多少高手，轮番攻袭，咱们多耗费一分气力，就多增加一分危险，江副教主，如果有办法阻拦住这些黑衣刀手，最好是早些施用出来。”

江堂还未来得及答话，黑衣刀手已发出了攻势。

但闻一声震耳大喝，六个黑衣刀手，分成两组，分向江堂和洪承志攻了过去。

六把精钢长刀，在六个黑衣人飞跃扑攻之下，有如六道划空而过的闪光。

家传刀法冠绝武林的洪承志，也不禁看得暗暗惊心。用刀名家，目睹三刀合击的威势，如若再稍有迟疑，或是站在原地，等候变化，这一击的威势，定非自己所能承受。

心中念转，人已飞腾而起，挥刀迎了上去。四道刀光，悬空交接，响起了一串金铁相击之声。

白光敛收，四个人，一齐由空中跌落下来。

双方这一次交接，似乎是都未沾光，四个人跌落实地，震飞起一片尘土。

那说明，在悬空一接之中，三个黑衣刀手，虽是以众击寡，但他们仍未占到优势。

但足落实地，三个人立刻又挥刀攻了上来。几乎在同时，洪承志也挥刀迎击过去。

原来，四人都是用刀名手，在一招接触之中，都已了解到自己，无法让人先机。

四柄长刀，交织成一片绵密的光幕，刀光闪闪，幻起了一团森森寒气。

由外面看去，已然无法分辨敌我。四人暂时维持了一个平分秋色的局面。

另一面，江堂和三个施刀的黑衣刀手，也展开了亡命的搏杀。江堂未飞身迎击三人的刀势，因而使三人的刀势，发挥了凌厉绝伦的威力。江堂双手挥动，施出了袖中藏刃“弯月刀”，但仍然无法封住三把长刀的合击之势。

但闻一连串金铁交鸣之声，江堂在三把长刀进攻之下，翻滚而出。但三个黑衣人经江堂藏于袖中的“弯月刀”一封之后，势道也减弱了不少。江堂挺身而出，道：“三位，好凌厉的刀法。”三个黑衣人六道目光，盯注在江堂的脸上，轻挥着手中的长刀。似乎是，他整个人和神智，都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情况之中。

白天平很注意江堂和三个黑衣人对敌的举动。冷静的观察之后，白天平发觉了一些隐秘，似乎是那黑衣人，在江堂一阵轻微的手势之下，一直无法出手攻击。

双方相持了片刻工夫之后，三个黑衣人突然齐齐一声大喝，举刀攻出。

三把长刀，分由三个不同的方位，攻了过来。江堂冷哼一声，疾向旁侧一闪，避开了正面，右袖拂动，一道月华般的寒芒，卷飞而出。

只听一声惨叫，一个黑衣人被寒芒腰斩两截。鲜血溅飞，横尸当地。

这当儿，突闻洪承志大喝一声，手中长刀，忽然间化作了一条长虹。这是刀法中至高成就“日月合一刀”。刀如匹练，环空一绕，立时溅飞起一片血雨。

三个大汉的身躯，忽然间，分作了六截，倒摔在地上。

江堂突然纵声而笑，道：“好刀法。”笑声中，双手挥动，又是两道寒虹卷飞而去。

又是两蓬血雨飞出，余下的两个黑衣大汉，也突然分成四截，倒摔在地上。

江堂长长吁一口气，道：“教主，你应该明白了。”

紫袍人道：“明白什么？”

江堂道：“你这些杀手，已不足以威胁我们了。”

紫袍人道：“不要紧，我的手下很多，死上十个八个，影响不大。”说话间，举手一挥，道：“杀！”

余下的六个黑衣人，突然举起了手中长刀，第二次冲杀上来。仍然是分成两组，每三人攻向一人。

洪承志似是已经杀红了眼，大喝一声，挥刀迎了上去。刀光和刀光，悬空一触交错而过。又是一招“日月合一刀”。

寒光在空中划出了一道长虹。一阵血雨，飞洒而下。半空中残肢横飞，洒落一地。

洪承志落着了实地之后，衣衫飘飞，身上被划了四五道口子，隐隐带着血丝。

紫袍人两道目光，缓缓转注到洪承志身上，道：“很凌厉的刀法。”

洪承志道：“夸奖，夸奖。”

紫袍人道：“一个人锋芒太露了，对他本身而言，不会有什么好处。”

洪承志冷笑一声，道：“教主似乎是看上在下了。”

紫袍人道：“看上你，你只有两条路走！”

洪承志冷冷说道：“哪两条路？”

紫袍人道：“一条是你投入天皇教下，一条是死，江堂已背叛了天皇教，以你的刀法而论，可以任本教副教主。”

洪承志冷冷说道：“副教主如是干得很有味道，那江堂也不会背叛你了。”

紫袍人冷笑一声，道：“老夫杀人，一定要那个人有该死之道。”

洪承志道：“照教主的说法，那江堂早已该死了。”

紫袍人冷笑一声，道：“老夫不用杀他，只要他用尽了气力之后，他自己就会自绝了。”

洪承志道：“江堂似乎不是你想像中那样的人。”

紫袍人道：“老夫和他相处很久，对他了解得也比诸位深些。”

洪承志道：“不谈江堂的事，我们到此之前，也没有存有人助我们的希望，江堂助我们，出了我们的意外，如若你教主觉得在下还可以造就，在下倒也可在贵教中出任一个职务。”

紫袍人淡淡一笑，道：“小小年纪，就知道讨价还价了，看来，你确有进入本教的才能，说吧！你想干什么？”

洪承志道：“只怕你不肯答应。”

紫袍人道：“如论用人的气度，老夫自信还有这份能耐。”

洪承志冷冷说道：“我想干天皇教主。”

紫袍人脸色一变，道：“你敢戏弄老夫？”

洪承志冷冷说道：“我说得很认真，你可是个不相信在下的话吗？”

紫袍人冷笑一声，道：“好！你今天和江堂结果一样，死定了。”

洪承志冷笑一声，道：“阁下，这句话，我已经听到过很多次了，但江堂仍然好好的活着。”

紫袍人淡淡一笑，道：“我说你死定了，不过，我希望你慢慢的死。”

两人谈话之间，突闻几声惨叫传来，只见那和江堂动手的三个黑衣人，早已横尸当场。

但江堂也受了伤，全身有七八处伤口，血！染红了他大部分的衣服。

紫袍人对死亡似是看得很淡，死的可算天皇教中第一流的高手，但紫袍人对这些死亡者，并没有任何一点惋惜的样子。

洪承志轻吁一口气，道：“阁下对目前横尸你眼前的门下，似乎是没有一点怜悯之意。”

紫袍人笑一笑，道：“他们学艺不精，死于你们之手，本也不算什么遗憾的事，何况，我还会替他们报仇。”突然一举右手，接道：“剑卫待命出手！”

十二个白衣剑手，刷的一声，抽出了长剑，缓缓向前逼来。

江堂突然向后退了五步，道：“我撑不住了。”

白天平一上步，填上了江堂的位置，道：“阁下伤得很重吗？”

江堂道：“伤的虽是皮肉，但失血太多，我必须及时调息，才能保持体能。”

白天平道：“希望你副教主不要倒下去，咱们的人力不多。”

江堂道：“阁下放心，只要给我一个时辰的养息，我就可以保持下再战的体能。”

白天平道：“玉霜，帮助江副教主包扎一下伤势。”

江堂道：“不用了，何姑娘还是替他们掠阵，老朽自身带有药物，只需要一个时辰的安静坐息。”

白天平道：“这山岩之后，有一片可以容身之地，阁下去坐息一下吧。”

江堂道：“好！两位也用不着和他们拚命，时间对咱们有利。”

白天平道：“阁下可有什么安排吗？”

江堂道：“有安排，而且，也应该见到效果了，想不到的是，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白天平道：“阁下也不用为此烦心了，安心养伤去吧！”

江堂转过身子，行了过去。

这时，十二个白衣剑士，已经逼到白天平和洪承志的身前。相距还有五尺左右时，停了下来。

白天平缓缓移动身躯，靠近了洪承志，道：“洪兄，咱们距离近一些，刀和剑，结成一道连锁。”

洪承志也觉出目前的情形，十分严重，稍有失错，就可能全军覆没，身子也缓缓向白天平移近了一步，道：“白兄，有一件事，兄弟一直想不明白，想请教白兄。”

白天平道：“什么事？”

洪承志道：“天皇教主似是有意的牺牲他的部下，左右二老，和那些黑衣刀手……”

白天平接道：“邪道中人，一切作为，都非咱们所能预料，这一点，我也无法完全想通，不过，他们这些人的武功，都不是靠天份和苦练而成，有很快有很大的成就，必也有他们的缺点，天皇教牺牲他们，自有原因，只不

过，咱们无法找到这些原因罢了。”

说话之间，白衣剑手已然发动攻势。

十二个白衣剑手一齐攻出，十二把寒芒闪烁的长剑，分别攻向两人。白天平、洪承志，刀剑并举，迎接攻势，一连串金铁交鸣声中，十二把长剑，尽被封挡开去。

十二个白衣剑手，第一轮攻势被封挡开去，第二轮攻势立刻出手。

洪承志、白天平，刀、剑配合，和十二个剑手展开了一场激烈绝伦的恶斗。

这是武林中人难得一见的搏杀，十二个白衣剑手，连绵不绝的冲击之下，仍无法冲破白天平和洪承志联手结合的阵势。

紫袍人冷笑一声，突然发出了两声轻啸。

十二个白衣剑手，如奉纶旨一般，突然展开急攻。

那是不顾生死的猛扑，剑剑都是进攻招数，全然不管本身的安危。

白天平、洪承志剑刀疾如星火，连伤了四个白衣人，但仍然

无法阻拦住十二个白衣剑手的攻势。十二把剑运转如轮，攻势猛烈绝伦。

洪承志刀势被两柄长剑封住，另一柄长剑，却突然疾如流星，斜里刺了过来，直中洪承志的左臂。

这时，洪承志刀被封出门外，抽刀自救，已自无及。白天平大吃一惊，顾不得自保攻敌，长剑由下反起，当的一声，震开了刺向洪承志前胸的一把长剑。

救了洪承志，但白天平自己的门户却完全敞开。两把长剑乘隙而入，刺中了白天平的右腿。

就这一瞬工夫，洪承志已抽回长刀，大喝一声，施出了“日月合一刀”法。

刀光如划过长空的一道闪电，分开了近身的剑势，穿刺而出。

两声惨叫，传入耳际，血雨溅飞中，两个白衣剑手的人头，飞摔出七八尺外。

白天平强忍伤疼，吸一口真气，挥剑击出。

这是“乾坤一绝剑”招，剑光如狂风卷至，三个白衣人应声被斩成六段。但这些悍不畏死的白衣剑手，并未被白天平和洪承志的绝剑、绝刀震慑，除下七人，仍然是狂攻猛扑。

白天平眼看着这些白衣剑手的疯狂，亦不禁暗暗惊心，一咬牙，第二次施出了“乾坤一绝剑”招。凌厉的剑势，如风卷残云一般，横里一绞，又有三个白衣剑手，被活斩剑下。

洪承志也第二度施出了“日月合一刀”。余下的四个白衣剑手，又有两人伤亡刀下。

而最后两个白衣剑手，先被白天平一剑刺死一人，洪承志也挥刀腰斩一个。

十二个白衣剑手，不大工夫，全部就歼。

白天平吸一口气，纳入丹田，道：“教主，十二个剑士，都已死去。看来教主非要亲自出手不可了。”

紫袍人冷笑一声，道：“两位似乎是很希望老夫出手了。”

白天平道：“阁下既不能和我们罢手，只有一战了，既然是决定打了，

早晚都得一拚。”

紫袍人看看白天平和洪承志，被鲜血染红的衣服，缓缓道：“两位的伤势如何了？”

白天平道：“伤的不算太重，咱们自信还能够支撑得住。”

紫袍人突然哈哈一笑道：“两位想必早已听那江堂说过老夫的武功了？”

洪承志道：“听过他。”

紫袍人道：“他说老夫的武功如何？”

洪承志道：“平常得很。”

紫袍人冷然一笑，道：“你立刻就可以尝试到老夫的武功滋味了。”

洪承志口中虽然很托大，但心中却谨慎得很，右手一抬，刀横前胸，摆出了“日月合一刀”的出手姿势。

紫袍人陡然收回了向前行进的脚步，道：“你用那一招刀法，伤我刀卫、剑手，可是叫作‘日月合一刀’吗？”

洪承志心头一震，道：“不错，你既能认出来，在下也不用否认其事了。”

紫袍人哈哈一笑道：“有人告诉过老夫，说那‘日月合一刀’，是天下刀法中最厉害的刀法，今日，老夫算是一开眼界了。”

洪承志为了对付刀卫、剑手，数度施出了“日月合一刀”。当下冷然一笑，道：“阁下不惜驱使手下的刀卫、剑手送命，只是想用他们的鲜血，见识一下那‘日月合一刀’法，是吗？”

紫袍人点点头道：“老夫可以告诉你，他们的血未白流，人也没有白死，至少，老夫已瞧出你那‘日月合一刀’的变化了。”

洪承志心中一震，口中却冷冷说道：“你瞧出来又能怎样？”

紫袍人脸色突然间变的十分严肃，道：“我可以告诉你们，姓洪的，至少，你那日月合一刀，已无法伤得老夫。”

洪承志道：“阁下何不试试。”

紫袍人冷冷说道：“你那日月合一刀，乃天下至刚至猛的刀法，老夫虽然已找出了对付你的办法，但那也需要全力施为，双方硬拚之下，自然要有一个人死亡。”

洪承志道：“阁下的意思是……”

紫袍人道：“老夫觉着像你这样人才，死了未免可惜……”语声一顿，接道：“但如你能答允投入本教，老夫不但可以保全你性命，有可使你祖孙、兄妹一家团圆。”

洪承志道：“我祖父……”

紫袍人接道：“中州大侠洪士高，对吗？”

洪承志道：“不错，他老人家现在何处？”

紫袍人道：“令祖和令妹，都已被我下令收押，除了老夫之命，能在午时之前传到，可以救他们出来之外，任何人无法下令放人。”

洪承志道：“过了午时之后呢？”

紫袍人道：“过了午时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人头了。”

洪承志呆了呆，道：“我不信。”

紫袍人道：“信不信是你的事，不过，如若咱们现在动手，你自然看不到今祖和令妹的人头了，因为，先行死去的是你。”

洪承志道：“我如杀死你呢？”

紫袍人道：“老夫如无把握，不会出手，利害得失，你自己要多想想了。”

白天平冷冷说道：“阁下想的虽然周到，可惜忘了一件事。”

紫袍人道：“什么事？”

白天平道：“还有区区在此，只要咱们能学到你天皇教中百分之一二，就可以联手对付你天皇教主。”

紫袍人心头微微震动了一下，他确然没有想到，白天平和洪承志联手的事。但他在一怔之后，立刻恢复了平静，道：“你们如若觉着联手能够胜我，两位何不联手一试？”

白天平目光转动，打量了紫袍人一眼道：“教主当真有一对二的决心吗？”

紫袍人冷冷说道：“老夫是何等身份的人，岂会和你们说笑不成。”

白天平长剑斜斜指出，脚下不丁不八，冷冷说道：“在下先来领教。”

紫袍人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右手一转，一股暗劲，直涌过来。

白天平感觉到一股潜力直逼过来，立时一抬头，长剑直向暗劲迎了上去。

两人还未接实，已然有反应。白天平似是身受重击，不由自主的向后退了五步。

那紫袍人袍袖颤动，也不自主的向后退了两步。

洪承志大喝一声，人刀合一，化作一道白芒，直向那紫袍人冲了过去。

紫袍人怒哼一声，遥空拍出一掌。

那冲向紫袍人的白芒，似是遇上了一股强大的阻力，忽然向旁侧一偏。白芒敛收，人影重现。但洪承志仍然冲近了那紫袍人身侧三尺以内。

紫袍人一连两招，发出了强大的内力，封住了白天平、洪承志的刀剑攻势，但脸色也变的一片通红。

洪承志突然一张嘴，吐了一口鲜血。

紫袍人一上步，人已逼近到洪承志的身前，道：“你找死。”右手一挥，迎胸劈去。

但见白天平大喝一声，忽然跃飞而起，化作一道寒芒，直射过去。

紫袍人固然一掌可以击毙了洪承志，但也无法逃过白天平这全力的一击。

形势逼人，迫得那紫袍人不得不先求自保，一吸气向后退了三步。

他避开了白天平身剑合一的一击，但也同时失去了击毙洪承志的机会。

这一招交手变化，无一人不是全力施为。

白天平落在了洪承志的身侧，低声道：“洪兄，你伤势如何？”口中说话，胸口却不停起伏，连连喘气。

第二十九回 天皇教主 失着受制

显然，白天平这一击，也用尽了全力。

忽然间，铃声破空，四枚飞铃由两人头顶掠过。

有如流星下坠一般，四枚飞铃在接近那紫袍人时，忽然间向下坠落。

这等奇妙手法，当真是罕见的手法，只瞧得白天平暗暗佩服不止。

四个黄衣人突然冲了上去，闪起四道冷芒，直向四枚飞铃上面撞去。

兵刃还未和飞铃相接，四个人已冷哼一声，倒摔了下去。四枚飞铃盘旋飞过，带起一片铃铃之声。

这时，紫袍人带的从卫，除了两个穿黄衣的人，还站在身后不远处，其余的人，已全都死去。

紫袍人对那四枚飞铃，似是极为忌惮，眼光一直盯在身后而去的飞铃身上。

如若洪承志、白天平此刻没有受伤，联手而出，正是对付紫袍人的大好时机，可惜的是两人都受了不轻的伤，在一旁运气调息。

但闻铃声入耳，四枚掠身而去的飞铃，重又转了回来。它们旋转飞行，绕了一个大弯子。

紫袍人冷笑一声，右手突然飞出一团黑影，迎着两枚飞铃过去。

他似是知道那飞铃的厉害，黑影出手，立刻向旁侧闪开八尺。

日光下，只见几缕细如牛毛的银线，一闪而逝。

那迎向飞铃的一团黑影，在接近飞铃之后，突然张开，化成了一片黑网。

飞蛾投火一般，两枚飞铃，钻入了黑网之中。

四枚飞铃，分由两面绕了回来，紫袍人兜中了左面飞铃，右面两枚飞铃，却掠着身前而过。如若那紫袍人，不是早已闪避开去，这两枚飞铃正好飞过头顶。

紫袍人暗运内力一收，黑网落了下來。抖开黑网，滚落出两枚飞铃。一抖长袖，黑网又收入了衣袖之中。

白天平虽在运气调息，但双目却一直瞧着紫袍人，看他袖中飞出黑网，心中突然一动，暗道：无怪他穿件长袍，用处在收藏的东西多些。

这时，那远去的飞铃，突然又折了回来，紫袍人长袖一抖，发出了一片黑网。

两枚飞铃，尽入了那紫袍人的黑网之中。飞铃的旋飞力道，在几度折转之后，已然消退了不少，被那紫袍人用袍一兜，便收入了网中。

但这一阵工夫，也给了白天平和洪承志调息复元的机会。

紫袍人举步向白天平等行来。

白天平一上步，横剑拦住了紫袍人，道：“阁下，你错过了一个机会。”

紫袍人冷哼一声，道：“什么机会？”

白天平道：“我们受了不轻的内伤，有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无法抗拒任何人的攻击。”

紫袍人点点头，道：“小丫头及时打出了四枚飞铃，救了你们的性命。”

白天平道：“事情就有那么巧法，四枚飞铃使你失去杀死我们的机会。”

紫袍人道：“你错了，目下为止，我仍具有杀死你们的机会。”白天平笑一笑，道：“这个，要看怎么说了，至少，咱们还可以拚一场。”紫袍人点点头，道：“你们的成就，出了我意外很多，所以，我已经下了决心。”白天

平道：“阁下决心如何？”紫袍人道：“杀死你们。”白天平道：“在下等也下了决心。”紫袍人道：“你们下了什么决心？”白天平道：“我们决心要杀死你。”紫袍人突然仰天大笑。白天平也放声笑了起来。紫袍人道：“住口，你笑什么？”白天平道：“你笑什么？”紫袍人道：“老夫说你们白日做梦。”白天平道：“在下等觉着并非是不可能的。”紫袍人道：“不可能，不信你就试试。”何玉霜突然接口说道：“不可能，别忘了还有我。”紫袍人冷笑一声，道：“霜儿，你真敢和老夫动手？”何玉霜道：“你杀了我的父母是不是？”紫袍人道：“不错。”何玉霜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咱们之间，义父义女的情意，也因此断绝了。”紫袍人道：“就算把你加上，也一样无法胜我。”何玉霜道：“别忘了我的飞铃。”紫袍人淡淡一笑，道：“一手能打出四只飞铃，成就不能算低，不过，我早已准备好对付飞铃的法子……”目光一掠白天平道：“对飞铃，我自信了解的比他要多些，如是你打出飞铃，真能伤害到我时，相信也是姓白的，先死在飞铃之下。”

何玉霜呆了一呆，默然不语。

飞铃虽然是绝毒的奇厉暗器，但它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弹射而出的毒针，笼罩的范围太广，可能伤了白天平，也可能伤紫袍人，但以两者相论，白天平受伤的成分大些。

白天平横剑当胸，暗中提聚真气，口中却沉声说道：“玉霜，你准备好飞铃等我全力一击，如是不敌他，伤在他的手中，你立刻打出飞铃。”

正在运气的洪承志，突然睁开了双目，道：“暂时别用飞铃，白兄如是一击不能胜敌，还有区区在下。”缓缓举起了手中的长刀。

白天平道：“洪兄用不着出手，你要留下有用的性命，帮助何姑娘清理善后。”

洪承志道：“白兄，咱们一见如故，生死同命，如是咱们两人要留下一个人，白兄活着，比兄弟有用多了，这一阵让给我吧！”

紫袍人神情凝重，望着两个人，竟然迟疑着不敢出手。他见识过那洪承志的“日月合一刀”，也见识过白天平的“乾坤一绝剑”，他不惜牺牲了相随亲信，用心就在试探出两人的武功成就。

他自信可以对付乾坤一剑或日月合一刀，但他却无法同时按下两人连绵的攻势。所以，他不敢轻易的出手。

白天平摇摇头，道：“洪兄，天皇教主，准备先对付在下，洪兄又何必抢在兄弟前面呢？”

洪承志道：“咱们为什么要他选择，为什么要由他决定。”

白天平道：“洪兄……”

洪承志道：“咱们为什么要他选择，他想找白兄拚，咱们偏偏不让他如愿。”

白天平道：“你受伤比我重。”

洪承志道：“我经过这一阵调息，伤势早已恢复大半，自信还有一击之能。”

白天平道：“洪兄，咱们不用争了。”

洪承志道：“白兄如若让给兄弟，咱们就不会争了。”

白天平道：“洪兄，准备给兄弟接应。”飞跃而起，一剑刺出。

这一招剑势迅快，剑气笼罩紫袍人前胸上五处大穴。紫袍人右手屈指连弹，指风缕缕，连绵而出。白天平手中的长剑，竟然被那连绵而至的指风弹

震开去。

白天平心头骇然，暗道：这人的武功，似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

紫袍人屈指弹开了白天平的剑势，人也同时跃飞半空，冲向了白天平。

这不过极短的一瞬，白天平剑势走偏，紫袍人已然冲近了白天平的身侧。

两人的身躯，都在空中，闪避不易。紫袍人有准备而发，白天平却应付不易，紫袍人左掌探出，掌势印向白天平的前胸。白天平眼看掌势近身，但却无法闪避。

眼看白天平就要伤在对方的掌下，横里一道寒芒，突然疾射而至。

是何玉霜。

她一直留心着白天平的处境，眼看紫袍人施出弹指神通，震开了白天平的长剑，一瞧情形不对，陡然飞跃而起，疾扑过去。

这一剑的及时，全出了紫袍人的意料之外。但他却有非常的武功，身悬半空一吸气，身子忽然上升三尺。这一来，固然是让过了何玉霜的一剑，但他同时失去了重伤白天平的机会。

白天平飞跃的力量，已然用尽，半空中无法变换招式，急施千斤坠，使身子落着实地。

紫袍人却在避开何玉霜的一剑之后，拍出一掌。

掌势未中何玉霜，但掌风余力却扫中了何玉霜的左腰。何玉霜半身一麻，劲力顿失，由空中直跌下来。紫袍人内力深厚，虽是掌力的余力，但已使她消受不起。

洪承志斜里飞来，刀交左手，右手一托，轻轻接住了何玉霜。

何玉霜道：“我好像被扫中了腰间穴道。”

洪承志放下何玉霜，低声道：“不碍事吧？”

何玉霜一提气，活动一下双臂，道：“好了，只是被他掌风余力扫中，一下子聚不起真气。”

洪承志道：“这人武功太高明，我们不能有一点疏忽，姑娘调息一下，我要替白兄掠阵。”转眼望去，只见白天平长剑挥洒，寒星点点，剑影纵横，攻向紫袍人。

紫袍人掌力雄浑，每出一招，都有着极为强大的潜力涌出，白天平的剑势，每每被那强大的潜力，震的向旁偏移，取位不准。

但白天平的武功很博杂，剑路变化多端，虽然剑势变化，对那紫袍人构不成威胁，但他回剑自救，也常常把那紫袍人的攻势，封到门外。

紫袍人的掌力愈来愈强，颇有速战速决之意，但白天平却斗的很油，连封带避的拖延战局。

就这样双方搏杀了五十余招，仍然维持不胜不败之局。

紫袍人不耐久战，冷哼一声，拿法忽变。但闻掌风呼啸，招招如风雷并至一般。

白天平提聚真气，长剑闪转如电。

但紫袍人的掌力太过强猛，白天平被那旋转掌力，震得衣袂飘动，步履不稳。

自习武以来，白天平从未遇到过威力如此强大的敌手，虽然，仗凭着巧妙的闪避身法，和那灵活的剑势，勉强支持，但随时有伤在对方手下的可能。

洪承志眼看白天平的处境，立时一提丹田真气，大声喝道：“白兄，请下来休息片刻，让兄弟接手一战。”

白天平虽然听到洪承志的喝叫之声，但他却无法开口。

因为稍一疏神，就可能会伤在对方的强大掌力之下。

何玉霜目睹白天平那险象环生的处境，忍不住说道：“洪兄，去助他一臂之力，事关江湖大局，也不用顾及江湖上的规矩了。”

洪承志大喝一声，挥刀攻上。紫袍人冷笑一声，掌力扩展，把洪承志也圈入了掌力之内。

但洪承志出手之后，使得白天平的压力减轻了不少。

何玉霜眼看两人联手之后，仍然未占优势，天皇教主似有着无穷无尽的内力，绵连的掌势，有如长江大河一般，一直是步步逼攻。

突然间，何玉霜想起了江堂，想他这一阵调息，应该已恢复了体能。此人狡猾绝伦，不能不防他一招。手中控制两枚飞铃，转身行入岩后。

江堂似是早已坐息醒来，一见何玉霜，立时站起了身子，笑道：“何姑娘，前面战况如何了？”

何玉霜道：“天皇教主的从卫，已然伤亡将尽，现在他已亲自出手，白兄、洪兄，都在拚力苦战，你如能够出手，应该出手了，这是你唯一对付他的机会了。”

江堂伸展一下双臂，道：“好！在下这就过去看看。”缓步行了过去。

这时，白天平和洪承志正在和那紫袍人，展开了一场生死之搏。两人刀、剑交织成一片寒幕，希望能把天皇教主圈住。但紫袍人掌力如狂风、巨浪一般，两人的刀、剑，常被逼到一侧。就这样，暂时保了个不胜不败之局。

何玉霜望了三人的搏斗形势一眼，道：“江副教主，你准备出手吗？”

江堂道：“白天平和洪承志的配合，愈来愈密了，但教主还未全力施为。”

这些年，教主的印象、权威，已经深入他心中，不自觉间，又叫出了教主二字。

何玉霜低声道：“你如出手，能不能把他一举搏杀？”

江堂摇摇头，道：“他似是有意在拖延时间，所以，我出手，他只要稍为增强一下掌势，就可以封锁了我的攻势。”

何玉霜冷冷说道：“原来你自己要一人对付教主，如今有两个人帮助你，难道还不能够对付他？”

江堂道：“他好像已练成了心分二用之术了。”

何玉霜道：“什么叫心分二用之术？”

江堂道：“心分二用之术，就是他同时能施展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武功，对付两个不同的敌人，而且各具威力。”

何玉霜道：“原来如此。”

江堂道：“所以，就算我出手，也是没有办法能够胜得了他。”

何玉霜道：“照你这样的说法，那你是不是准备出手了？”

江堂道：“不错，我们三个人合力施为，但在他心目中，还是一对一的局面，这一点，对他构不成任何威胁。”

何玉霜道：“那要如何？”

江堂道：“如若三人合击，还不如用车轮大战的方法对付他

何玉霜道：“白兄、洪兄，都受了伤，他们现在都是在勉力苦撑，你应该想法子替他们下来。”

江堂笑一笑，道：“姑娘，有一件事，你应该明白。”

何玉霜道：“什么事？”

江堂道：“至少，我和白天平、洪承志，是平等的，我们三个人，不论死了谁，都是一样的损失。”

何玉霜略一沉吟，道：“我知道，所以，你们三个人要相互支援，不能有任何一个人受到损伤。”

江堂还未来及开口，何玉霜已大声叫道：“住手。”

白天平、洪承志，各自攻出了一刀、一剑，跃退八尺。

紫袍人也未追袭，冷笑一声，道：“两位可是休息片刻再战吗？”

何玉霜目光一掠江堂，道：“你可以出手了。”

江堂笑一笑，道：“姑娘呢？你一直保持体能，未受损伤，何不先挡一阵？”

白天平长长吁一口气，道：“江兄，目下情形，大家生死一体，你如还想运用心机，那就未免太过险恶了。”

江堂冷冷说道：“司马宽已经练成了分心之术，就算咱们合力围攻，也是一样无法胜他。”

何玉霜道：“你说施用车轮大战，可以胜他，是吗？”

江堂道：“那是唯一的对敌办法，但能不能胜他，目下还言之过早。”

紫袍人天皇教主司马宽突然哈哈一笑，道：“江堂，你有些意外，是吗？”

江堂道：“不错，我确未想到，你竟练成了分心之术。”

司马宽道：“这几年来，我如不是埋首苦练武功，岂会让你在天皇教中，建立起自己的势力？”

江堂道：“但你也未料到会有白天平、洪承志这样两位年轻的高手，和你为敌作对？”

司马宽淡淡一笑道：“我已试验过他们的武功了，这两个年轻的高手，确然都很可爱，所以，我手下留情，没有伤害他们。”

江堂微微一怔，道：“为什么？”

司马宽道：“我想把他们收为己用。”

白天平道：“阁下不觉着想的太如意了？”

司马宽道：“你对天皇教知道的太少，老夫想杀的人，从来没有人能逃过老夫的手下，但老夫想收用的人都是最为杰出的高手，因此，老夫希望能把你们造就出来，日后接替老夫霸业。”

白天平冷笑一声，道：“阁下想的很好啊！”

司马宽道：“老夫想到的事，就能做到……”

洪承志冷冷接道：“只怕这一次，阁下是难以如愿了。”

司马宽道：“为什么？”

洪承志道：“咱们真如不是你的敌手，宁愿战死，也不投降。”

司马宽哈哈一笑，道：“年轻人，有很多事，却非你想的那样容易，老夫若没有收伏你的把握，只怕你早已血溅当场了。”

江堂长长吁一口气，道：“你也许真有这份能力，不过，仍有很多地方，在下想不明白，不知可否请教？”

司马宽道：“只管请说。”

江堂道：“你随身带的人，都是教中精锐之士，但你却似有意的要他们死于刀剑之下。”

司马宽道：“那是因为老夫对他们太过失望了，我化了无数心血，训练出来的人手，竟然是不堪一击，这岂不是叫老夫心灰吗？”

江堂道：“所以，你借人之刀把他们全数杀死？”

司马宽道：“留下既是无用，倒不如要他们死了干脆。”

江堂道：“人人都说江堂心地毒辣，但如比起你司马教主来，真是叫我惭愧。”

司马宽微微一笑，道：“江堂，你可以出手了，我没有太多的时间等候你。”

江堂心中忽生出了畏惧之意，道：“为什么你不先对付两个年轻人，白天平和洪承志？”

司马宽道：“老夫已决定了收用他们，所以，只好先杀你了。”

江堂哦了一声，道：“但他们会帮助我，我们是生死同命。”

司马宽道：“江堂，用不着来这个，就算你们三个人一齐上，我也能杀了你，留下他们两个。”

江堂道：“这倒是叫人难以相信了……”

何玉霜突然说道：“江副教主，你不是说过，你们三个人一起上，跟一个人上没有区别吗？”

这时，司马宽已欺身过来，一掌拍向江堂的前胸。

江堂挥掌招架，立刻反击，拳、脚并出，抢攻了三招。

一面攻敌，一面高声叫道：“两位快些出手，如是等我江某人伤在他的手下，两位的取胜机会就更小了。”

白天平、洪承志，都有着无比的困倦，希望能借机会运息一阵。

但听得江堂呼救之言，两人又拿不定主意应该如何？

但闻何玉霜说道：“别听他的，他说过，对付已练成分心之术的天皇教主，两人合击，和一人相搏效果完全一样。”

江堂高声说道：“何姑娘，如若在下死在对方的手下，对三位有百害而无一利。”

何玉霜道：“我们不会让你死。”

江堂急声道：“但如你们不加援手，很难支撑过五十招。”

何玉霜道：“那很奇怪了，你不是说过，司马宽练成了分心之术，就算咱们全力合击，也无法胜得了他。”

江堂道：“话是不错，不过，多一个人，就可以多一份力量，至少可以缠住他一只手，使在下少一份威胁了。”

何玉霜冷冷说道：“江堂，此时何时，你还耍什么花招？”

江堂道：“不是在下耍花招，事实上，司马宽的成就太高

他这里分神说话，一个失神，被司马宽击中了一掌。江堂张口吐出了一口鲜血，不敢再多说话。

司马宽却哈哈一笑，道：“江堂，你受伤不轻吧？”

江堂不再答话，全心全意运掌反击。

司马宽冷冷接道：“江堂，困兽之斗，能有多大希望，三十招内，我要你死在我的掌下。”

江堂仍然是一语不发，挥掌抢攻。

司马宽掌势一紧，逼的江堂团团乱转，确已呈不支状态，脸色苍白，身体微微抖动，似是已成了强弩之末。但江堂已紧闭着嘴唇，一语不发。

不用江堂再叫，何玉霜已看出江堂难再支持。转头看去，只见白天平、洪承志，都正在闭着双目运气调息。如若江堂不幸落败，白天平、洪承志都

会遭到危险。

何玉霜发觉了危险之机，立时一震长剑，加入战圈。一出手就全力施为，攻势凌厉无比。

江堂所受的压力，果然大见减轻。这一来，江堂的危机顿解，双方又维持了一个不胜不败之局。

司马宽冷哼一声，道：“玉霜，我无伤你之心，你竟有伤我之意，那就别怪我这做义父的不客气了。”

何玉霜道：“铁证如山，你是杀死我父母的仇人，咱们誓难两立，不共戴天。”口中说着，手中剑却展开了一轮狂攻。

司马宽冷笑一声，分出一只左手，对付何玉霜。

虽然分心术能使一个人同时用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武功，对付两个人，但少去了一只手的合击，总是减少了很多的威力。

江堂减少了很多的威胁，但也使他的精神消散了不少。

他本已受了很重的伤，精神稍一松懈，立刻支持不住，脚下一软，向外栽去。

司马宽冷笑一声，右手一抬，一掌拍下。掌势未到，强猛的掌风，已逼到了江堂的前胸。

这江堂也非好与人物，一脚外滑，已知不对，右手扬动，一道寒芒，横里斩去。

司马宽这一掌本可把江堂立毙掌下，但在击毙江堂之后，自己也很难逃过江堂那横里斩击。任何人都不会在绝对的优势之下，和敌人作两败俱伤的一击。司马宽不顾伤敌，一挫腕，收回了右掌。

江堂忽然大喝一声，双手挥动，两道寒光，一先一后的飞卷而出。

何玉霜感觉到那狂卷的寒光，带着强厉的冷森之气，立时向后退开。

这是江堂在身受重伤之后，发动的全力一击，交互相击的寒芒如剪，笼罩了一丈方圆大小的地方。

何玉霜跃退两丈开外，仍然觉着寒气砭骨。她从没有见过这么凌厉的一击，真是雷霆万钧之势。

何玉霜并未被吓的迷糊起来，立刻还剑入鞘，双手分握着两枚飞铃。

她心中明白，这等排山倒海的一击之后，必然会有一个人伤在那凌厉的一击之下。

但见一道碧芒，在白光中腾飞而起。

一阵金玉交击的脆鸣响起，碧光敛收，寒芒消失。一切耀目的光芒，消失不见。

凝目望去，只见司马宽肃立当地，江堂却倒了下去。

司马宽右手中执着一把色泽碧绿的玉剑，长约一尺五寸。江堂全身浴血，人已晕倒在地上。

司马宽左臂，前胸处，也缓缓透出了鲜血。显然，司马宽也受了不轻的伤。

何玉霜暗中运力，双目盯注在司马宽的身上，随时可以打出飞铃。

司马宽双目盯注在江堂的身上，凝注了一阵，缓缓说道：“想不到，你也练成了飞月三式。”

江堂口齿启动，但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司马宽道：“人到死时方知错，现在我要问你几句话了。”举步向江堂

行了过去。

何玉霜右手一抬，冷冷喝道：“站住。”

这一次，司马宽真的停下了脚步。

何玉霜道：“再往前走一步，就要再接我四枚飞铃。”

司马宽道：“你要替他报仇？”

何玉霜摇摇头，道：“不是，但你目前还不能杀了他。”

司马宽道：“为什么？”

何玉霜道：“我有很多事，还不明白，要留他一口气和你对质。”

司马宽冷冷道：“玉霜，我对你的容忍，已经到了最大的极限，你如还不知进退……”突然飞身而起，手中玉剑，化作一道碧光，直向白天平冲了过去。

何玉霜大喝一声，右手飞铃疾快出于，人却横里移动，迎向司马宽。她一面疾快的移动身躯，一面拔剑击出。

司马宽动作很快，何玉霜虽然早有戒备，仍然有着应变不及之感。

人到了白天平的身前，长剑仍未完全出鞘，只好以血肉之躯，迎向那司马宽的玉剑了。

碧光一道，直袭向何玉霜的前胸要害。眼看何玉霜就要伤在那碧光之下，忽然由身旁伸出了一只手来。

但闻砰然一击，封开了司马宽的剑势。日光映照之下，但见这手腕处闪动着金光。

借白天平金环一挡之势，何玉霜的长剑已然出鞘。

司马宽目光一掠白天平腕上金环，冷哼一声，道：“原来，你是靠这只金镯救人保命。”

白天平长剑也已出鞘，淡淡一笑，道：“戴个金镯子，算不得什么丑事，阁下乃一教之主，暗中偷袭，不觉着有失身份吗？”

司马宽哈哈一笑，道：“白天平；看来，你比这位姓洪的狡猾多了。”

白天平道：“在下如不早醒片刻，只怕早已死在你玉剑之下。”

司马宽好整以暇的，突然抬头望望天色，笑道：“你看到江堂了吗？”

白天平道：“阁下也受了伤，衣裂肉绽，鲜血涌出，实也不算全胜之局。”

司马宽淡淡一笑，道：“你们该联手合击的，但你们失去了这个机会。”

白天平道：“眼下还不知鹿死谁手，司马教主不觉着高兴得早了一些吗？”

司马宽道：“看来你已经恢复了几成功力，来！本座让你先机。”

白天平艺业博杂，适才和洪承志合攻天皇教主中，已然连换了十余种剑法，但均难见功效，那时，司马宽还是一只空手拒敌，未见动用兵刃，此刻，他手中有了一柄玉剑，自然是威力倍增了。

他不知那玉剑的奥妙所在，但能和百炼精钢撞击，可以证明它坚逾精钢。

司马宽弃了五金兵刃不用，选了一把碧玉剑，那碧玉自是有可贵之处。

白天平自知一般剑法，已无法克敌致胜，而且一旦被人缠上，反将被逼成缚手缚脚。于是，他决心全力一拚，吸一口气，捧剑而立，准备施用“乾坤一绝剑”，全力一搏。他心中明白这一剑的威力，如若再无法伤敌，那只有被人杀了。

这是天下最具威力的一招剑法，架势摆出，已然流现出一股威武、森厉的剑气。

司马宽原本轻松的神情，也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手中的玉剑，不停的微微晃动。

日光下，只见流出一片碧光。

白天平全身的功力，已然凝聚起来，准备出手一击。突然，不见了司马宽的身影，只见一片碧光流动。白天平呆了一呆，收起了欲发的剑势。

因为，这全力一击，如若无法找出攻袭的目标，必将是空耗真力，反授敌以可乘之机。

司马宽整个的人，都隐失在一片碧光之中，那一柄小玉剑，在日光映照之下，竟幻起了一团丈余大小的流动碧光。

此刻，白天平才明白，那碧玉剑神妙的作用，它不但坚逾精钢，本身还能散发宝气玉光。

自然，那也要很多条件的配合，日光的映射，和司马宽本身的深厚内力。

何玉霜突然娇喝一声，左手的飞铃，电射而出，直向那一团碧光中飞去。

这飞铃本是一种精巧设计的特殊暗器，它自然有回旋的能力，兵刃挥动带起金风，都有着助它的变化。飞铃划起了一片破空的铃铃之声，投入一片碧光之中。

只听一阵金玉互击交鸣之声。一阵铃铃作响，两点银光，突从那一片碧芒中飞了出去。

白天平心中暗道：那飞铃之内，含有剧毒之物，兵刃阻挡，立刻射出，但不知司马宽是否受到了伤害。

但见那碧光闪转，那扩散的范围，愈来愈大，证明了那司马宽并未受到什么伤害，至少，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伤害。

情势愈来愈觉诡异，司马宽一直把碧光扩散成一个广大的光圈，不知道用心何在？

幸好，这时，洪承志醒了过来。

打量了四周的形势一眼，洪承志低声说道：“白兄，江堂死了？”

白天平道：“不知道他是否死了。”

洪承志目光一掠那广大的碧光，缓缓说道：“那人是司马宽吗？”

白天平道：“是！”

洪承志道：“白兄和他动过手吗？”

白天平道：“没有，他手中一把碧玉剑，扩大成一团碧光，不知道用心何在？”

洪承志双目盯注在那一团碧光上，瞧了一阵，道：“白兄，这司马宽武功高强得很，咱们除了全力一击之外，似乎难是他的敌手。”

白天平道：“兄弟的‘乾坤一绝剑’，必须攻向预定的目的，如今那司马宽手中的玉剑，展布成一片碧光，他本人隐身何处，无法预料，兄弟这剑招，就无法攻出了。”

洪承志道：“兄弟这‘日月合一刀’，也是和白兄剑法相同，咱们无法找出他存身之处，就无法攻击了。”

白天平苦笑一下，道：“现在，咱们只有坐以待变了。”

洪承志目光凝注在那飞转的碧光之上，缓缓说道：“白兄，咱们分伺在左右两侧，只要那司马宽一有空隙，咱们就立刻攻过去。”

只听铃声盈耳，那被碧光击飞的飞铃，突然又转了回来。

何玉霜低声道：“两位请向后退开一些。”

洪承志、白天平，也未再多问一句话，缓缓的退开了五步。

何玉霜又从袋中摸出两枚飞铃，双手一振，又是两枚飞铃投白天平、洪承志，虽然不懂飞铃，但两人也听出声音不同，这两个飞铃的响声，和过去不同。

那司马宽似是也有警觉，忽然间有了行动，但见一团碧光滚动，直向三人停身之外卷来。

一阵金铁交响，飞铃的旋转之势缓了不少。但见黑影一闪，飞铃忽然消失。

紧接着，那被黑影吸收的飞铃，突然滚了出来，击在一块山岩之上，化作了一片碎粉。

白天平突然长啸而起，剑化一道长虹，直向司马宽卷了过去。

这是“乾坤一绝剑”，天下最威猛的剑法。

森森的剑气，突然飞起了一道碧光，迎着剑势一绞。

但闻一阵金玉交鸣之声，传入了耳际，白天平挟一阵啸空金风，由司马宽身侧掠过。

光影敛收，人影出现，只见白天平打个踉跄，几乎倒摔在地但见白天平左肩前胸处，鲜血淋漓，湿透了衣衫。

司马宽也吃了亏，头上的绾发玉簪，也被剑势震断，一头长发，披了下来。

面颊上，裂了一道口子，鲜血涌了出来，流在衣服之上，看不出创口有多深多长，已为鲜血弥满。

但因司马宽先为江堂所伤，所以，他虽然受伤比白天平轻，但两人的感受，却是在伯仲之间。司马宽双肩摇动了一阵，冷笑道：“年轻人，好剑法，那是我看到剑法中最高明的一剑，只可惜，你的火候差了一些。”白天平道：“如果我火候再深一些呢？”司马宽道：“这一剑的结果，就不是现在这样的情形了。”白天平道：“就拿现在说吧！咱们是否已分出胜败了？”司马宽道：“分出来了。”白天平道：“你胜了，是吗？”司马宽道：“我胜的很惨，如若咱们再拚一招……”白天平道：“那会怎样？”司马宽接道：“那会使你命丧当场，也使在下的伤势重些。”白天平道：“那就够了，何姑娘和洪兄会替我报仇。”但闻洪承志大声喝道：“白兄，在下此刻就可以出手，何用等到为你报仇。”司马宽忽然伸手在玉剑的柄上扭动了一下，倒出了一粒药物，吞入口中。原来，他玉剑柄上，还有活动机关。不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药物，司马宽服用之后，脸上立刻浮现出一片艳红之色。何玉霜手中又握了两枚飞铃，冷冷说道：“你可要再试试飞铃的威力？”司马宽淡然一笑，道：“老夫早已在思索对付飞铃的办法，这些年来，下了不少的工夫，你如不信，咱们就再来试试。”洪承志长刀已摆出了出手的架势，提聚了全身功力。“日月合一刀”，出手之前，冷森的刀气，已然直逼过去。司马宽点点头，道：“洪士高梦寐以求的刀法，看来，你已练成了。”洪承志道：“你认识家祖？”司马宽道：“我不但认识令祖，而且，还对‘日月合一刀’有些了解。相信对付这一刀，比对付乾坤一绝剑，要省事多些。”

洪承志冷冷说道：“在下不太相信。”

司马宽道：“年轻人，你可要和本座赌一下吗？”

洪承志道：“赌什么？”

司马宽道：“赌一赌胜负。”

洪承志冷哼一声，道：“怎么一样赌法？”

司马宽道：“我如败了，我交出天皇教的全部隐秘，和我教主的令牌，如是你败了怎么说？”

洪承志道：“杀刚存留，任凭于你。”

司马宽笑一笑，道：“言重了，对你和那姓白的年轻人，老夫忽生出一付偏爱之心……”语声一顿，道：“年轻人，你重不重信诺？”

洪承志道：“无信不立，男子汉大丈夫，一言如出，岂有不重信诺之理！”

司马宽道：“你如败于我，那就拜我们门下。”

洪承志道：“这个，这个……”

只听白天平高声说道：“洪兄，不可答应。”

司马宽冷哼一声，道：“你如想拜在老夫门下，老夫也决心不收你了……”

但见躺在地上的江堂，一挺而起，接道：“司马宽，我明白你的用心了。”

答非所问，司马宽冷冷说道：“你还没有死掉？”

江堂道：“你司马宽没有死之前，在下怎敢逾越，你如肯死，在下一定追随就是。”

司马宽仰天打个哈哈，道：“好！你们能够动手的，那就一齐上吧！”

江堂长长吁一口气，道：“司马宽，今日形势，非同往常，大约你也看出一些内情了。”

司马宽道：“什么内情？”

江堂道：“白天平、洪承志和区区在下，每个人都可以和你打个秋色平分，再加上何姑娘的飞铃，今日情势，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大概你心中明白了。”

司马宽冷冷说道：“你该死，背叛我的人，没有一个能活得下去，至于白天平、洪承志、何玉霜等三个人，老夫还不准备杀死他们，天皇教中老一代的人，已经太老了，应该由一些新人接替他们了。”

江堂道：“所以，左右二老，和你这些从人，都是你有意的要他们死于刀剑之下的了？”

但闻洪承志大声喝道：“江前辈闪开。”

江堂果然应声退开了五尺。

洪承志大喝声中，飞身而起，刀如经天长虹，直对司马宽冲了过去。

司马宽疾挥手中短剑，立时闪起了一团碧光。

凝目望去，只见洪承志前胸衣服破裂，鲜血涌了出来。

司马宽又增加了两处新伤，鲜血如注。

江堂一皱眉头，正待飞身跃攻过去，但见司马宽马步稳定，站的稳如泰山。立时又打消了出手之意。

何玉霜望了受伤的司马宽和洪承志一眼，低声道：“江副教主。”

江堂接道：“别这样叫我，我早已不是副教主了。”

何玉霜道：“江老前辈。”

江堂道：“不敢，姑娘有什么吩咐？”

何玉霜道：“司马宽和白天平动手，两人都受了伤，和洪承志动手，也是两人都受了伤，是怎么回事？”

江堂道：“那是剑、刀气所伤，所以，并非真正的兵刃所伤。”

何玉霜道：“司马宽受了两次伤，为什么还不倒下去？”

江堂道：“他伤的不够重。”

何玉霜道：“白天平和洪承志呢？”

江堂道：“伤的不轻，但也不足以致命。”

何玉霜道：“江前辈，他们两个人还能打下去吗？”

江堂道：“看样子，得要调息一阵才行。”

何玉霜道：“司马宽呢？是否还有再战之能？”

江堂道：“有！姑娘心中可是在怀疑他为什么不借机出手杀死两人，是吗？”

何玉霜道：“是！”

江堂道：“司马宽不是仁慈的人，他所以迟迟不肯出手，那是因为我们还好好的站在此地，他低估了咱们的实力，先用咱们剪除左右二老，和那些杀手，也许他是希望咱们战到筋疲力尽之时，以便下手，但他错了一步，这就叫一着失错，满盘皆输。”

双方相距甚近，江堂和何玉霜的交谈，自然也被司马宽听得甚是清楚。

司马宽忍不住冷冷说道：“武功跨越了某一种境界，兵刃出手，必然见血，本座受伤数处，但都是皮肉之伤，本座没有输，也不会输。”

江堂不理睬司马宽，却对何玉霜道：“白天平的剑招、洪承志的刀法，都是世间绝技，他们所以不能杀了司马宽是因为他们的火候不够、功力不足，司马宽手中的玉剑，又是一件绝世奇珍，但他也无法一举杀死两人，因为，他全力出手一击时，必会留给他们杀死他的机会。

何玉霜道：“他服下了一种药物，必有作用，咱们不能等而视之，待他功力全复。”

江堂道：“姑娘的意思呢？”

何玉霜道：“咱们出手，是你先，还是我先？”

江堂道：“在下也低估他了，我不知道他练成了分心术，也不知道他有这寒玉剑……”

何玉霜接道：“等他气力全复时，决不会饶过咱们，为什么不在他调息时出手？”

江堂道：“分心术到了纯熟境界，不畏合攻，只有他在全力攻人时，才有破绽，所以，他一直在等待着，不肯先败，他的用心是，使咱们四人全无攻袭他的能力时，他才取咱们的性命。”

司马宽道：“江堂，你确实很渊博，但你也只猜对了一半，现在，我要取你性命。”

江堂提一口气，凝神待敌。司马宽也缓缓举起了手中玉剑。

这时，胸前鲜血未止的洪承志，突然大喝一声，挥刀击出。像闪电一般的快速，仍是那一招“日月合一刀”。在司马宽这等高手之前，洪承志只有施展日月合一刀，才可以和对方一搏。

司马宽手中的玉剑，忽然一转，划起了一道碧光。寒芒、碧光一触，银虹偏掠直飞去两丈开外。司马宽仍然站在原地，脸上是一片很严肃的神色。似乎是，司马宽的身子，又增加了一处伤势。

但洪承志却直飞到两丈开外时，砰然一声，跌摔在地上。这一下，跌的很重，摔得洪承志半晌爬不起来。

但司马宽，并没有再出手追袭，只是静静的站着。

何玉霜快步奔了过去，伸手扶起了洪承志，道：“洪兄，你伤的很重吗？”

洪承志手中的长刀，也跌落在地上。

洪承志的生性很强，明明是受伤很重，但挺身而出之后，却能咬紧牙关，一语不发。

何玉霜低声道：“供兄，到后面去休息一下。”

洪承志道：“把刀捡给我。”

何玉霜道：“你，你还能用刀吗？”

洪承志道：“能！只有刀在手，我才能振作起来，姑娘请捡给我。”

何玉霜应了一声，伸手捡起长刀，交给了洪承志。大约洪承志的伤势不轻，接过长刀之后，立刻用刀拄地，闭上双目调息。何玉霜未再打扰洪承志，却站在他面前。

司马宽目光回顾了白天平一眼，道：“白天平，你还能出手吗？”

白天平道：“一个人，在未死亡之前，都有出手的能力。”

司马宽道：“好！咱们再拚一招试试。”缓缓举起了手中的玉剑。

白天平也举起了手中的长剑，凝神待敌。这时，场中的人，除了何玉霜外，司马宽、江堂、白天平、洪承志，都受了不轻的伤。几个人都是血透衣裤，变的像血人一样。

江堂突然叹了一口气，道：“司马宽，你的伤也不轻。”

司马宽冷冷说道：“至少，我还能杀死你们几个人。”

江堂道：“那倒未必，你身上受了数处伤势，不会比我们轻，只不过，你咬牙苦撑罢了。”

司马宽哈哈一笑，突然加快脚步，向白天平冲了上去。

白天平一提气，长剑如闪电掠空，洒射而至。这一剑，提聚了他全身的功力。

司马宽在迎向白天平的剑势时却身子一折，忽然跃向一侧。

白天平来势太快，剑芒所及处，宽及一丈。司马宽并未停步，回剑一挡，碧光白芒，一错而过。

司马宽忽然跃起，疾如流星一般，奔入那停在一侧，启帘以待的小轿之中。轿帘垂下，轿夫抬起了轿子，立时如飞而去，仅余的两个黄衣从卫，护着轿后而行。

江堂望着那如飞而去的小轿，直待消失不见，才摇摇头，叹了一口气，目光转注白天平的身上。这时，白天平和洪承志，已在何玉霜的扶持下，盘膝而坐，运气调息。江堂突然举步对着白天平行了过去。

白天平脸色惨白，全身浴血，人已似疲累到无法支持的地步。

但何玉霜却保持着完好无恙，冷冷的望了江堂一眼，道：“站住，再往前走，我就要用飞铃对付你了。”

江堂停下了脚步，道：“这位白兄，伤势如何？”

何玉霜道：“不轻，也不太重。”

江堂道：“姑娘可有法子助他早些复元吗？”

何玉霜道：“就算有灵丹妙药，现在也不宜施用，让他坐息一阵之后，再作道理。”

江堂道：“那位洪兄呢？”

何玉霜道：“他已坐入禅关，你最好不要去惊动他。”

江堂淡淡一笑，道：“姑娘，必需尽快使两人清醒过来，咱们不能在此地停留。”

何玉霜道：“为什么？”

江堂道：“司马宽并没有败，但他却忽然退走，这中间定有阴谋，如是在下推断的不错，不出顿饭工夫之内，必有天皇教中第二批杀手赶来。”

何玉霜道：“只要司马宽不亲自赶来，有你我两人，足可应付。”

江堂道：“姑娘，在下也受了伤。”

何玉霜道：“我知道，但你在白天平和洪承志两人的拚命卫护之下，早已经元气恢复，而他们两人，却正在需要调息的时间。”

江堂又借机向前行进了两步，道：“就算咱们能拚命挡住敌势，但恐怕无暇顾及到两人，那时，顾此失彼，见死难救。”

何玉霜似是已经被江堂说动了心，呆了一呆，道：“那要如何才好？”

江堂道：“在下本来安排了一批援手，但他们没有及时出现，因此，在下猜想，他们可能已遭了毒手。”

何玉霜道：“哦！”

江堂道：“所以，咱们必须要尽早的离开此地。”

何玉霜道：“他们两位呢？目前正是坐息紧要关头，如何能行动？”

江堂道：“姑娘，咱们一人一个，抱着他们离开如何？”

何玉霜摇摇头，道：“不行。”

江堂道：“姑娘，如是枯守于此，咱们只有死亡一途，单是饮水、食物一项，咱们就无法解决。”口中说话，人却又向前行了一步。

这时，江堂距离白天平只不过四五步的距离。

何玉霜叹口气，道：“饮水、食物，那确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话还未完，江堂已突然出手一拉，抓住了正在坐息的白天平。

何玉霜大吃一惊，道：“不能动他。”左手长剑，疾刺而出。

江堂一闪身，避开长剑，举掌按在白天平的头顶之上，接道：“姑娘，如再摇动一下剑势，我就会先杀了白天平。”

何玉霜呆了一呆，果然不敢再动。

江堂冷冷说道：“现在，一切听我吩咐。”

何玉霜收了长剑，道：“你要干什么，用心何在？”

江堂道：“我要你们由现在起，都听我之命行事，不得有任何抗命的举动。”

何玉霜心中暗道：狼子野心，全无道义，我倒是忘记防范于他了。

但把柄已落人手，只好暂由人摆布，等待着反击的机会。

心中念转，还剑入鞘，道：“江副教主，你要知道，司马宽还未除去，至少，他们两位，都还有利用的价值。”

江堂道：“我不会伤害他们，但你也不要太激怒我。”

何玉霜道：“好吧！你吩咐，现在咱们应该如何？”

江堂道：“现在，咱们应该想法离开这里，你抱起那个姓洪的。”

何玉霜道：“不行，他们坐息正入紧要之处，如受惊扰，只怕会岔了真气。”

江堂冷冷道：“疗伤运息，和一般坐息不同，快些抱起来。”

何玉霜无可奈何，轻轻咳一声，道：“洪兄，你小心一些，我要抱你起来了。”

洪承志闭目静坐，未回答何玉霜的话。

但何玉霜相信洪承志已经听到了自己的话，伸手抱起了洪承

江堂也伸手抱起了白天平，一转身，道：“走！”放步向前奔去。

何玉霜紧追在江堂的身后，道：“咱们要到哪里去？”

江堂道：“姑娘跟着在下走，不会有错。”

何玉霜道：“我要知道，咱们走到哪里去？”

江堂放开了脚步，奔行极速，未理会何玉霜的问话。

何玉霜心中恨极，但却怕他伤害了白天平，只好强自忍住。

江堂对这里的地形，似是极为熟悉，直奔向一座山坡，才绕向一侧奔去。

何玉霜心中暗作盘算道：一到地头，我就先出剑制住他。她心中打好主意，也就未再多问一言。

江堂绕过了一座峰腰，闪进了一座山洞之中。何玉霜紧随其后，追了进去。这座山洞，只不过丈余深浅，眨眼间，已到了尽头。

何玉霜还未来得及出剑，江堂已霍然转过身子，笑道：“姑娘，你最好别打坏主意，别忘了白天平还在区区手中，如是一剑刺中了白天平，对姑娘而言，那将是一件大憾事。”

一语道破了何玉霜心中的打算，发生了极大的吓阻作用，使得何玉霜不敢出手。

但何玉霜冰雪聪明，冷笑一声，道：“我为什么要伤你，目下咱们的处境，命运一致，四个人，都无法逃过司马宽的毒手，怎能再分散实力。”

江堂微微一笑道：“姑娘，杀过了司马宽之后呢？”

何玉霜怔了一怔，道：“我就报了父母之仇。”

江堂道：“在下呢？”

何玉霜道：“你还要怎样？”

江堂道：“不杀在下了吗？”语声一顿，接道：“就目下处境而言，我们是咱们之间最苦的一个，司马宽不会放过我，诸位也可能杀了我。”

何玉霜道：“你很多疑。”

江堂道：“不是多疑，而是老夫已觉出情势不对……”

何玉霜接道：“什么地方不对？”

江堂哈哈一笑，道：“放下洪承志，让他们好好坐息一阵，咱们才能合力拒敌。”

何玉霜略一沉吟，放下了手中的洪承志。

江堂退后了两步，放下了白天平，道：“咱们目下的处境，必得通力合作，是吗？”

何玉霜道：“是！”

江堂道：“这就是了，但在下觉着，咱们合力对付了司马宽之后，还得有一场自相残杀，是吗？”

何玉霜道：“你究竟是什么意思，请说出来就是，用不着再动心机了。”

江堂道：“我要一种保证，咱们合力对付了司马宽之后，咱们之间的恩怨，也完全一笔勾销，从此不再提起。”何玉霜道：“你心中害怕了……”江堂道接：“怕不怕是另一件事，但最重要的是叫在下觉着不值。”何玉霜道：

“你的意思呢？”江堂道：“我的意思是，姑娘不肯划平了咱们之间的纷争，在下将来也难免一死，那何不现在就死。”何玉霜道：“你既然贪生怕死，多活上一天也是好的！”江堂道：“话是不错，但如在下现在要死，至少还有三位陪在下。”何玉霜长剑出鞘道：“你要杀人？”江堂道：“好说，好说，在下不愿杀人，但也不愿留下将来想杀我的人。”何玉霜道：“原来，你把我们带来此地，只是想加以谋害。”江堂道：“只要你姑娘肯承诺一言，

咱们杀了司马宽之后，我们之间的恩怨，就此一笔勾去，在下才能和诸位忠诚合作。”何玉霜道：“这个，这个，我答应就答应吧。”江堂道：“很难叫人相信！”何玉霜道：“答应了，你也不肯相信，那有什么法子。”江堂道：“我希望得到一个很确实的保证。”何玉霜道：“要我用什么一个很确实的保证。”江堂道：“白天平的性命！或是你的性命。”何玉霜道：“你先杀了我们吗？”江堂道：“那倒不是，在下有一把毒刀，刺伤人后，除了我本身保有解毒药物，别无药物可救。”何玉霜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先让你刺上两刀？”江堂道：“是的，如果刺在不重要的地方，要三日后，毒伤才会发作。”何玉霜道：“你是否已经刺了白天平一刀。”江堂道：“没有，在下在未得到两位同意之前，决不会下手。”何玉霜道：“你问我是否同意？”江堂道：“不错。”何玉霜道：“我有什么权力，能决定白天平的命运。”江堂道：“那么，姑娘是否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呢？”何玉霜道：“我自己可以，不过，你要保证白天平和洪承志不受伤害，要他们早些复元。”江堂道：“这个，在下自会尽力，因为，我们的命运一致。”何玉霜冷笑一声，道：“你要刺我什么地方？”江堂道：“这个，要姑娘自作决定了，腿上，还是臂上。”何玉霜左手一伸，卷起衣袖，道：“你动手吧！”江堂道：“姑娘豪气得很，不过，刀上剧毒强烈，只要轻轻一点，见血就行，不会让姑娘痛苦。”何玉霜道：“我既然要你下手，随你下手就是，斩断一条臂，和刺上一刀，并无不同。”江堂叹口气道：“姑娘，在下实在是不忍下手，但是形势逼人……”何玉霜道：“用不着假慈悲了，你只管下手吧！”江堂伸手从怀中摸出一把匕首，日光下，那把匕首闪动着蓝色的寒芒。何玉霜卷起袖管，露出一条粉白、玉润的手臂。江堂举起手中的毒刀，道：“姑娘你小心了。”何玉霜一闭双目，道：“只管出手吧！不用多问了。”江堂举起毒刀，轻轻在何玉霜臂上划了一刀。刀势不深，鲜血顺臂而下。何玉霜睁开双目，望了臂上的伤势一眼，缓缓道：“果然伤口不大。”江堂道：“在下的话，说一句是一句，决不会言而无信。”何玉霜秀眉一扬，似乎要发作，但是话到嘴边时，又突然忍了下去。江堂轻轻咳了一声，道：“姑娘，在下有几句话，希望姑娘能够相信。”何玉霜道：“什么事？”江堂道：“在下参加了围杀令尊、令堂之事，乃是奉命行事，这一点，希望姑娘谅解。”何玉霜道：“还说这些干什么？我已经被你毒刀刺中，今后是生是死，完全要操诸你的手中，这些事，还用解说吗？”江堂微微一笑，道：“老夫只是想把事情说明，姑娘心中不要把老夫看成第一个杀父仇人就是。”何玉霜心中气忿至极，只觉一步失错，满盘毕输，连连被对方抢去先机。但幸好她学会了忍耐，暗中咬牙，未再接口。江堂抬头望了洪承志一眼，道：“何姑娘，你解开这位洪兄的穴道了吗？”何玉霜道：“解开了。”江堂道：“那很好，咱们谈的话，他一定听得很清楚了。”何玉霜点点头，道：“嗯！”江堂突然伸手，抓起白天平的左臂，轻轻划了一刀。何玉霜怒道：“江堂，你这阴险卑下的老匹夫。”江堂一皱眉头，道：“姑娘，你这话难听呀！难听。”何玉霜道：“以你为人的恶毒，就算把最恶毒的咒言，加在你的身上，也不足以形容出你的卑劣。”江堂哈哈一笑，道：“姑娘，这就叫险恶江湖，如若老夫能占优势时，不占优势，能够控制大局时，不控制大局，岂不是拱手让人先机吗？”

举步行到了洪承志的身前，道：“洪少侠，你听着，何姑娘和白天平，都被毒刀划伤，如若没有我独门解药救治，他们至多可以活过三十六个小时。”

辰。”

洪承志睁眼望了江堂一眼，重又闭上双目。

江堂道：“你们三人，情同骨肉，他们两位既然中了毒刀，你阁下大约也不会独善其身了。”

果然，洪承志被他说动，自己伸出手来。

江堂笑一笑，道：“这真是不好意思，老夫只好成全你了。”伸手又在洪承志的左臂上划了一刀。

何玉霜道：“江堂，你很满意了吧！”

江堂道：“唉！现在，倒叫老夫很担心另外一件事了。”

何玉霜道：“你又要耍什么花招出来了？”

江堂道：“这倒不是花招，而是和三位直接有关的事。”

何玉霜道：“请说吧。”

江堂道：“那解毒药物，不在老夫身上，如是老夫被人杀死，岂不也误了三位的性命。”

只听一个冷冷声音道：“这不是你真正的用心吗？”

江堂回头一顾，看那说话的正是白天平，忍不住微微一笑，道：“你醒来多久了？”

白天平道：“很久了，看到你在何姑娘和洪兄的手臂上划了一刀。”

江堂哈哈一笑，接道：“你既然早醒了，为什么不出声劝阻？”

白天平道：“我看你兴致很高，不忍打断了你的兴头。”

江堂道：“可惜的是，你们都被毒刀划伤，现在，纵然是心存悔意，只怕也有些悔恨不及了。”

白天平道：“在下本可出手阻止他们不上你的当，而且，在下清醒之后，也足有反抗的力量，但我没有阻止。”

江堂道：“哦！为什么？”

白天平道：“因为，我们不怕死，用不着替自己留什么退路，如是你该杀，就算你用毒刀划了我们，也一样置你于死。”

江堂呆了一呆，道：“杀了我，你们就只有等待毒发而亡。”

白天平道：“勇者无惧，我们只问是非，不管安危，你阁下如若无该死之罪，那就用不着在我们身上施用毒刀，如是你的罪非死不可，就是你在我们身上施用了毒刀，也一样无法阻止我们杀死你。”

江堂道：“你们算过了代价没有，我一条命，换你们三个人？”

白天平道：“我们不会去计较，也不用去计较这些。”

江堂沉吟一阵，道：“白少兄，如若你说的不是恫吓之言，咱们的想法，却有些大不相同了。”

白天平道：“我知道你的想法，所以，你不会相信我们的想法。”

江堂沉吟不语。

白天平也不再说话，闭上双目运气调息。过了约半个时辰左右，突然江堂的声音，传入耳际：“白少兄，白少兄……”

白天平睁开了双目，道：“江副教主有何见教？”

江堂道：“天皇教主，找过来了。”

白天平道：“在哪里？”

江堂道：“还在百丈之外，在下已用石块堵了洞口，如是他们不细心，很难找到我们。”

白天平道：“不用存侥幸之想，他们找上来，咱们就准备放手一战。”

江堂突然从身上摸出一个玉瓶，打开瓶盖，道：“这瓶里是解毒药物。”

何玉霜目光一转，只见那玉瓶用朱砂写了一个毒字，不禁一皱眉头，道：“是毒药？”

江堂道：“不是，在下身上的药物，一向使别人无法推断。”

何玉霜接过玉瓶，但却又不知如何措施才对，回顾了白天平一眼。

江堂轻轻叹息一声，道：“姑娘，放心食用吧！这是真正的解药！”

白天平微微一笑，道：“玉霜，倒出来三粒丸药，收在身上，把玉瓶还给江副教主。”

何玉霜似是忽然间变得温柔起来，倒出三粒药物，把玉瓶还给了江堂。

江堂一挥手，道：“姑娘收藏着，瓶中的丹丸，不但可以疗治我刀上之毒，凡是奇毒，都可解得。”言罢，也不待何玉霜答复，转身向外行去。

何玉霜道：“你要往哪里去？”

江堂停下脚步，道：“天皇教中人，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也许他们会找上此地。”

何玉霜道：“你不是用石头堵上了门吗？”

江堂道：“不错，但如他们查得仔细一些，就可以找出堆砌的痕迹。”

何玉霜道：“如是他们找到了，你又有什么办法阻拦？”

江堂道：“在下早选了一处险要所在，一旦他们找来此地，在下自信可以在那地方拦住他们。”

白天平道：“不用阁下一人拦阻，在下已经完全调息复元江堂苦笑一下，道：“看来，白少侠似乎还未完全相信在下。”白天平微微一笑，默不作答。江堂也不再多言，大步向外行去。三人各自服下药丸，目睹江堂的背影消失，何玉霜才低声说道：“白兄，江堂真正的用心何在？”

白天平道：“这人阴沉难测，目下还不知道他用心何在，不过，看他神色，似乎是不像在作伪弄假了。”何玉霜道：“他会不会逃离此地？”

白天平道：“这个，很难说了，不过，他已经和天皇教主，成了生死对头，就算他再回去，司马宽也不会放过他了。”何玉霜道：“他如把我们三人作为礼品，送给司马宽，也许可以保下性命。”

白天平道：“如是他只求一时之快，司马宽也许会答应他，不过，他们彼此之间，都很明白，难以再处下去。”忽然一跃而起，道：“不好！他们用烟熏之法，逼咱们现身。”话刚落口，一片浓烟，已涌了进来。洪承志仍在运气调息，被熏得连连咳嗽不止。何玉霜道：“哼！又是江堂闹的鬼。”但见人影一闪，江堂飞跃而入，道：“姑娘不要误会，这不是在下干的！”

白天平已站起身子，道：“咱们要如何脱离此间的危险？”

洪承志只好停下调息，站了起来，顺手抓起长刀道：“走，咱们出去，拚他们一个够本，两个就赚一个……”

江堂道：“咱们拚他们十个人，也不够本，司马宽有的是人，他们心中是在这样打算。”这时，浓烟渐增，快要充满了整座的石洞。

白天平道：“江前辈，这不是办法，浓烟呛人，如若咱们还不离去，只怕很快就要被活活呛死了。”

江堂道：“众位请尽量忍耐一下，闭住呼吸，老朽的判断，他们还没有发现咱们的形踪，如若他们发现了，就不用施放烟熏

何玉霜道：“万一他们不停的放烟，咱们能支持多少时间？”

江堂道：“如若他们不停的放烟熏，咱们至多能撑半个时辰。

何玉霜道：“我瞧咱们不能冒这个险。”

江堂沉吟了一阵，道：“好吧！如若三位都不愿留此，咱们就设法出去。”

洞中浓烟，更是强烈，四人已然无法承受，尤以洪承志最为痛苦，不停的咳嗽。

何玉霜一直守在洪承志的身侧，不停的用双手扇着浓烟。

洪承志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但他内心之中，却有着无比的感激。

第三十回 飞龙八煞 救兵天降

江堂长长吁一口气，突然伏下身子，向前蛇行而去。

白天平挥手扇开了眼前的浓烟，低声说道：“咱们跟着他走，洪兄最好用绢帕包住嘴巴！”伏下身子，紧随在江堂身后。行到洞口，果然见洞口已被石块拦阻。

那石块堆砌的十分整齐，显然，江堂用了不少工夫。浓烈的烟气，就从那石缝中涌了进来。

江堂道：“外面烟气，似是很浓，三位要小心一些。”

双手连环伸缩，片刻间，已把砌好的石壁，搬开一个大洞。一大股烟气，疾涌而入。

但这一阵浓烟过后，洞外烟气突然间转趋淡薄。隐隐间，可见有一行黑衣人，行了过来。

江堂突然叹一口气，道：“如若咱们再忍受片刻，那就不至于暴露形迹了。”

何玉霜道：“怎么回事？”

江堂道：“他们放火的用心，只不过是想要逼咱们暴露形迹，总算叫他们如愿以偿了。”

何玉霜探头望去，烟气已消减了很多，景物已清晰可见。这浓烈的烟气，似乎是由人控制着，很快的就稀薄下来。何玉霜已清楚的看到那一行迫来的黑衣人。

既能看到别人，对方自然也能清楚的看到了他们。

白天平冷笑一声，道：“他们已经看到咱们了。”

江堂苦笑一下，道：“白少兄，你是否已经完全复元了？”白天平道：“在下已经复元了十之八九，只余下一点皮肉之伤，实也算不得什么了。”江堂道：“洪少兄呢？”洪承志伤势比较重一些，体能也未恢复，但他生性好强，缓缓说道：“在下的伤势还未复元，但还有拒敌之能。”何玉霜双手各握一只飞铃，道：“江副教主，能认出这些人吗？”江堂道：“认得出来。”何玉霜道：“他们是属于哪一堂中人？”江堂摇摇头，道：“司马宽不放心任何一个人，所以，天皇教中真正的高明杀手，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何玉霜淡淡一笑道：“他们一行人，我先杀死他们两个如何？”双手一扬，就要放出飞铃。江堂道：“姑娘且慢，你看清楚他是八个人吗？”何玉霜道：“不错，是八个人。”江堂道：“他们带的什么兵刃？”何玉霜道：“长刀一类的兵刃。”江堂道：“有没有红色的刀穗？”何玉霜道：“有！很长的刀穗。”江堂道：“是不是红颜色的？”何玉霜仔细瞧了一阵，道：“是红色。”江堂道：“那是飞龙八煞了。”白天平道：“天皇教中的名堂，果然是多得很，什么叫飞龙八煞？”江堂道：“八个身披鳞甲的人。”白天平怔了一怔，道：“人还能披上鳞甲吗？”江堂道：“他们穿着一一种特异的衣服，刀枪不入，岂不等于披了鳞甲？”

白天平啊了一声，道：“有这等事！”

江堂笑一笑道：“听说那是一种很特别的蛇皮做成，兵刃、暗器，都难伤它。”

白天平道：“司马宽给了他们这样一身衣服，自然是很信任他们了？”

江堂道：“不错，他们对司马宽，有着绝对的忠实。”

白天平道：“这么说来，你江副教主，完全没有办法影响他们了？”

江堂道：“是的！在下无法影响他们。”

白天平道：“对付飞龙八煞，咱们有什么可行之策？”

江堂道：“他们全身都在刀枪不入的衣服包守之下，只有眼睛和嘴巴露在外面，咱们只有对付这两处下手，个中的困难，不言可喻了，五年前飞龙八煞曾经奉命，拦杀少林寺四位高僧，激战了三个时辰之久，四位少林高僧全数被杀死当场。”

白天道：“飞龙八煞呢？是否受伤了？”

江堂道：“其中两人，受了内伤，事后司马宽把受伤人换了下来，然后，飞龙八煞就未再在江湖上露面，这五年来，他们可能在一处很隐秒的所在，苦练武功，司马宽的厉害之处，就在他能隐秘的安排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杀手，那不但对武林道上发生了很大的威胁，就是对天皇教中人，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出天皇教主，究竟控制了多少实力，隐藏了多少高手，所以，教中曾有一次叛变行动，司马宽调动了稳秘的高手，予以拦劫，使那一次背叛的行动，完全毁灭，从此之后，天皇教中，无人敢再背叛了。”

何玉霜道：“你敢。”

江堂道：“我也不敢，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忍气吞声。”

何玉霜道：“听说天皇教中人手，大部分都为你掌握，此事是真是假？”

江堂道：“表面上看去，我确实控制了大部分天皇教中人，但真正的高手，却又不在我控制之下，所以，我只是表面好看而已……”语声微微一顿，接着道：“但这股力量，也算极为庞大，人手众多，这也是司马宽不敢杀我的原因。”

白天平道：“江副教主，眼下，咱们要如何对付飞龙八煞？”

原来，两人谈话之间，飞龙八煞已然行近到六七丈处。

江堂道：“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打他们的双眼，一个是凭藉深厚的内力，震伤他们的内腑。”

洪承志突然睁开双目，道：“他们真的能刀枪不入吗？”

江堂道：“是！在下亲眼所见，他们一个人，可以对付一个武功比他们高过五成的人，但如他们两人合起来，威势又增加一倍，八个人结合一处，大约可强过他们十数倍的力量。”

洪承志道：“就算他们穿的是铁甲、钢衣，贯注内力的刀势，也该把他们斩断洞透了。”

江堂道：“唉！洪少兄，很快咱们就可以证明了。”

洪承志没有再多说话，却凝目望着逐渐接近的飞龙八煞。

白天平低声道：“江前辈，咱们要如何对付他们？”

江堂道：“咱们守在一处险要所在，不让他们冲过来就是。”

何玉霜道：“这么说来，我的飞铃对他们也没有用处了？”

江堂道：“姑娘的飞铃，是由一种机簧的暗器，激射而出，才会伤人，是吗？”

何玉霜道：“是！”

江堂道：“除非你能射中他的眼睛。”

何玉霜摇摇头，表示不能。

洪承志挺身而出，道：“在下去会他们一阵。”

江堂冷冷接道：“这不是逞强的事，咱们四个人中，以你目下的伤势最重，你必须利用机会调息，须知咱们四个人，任何人也不能损失。”

白天平道：“在下伤已复元，我去试他们一阵。”

何玉霜道：“你外伤还未全好，动手难免使伤口迸裂，由我去吧！”

江堂道：“我知道他的们剑路，还是由我先打头阵，诸位请观察一会再说。”大步迎了上去。

这时，八煞已然逼到丈余左右。

白天平低声道：“洪兄，江堂说的不错，你应该保重身体，这一场决斗中，你是主要的人手，不能逞一股豪强之气，造成不可收拾之局。”

洪承志不再多言，闭上双目，运气调息。白天平、何玉霜同时拔出长剑，挡在石洞口处。

江堂已和八煞接触，打在一起。原来，八煞一见江堂，就不给他说话的机会，两把剑分由两侧攻上。

但见左首黑衣人身子一侧，整个身躯直向江堂怀中欺去。

这等打法，可算绝无仅有的打法，似乎把全身都当作兵刃，用身体直向江堂身上撞去。

江堂一闪身避开黑衣人，双袖挥动，两道寒芒由袖中射出，斩向另两个向前拥进的黑衣人。

这些黑衣人勇往直前，似乎是全无顾虑，对那寒光闪闪的兵刃，也似是完全不放在心上。

但闻波波两声，江堂袖中飞出的两道寒芒，分斩在两个黑衣人的身上。但两个黑衣人对那中身寒芒，竟似全不理睬，右臂挥击，震开了中身弯刀，双剑并进，迎头劈下。

江堂一挫腕，收回袖中弯刀，左右双手，迎面挥击，封开了两柄长剑，右脚飞起，踢向左首黑衣人的小腹。

那黑衣人明明有机会闪避开去，但他却不肯闪避，身子一侧，用左腕硬承受江堂一脚，右手长剑，却像闪电一般，劈了下

这等不顾自身安危的打法，不但给了敌人很多困扰，而且，也可使自己的武功增强了一倍有余。

江堂飞出的一脚，踢中了左首的黑衣人，凌厉的一脚，震得那黑衣人向旁侧退了两步。但那黑衣人手中的长剑，仍然划中了江堂，剑锋及处，划开了江堂前胸的衣服，衣裂、肉绽，鲜血涌出。

江堂疾退三步，望了望身上的伤势一眼，大声喝道：“飞龙八煞，如果配合了司马宽的武功，咱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先除去这八个人，咱们就算掌握了一半致胜的机会。”

口中喝叫，人却挥刀攻上，尽展生平所学，两把弯刀，雷掣芒飞，全力拦阻七煞攻势。

但冲过江堂的一个黑衣人，已和白天平、何玉霜等动上了手。白天平剑招奇幻，连换了三种剑势，刺中那黑衣人三剑。果然，锋利的剑芒，无法伤得那黑衣人。

只听江堂接道：“我挡住他们七个人，你两人早些想法子先杀了他们一个，咱们不能力歼八煞，只有分别取他们的性命。”

白天平也觉着事态严重，这等全身不畏刀剑的人，实是不好对付。如让他们八煞联手，那等威势，又何止增强八倍。江堂说的不错，必须要及早除

去八煞。

心中念转，低声对何玉霜道：“姑娘，他们有护领保护咽喉，全身只有两处，一是双目，一是双手，你稳住他的剑势，我专攻他的双目。”

何玉霜应了一声，剑势忽变，长剑专找对方的剑势，和握剑的双手。这一来，果然把那黑衣人的剑势封住。白天平长剑翻飞，点点剑芒，专找那黑衣人的双目。

黑衣人的长剑，完全被何玉霜缠住，无法护救。白天平剑势灵活，连攻了十一剑，都是刺向那黑衣人的双目。黑衣人避过了十剑，但却无法避开第十一剑，被白天平一剑刺入右眼。剑势深入半寸，痛得那黑衣人惨叫一声，丢了手中长剑，向脸上掩去。

何玉霜长剑左右转折，又斩下那黑衣人的双手。白天平飞身而起，一脚踢中那黑衣人的前胸。

这一脚力道奇猛，那黑衣人身不由己的滚落悬崖。

他连受重创，再经这一摔，虽然奇衣护身，也难保住性命了。

两人合力收拾了一个黑衣人，但江堂在七人的围攻之下，却是连受重伤，全身浴血。

白天平目光一转，发觉江堂整个变成了一个血人，吃了一惊，暗道：他身上至少被斩伤五剑，才会流出如此多的鲜血。心中念转，人已飞扑而上。

长剑疾展，幻起了一片寒芒，接下了五个黑衣人。和这些人动上了手，白天平才知道厉害。

原来这些黑衣人，身着刀枪不入的衣服，不畏本身受伤，白天平一剑斩去，他们只要一侧身，或是一偏，仗身上奇衣，刀枪不入，硬接下长剑，手中的兵刃，却疾如流星一般，硬向白天平攻去。这等打法，三分武功，能发挥十成威力。

白天平封开了两人剑势，躲开了一侧，却无法避第四人的剑势，左腿被刺中了一剑。

幸他武功高强，身法灵活，及时让避，左腿只是受了皮肉之伤。

伤势虽然不重，但肉绽皮裂，鲜血淋漓而下。

这就是使白天平心中明白了江堂何以在全身鲜血时，还能苦撑下去。

他身上的伤口虽多，但都不是足以致命的轻伤。

但这时不顾失血的苦战下去，自非良久之策，白天平一面挥剑抢攻，一面说道：“咱们退入山洞，守住洞口。”

江堂这一次，确然全力以赴，但他心中明白，决无法再苦撑下去。过多的失血，已使他感到真力不继。听得白天平的招呼，立萌退意，弯刀疾攻三招，封开了三把近身长剑，闪身进入山洞。

白天平大奋神威，长剑疾展如幕，接下了七煞剑势，人却缓缓向山洞边退去。洞口狭窄，两侧都是坚石峭壁，白天平没有了受敌人侧攻之忧，长剑忽然一变，专攻敌人的双目。这一招，果然非常有效，立刻把七煞强猛的攻势给阻止。

何玉霜很恨江堂，但此刻，却又帮他拭去身上的血迹，替他敷上药物。

忽然间，响起了一个很沉重的声音，传入耳际，道：“你还年轻，这世间有着太多的事物，你还没有见过，为什么一定硬要拚命？”

那声音有点熟悉，不但是白天平熟悉，何玉霜、洪承志，都熟悉的很。

是天皇教主司马宽到了山洞外面。他换了一身全新的衣服，全身已看不

到受伤的痕迹。

就是这样一分心神，白天平又被刺中了一剑。

忽然间，司马宽打出了一个手势，喝令他们住手。

攻向白天平的飞龙七煞，果然停了下来。

司马宽轻轻叹息一声，道：“玄支下院的剑士们很勇敢，而且，在剑术上确有根深的造诣，只可惜，他们中毒之后的体力，还未完全恢复，所以，他们的功力，打了很大的折扣。”

白天平一直静静的望着司马宽，不说一句话。

司马宽接道：“天皇教有很多的高手，所以，玄支下院的武当剑士们，破围而出的希望不大。”

白天平仍然忍住，不说话。

司马宽道：“因此，你们不要期望玄支下院中，有人会来救你们，你们只能凭着自己的力量，江堂伤的很重，洪承志也伤的不轻，你也有很多的伤口在流血。”

白天平咬着牙，仍然不答一言。

司马宽笑一笑，道：“你们只有两条路走，一条活下去跟着我享受荣华富贵，一条是死在这座山洞中……”语声顿了一顿，接道：“江堂是一个很阴险的人，也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你们相信他的话，那真是可怕得很……”

江堂突然挺身坐了起来，接道：“住口。”

司马宽淡淡一笑，道：“江堂，你害怕了，是吗？”

江堂冷冷说道：“怕！我怕什么？”

司马宽道：“因为，你死定了，白天平、洪承志、何玉霜都可以活下去，只有你，我决不会饶过你。”

江堂道：“和你再合作，和死亡，在下宁可选择死亡。”

司马宽哈哈一笑，道：“那很好！你既然有这等决心，那就请出来吧！我给你一个机会。”

江堂道：“什么机会？”

司马宽道：“我给你先行出手三招的机会，如是你能伤了我。你就可以走了。”

江堂整个人，似乎是都有了很大的转变，竟然一挺胸，大步向外行去。一面高声说道：“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就算我江堂今日死于你司马宽的手中，也要死得轰轰烈烈，有一点英雄气概。”

司马宽道：“江堂，你一向笑里藏刀，阴险的很，想不到，今日竟有这样英雄气概。”

江堂人已冲到洞口，颇有慷慨赴死的精神，但却被白天平伸手拦住，道：“江前辈，你是阅历丰富的人，怎会这样轻举妄动。”

江堂道：“白少兄的意思呢？”

白天平道：“咱们守住这座洞口，就算司马宽和飞龙七煞合力进攻，他们也无法冲得进来。”

司马宽淡淡一笑，接道：“白天平，老夫已尽了最大的心力，对你容忍，你一定要和老夫作对，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一挥手，沉声说道：“你们轮番冲击。”

飞龙七煞立刻行动，七个人排成了一个长行，向前冲了过来。

白天平封开了第一个人，第二个人立刻挥动长剑攻到。七个人轮番冲击，

每人攻出一招，立刻就向后退去。但这一招却是他全身的功力所聚，剑上威力沉重异常。

白天平接下了一轮攻势之后，只觉双臂发麻，手中长剑已有把握不易之感。

何玉霜娇叱一声，侧身而上，长剑一举，接下了一剑。

何玉霜连接下了三剑之后，已然面红耳赤撑不下去。江堂及时而上，接替下何玉霜。

这七个不畏刀剑的人，分成七波，不停的向前冲击，有如波涛巨浪一般。

江堂接下了一波攻势后，全身的伤口，都被震裂，鲜血由各处伤口中涌了出来。

白天平提了一口真气，正待接替下江堂，突见一团黑影，由峰腰直滚而下，砰然一声，爆裂出一团浓烟。那浓烟快速的扩大，散布了数丈方圆。

司马宽冷冷喝道：“咱们走！”带着飞龙七煞，转身而去。

浓烟掩布了整个洞口。江堂忍着全身伤痛，道：“快些退入洞中，这浓烟有毒。”

但闻浓烟中，传入来一个声音，道：“这烟中如是有毒，诸位早已被烟毒迷倒了。”

江堂道：“你是什么人？”

“在下田无畏。”随着答话之声，闪入了一条人影。

白天平低声道：“大师兄。”

田无畏道：“此刻不是谈话的时光，咱们快些走……”语声一顿，接着：“你们的伤势如何？能否行动？”

江堂道：“可以行动。”

田无畏望了坐息的洪承志一眼，道：“这位洪少兄如何？”

洪承志挺身而出，道：“多承关注，兄弟已调息好了。”

田无畏道：“这烟中无毒，很快即会被司马宽看出内情，咱们的时间不多，得快些离开此地。”

白天平道：“如何一个走法？”

田无畏道：“悬崖上垂下了绳索，登上峰腰，有一道小径，小兄带路。”

浓烟中飞身而起，抓住了垂下的绳索，当先而上。白天平、江堂、何玉霜、洪承志，鱼贯而上。

果然，在山腰之间，有一道荒草、丛林掩蔽的小径。田无畏斩断了绳索，当先向前行去。

田无畏道：“你们想到哪里？”

白天平道：“目下已到决战时刻，小弟希望能够回到玄支下院。”

田无畏道：“好！我带你们回到玄支下院去。”

白天平道：“这几日师兄都在何处？”

田无畏道：“那晚上咱们分手之后，小弟招集了一部分心腹人手，原想多集一批人手，助你一臂之力，却不料，弄巧成拙，反被司马宽诱人一片绝地，大肆搏杀了一阵，小兄的心腹属下，十伤八九，只余下不足十人，破围而出。”

白天平心中一动，道：“师兄那武家堡中，有一位金萍姑娘，可曾随着师兄，同来此地？”

田无畏点点头，道：“来了。”

白天平道：“金姑娘现在何处？”

田无畏道：“领小兄的残余人手，托护于玄支下院。”

江堂突然接道：“兄弟奉命攻打玄支下院，但我一直按兵未动，但不知此刻情形如何？”

田无畏道：“江兄的属下，已和玄支下院的剑士，交手几次。”

江堂道：“他们伤亡如何？”

田无畏道：“玄支下院的剑士，大约是武林中最优秀的剑士了，双方搏杀数阵，贵属下伤亡甚众。”

江堂叹口气，道：“看来，这又是司马宽的阴谋，他是有意把我江某人在教中的实力，耗消于武当剑士之下。”

白天平道：“师兄，到过了玄支下院吗？”

田无畏道：“去过了，也见过袁老前辈。”

白天平道：“玄支下院的剑士们，是否也伤亡很大？”

田无畏道：“如若比起天皇教的死伤，那是小巫见大巫了，小兄离开之时，玄支剑士，不过伤约七人，死了三个。”

江堂道：“区区的手下呢？”

田无畏道：“连番冲杀，天皇教有了不少的伤亡，照在下的估计，大约十倍于玄支剑士。”

江堂叹息一声，道：“司马宽确然是恶毒得很。”

田无畏回顾了白天平一眼，道：“兄弟，袁老前辈希望你尽快回去。”

白天平道：“他老人家一直很关心我。”

田无畏低声道：“老人家似乎有什么难言苦衷，没有对我说明，也许他还是不太信任我。”

白天平道：“哦！这一点，要师兄多多原谅……”

田无畏笑一笑，接道：“我怎敢怪他老人家，小兄悄然离开了玄支下院，就希望能找你回去，一则是怕你伤在司马宽手中，二则是袁老前辈似乎有重要事情找你。”

白天平忽然叹一口气道：“师兄，你看双方这一战，几时才能结束，胜败如何？”

田无畏道：“本来形势，天皇教是必胜之局，但你和这位洪兄一搅，再加了何姑娘疗治好玄支剑士的毒伤，使这批天下最优秀的剑士，参与此战，胜负之势，当下还无法断言。”

白天平道：“这么说来，天皇教还有很大实力了？”

田无畏回顾了江堂一眼，道：“司马宽要借这一战，排除异己，先把阁下的亲信除去。”

江堂道：“他不会如愿以偿。”

田无畏道：“很遗憾的是司马宽已经做到了，阁下掌握的亲信，百名精锐，尽伤在玄支下院的剑士手中。”

江堂呆了一呆，道：“我已经交代过，未得我之命，不许出手，他们怎会和玄支下院的剑士们拚了起来？”

田无畏道：“详细内情，在下不知，但我看到了阁下的精锐亲信，已然十死八九。”

江堂深叹一口气，道：“看来司马宽，早有计算了。”

田无畏道：“副教主，无论如何，司马宽的才慧、武功，都比你江副教

主高明。”

江堂道：“但咱们适才和他一番搏杀，也使他失去了一部分苦心培育出来的精锐，逼得他调出飞龙八煞。”

田无畏道：“司马宽却也有很大的损失，所以，在下才感觉到，咱们有一半胜敌的机会。”

江堂叹息一声道：“打蛇打头，擒贼擒王，如若咱们能集中全力，收拾了司马宽，树倒猢狲散，司马宽如是死去了，整个的天皇教，立刻就会瓦解。”

田无畏道：“江副教主说的不错，不过，想杀死司马宽谈何容易，一则他本身的武功，极为高强，再者，他一向小心，身侧随时都有保护的从卫。”

江堂双目盯注在田无畏的脸上瞧了一阵，道：“田兄，似乎是故意潜隐于天皇教中，是吗？”

田无畏道：“以司马宽的精明阴沉，岂客人在眼中揉下沙子，当时兄弟投入天皇教，是全心全意投入，也替天皇教建了不少的功劳。”

江堂道：“现在，田兄又何以背叛了天皇教呢？”

田无畏道：“一则司马宽不能客人；二则，天皇教为恶太多。”

江堂道：“至少，司马宽待你不错，他曾和江某说过本教中，日后能够继他掌理大局的人，你田兄列入第一人选。”

田无畏道：“这个么，在下倒也听过。”

江堂道：“你自己也知道，日后可能是司马宽的继承人，怎的竟然也生出了背叛的心？”

田无畏道：“因为，在下对这天皇教主的地位，并未放在眼中。”

江堂叹息一声，道：“看来，一个人能勘破了名利之关，才能保持冷静。”

田无畏似是不愿和他多谈，加快了脚步，向前行去。

走了半个时辰，翻越过了数重山岭，已可见玄支下院。

这时，几人居高临下，把玄支下院的四周情势，看的十分清楚。只见玄支下院的四周，布守着不少劲装疾服的汉子，个个佩着兵刃，但却都还远躲在四五丈外，隐藏在大树山石之后。

江堂打量玄支下院的情形之后，突然长长叹息一声，道：“不错，属于我的精锐，已丧失殆尽了。”当先飞跃而下，接道：“咱们走吧！”不再隐蔽身形，堂堂正正的举步向前走去。

白天平、田无畏、洪承志、何玉霜等，鱼贯随在身后行去。

江堂一现身，立刻有八个劲装疾眼的大汉，奔了过来。

这些人都佩着兵刃，但却未拔刀出手，一见江堂，立时拜伏于地。

江堂一挥手，示意八人站起了身子，道：“你们起来。”

八个人中，有四个身上带伤，站起身子，垂手站在一侧。

江堂道：“死了一十六个领队？”

一个左臂包裹白纱的大汉一躬身，道：“是！二十个领队，被玄支下院的剑士，杀死了十六个。”

江堂苦笑一下，道：“咱们还有多少人？”

受伤大汉道：“二十四队，原本每队一十二人，现在，能够动手的，每队不足半数了。”

江堂道：“好！你去把他们全都召集过来。”

八个人应了一声，转身欲去，但却又突然停了下来，道：“如是召集他们全集于此，岂不是撤了包围。”

江堂道：“不错，撤了包围。”

八个人未再多问，就转身而去。

白天平道：“看来，这些人，确都是你的心腹，他们只听你之命行事，不问举动是否违背教规。”

江堂道：“如若我没有这一点实力，司马宽早就下手杀了我。”

八个人行动很快，只不过片刻工夫，已召集齐环围于玄支下院的人手。

白天平暗中数了一下，大约有八十余人，有一小半，都受了伤。

江堂吩咐八个领队，道：“你们计算残余，编成八队，尽量使八队的实力平均。”

八领队应了一声，重新分编人手。

江堂回顾了白天平一眼，道：“麻烦白少侠，去通知玄支下院一声，要他们分出一面，交给我和属下把守，玄支剑士，也可抽出些人手，和敌人决一死战。”

白天平道：“好！我们先去安排一下。”

江堂道：“如是玄支下院中的武当剑士，不放心我们，请在下院外，划出一部分区域，让我们先挡司马宽的锐锋。”

白天平道：“这个，我想玄支下院中人，不会坚拒诸位于千里之外，也不会使诸位，先挡锐锋。”

江堂道：“唉！正邪不同之处，就表现在患难之间……”目光转注到何玉霜的身上，接道：“何姑娘，你放心，如若在这场搏杀中，我能留下性命不死，我会还给你一个公道。”

何玉霜长长吁一口气，欲言又止。白天平当先而行，直入玄支下院。

但见数十个佩着长剑的玄支剑士，肃立迎宾。丐仙袁道，也带着天侯七英，及丐帮帮主申三峰、铁成刚、伍元超，迎于玄支下院大门以内。

白天平抢先一步，正要对袁道行跪拜大礼。袁道已伸手抓住了白天平的右臂，道：“孩子，你一身都是伤。”

白天平道：“多谢义父关注，平儿这点伤，还撑得住。”

只听一声：无量寿佛，接道：“贫道等拜谢白少侠救命之恩。”数十位玄支剑士，个个合掌躬身。

白天平道：“不敢当，在下只不过略效微劳，不敢当救命二字。”

数十位玄支剑士，只以合掌躬身代替回答。

袁道长长吁一口气，道：“孩子，听说你见到了天皇教主！”

白天平道：“是，他叫司马宽，武功高强，平儿、洪兄和江堂，都是伤在他的手中。”

袁道一皱眉头，道：“司马宽，五十年来，江湖上从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号人物。”

白天平道：“义父，平儿有一件紧要之事请命，还望义父裁决。”

袁道道：“什么事？”

白天平道：“江堂被司马宽逼得无路可走，已决心和咱们联手合作了。”

袁宣道：“我知道，江堂这个人，阴险毒辣，不可交往，这人的话，不能相信。”

白天平道：“孩儿不是信任他，而是觉着目前，他还有很大的实力，而且，愿为先锋，抗拒天皇教，咱们只要给他一个声援，在玄支下院前面，划出一块地方，由他们固守，这可使玄支剑士省去了不少气力。”

袁直道：“这件事，老叫化也不便做主，还得请玄支下院的院主决定了。”

玄支院主一欠身，道：“敝掌门现在此地，贫道怎能做主。”

袁直道：“闻钟道长伤势好了吗？”

只见玄支院主回首躬身，一个长髯飘飘的道人行了出来。正是闻钟道长。

白天平一抱拳，道：“掌门人……”

闻钟摇摇头，道：“几位之言，贫道都听到了，对江湖上事，贫道自知难和袁老相比，这件事，请袁老做主决定就是。”

袁直道：“好吧！你们都这么看重老叫化，老叫化倒也义不容辞了……”

目光一掠白天平，接道：“去告诉江堂，要他带着人手，布守在玄支下院的大门前面，不论天皇教主多么狡猾，这里的山川形势限制了他，非逼他在庙前面决战不可，除非，他放弃攻打玄支下院。”

白天平道：“义父，要不要告诉他，情况紧急时，咱们会给他支援？”

袁直道：“这句话自然要说，而且，还要说得夸张一些，告诉他，我带一批江湖高手到此，丐帮中也有很多长老精锐赶来，配合上天下无敌的玄支剑士，天皇教已没有了人数上的优势。”

白天平一躬身，道：“平儿记下了。”转身向外行去。

看他全身伤势处处，彭道很想叫他回来。但话到口边，却又忍了下去。

江堂似是正等得十分焦急，白天平行出庙门不远，江堂已匆匆迎了上来，道：“白少兄他们怎么说？”

白天平道：“很欢迎江副教主弃暗投明。”

江堂苦笑一下，道：“谈不上弃暗投明，在下是为形势所迫。”

白天平道：“这个么？在下倒未说的很清楚。”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他们要江副教主，率领人手，布守在玄支下院前面。”

江堂点点头，道：“那很好，在下愿率领手下，先挡锐锋。”

白天平道：“江老，袁老前辈说，他会及时遣派出人手，支援阁下！”

江堂道：“能这样对我，在下已经很满意了，请白少侠归报袁老前辈，就说我江堂会尽力而为。”

白天平心中忽然生出了一种怜悯之情，道：“江老，要不要我在这里陪你。”

江堂道：“不用，不用，白少侠已见识过司马宽了，他那一身武功，如论单打独斗，咱们都非他之敌，袁老前辈的武功虽然高强，但也未必能胜过司马宽。”

白天平道：“这个我知道。”

江堂点点头，道：“白少侠，司马宽随时可以发动攻势，在下也该布置一下了。”

白天平道：“晚辈告辞。”转身直回玄支下院。

江堂调动人手，片刻间，在玄支下院前面，布成了拒敌之阵。

这一片辽阔，没有一处隐蔽的地方，江堂带着人手，就布置在全无掩蔽的空地上。

但距离庙门十丈以内的树木，都已为武当门下伐去，那是说，天皇教中人如若想进攻玄支下院的大门，十丈以内也无掩蔽之物。这辽阔的地形，将形成一种硬碰硬的搏杀。

江堂布置了属下，再对玄支下院走来。

彭道当先迎了上去，道：“江堂，你想干什么？”

江堂道：“在下想请武当门下，答允在下两个请求。”

袁道道：“说给我听也是一样。”

江堂道：“在下请求他们给我们准备一些饮水、食物。”

袁道点点头，道：“可以。”

江堂道：“第二件事，在下希望属下伤势特别严重的，准予进入玄支下院疗治。”

袁道沉吟了一阵道：“你一向视人命有如草芥，此时怎的会忽然关心起你的属下来了？”

江堂道：“唉！其实，你们是否愿意为他疗伤，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他们避入此地之后，动手搏杀的人，已然见不到伤亡，听不到呻吟，那可以增强他们对敌的勇气。”

袁道道：“好！老叫化答应了。”

第三十一回 盲目杀手 往事成谜

江堂像是完全变一个人似的，一抱拳，道：“大恩不言谢，江堂如能生离此地，必将重重报答你老人家。”

袁道道：“那倒不用了，我老叫化也用不到你报答。”

江堂轻轻咳了一声，道：“这只是晚辈一番心意，我知道这心意实现的机会不多，晚辈告辞了。”一抱拳，转身而去。

袁道仔细想了一想，觉着江堂说的十分有理，回到玄支下院之后，立刻叫人备了一些食物、饮水送过去。这些人连番恶战之后，个个都有着饥渴交作之感。玄支下院的剑士们送上饮水、食物，使得全体饥渴交迫的人，都生出了十分感激之心。

江堂当先食用，然后，再分给各组壮士食用。出人意外的是，竟没有人向玄支下院攻击。

半日时光，匆匆而过，直到天将上灯时分，仍未见天皇教中有人攻来。江堂下令属下分批坐息，尽量保持体能精神。天色完全黑了下來，一钩弯月，冉冉由东方升起。

江堂刚刚坐息醒来，白天平和洪承志，双双赶到。

江堂淡淡一笑，道：“两位神情好多了。”

白天平和洪承志，经过了坐息，疗伤、更衣之后，已然容光焕发，精神大好。

洪承志轻轻咳了一声，道：“江前辈，你可要移驾玄支下院中休息一下？”

江堂：“不用了，我经过了一番生死恶战之后，已觉出生命的可贵，这些人，都是我的属下，我以前，不知爱护他们，现在，我要和他们生死与共，不再忽略他们了。”

白天平道：“闻钟道长要咱们送来一粒疗伤丹丸，请江前辈服用。”

江堂道：“惭愧，惭愧，但又却之不恭。”

白天平双手捧上一粒丹丸。

江堂一手接过，一口吞下，笑一笑，道：“请白少侠转告武当掌门，就说江某人无以为报，我会率领属下，和强敌决战于此，这地方，也就是我江某人的埋骨之地。”

白天平道：“江前辈，你真的变了！”

江堂道：“是非全存一念间，在下只不过是了解了是非。”

白天平道：“江前辈，武当掌门人，曾和在下义父相商，觉着你们日夜暴露烈日风露之下，太过辛苦，希望你们到玄支下院中休息一下。”

江堂摇摇头，道：“盛情心领了，我和我这些属下，都是两手沾满了血腥……”突然间口气一变，道：“来了，他们果然要用夜攻。”

白天平抬头看去，只见几道火光、疾快的向玄支下院行来。

洪承志道：“我知道他们会夜间来袭，想不到他们竟然来了，而且，明火执仗而来。”

江堂苦笑一下，道：“两位请回玄支下院去吧，要他们多准备些火把，一旦天皇教冲过我们这一道防守之线，立刻高举火把，然后拒敌。”

白天平道：“为什么，难道天皇教中，特擅夜战？”

江堂道：“司马宽训练了一批盲目杀手，专以夜间攻敌。”

白天平怔了一怔，道：“这个人，好像是什么事都想得很周到。”

江堂道：“司马宽本来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这人思虑周密，事事有备，请转告袁老前辈，千万不可轻视于他。”

几人谈这一阵话的工夫，来人已到了二十丈内。原来有两支火把带路，此刻，却突然停了下来。

同是出身天皇教，彼此之间，自然是了解很深。未待江堂下令，八位领队已然自行开始了布置，但见人影闪动，步履声响，霎时间，布成了一座拒敌阵势。

白天平运足目力望去，发觉江堂属下布成的阵势，是一座四方阵形，百名左右的属下，齐集于一处。原来是一道长方形的防敌阵势，此刻却收缩了很多。

白天平低声道：“江前辈，用这等方阵的形势拒敌，不会太过集中吧？”

江堂道：“这些盲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手法残酷至极，他们练了一种盘腰斩的手法，凌厉、恶毒，十分难于闪避。”

白天平道：“真有这样厉害的盲人？”

江堂苦笑一下，道：“两位很快就可以看到了，我们方阵布守，虽然勉可防守那盲人队的攻袭，但对阻拦他们渗入玄支下院的力量，却是很少，这一点，请两位奉告袁老前辈。”

白天平道：“江前辈放心，这句话咱们一定带到。”

江堂道：“盲人听觉敏锐，但它视觉最差，他已习惯了听风辨位，出刀奇快，常人在听觉上，绝对无法强过他们。”

白天平道：“江前辈的意思是……”

江堂道：“有所长，必有所短，听觉敏锐是他们的优点，但他们没有视觉是他们的缺点。”

白天平道：“江前辈的意思，可是要我们以己之长，对敌之短？”

江堂道：“不错，所以，你们要多准备火把，以加强视力。”

白天平点点头。

江堂接道：“和敌人动手时，弄出各种音响，以扰乱对方的听觉。”白天平点点头，道：“多谢指教。”江堂道：“两位去吧！要武当下院中多准备一下。”白天平道：“这些盲人，人数是否很多？”江堂道：“大概不少、但确实的数字，别人都不太知道……”语声一顿，接道：“这一战，事关天皇教的存亡，司马宽必将全力以赴。”

白天平道：“江前辈，除了这些盲人杀手之外，还有些什么人物？”江堂道：“飞龙八煞，也是他精锐之一，如若这些人，混入了盲人杀手之中，其发挥出的效用，又何至十倍力量。”

白天平道：“江前辈，司马宽似是早知道你可能带人背叛，但他竟然没出手拦阻的意思，所以，他似是早已不把天皇教中这股力量，放在心中了。”

江堂道：“这一点，我还未曾想到，听君一言，如梦初醒……”语声微微一顿，接道：“看来这一次围攻武当，在司马宽言来，是一石二鸟之计，希望把天皇教中的旧人，和武当门下，拼个同归于尽。”

白天平道：“看来，大致如此了。”

江堂沉吟了一阵，道：“听说，他还训练了一批女性杀手，不知道是真是假，这一批力量，从来没有在江湖上出现……”

突然间，一阵兵刃撞击的金铁交鸣之声，传入耳中，打断了江堂未完之言。

紧接着两声惨叫，传了过来。

江堂摇摇头，道：“看到了吗？这些盲人手段多么毒辣，你如若误认他们是残废人，那你就先吃大亏了。”

白天平凝目望去，只见江堂的属下，已被斩毙了两个，一个被拦腰斩断，一个被生生劈作两半。

洪承志道：“这些人似是一攻即止。”

江堂点点头，道：“他们是一种很奇怪的攻势，一攻即退，他们还有一套合作的截击办法，那是三个人配合的搏杀术，专以杀人为主。”

洪承志道：“原来如此，在下倒要试试。”

白天平低声道：“洪兄，不可造次，咱们先要看出他们出手的方法之后，想出了破解之法，然后再作主意。”

洪承志站立未动，双目却凝注在正南方位上。现场中整个的沉寂下来，静的听不到一点声息。

忽然间，寒光一闪，两把长刀像旋风一般，卷了进来。

布守方阵的人，也似乎是早有戒备，双刀双剑，一同举起，迎向两把单刀攻去。

一阵兵刃交击声过后，两把卷入的长刀，突然又退了回去。

这一次，白天平和洪承志都看的十分清楚了，两个人两把刀，在一次交接之后，突又向后面退去。

这时，江堂这方面防守的很好，虽被他们冲入五六尺远，但却没有伤人。

江堂据在方阵之间，八个领队各守一个方位，整座的正阵，布置的四面都可以拒敌。

原来，玄支下院，距离江堂据守之处，还有段很长的距离。白天平、洪承志，和江堂守在一起。

对这些盲人剑手的厉害，八领队都有着很深的了解，所以，他们都约束属下，不许讲话，也尽量避免发出声音。阵势还在不停的变动，只是彼此都用手势招呼。

白天平看完了四周形势之后，低声对洪承志道：“洪兄，请回玄支下院，告诉我义父一声，要他多准备一些火把，和铜锣应用，如铜锣不足，就以金属的用器代替，派出一些人手来，帮助江前辈，对付这些盲人剑手。”

洪承志道：“白兄请去，兄弟去斗斗他们，看看盲人剑手，究竟有什么厉害之处？”

白天平道：“很厉害，他们目不能视物，看不到搏杀和流血的惨状，也能够镇静下心神，全心运剑，攻出的剑势特别凌厉。”

洪承志道：“兄弟心中有些不服，明眼人，会不如瞎子。”

白天平道：“这不是服不服的事，有一弊必有一利，司马宽的聪明，就是用其所长，藏其所短……”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我已经瞧出一点门道，正在寻思对付他们的办法。”

洪承志道：“好！兄弟去一趟……”

话未说完，突闻金风破空，紧接着响起一阵金铁相触之声。

似是很多枚制钱，飞入了方阵，相互撞击。就在铜铁相击声中，十几道寒芒，闪电一般，卷入阵中。

紧接着响起了连声惨叫，和兵刃相击的声音。敢情，那飞入方阵互相撞击的铜钱，竟然是指引这些盲人剑手的信号。

兵刃相触声中，盲人剑手鱼贯攻了上来。八领队已亲自出手，阻挡盲人剑手的凌厉攻势。

江堂没有夸奖这些盲剑手，他们的攻击确实凌厉至极，出剑辛辣，招术诡异，不过片刻工夫，江掌的属下，已被放倒了廿几个，八领队也有一个被腰斩两截。

白天平暗中检点盲剑手只有三个死亡，有几个带伤苦撑，不肯退下。片刻之后，又发觉了他们一种可怕的力量，那就是悍不畏死的勇气。轻轻吁一口气，道：“江老，咱们也出手吧！不出手不行了”

江堂道：“是！死伤太大，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士气。”

白天平看他口中虽然连说出手，但却始终不动，心中大感奇怪，低声道：“江老，咱们要几时出手？”

江堂道：“再等片刻吧！”

这时，四个盲人剑手，已然深入方阵，将近中心，距离江堂白天平等停身之处，已不足一丈。

白天平心中一动，忖道：原来，他是等到这些人攻入中心之后，再行出手。

心念转动之间，但见寒芒闪动，一串银光，疾射而出。

这些银芒，发出在兵刃交击之中，影响了那些盲人的听觉。

只听几声闷哼，四个盲剑手，倒下了两对。白天平恍然大悟，暗暗忖道：原来，江堂早已成算在胸。

但闻江堂低声说道：“白少兄，这些盲剑手太勇猛，我们如是硬和他们拚，胜算太小。”

白天平道：“我明白，这等人命换人命的关头，是各凭本领、手段，算不得什么卑下的事。”

江堂道：“白少兄能够了解就好了。”

白天平未再多言，双目却凝注在场中的形势变化。

只见那四个身中暗器的盲剑手，身子一阵抽动，立刻气绝。

白天平轻轻吁一口气，道：“那暗器上淬有毒药？”

江堂道：“不错，而且是一种很厉害的毒药。”

白天平淡淡一笑，道：“看他们手法的残酷，实在也应该用狠毒的暗器对付他们。”

江堂低声说道：“白少兄，有一件事，是否有些奇怪？”

白天平道：“什么事？”

江堂道：“刚才那发动攻势的制钱交触之声。”

白天平道：“那是一种信号，在下倒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妥之处？”

江堂道：“什么人发出的信号？”

白天平怔了一怔，道：“指挥他们的人啊！”

江堂道：“什么人指挥他们？”

白天平道：“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江堂道：“我一直在推想那人在什么地方？终于被我想通了。”

白天平道：“那人在什么地方？”江堂道：“在盲人群中。”

白天平道：“你是说，这些盲人剑手中，有很多不是瞎子？”

江堂道：“司马宽果然是厉害的，咱们要把这些人，完全当成瞎子，那就吃大亏了。”

白天平抬头望了那些列队相峙的盲剑手一眼，低声道：“江老，可是说这些盲人中，有很多不是瞎子？”

江堂道：“白少兄，我只能说他们那些人中，有很多不是瞎子，但究竟有好多不是瞎子，在下也无法断言了。”口中和白天平说话，暗中已用手势，传下了令谕，整个的方阵又开始变动。

全阵虽然都在变动，但势道很缓，几乎是听不到一点声息。白天平突然发觉了这些人动作都很熟练，似乎是对这座方阵训练得十分熟悉。只见很多人缓缓把身子蹲了下去，然后，交错移动。

原来看上去，摆得很密的人，似乎是一下子减少了很多。

白天平忽然明白了这阵势变化的用心，使各人发挥所长，分攻人阵人的上中下三路。

这一座小小的方阵，竟也有这么多的变化。显然，江堂也早已有了准备。

白天平突然低声说道：“江老，兄弟请命，去试试看这些盲人剑手的威力如何。”

江堂点点头，道：“可以，白老弟有兴致，尽管出手，兄弟会下令，要他们尽量配合。”

白天平道：“江老这方阵，可以随时变化吗？”

江堂道：“不错，任何一座阵势，如若无法灵活的运用，那就不能算是一座好阵势。”

白天平一点头，缓缓向前行去。这座方阵，周围不过三四丈大小，布置了七八十个人之多，但白天平一路行去，却没有拥挤的感觉。白天平移动方阵前端，尽量接近那些盲剑手。

凝目望去，只见那些盲剑手，并不是静止状态，也缓缓在移动身躯。只见他们布成了三路纵队。

双方，似都在调整攻守的阵势。

白天平运足目力，希望能看出对方的人手多少，但却一直无法数得清楚。约略的估算，那些盲人剑手，总在五六十人之上。人数上，纵然未多过江堂的属下，但也相差不远。

忽然见盲人群中，有几个举手一挥。金风破空，几点寒芒，直向方阵中飞了过来。

射入方阵之后，突然自然撞击。六点寒光，发出了三声脆鸣。

那不像金铁，撞击之后，碎裂成一片片粉末碎屑落下。敢情，那竟是翠玉做成。

余音袅袅中，三路纵队的盲剑士，已然发动了攻袭。三行人手，直向前面冲来。

白天平身躯横移，迎向了一队盲剑手。另外两队，各保持七尺的距离，快速的向前冲去。

但见寒芒闪动，一圈剑影，卷袭过来。白天平长剑疾出，当当当，一连接下了对方三剑。

那当先而攻的盲剑士，攻出三剑被人封闭之后，已知遇上了强敌，身子一滚，突然侧翻过去，剑光护身，冲入左面人群。白天平长剑变招，想先拦住对方，一道寒光，已然疾如冷电一般，急射而至。

这一剑来势凶恶，认位奇准，剑势直刺白天平的前胸。白天平感觉到身后，两侧，都是江堂的属下，无法闪避，只好挥剑硬接下一剑。这一剑，用

足了八成功力。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双剑触接在一起。白天平微感右臂一震。显然，那盲剑手的功力不弱。

一剑硬拚，盲剑手却借白天平剑势震动之力，忽然间飞腾而起，升高了一丈七八，直向方阵中翻去。未容白天平多想，第三个盲剑手，又疾攻而至。

这人还未近身前，就给人一种心理上的威胁。他很高大，手中的长剑，似乎也比一般的长剑宽大一些。出手的招法，也大出了用剑常规，呼的一剑，横里挥来，竟然是横扫千军的式子，把长剑当作了铁棍、大刀使用。

白天平和两个盲剑手过招之后，已知道这些人非同小可，不是容易对付的人，当下一咬牙，长剑竖立，护住身子，直欺而入。

这人力大剑重，但白天平动作灵巧快速，两剑相触时，白天平已欺近他前胸半尺，剑势上威力大减。被白天平一剑封闭。左手如闪电一般，推了出去，击中那大汉的前胸。

那大汉身子摇动了一下，竟然停下来，未倒下去。

白天平微微一怔后，突然又劈出一拳。这一拳，又击中那大汉前胸。

白天平用了更大的气力，拳势比第一招更加威猛。那大汉连中两拳之后，身子突然倒了下去。

虽然击倒了敌人，白天平仍是暗暗震惊不已，第一拳，他用出了七成以上的功力，那大汉竟然能挺住不倒下去。强大的反震之力，使得白天平感觉到这大汉有着一身横练工夫。第二拳，白天平用足了十成功力。

忽然间寒芒闪动，一个枯瘦矮小的汉子，突然一剑刺来。

那汉子矮得出奇，似乎只有前面那大汉一半高矮，一剑平刺，只及白天平的小腹。

白天平挥剑拨开，心中忽生警觉，暗道：看他们这些人员编组，显然都是费过了一番心血调配，一个特别高大的汉子之后，忽然间配了这么一个矮小的人。那矮小人剑势快速，一上手连攻七剑。他剑势都攻在中下盘，封避都不容易，白天平虽然没有被闹得手忙脚乱，但这矮子连攻了七剑，竟使白天平没有还手的机会。

忽然间，两侧寒芒闪动，两把长剑，分由左右攻了过来。大约这些盲人剑手，也知道遇上了劲敌，已开始群殴。这三人的个子，也配得很好，一个矮，一个适中，一个特别高。三个人，三把剑，分攻向三个方位。

一个剑招盘旋，攻上白天平的头顶，一个个子适中，专攻白天平的中盘。那矮子专攻下盘。剑剑都在白天平的小腹、双腿之上。白天平立刻被闹得手忙脚乱，长剑挥转如轮，封挡三人的剑势。

后面的盲人剑手，绕过三人，直向方阵之中冲去。

白天平心神微分，左腿中了一剑，衣裤裂开，鲜血涌出。

那特高大汉，剑势一紧，刷的一剑，泰山压顶般，直劈下来。

白天平默运真力，左手一抬，刷的一声，封开了那大汉的长剑。右手长剑疾如闪电，穿胸刺出。

这一剑快如闪电，那大汉想闪避，已自不及，长剑一闪，穿胸而过。一股鲜血，喷了出来，那高大的身躯，砰然倒摔于地。

白天平一击得手，人却突然向后退了五步，避开了那矮子的下盘攻势。

这等高手过招，生死都系于一发之间，任何一方稍有疏忽，都可能丢了性命。

白天平腕上的龙凤金镯，帮了白天平的大忙，任何人都想不到，白天平左腕竟能封挡剑势，只要那些微之差，就给了白天平可乘之机。这些盲人剑手耳目灵敏，但眼睛都无法看到，不知白天平左手上戴有金镯。

但白天进退之间带起的风声，却指示了他的位置。

那矮小个子身子灵活无比，一长身，直对白天平冲了运去。

白天平左手一挥，挡开了那矮小个子的剑势，长剑斜里划出，一剑把那矮小个子，斩作两段。

但这一刻工夫，整个的战场，已然起了很大的变化，那些盲目剑手，已然分头冲进了方阵之中，展开了一场惨烈绝伦的搏杀。

白天平目光转动，发觉那些盲剑手，攻势锐利无比，布守在方阵中的江堂属下，初时尚可以苦撑，默不出声。但搏杀了一阵之后，形势大变，惨叫呼号之声，继之而起。

这些盲人不但剑法凌厉，而且，十分剽悍，勇往直前，剑剑落实。

虽然是夜色幽暗，无法看清楚场中的详细情形，但约略的计算，江堂的属下，已伤亡过半。

这些盲人剑手如此的厉害，倒是大出白天平的意料。

但闻江堂大声喝道：“瞎眼鹰犬，盲目爪牙，好恶毒的剑势。”

喝声未落，人如大鹏展翅，疾飞而下，双袖挥展，两道寒芒激射而出，两个盲剑手，应声倒了下去。

白天平大喝一声，剑如长虹，疾射而出。目睹江堂属下的惨重伤亡，不自觉的引起了怒火杀机，大喝一声，施出了“乾坤一绝剑”。这一剑威势绝伦，剑光过处，立时有两个盲目剑手，倒摔了下去。

尽管江堂和白天平威风八面，但两个人实在太少，无法阻挡住那些盲剑手的疯狂攻势。江堂的属下，纷纷倒下。激烈的搏杀中，使得白天平和江堂都体会到这群盲剑手中，确有着不少眼睛未瞎的人。因为，他们受到了暗器的攻袭。

一个盲者，可以练成第一等剑手，但决无法练成暗器的手法。

因暗器一道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目力过人。

但奇怪的是，两人都无法从那群搏杀的盲剑手中，分辨出哪一个是假装瞎子。

显然，这些人，都是久经训练，他们虽非盲者，但是已习练了盲者的举止形态。在动手搏杀中，很难看出他们的真假。

江堂全力施为，一口气搏杀了三个盲剑手，已然累的头上见了汗水。但自己的属下，却已有一半倒摔在地上。余下的，虽还在奋力苦战，但显然已无法阻止那四面扑攻而上的盲剑手。纵是江堂生性冷酷，但目睹属下的惨重伤亡，也不禁黯然神伤。

白天平忍不住了，高声说道：“江副教主，这不是要他们迎敌搏战，而是要他们在接受屠杀，为什么不下令，要他们撤离此地。”

江堂道：“撤往何处，这就是我们最后的立足之地，站不稳，只有倒下去了。”

白天平叹息一声，手中剑势加紧，劈倒了一个盲剑手。

但闻江堂冷哼一声，双手疾挥，袖中弯刀交错而出，腰斩了一个盲剑手。但江堂左胯被刺了一剑。

手中弯刀飞旋如轮，拦住了四个盲剑手的攻势，江堂缓缓说道：“白老

弟，我受伤不轻，但我没有时间疗治，也不忍再目睹追随我多年的旧属，受此屠杀，我要尽最后一点力量，替他们报仇。”

白天平道：“江老，再支撑片刻，我想法子去请援手。”

江堂苦笑一下，道：“等不及了，我的人已死去十之七八，我无颜再活下去，也不忍再活下去。”

白天平道：“想不到啊！这些盲剑手，竟然如此厉害。”

江堂道：“老弟，我忽然觉着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可惜，没有机会了。”

白天平道：“江老，再多忍耐片刻，玄支下院中人，一定会接应咱们。”

江堂道：“白少兄，你退回去吧！玄支下院中人来的机会不大……”语还未完，突然亮起了一片火光，五支火把，照亮了搏杀现场。

二十四名玄支剑士，各举着寒光闪闪的宝剑。火光一亮，立时，挥剑攻上，和那些盲剑手展开搏杀。二十四名玄支剑士，加上五个手举火把的剑士，左手高举火把，右手执着长剑自保。

比起那些盲剑手的人数，诚然少了很多，但这二十四名天下第一流的剑手，却有着无比的威力，他们两人一组，合成了十二小组，分头截杀。

凌厉的剑招，佳妙的配合，再加上一股豪壮的气势，受伤不退，不畏死亡，立刻把流动屠杀的盲剑手的攻势拦住。

这真是天下第一等的剑手，除非是他们支撑不住倒下去，除此之外，不论受了多重的伤，都不会停手休息，也听不到一声呻吟。

白天平和江堂，都是身履凶险，见过大阵仗的人，但却从未见过，这么坚强的剑士。

如是一组中有一人倒下，另一个人立刻会找另一组中落单的剑士配合。

他们尽量的保持两人一组的合击，使凌厉的剑法，因佳妙的配合，而发挥到极致。大概这是江湖上极为罕见的激烈战斗，连江堂也看得呆在了当场，忘记出手。不过一顿饭的工夫玄支剑士已完全控制了大局，将那些盲剑士逼出了方阵。但闻剑风丝丝，骨断、肉裂的声音，传入耳际，听不到一声呻吟，听不到一声呼喝。

江堂的属下，有了很大的伤亡，百多个人，只余了三十多个活的，八领队死了六个，余下的两个，也都受了伤，三十多个活

人，能够皮肉无损的，机乎找不出一个。

最好的也被划一剑，能够轻伤再战的人，也就不过十几人了。

冲入方阵，大肆屠杀的盲剑手，也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在玄支剑士的全力合击之下，也已经伤亡殆尽，近百名的盲剑手，倒下八十几个，十之八九是死伤在玄支剑士的手中。

只余下十六个盲剑手，结合成一个剑阵，负隅顽抗，抵拒十八名玄支剑士的猛攻。

六个倒下的玄支剑士不算，十八个活着的，每人也都有两四处剑伤。

这真是一场近乎残酷的恶战，双方两百余人，参与了这场恶斗，一场恶战下来，竟然十死八九。余下的，也机乎是全都受了伤。放眼搏杀现场，很难见一个完好无伤的人。

忽然间，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金铁交鸣之声，两名玄支剑士。以凌厉无匹的剑势，直冲入十六个盲剑手结成的剑阵之中。鲜血飞洒中，一组冲入剑阵的玄支剑士各中了数剑。

但这一阵所留下的空隙，却给其他玄支剑士的机会，十几支长剑，有如

激射的怒瀑一般，直冲而入。

一连串闷哼、惨叫，剑光下，仅余的十六个盲剑士，全都倒了下去。

身历数百战，杀人无数的江堂，眼看到玄支剑士的豪勇，也不禁为之一呆。

直待十六个盲剑手，全倒了下去，两个首先冲入阵中，身中数剑的剑士，才一声未发的倒了下去。紧接又有两名玄支剑士，还剑入鞘，手捧长剑而坐，闭上双目，气绝而死。

十六个顽强盲目剑手，倒下去的代价，是四个玄支剑士的死亡，尚余下十几名玄支剑士，也都是满身伤痕。他们没说一句话，也没有对死去的同伴，表现出悲伤的样子，只是流现出无比的崇敬之色。

二十四名剑手，投入了这场搏杀之中死去了十个。

活的人，伸手抱起了十具尸体，直对玄支下院中行去。

江堂很想说几句感谢的话，但他说不出日。

只觉在这些剑士的大勇之前，说什么千恩万谢之言，都是多余的赞美。

他们无悲伤，无忧苦，完完全全是一个剑士的本色。

轻轻吁一口气，江堂缓缓说道：“白少侠，你看他们如何？”

白天平道：“什么事？”

江堂道：“这些剑士们，似乎是把他们的生命，都已溶化在整个剑道中了。”

白天平道：“是！他们的灵魂，已与剑术合而为一了。”

江堂道：“唉！他们是天下最好的剑士，他们心中没有自己，没有痛苦，甚至也没有死亡的威胁，有的就是他们的理想，心存正义，舍身为人，唉！见到了这些剑士，使在下惭愧得很。”

白天平道：“江前辈心存此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江前辈已付出了够大的代价，整个武林同道，不但会忘去你过去的错失，而且，都会很感激你的为人。”

江堂淡淡一笑，道：“白少侠，谢谢你的鼓励，想不到。我做了大半辈子的坏事之后，能在将近暮年时，突然觉醒过来，看到了这些玄支剑士的为人，使我痛悟前非，也使我知道了是非二字的定义。”

白天平道：“江前辈，你付的代价够大了，你为武林正义贡献出来的力量，已经足可抵偿你因错误造成的损害。”

江堂道：“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了，那就是在这场搏杀中保全性命。”

白天平道：“江前辈也该休息一下，请和晚辈暂入玄支下院，以避敌锋。”

江堂苦笑一下，道：“白少兄不要误会，在下并非怕死。”

白天平真的茫然了，轻轻哦了一声。

江堂道：“我要留下有用的性命，补偿何姑娘的损失，让他手刃杀父的仇人。”

白天平道：“江老、对何姑娘父母之死，在下心中一直有很多的怀疑，不知江老可否见告？”

江堂沉吟了一阵，道：“论一个死去之人的是非，在下本是不便妄说，但目下的情势，似乎也不便隐瞒了。”

白天平道：“江老，我希望听到真实的内情，隐恶扬善，固然是人的美德，但是非必得划分清楚，是吗？”

江堂点点头，道：“如论何姑娘先人的功过，确叫人有着是非难辨之感，

他一生别无恶性遗迹，心地仁慈，从不轻易杀人，但他犯了江湖上最大的淫戒……”

白天平道：“那……”

江堂道：“他犯的淫戒，和别人有些不同，别人是持刀逼迫，但他却是女孩子自动的投怀送抱，甘愿献身……”

目光盯注在白天的脸上，瞧了一阵，才缓缓接道：“他和白少侠一样的英俊，但他却有一股很特别的气质，那是任何女人见了都会动心的气质。”

白天平道：“那是为什么呢？”

江堂道：“为什么？我也不清楚了，不过，事实确是如此。”

白天平道：“为什么会如此呢？”

江堂道：“不知道为什么，但他确实很可爱。”

白天平道：“可爱到什么程度？”

江堂道：“死了，我亲眼目睹那些女孩慷慨死亡的勇气，那真像一个剑士赴死一样。”

白天平道：“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江堂道：“更奇怪的是何姑娘的母亲，她姿容绝世，美绝无匹，但他竟然甘愿忍受那些女孩子对丈夫的纠缠。”

白天平啊了一声。

江堂道：“何夫人有着过人的气度，但他们夫妇最后落得那样的下场，何夫人也该负一些责任。”

白天平道：“此话怎么说？”

江堂道：“如是何夫人管理得严格一些，也许可以避免这次悲剧。”

白天平道：“这些事，和天皇教主，又有什么关系呢？”

江堂道：“司马宽爱上了一个女人，那女人再见到了……”突然住口不言。

白天平回头望去，只见何玉霜轻装佩剑，缓步行了过来。

江堂轻轻咳了一声，道：“何姑娘。”

何玉霜道：“江老，我想请教一件事。”

江堂道：“什么事？”

何玉霜道：“关于我爹的事。”

江堂道：“令尊的事？”

何玉霜道：“是！有一点，我一直想不明白，所以请教江老。”

江堂道：“在下知无不言。”

何玉霜道：“我爹娘是怎么死的？”

江堂道：“我们杀的，我也是凶手之一。”

何玉霜道：“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不会无缘无故的杀了我的父母吧？”

江堂道：“为女人。”

何玉霜眨动了一下双目，突然滚下来两行泪水，道：“什么样的女人，可是和我的母亲有关吗？”

江堂道：“这个怎么说呢？”

何玉霜道：“不要紧，你清清楚楚的告诉我，我要明白，我是否应该为他们报仇……”

江堂沉吟了一阵，道：“姑娘一定要问吗？”

何玉霜道：“不错，我不但一定要问，而且，我希望知晓真实的内情。”

江堂道：“那就恕老朽直言了。”

何玉霜道：“晚辈洗耳恭听。”

江堂道：“令堂是一位好人，她不但具有了女性温柔的美德，也有着过人的忍耐。对令尊的风流韵事，一向是不闻不问。”

何玉霜道：“我爹呢？”

江堂道：“令尊的为人，功过就很难评论了。”

何玉霜道：“我要知道的是真实内情，其他的，老前辈不用顾虑。”

江堂道：“就为人处事而言，令尊并无缺点，但他太风流了一些……”

何玉霜接道：“只此一样，那已经很够招过伤身了。”

江堂道：“有一点，老朽必先说明，那就是令尊并没有强迫过什么人，至於一般女孩子，自甘献身，但求春风一度，也不能怪到令尊的头上。”

何玉霜黯然一叹道：“子不论父过，我爹的事，我已经知晓了十之七八，我想，对娘的事，再多知道一些。”

江堂道：“令堂是一位很好的人，不但是他的朋友爱戴她，就是他的仇人、也不会太恨她。”

何玉霜道：“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杀害她呢？”

江堂道：“为了令尊，她全力维护令尊的安全，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何玉霜道：“唉！我父母之间，竟然有如此大的距离。”

江堂叹口气，道：“姑娘，从宽些说，令尊也不算太坏的人，在下觉着，只是对女色，他无法控制自己。”

何玉霜叹口气，道：“如是我娘厉害一点，对我爹多加管束，也许会好一些。”

江堂道：“管不住的，姑娘，你爹一生中，不知道带走了多少颗少女的心，有一件事，老朽告诉姑娘后，你就可以明白你爹的为人了。”

何玉霜道：“晚辈洗耳恭听。”

江堂道：“你爹死去之后，咱们把他的尸体收起来，葬於一处浅山之旁，但一夜之间，竟然有七个少女，在他坟前自绝而死。”

何玉霜呆了一呆，道：“这话当真吗？”

江堂道：“千真万确。”

何玉霜道：“世上竟有此等事，难道她们都疯了吗？”

江堂道：“她们没有疯，但她们已和令尊有过肌肤之亲，令尊之死，使她们觉着一切都成了泡影，只有以死相殉。”

何玉霜道：“唉！就算我爹还活着，她们又能如何呢？难道还能甘为侍妾？”

江堂道：“令堂的性格，温柔、纯厚，令尊如若真要娶个侍妾，令堂就算心中不愿，但表面上，决然不会反对。”

何玉霜道：“我不信，我娘就那样令人欺侮，忍气吞声！”

江堂道：“令堂的一身武功，决不在令尊之下，她所以忍气吞声，并非怕令尊而是她太过喜爱令尊。”

何玉霜叹息一声，道：“可惜，这件事，我竟然没有一点记忆。”

江堂轻轻咳了一声，道：“姑娘，令尊、令堂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多了，详细的内情，似乎也不用说下去了。”

何玉霜道：“爹爹罪有应得，但却连累了母亲受苦，但他们总是我的父母，我爹娘的坟墓现在何处？”

江堂道：“不敢欺瞒姑娘，本来是葬在一处浅山之下，但因一夜间，有七个少女吊死在他的坟前，又激怒了司马宽，下令把那坟墓毁去。”

何玉霜道：“我爹娘的尸体呢？”

江堂道：“这个，在下就不太清楚了。”

何玉霜道：“你可是不愿说？”

江堂道：“听说是被弃尸荒野，毁去坟墓，详细的内情，在下确然不知，所以不敢妄言。”

何玉霜道：“司马宽，似乎是很痛恨我的父母？”

江堂道：“司马宽不会痛恨你的母亲，他痛恨的是令尊。”

何玉霜道：“江前辈，他为什么这样痛恨我的父亲？”

江堂道：“这个，大概和令堂有关吧？”

何玉霜道：“江前辈，你好像有什么顾忌，不愿畅所欲言。”

江堂道：“唉！姑娘，在下觉着，有很多事，似乎是不用再追究了。”

何玉霜道：“别人可以不问，我是他们的女儿，一定要问个清楚。”

江堂道：“天皇教主司马宽，对令堂原有一段密切的交往，但他未料到今堂会对令尊那样情深如海，甘愿生死与共。”

何玉霜道：“这就可以构成我报仇的原因了。”

江堂点点头，道：“不错，以今日情势而言，不论姑娘是否要报仇，天皇教和武当派玄支下院，已构成了势不两立的局面。”

白天平道：“八龙加上这些盲剑手，天皇教中还有些什么凶神恶煞？”

江堂道：“应该还有，司马宽低估了玄支剑士的力量，本来准备一举灭了武当本观中主力，或为已用，或予搏杀，然后，再扩大进行统治江湖的阴谋，但他算计错误，只注意到三元观的本院，忽略了玄支下院中人，虽然阴谋得逞，制服了本院中人，但却未料到真正的精锐剑士，居放玄支下院。”

白天平道：“江老，晚辈的意思是，天皇教是否会再打下去？”

江堂道：“会，这一战，是他数十年准备的结果，就算明知得胜不易，但只要他还有一分机会，他就会赌下去。”

白天平道：“难道他还有训练更厉害的人物吗？”

江堂道：“这个难说，我不知道他还有些什么人，目睹了情势变化之后，我才发觉我们一直在他的蒙骗之下。”

白天平道：“那是说，你愈来愈感到司马宽难以了解了。”

江堂道：“我是这么想法，现在想来整个天皇教，都是一个掩人耳目的组合，所以，他明明知道我在教中发展势力，却装作不问，因为，他把真正的实力隐藏了起来。”

白天平道：“现在，咱们应该如何？”

江堂道：“最重要的一件事，请白少侠先通知玄支下院中人，司马宽一露面，就把他围起来，无论如何，不能再让他逃走，擒贼先擒王，树倒猢猻散，杀了司马宽，天皇教就会瓦解。”

白天平道：“我听义父说，江湖上，没有司马宽这个人物，他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假冒司马宽的名子。”

江堂道：“这个……在下也无法说出个所以然来，不过，当年我们一同在江湖上闯荡时，他自号老大，我们也就这样叫他，很久之后，他才告诉我们的姓名。”

白天平道：“这么说来，他可能不是真叫司马宽了。”

江堂道：“这个，在下也无法……”突然疑目沉思了良久，道：“袁前辈说的可能不错，司马宽身份可疑。”

白天平道：“江老想起了什么？”

江堂道：“当年他和咱们在一起时，日夜都戴着一顶帽子。”

白天平道：“戴一顶帽子？”

江堂道：“在江湖上走动的人，很多人会戴一顶帽子。”

白天平道：“戴一顶帽子的用心，是不是在掩饰什么？”

江堂道：“脑袋。”

白天平道：“对！只能够掩遮住头上的事物，江老可曾发觉过他头上有什么隐秘？”

江堂道：“没有注意，当真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白天平道：“有这样一件线索，那就行了，不难找出一点蛛丝马迹……”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江老，请把你的人手，撤回玄支下院去吧！他们已无法和人对阵搏杀，一旦再有强敌攻来，他们只有接受宰割的份了。”

江堂苦笑一下，道：“白少侠，好意心领了，我的人手，已然十去七八，还余些人，大家都觉着活的无味得很，所以，他们都已准备战死。”

白天平道：“江老，这份生死与共的义气，实叫人感动，不过，你应该瞧瞧，他们是否还有再战之能。”

江堂叹息一声，默然不语。

白天平接道：“江老，我们之间，如若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面对死亡之时，天皇教主对失去价值的人，弃之不顾，咱们却会全心全意的照顾受伤的人。”

江堂道：“他们撤回玄支下院，武当剑士们能容纳吗？”

白天平道：“他们会欢迎你们的。”

白天平道：“白少侠，要不要再去和玄支下院中的人商量一下？”

白天平道：“不要商量了，在下就可以做主，江老请带他们进入玄支下院去。”

江堂黯然一叹，带着伤痕累累的属下，直奔玄支下院。

白天平望望满地横陈的尸体，轻轻叹息一声，道：“玉霜，司马宽奴役了这许多身具缺陷的人，为他卖命，造成如此浩劫，这人的罪恶，真是如山如海，罄竹难书了，单是这一桩罪恶性，就死有除辜了。”

何玉霜道：“这人很恶毒，但也很可怕，山藏海纳，不知他有多少招，多少实力？”

白天平望着夜空，低声说道：“玉霜，这是一个机会，咱们如若无法在这一场机会中，杀了司马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何玉霜道：“白兄的意思是……”

白天平接道：“玉霜，我想晚一辈的应该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

何玉霜道：“怎么一个承担法？”

白天平道：“我想，咱们尽量保持体能，联合洪兄，合咱们三人，全力搏杀司马宽。”

何玉霜道：“可以。”

只听一声轻笑，道：“两位，别忘了还有在下。”

白天平回头看去，说话的竟是江堂。怔了一怔，道：“江老，你……”

江堂道：“武当派究竟是正大的门派，玄支剑士，也是最好的剑士，所

以他们很善待我的属下，我目睹他们受到了很好的照顾。”

白天平道：“江老，你自己不要休息一下吗？”

江堂道：“不要紧，我这点皮肉之伤，还忍受得住……”轻轻吁一口气，
接着道：“白少兄，你说的不错，如若这一次，我们不能除掉司马宽，以后，
只怕很少有机会杀死他了，那将替武林留下很大祸患。”

白天平道：“以江老之见，咱们应该如何？”

江堂道：“咱们应该想法子找到司马宽，过去，我一直担心一件事……”

白天平道：“什么事？”

江堂道：“我担心没有一股力量能够阻止司马宽训练的属下，但我见到了
了玄支剑士之后，心情有了很大的转变，这批玄支剑士，足可阻止司马宽的
属下，咱们可以放手对付他了。”

白天平道：“司马宽会再出现吗？”

江堂道：“司马宽太狡猾，咱们要他出现，只怕得用上一番心机才行。”

白天平道：“江老是否早已经胸有成竹了？”

江堂道：“成竹倒是没有，不过，在下对他了解很深，咱们得有过一番
计划才成。”

白天平道：“这要请江老多多费心了。”

江堂道：“不杀了他，我不但食不知味，席难安枕，也无法消去心中这
一股怨愤之气。”

突闻一声厉啸，几条人影，疾飞而来。

江堂的属下撤入了玄支下院之后，这条路上，已然再无防守之人。来人
一路无阻的到了身前。

白天平斜退了两步，凝目望去，只见来人一排并立站着三个。

中间一人，身着黄袍，年约五旬，背上斜插着一柄长剑，左右两侧，却
是两个年约廿六七的少妇。

这三人不伦不类，一眼间，无法看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身份。

白天平暗暗一皱眉头，正想喝问，江堂已冷冷说道：“你还没有死？”

黄袍人道：“你江兄不死，兄弟怎敢死在你的前面。”

江堂冷哼一声，道：“你能忍了四五年，不露面一次，当真叫人有意外
之感。”

黄袍人道：“我只是被派往别处罢了。”

江堂道：“怎么样？你准备和我谈谈呢？还是准备动手一战？”

黄袍人道：“在下听凭江兄吩咐，江兄想谈谈，兄弟奉陪，想动手，兄
弟也自当遵命。”

江堂轻轻吁一口气，道：“老兄，当年咱们相处得还不错吧！”

黄袍人道：“不算太坏，但也不算很好，听说，把兄弟逼走的事，是你
江兄的主意。”

江堂道：“司马宽告诉你的？”

黄袍人道：“不错，教主把我遣往别处，据说也是你江兄的意思。”

江堂道：“司马宽的为人，你应该是很清楚了，只是咱们各存猜忌，他
才会居中统驭。”

黄袍人淡淡一笑道：“过去的事，不谈也罢，兄弟此番前来，是和你江
兄谈一件事。”

江堂道：“请说吧，在下洗耳恭听。”

黄袍人道：“教主要你立刻和兄弟回去。”

江堂哈哈一笑，道：“你放眼瞧瞧，这地上的尸体。”

黄袍人道：“我早瞧到了。”

江堂道：“这些人，都是追随我多年的属下，也是帮他司马宽打江山的人，现在，却大部份死於他的盲剑手剑下。”

黄袍人道：“这些盲剑手，死亡也非少数。”

江堂道：“他们没有沾到便宜，机乎是全军覆没……”

黄袍人接道：“可是你江兄的力量。”

第三十二回 僵尸毒功 大举反击

江堂淡淡道：“不是，是这位白少侠，何姑娘和玄支剑士的力量……”

黄袍人脸色一变，接道：“教主说的不错，你果已背叛了天皇教。”

江堂冷冷说道：“齐坤，司马宽的为人如何？你应该很明白了，眼下是你摆脱天皇教的机会，兄弟和我一些属下，都已由恶梦中醒来，我们已得到了武当掌门人，和袁老前辈的佑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错过今宵，你就很难再遇上这样好的机会。”

齐坤笑一笑，道：“江堂，看来，你是很难悔悟了。”

白天平突然接上说道：“江老，这姓齐的是干什么的？”

江堂道：“天皇教中的护法之一……”

齐坤笑一笑，接道：“江兄，看来，你的消息真是不太灵通，两年之前，兄弟已受了副教主的封赠。”

江堂道：“副教主，江某人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齐坤道：“用不着要你知道，教主早已料定你有这一天。”

江堂冷哼一声，道：“姓齐的，如论对天皇教的汗马功劳，我姓江的比你强过百倍，但我也难免为鸟尽弓藏的下场，你姓齐的也不会有好的结果。”

齐坤哈哈一笑，道：“江堂，你虽然一开始就是天皇教中人，追随教主，同打天下，但你对天皇教知道的太少，念在咱们昔年相处的情份之上，我对你再进一次忠言，现在，你如肯改变主意，齐某保你一身无事，如不肯听我良言相劝，立刻就叫你尝试背叛的滋味。”

江堂突然间转变的十分平静，笑一笑，道：“我们见识过盲剑手，也见识过八龙，和那些司马宽训练出来的年轻刀客、剑手，那也不见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齐坤冷冷接道：“但你没有见识过兄弟带的人手。”

江堂道：“这几年，你突然失踪不见，原来是帮司马宽训练杀手去了。”

齐坤道：“江堂，你总算明白了。”

江堂冷喝了一声，道：“你替他训练出的什么杀手？”

齐坤道：“毒人，听说过没有？”

白天平听得一呆，道：“什么叫毒人？”

齐坤道：“后生晚辈，不配和老夫说话。”

何玉霜怒道：“齐坤，你好狂的口气。”

齐坤笑一笑，道：“何姑娘，你具有令堂的血统，娇艳秀丽，无美不具，此番，本座奉命来此，教主有一赏赐。”

何玉霜道：“什么赏赐？”

齐坤道：“你！教主已答允在下，只要能把你生擒回去，就把你赐给了在下。”

何玉霜道：“呸！你在做梦。”

齐坤肃然说道：“我说的很真实，很快，就可以让你明白了。”

江堂道：“姓齐的，你真的相信吗？”

齐坤笑一笑，道：“很多人听到了教主的话，在下无法不相信了。”

江堂道：“姓齐的！看来，咱们是无法两立了。”

齐坤道：“你只有一条路，重归天皇教，否则只有死！”

江堂仰天大笑三声，道：“齐坤，你出来，在下倒要见识一下，你这几

年有些什么特殊的成就。”

齐坤道：“你还不配和我动手……”

江堂怒道：“好狂的口气！你有多少斤两，别人不知道，我姓江的清楚的很。”

齐坤笑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江兄不信，何防试过。”

右手一挥，身侧一个少妇，举步向前行来。

夜色迷蒙，远远看上去，那少妇生的甚是标致，直到缓步出阵，距离较近时，才看到她的恐怖。

一身白衣，长着一张雪一般的白脸。其实，也无法说出这妇人装束的女子那里难看，只是太白了，白的像冰，白的不像人样，全身似是散发一重森森的冷气。

她走得很慢，行近江堂三尺处，停了下来，缓缓举起了双手。

那是一双细白、灵巧的双手，只是手上留了四五寸的指甲。江堂猛然间感到一股寒意升上心头。

原来，那白衣妇人举起双手之后，给人一重诡异莫测的恐怖。

齐坤哈哈一笑：“江堂，你认出来没有？”

江堂确实认不出来，但也感觉这妇人和平常的人，有些不同。

只听一声冷笑，一个宏亮的声音，传了过来，道：“绝迹江湖百余年的僵尸毒功，想不到，今夜中又在江湖上出现。”随着那喝叫之声，蓬发褙衣的袁道，突然缓步行来。

齐坤双目转动，望了袁道一眼，脸色忽然一变，颤声道：“丐仙……”

袁道道：“不错，正是老夫。”

齐坤镇静一下心神，道：“老前辈既然能叫出僵尸毒功的名字，想必对这些武功了解的很清楚了。”

袁道道：“听说这僵尸毒功，来自苗疆和湘西僵尸门合集而成……”

齐坤已完全镇静下来，哈哈大笑，接道：“不错，这是苗疆用毒高手，入赘於僵尸门后，二毒合一，创出了僵尸毒功，只是，你还不知道目下这些人的成就，和昔年的又有不同了……”

袁道冷冷接道：“不论什么武功，都有一个先决的条件，那就是讲究功力的深浅，就算是僵尸毒功，也有功力深浅之别。”

齐坤道：“僵尸毒功有些不同。”

袁道道：“老夫倒想听听，有什么不同之处。”

齐坤道：“僵尸毒功本身中蕴有奇毒，只要击中敌人，那人就必死无异。”

袁道道：“问题是你们是否能够击中人。”

齐坤道：“这么说来，阁下对僵尸毒功知晓的并不太多。”

袁道道：“好！你要他们对老夫出手试试看。”

齐坤道：“好！阁下如此吩咐，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袁道淡淡一笑，道：“好！要他们出手吧！”

白天平低声道：“义父，还是由平儿先试试敌势，义父再和他们动手不迟。”

袁道冷冷说道：“你走开，不解僵尸毒功的毒性，难免为毒性所伤了。”

白天平不敢再言，缓缓向后退开五步。

这时，那白衣妇人举起的双手，已然对准了袁道。袁道神情肃然，暗中提了真气，全神戒备。

白天平、江堂、何玉霜，对这僵尸毒功，都不甚了解，几人都睁大眼睛，看双方动手的情形。

但见那白衣女突然一跃而起，整个的人，有如一支利箭一般，笔直的撞了过去。

袁道冷哼一声，劈出一掌。强猛的掌风，带起了一肌啸风之声。

那白衣女笔直攻击之势，十分强大，袁道强猛的一掌，把那白衣女攻击之势给拦住。纵身闪避五尺，避过一掌。

那白衣女有如一只巨鸟般，呼的一声，由两人的身侧掠过。她似乎是把自己的身躯，当作兵刃一样使用，一击不中，由袁道身侧掠过，三丈左右，才停了下来。

袁道刚刚转过身子，那白衣女一个翻身，又撞了上来。

白天平从未见过这样怪异的武功，用整个的人，去撞击敌人。

袁道又疾快的发出一掌。掌风如啸，迎面劈去。以袁道的掌力的雄浑，那白衣女连受拿势撞击，竟然全不放在心上，强猛的掌力，无法伤到那白衣女子。

这时，袁道全身的衣服，都已鼓胀起来，似是吹满了气，须发怒张，似是运起了全身的功力。

白天平暗道：看义父的神情，似是十分紧张，好像是运起了全身的功力，应付这白衣女的攻势。

这时，那白衣女子身躯，也愈转愈快，有如穿梭的一般，来回撞击，只见她身子一转，忽然跃起，有如怒牛撞虎，直碰过来。她全身僵挺，双臂前伸，飞跃的速度，却是有如疾风转轮，愈来愈快。到了后来，有如一道线梭一般，飞闪穿梭，简直使人眼花缭乱。

白天平低声道：“江老，何姑娘，这僵尸毒功，看上去也没什么利害之处，但义父却像是应付得十分吃力。”

就是这两句话的工夫，场中搏斗形势，又转变得十分激烈。

但见白影闪动，那白衣女快速的攻势，已然完全把自己化成了一道白影，已然无法分清楚两人。

白天平一皱眉头，低声说道：“江老，情形有些不对，那白衣女的攻势，似乎是愈来愈快，义父年纪大了，我该去替他下来。”

江堂道：“白少侠，请再忍耐一下。”

白天平道：“为什么？”

江堂道：“袁老前辈对僵尸毒功，了解很深，自会有应付之策，何况，还有敌人虎视眈眈，随时会出手攻击。”

白天平道：“那一位白衣女，也是僵尸门中的人了？”

江堂道：“物以类聚，看样子，大概是不会错了。”

白天平道：“我对付那白衣女子，江老对付齐坤，咱们一起出手，不给他们留下机会。”

论江湖经验，江堂自然是强过白天平很多，当下说道：“白少侠，不用太急，咱们应该尊重袁老前辈的经验，看过他们的胜负再说。”

白天平嗯了一声，道：“江老说的是。”

回头看去，只见何玉霜双手各握一枚飞铃，正准备出手，立时说道：“玉霜，暂勿出手。”

何玉霜道：“为什么？”

白天平道：“飞铃暗器，十分珍贵，非不得已，不可出手。”

何玉霜笑一笑，道：“我已经熟记了图样，只要有工匠，我就可以制造出无数的飞铃。”

只听袁道一声怒喝：“躺下。”

砰砰两声，两条纠缠在一起的人影，突然分开。那白衣女子身子摇了几摇，仍然站稳了脚步。

袁道虽然像一根石桩一般，站在那里动也不动一下，但他神情冷肃，双目圆睁，冷冷地望着那白衣妇人。

但闻齐坤冷冷说道：“老前辈，可是受了僵尸奇毒的暗算吗？”

袁道仍然冷肃的站着，一语不发。

白天平心头大急，还待催问，江堂已抢先说道：“白少兄，不要问他。”

口中说话，人却横里行来，挡在袁道的前面。

白天平若有所觉地道：“他老人家可是中了毒？”

江堂道：“湘西僵尸门的武功，一向别走蹊径，再加上苗疆用毒高手，混入了僵尸毒功之中，中毒势属必然。”

白天平道：“但我义父并未被她击中一次，怎会中毒？”

齐坤冷冷道：“如是他被击中了一次，那就早没命了，还能等候至此。”

白天平回顾了袁道一眼，看袁道双目紧闭，以是正在运气调息，心中大是震动，暗道：看样子，老人家好像真已被毒功所伤了。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老人家已到了百毒不侵的成就境界，区区毒功，如何能伤害到了他。”

齐坤冷冷说道：“目下，咱们正在求证，而且，很快就证明了。”

白天平道：“证明了什么？”

齐坤道：“证明了袁老前辈是否会伤在毒功之下，也想证明僵尸毒功，能不能抵抗那排山倒海一般的雄浑掌力。”

白天平道：“证明了，又怎么样？”

齐坤大笑三声，道：“证明了僵尸毒功不畏重拳厉掌，区区么，就有了七分的把握。”

白天平道：“你有什么把握？”

齐坤道：“大举攻袭，一举间击溃玄支下院中武林高手。”

白天平暗暗忖道：如果这些人，真不怕义父雄浑的掌力，想要制服他们，自非易事了……

但闻砰然一声，那和袁道动手的白衣妇人，倒摔在地上。

凝目望去，只见她嘴角和鼻孔之中，都已流出了浓浓的紫血。

齐坤大声喝道：“她怎么了？”

江堂道：“她们还未练成钢铸之身，受了袁老前辈的开碑碎石掌力，被震伤内腑而死。”

白天平冷笑一声，道：“如若这些人，都是这点道行，不堪一击，阁下就算有十几个同行的高手，那也不过如此了。”

齐坤冷冷说道：“你们也没有全胜，这位袁老前辈，也被毒掌所伤。”

江堂道：“当真吗？”回头望去，只见袁道面色冷肃，闭目而立，果似受伤未复一般。

白天平长剑出鞘，道：“齐坤，这僵尸毒功是否有药可解？”

齐坤笑道：“解药是有，不过只有齐某人一个知道。”

白天平心中一动，道：“能指令这些僵尸毒人的也只有你一个人了？”

齐坤道：“老夫这些年来，专门研究控制僵尸毒人之法，除了老夫之外再无他人能控制他们。”

白天平道：“你如是死了，这些僵尸毒人就成群龙无首了？”

齐坤若有所思的啊了一声，道：“你能伤了我？”

白天平道：“咱们不妨试试看吧。”

齐坤突然举手互击了两掌。但见人影闪动，数十条白色的人影，飞腾而至。

这些人，全都是穿着白色衣服的女人，一个个直挺而立。

江堂望了那些白衣女人一眼，只见她们一个个面色苍白全无血色。

但远远看去，这些白衣女人，长的都还不错，只是十几个女人，直挺挺的站在一起，那就大不相同了。夜色中，像十几具挺直的僵尸。

齐坤冷冷说道：“看到了吗？这就是我带的毒人。”

白天平看那些少女，个个都留着很长的指甲，心中大大的震动一下，暗道：如若这些女人，个个都像那死去白衣女一样的武功，这十几个人一齐动手，那真是很可怕的敌手了。

只见齐坤举手一挥，四个白衣少女，突然疾走，分由四面把白天平围了起来。

四个白衣少女，齐齐举起了双手，长长的指甲，对准了白天平。

江堂低声道：“白少兄，先护住袁老前辈，我来对付她们。”

白天平道：“在下对敌，老前辈请护住我的义父。”

但见火光闪动，四支火炬，引着二十四个玄支剑士，大步行来。

江堂见识过这些玄支剑士，知道这些人的利害，眼看大批玄支剑士赶到，不禁心中一喜，低声道：“白少兄，咱们不用争执，由这些玄支剑士对敌，咱们合力保护袁老前辈。”

这时，十几个僵尸一样的白衣女，已然身躯前躬，准备出手。

这是攻敌之前的准备工作，很快就要展开了猛冲。

玄支剑士，很快由两侧绕了上来，在三人身前，布成了一道人墙。

袁道突然睁开了双目，低声道：“平儿，告诉那些老道士们，这些僵尸般的女人们，掌力中蓄有奇毒，不可和他们硬拚掌力，更不能和她们手掌相触。”

他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大，但也不小，四周的玄支剑士，都已听到。

只听一阵咔咔之声，一片剑光耀目，玄支剑士，都已亮出了长剑。

忽然间，响起了几声尖厉的怪叫，十几个白衣少女，突然向前冲了过来。

她们平伸双手，疾如流星，似乎是根本就不把那利剑放在心上。

玄支剑士长剑展布，交错的剑芒，有如一道剑墙。

但闻一阵阵波波之声，白衣少女竟以手指撞向了那些玄支剑士的长剑。

但她们手上的指甲很怪，有如精钢一般，挡开了玄支剑士手中的兵刃。

直到此刻，白天平等才发觉那些白衣少女，手上竟然是带着纯纲精制的指甲套。

玄支剑士，个个功力深厚，剑上的力量奇强，白衣少女的冲击之力，虽然十分强大，但却未能冲过玄支剑士布成的剑墙。

白天平低声道：“义父，你的伤势……”

袁道霍然睁开双目，道：“不要紧，侵入内腑中一点毒性，已经被我用内力给逼了出去，我担心的是这些玄支剑士，他们虽然都是极有成就的一

流剑士，但内功只怕还无法封闭这些无孔不入的奇毒。”

白天平道：“义父的意思是……”

只听一个清朗的声音，传了过来，道：“袁前辈，白少侠，但请放心，贫道自有应对之法。”

谈话声中，但见寒光一闪，突然响起了一声冷哼、尖叫。一付极端恐怖的景象，突然出现在眼前。

只见一个白衣少女，肃立当地，被一个玄支剑士长剑穿心而过。但那白衣少女的右手，也插入了那玄支剑士的前胸。

明亮的火把之下，只见那玄支剑士的脸上，变成了一片紫墨的颜色。

果然，那白衣少女的身上，毒性之深，似是已经到了骇人听闻之境。

但那玄支剑士的力道，也似是已经无坚不摧的境界。

鲜血由剑上滴了下来，落在地上，长剑仍未拔出。

白衣少女似是先中了长剑，被长剑洞穿了心脏，而后，白衣少女的右手，尖厉的指甲，插入了那玄支剑士的前胸。两个人都死了，但留下的凄惨之状，却使人触目惊心。

这悲惨的死法，并没有阻止双方激烈的搏杀，玄支剑士，仍和那些白衣少女们，展开激烈的恶斗。这时，玄支剑士的功力，都已经表现了出来，每一剑，都带起了凌厉的剑气，丝丝破空的风声。

白衣少女那等飞起扑击的攻势，在玄支剑士凌厉剑风之下，完全被截了下来。绵密精厉的剑势，组成了一片剑网。

忽然间，白天平感受到一股强烈的腥臭之气，直冲入鼻息之中。

那是一股使人欲呕的腥臭之气，含有着强烈的毒性。白天平、江堂，都有些忍不住那等腥臭的气息，但那些玄支剑士，却似是全无感觉，仍然运剑如风攻势猛烈至极。

只听一个玄支剑士高声说道：“二、三两队，全数退下。”

这些玄支剑士搏杀时，勇猛绝伦，但对令谕，却又是绝对的服从。十二个玄支剑士，立刻撤退了下去。

场中应该余下十二个玄支剑士，但一人早已战死，只余下了十一个人，仍然在挥剑猛攻。

人数虽然是减少了一半，但攻势却更见猛烈，群剑结成了一片剑网，不停的收缩。

退下的十二个玄支剑士，立刻闭上双目，开始运气调息。

场中十一个剑士，突然大喊一声，剑势忽然一变。所有的长剑，结成了一道长虹般，卷了过去。

但闻一阵凄凉的尖叫，十几个白衣少女，突然间，都被腰斩两断。这是玄支剑士的绝技，十几个人，把长剑压成了一股剑流，划了过去。激烈的搏杀，一下子完全静止下来。

齐坤呆呆的站着，望着十几具白衣女的尸体出神，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些人竟会这样快的完全死去。

他也是第一次见到玄支剑士的厉害，那是天下第一等剑士。

只听一阵砰砰之声，传入了耳际，十一个玄支剑士，全数倒摔在地上。白天平大吃一惊，伸手抓起一个玄支剑士。只见他脸上泛起了一片深紫色，人已气绝而死。放下了玄支剑士的尸体，白天平霍然拔剑在手。

江堂也有着沉痛的感觉，觉着这些玄支剑士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独

挡一面的高手，他们这样死亡，实叫人痛心。

白天平长剑一指齐坤，冷冷道：“你还有什么可以驱使的人吗？”

齐坤如梦初醒一般，啊了两声，道：“我！这些苦心训练出来的人手，都已经被你们斩尽杀绝了？”

白天平一振长剑，道：“现在，该你自己出手了，是吗？”

齐坤道：“你和我动手？”

白天平道：“不错，你训练这些僵尸般的毒人，伤害了这样多玄支剑士，你自己也该付出些代价了。”

齐坤的神智，已然完全清醒过来，冷冷一笑，道：“他们杀死了我全数的手下，老夫也要替他们报仇。”

白天平冷笑一声，道：“我们是一样的心意。”忽然一剑，刺了过去。

齐坤冷笑一声，一闪避开。

白天平长剑平胸，一提真气，道：“阁下可以出手了。”

哪知齐坤突然转身一跃，放腿向前奔了过去。

白天平想不到这位气焰高涨的人物，竟然会突然间转身逃走，心中又急又气，又觉好笑。提高了音，道：“阁下也是成了名的人物了，怎的就这样落荒而走……”

齐坤人已到三丈开外，却停了脚步，道：“老夫只要还活在世上，就可能训练出无数的女毒人，对付你们。”

但闻一阵铃铃之声，破空而起。

齐坤呆了一呆，道：“飞铃。”

何玉霜道：“是！飞铃。”

铃声由齐坤头顶飞过，好端端的齐坤，却突然倒下去。

袁道突然转头望着何玉霜，道：“这就是飞铃吗？”

何玉霜一躬身，道：“不错，老前辈见笑了。”

袁道道：“很厉害，制造的十分灵巧，只听铃声盈耳，人就倒了下去。”

对这位名重江湖的老人，何玉霜有着极为敬重之心，立刻应道：“这飞铃的威力，全在它制造之巧，和发出时的手法，一种旋转之力，和机簧的弹射，夜暗之间，更具有威力。”

袁道道：“那姓齐的小子呢？”

何玉霜道：“死了。”

袁道怔了一怔，道：“真的死了？”

何玉霜道：“晚辈是这样想，如若他还活在世上，以他在江湖上的地位，绝不会躺在地上装死。”

江堂飞身一跃，落在齐坤的身前，低头看去，只见那齐坤双目紧闭，早已气绝而逝，不禁摇头叹息一声，道：“死了，似乎是中了一种奇毒而死。”

何玉霜道：“我打出的飞铃，本就是毒性最烈的一种。”

袁道道：“姑娘，每一种飞铃，都含有奇毒吗？”

何玉霜道：“不错，每一种飞铃上，都有毒，不过，毒性都不相同，有些毒性，只是让人暂时昏迷一下罢了。”

这时，江堂已和白天平由两侧搜索了几丈方圆的地方，但却未见有人踪。

袁道经过这一阵调息，早已完全复元。望望刚刚回头的白天平，道：“平儿，还有敌人吗？”

白一平道：“没有了。”

袁道道：“玄支剑士，死伤了几人？”

白天平道：“死了一十二个人。”

袁道道：“这些玄支剑士的武功，个个高明，死於女毒人的手下，十分可惜。”

白天平道：“看来，这天皇教中，似乎有很多使人还无法完全了解的隐秘，每当他们有新的人手出来，咱们必有一些伤亡。”

袁道叹口气，道：“但他们如何能和这些玄支剑士相比。”

白天平道：“是的！这些玄支剑士们死得太可惜了，他们不是死於武功之下，剑术之下，而是死於人的暗算和奇毒之中。”

江堂回头看了白天平一眼，欲言又止。

白天平似是已瞧出了江堂有什么事情想问，低声说道：“江老有什么疑问？”

江堂道：“在下想问问玄支剑士的事，但想一想还不是问的好。”

白天平道：“什么事？”

江堂道：“玄支剑士有多少人？”

白天平道：“确实的数字，在下也不太清楚，大约总有百位以上。”

江堂道：“有这么多……”

白天平接道：“是的，就在下所见，玄支剑士不到百人，也有七八十人之多。”

江堂道：“目下已经死伤了十几二十个人之多了。”

白天平：“不错，玄支剑士，已死伤不少，而且，都不是死於对方的武功之下，而是死伤於毒物和暗器之下。”

江堂道：“这方面，咱们还得注意一下。”

白天平道：“在下也这样想这些玄支剑士，个个勇猛绝伦，而且，他们不知江湖上的人心险恶，他们直来直往，全以武功退敌，那就使他们蒙受了很大的无谓伤亡。”

江堂道：“白少兄的意思是……”

白天平接道：“这就要咱们及时提醒他们，不能让他死於无谓的暗算之下。”

江堂沉吟了一阵，道：“这样办吧！在下这些属下，出身於天皇教，对天皇教中的鬼蜮伎俩，了解很深，在下觉得，如若能把他们混入这些玄支剑士之中，由他们及时提醒对方以作防范。”

白天平道：“这方法不错，这些玄支剑士，个个剑术精绝，不但是目下江湖上的正义力量，而且，此后数年之间，也将是维持武林正义的一股力量。”

江堂道：“在下也有这样的看法，所以，咱们应该尽力维护他们的安全。”

只听袁道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平儿，还有敌人吗？”

白天平道：“似乎是没有了。”

袁道道：“咱们也回去吧！”

白天平道：“义父请先走一步，平儿和江老，再去检查一下。”

袁道道：“平儿，不用了，咱们先回去谈谈，天皇教不简单，咱们也得有一番详细的计划才行。”

白天平道：“义父的意思……”

袁道接道：“走！咱们回去再谈。”

一行人，回到了玄支下院。袁道先让何玉霜独回宿室，带着白天平和江

堂，直入自己的卧室之中。

玄支下院依山而筑，房屋十分宽大，袁道在江湖上辈份很高，极受武林同道的敬重，玄支下院特别派了一名道童，照顾他生活起居。

小道童燃上火烛，奉上香茗后，悄然而退。

袁道掩上了房门，重归座位，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缓缓说道：“江堂，你追随那天皇教主很久，但不知对他知晓多少？”

江堂道：“昔年，大家一起闯荡江湖，朝夕常见，也觉不出他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当他出任教主之后，才觉出他是心机深沉的人物，但如今和他为敌之后，发觉了在下对他竟是知晓的太少，甚至，全无所知。”

袁道道：“今世武林江湖人物，老叫化自信能知它个十之八九，但我却从未听到司马宽这个人，所以，老叫化感觉到，司马宽，只是一个假名字。”

江堂怔了一怔，问道：“老前辈可是已发觉了什么蛛丝马迹？”

袁道道：“老夫还无法决定他的身份，但老夫只能说司马宽是一个假借的名字……”

白天平接道：“义父，平儿觉着，不论司马宽的真正身份是谁，但这人决不能留在世上，擒贼擒王，咱们能先收拾了天皇教主，才能使这个组合全部瓦解。”

袁道突然伸出右手，食指蘸水，在木案上不停的划动。像是在计算什么，而且，神色严肃，计算的十分认真。

白天平记忆之中，从未见过义父这样的神色，几度想出言询问，但都欲言又止。

江堂却圆睁双目，盯注在袁道的右手之上，似是对那不停挥划的右手，极感重视。

足足过了一顿饭工夫之后，袁道才停下右手，叹口气，道：“看来，很像是他。”

江堂道：“久闻老前辈神算之术，今日算是开了眼界。”

袁道道：“多年不弹此调，用起来，颇有生疏之感。”

江堂道：“老前辈推算出一些眉目吗？”

袁道道：“很难令人置信，老夫也有些无法相信了。”

江堂道：“此人是……”

袁道道：“让老夫再仔细想想再说。”言罢，闭上双目而坐。

白天平低声道：“江老，我义父在算什么？”

江堂笑道：“袁老前辈，被人誉称丐仙，少兄自是知道了。”

白天平道：“这个，晚辈晓得，不过，晚辈不知个中内情。”

江堂道：“老前辈精通推算神数，其灵活无比，故有丐仙之称。”

白天平怔了一怔，道：“这个，晚辈从未听过。”

江堂道：“袁老前辈推算神数，自成一门学问，不在一般八卦奇门之中，但他深藏不露，从不轻演，江湖上，也只有有限几人，知晓此事，誉称为仙，一般武林同道，只知丐仙之称，却不知他丐仙由来。”

白天平心中忖道：“义父有此奇学，我竟不知，还一直认为他老人家是粗豪人物，想不到老人家竟然是一位风尘奇人。”

只见袁道忽然眼开双目，盯注在江堂的脸上，道：“江堂，你怎知老叫化会推算神数？”

江堂呆了一呆，道：“晚辈本是不知，这些话，都是别人说的。”

袁道道：“什么人说的？”

江堂道：“天皇教主司马宽。”

袁道沉吟了一阵，道：“这么说来，果然是他了。”

江堂道：“是什么人？”

袁道忽然站起身，举步向外行去，竟未理会江堂的发问。

目睹丐仙离去，白天平心中好奇之念，更为强烈，说道：“江老，我义父一向豪气干云，此刻，怎的竟似性情大变，和往日大大不同。”

江堂道：“听说，袁老前辈的推算神数，极劳精力，所以，极少施展。”

白天平道：“就算是推算神数，真能百试百灵，但也不应似目下情形。”

江堂低声说：“如若他推算出敌人首脑人物，和他是至亲好友，他岂不大感奇怪。”

白天平道：“这个，怎么可能呢？”

江堂道：“这不是不可能的事，白少兄，如若在下没有猜错，目前，袁老前辈，就可能正遇上这个苦恼。”

白天平沉吟了一阵，道：“就我所知，在他老人家交往的人物中，不可能会有司马宽这样的人物。”

江堂低声道：“这个，在下无法断言了。反正袁老前辈正遇上了极大的困扰。”

白天平道：“我去问问他老人家。”

江堂道：“白少兄，不用打扰他老人家了，他理出一个头绪时，自会告诉我们。”

白天平心中虽觉着疑虑重重，但也只好强行忍住。足足等了约一顿饭工夫之久，袁道才缓步行入室中。凝目望去，只见袁道脸上的皱纹堆累，似乎是陡然间老了很多。

江堂站起身子，很恭敬地说道：“老前辈，理出一点头绪吗？”

袁道点点头，道：“大概不会错了。”

白天平道：“义父，他是谁？”

袁道目光盯注在白天平的脸上，道：“孩子，天皇教崛起的时间并不太长，短短几年中，竟然能组织成这样一个庞大的势力，必需要具备很多的条件。”

白天平道：“是！”

袁道道：“第一，他必需要熟悉江湖上的形势，才能把各地散布的武林人物，串连起来；第二，他必需有绝世的才慧、武功，才能把各地雄主，网罗一起，铸于一炉。这样一位人物，自然不会是一位无名之辈了。”

江堂道：“老前辈高见。”

袁道道：“天皇教气候已成，但他仍然隐於幕后，不肯堂堂正正的站出来，那证明他心中有着很多的顾忌，目下江湖上，力量最为强大的正义之力，就是这一批玄支下院的剑士，但他们平日闭门自守，从不在江湖上现身，所以，江湖上对他们知晓不多，连老叫化，也是在见过他们的实力之后，才觉出他们造诣的精深，实力的强大，比估计高出何止十倍，那人先选择武当下手，显然，他对武林中情形了解深刻，尤在老叫化子之上……”

江堂突然觉着心中冒起了一股寒意，逼出了一身冷汗，道：“这人是谁？”

袁道未立刻回答江堂的问题，接下未完之言，道：“他要收罗这一批剑士，所以，用尽方法，逼使武当掌门人就范，然后，准备利用丐帮和各大门

派的实力，再一举消灭了他亲手建造的天皇教，那一番大搏杀后，丐帮和各大门派纵然能获全胜，但亦是元气大伤，他再见机施为，制报一批的武林精锐，那时，天下还有什么人和他抗拒！”

白天平道：“这人计划之精密，真是政守兼具、完美无缺。”

袁道苦笑一下，接道：“但他百密一疏，没有想到你来搅局，但他最大的错误，急於烹杀功臣的时间早了一步，使得多年属下，众叛亲离，造成现在这个局面。”

江堂道：“老前辈这一分析，真叫人茅塞顿开，大梦忽醒。”

白天平道：“义父，你老人家说了半天，还未说出那人是谁啊！”

袁道神情严肃，缓缓说道：“平儿，不要问，我已经多年没有用过神算之术了，很可能会有什么错误。”

白天平道：“义父似是有着难言的苦衷。”

袁道突然改变了话题，道：“平儿，请丐帮帮主和武当掌门人，以及天侯七英之首侯瑜来。”

白天平还想问话，但却强自忍下来，没有开口，举步向外行去。

只听袁道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孩子，把洪承志也请了过来。”

白天平应了一声，加快脚步而去。

江堂目睹白天平远去之后，低声道：“老前辈，你好像有很多苦衷？”

袁道道：“我这一生中，经过了不少的凶险，但却没有赏试过痛苦，想不到古稀之后的岁月，竟让我尝试了这种味道。”

江堂道：“老前辈这份痛苦，可是为了那司马宽吗？”

袁道道：“为了天皇教主，司马宽只是一个托名，天下根本没有这一个人。”

江堂道：“老前辈，那位天皇教主，可是和你老人家很熟识么？”

袁道神情冷肃地缓缓说道：“很意外，也很伤心……”长长吁一口气，接道：“也许我真的老了，没有昔年的豪气，也没有了昔年的怒火。”

江堂似是陡然间发觉丐仙袁道，果然老了很多，这短短一日夜间的工夫，袁道似乎是老了很多年。

还是袁道先开口，缓缓说道：“江堂，那何玉霜的武功，是何人传授，你知道吗？”

江堂道：“一位老婆婆，似乎到天皇教中来过，但她除了天皇教主之外，从来不对别的人讲话。”

丐仙袁道道：“你见过那位老婆婆吗？”

江堂道：“见过。”

袁道道：“她是不是满头白发，但却有一张嫩红的脸儿？”

江堂沉吟了一阵，道：“不错，另一个特征是手中执一个黄色的拐杖。”

袁道道：“想想看，她是不是姓唐。”

江堂沉吟了一阵，道：“不错，是姓唐，有一次我听到天皇教主司马宽提到了唐二姑三个字，但他警觉之心很高，那一次之后，就未再听过唐二姑三个字，不过在下看出了一些内情……”

袁道道：“什么内情？”

江堂道：“那位唐二姑，极受天皇教主的敬重，这可能就是天皇教主不杀何姑娘的原因，因为，何姑娘的一身武功，都出於那位唐二姑的传授，他们之间早已有了师徒之情。”

袁道点点头，道：“江堂，你对天皇教，有多少了解？”

江堂道：“这些年来，我以副教主的身份，参与教中机密大事，对天皇的事情，我自信了解得很多，但天皇教主这个人，太过深沉，他在天皇教之外，隐藏了多少的实力，除他之外，大约不会再有别的人知晓了。”

袁道道：“像这些盲剑手，和那白衣毒女，阁下是否早已知晓呢？”

江堂道：“盲剑手，晚辈早有所闻，齐坤率领的一批人手，晚辈一点也不知晓。”

袁道沉吟了一阵，道：“江堂，如若咱们把天皇教主逼入了绝地之后，那位唐二姑会不会出手助他？”

江堂道：“这件事，晚辈无法预测，晚辈对唐二姑了解得太少……”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如若老前辈感觉到此事十分重要，何不把何姑娘请来商量一下，我相信何姑娘应该知道。”

袁道道：“希望她不要出手，如若她一定要出手，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江堂低声道：“老前辈，召请武当掌门、丐帮帮主和天侯老人同来此地，老前辈似是已准备对天皇教展开反击了。”

袁道道：“老叫化确实有这打算，咱们完全处于被动之中。”

江堂道：“能一举除去天皇教主，整个天皇教就等于是瓦解了。”

袁道道：“不错，天皇教庞大的实力，完全掌握在天皇教主一个人的手中，如若天皇教主一死，这些力量，可能永远不会再为人发觉，也可能会就此风消云散。”

江堂道：“对于天皇教发动攻势，最好暂时弃置别的不管，全力对付天皇教主。”

袁道道：“老叫化也是这个打算，但那天皇教主，似是极端狡猾的人，只怕不易找得到他。”

江堂道：“这一方面，晚辈可以尽些心力。”

袁道道：“那就有劳你去布置一下了，不过，希望你能够尽快回来。”

江堂道：“晚辈去去就来。”转身行了出去。

片刻之后，江堂就转了回来。不待袁道问话，江堂已抢先说道：“晚辈把所有能够行动的人，都派了出去，他们全混入天皇教中，用暗记告我信号，指出天皇教主的存身之处。”

袁道道：“江堂，咱们必须尽快找到他，而且，不能再让他有逃脱的机会。”

江堂道：“哦！老前辈，我能否问问为什么？”

袁道道：“我想证实一下自己的推断，很多年不用的神算术，是否还很灵验。”

江堂叹口气道：“老前辈，晚辈看得出来，你似是有着很大的痛苦……”

袁道叹口气，接道：“老叫化倒希望自己是真的老了，我已经无法再运用神算之术，所以，我错了。”

江堂还想再问，白天平已带着武当掌门闻钟道长，丐帮帮主

申三峰，洪承志，天侯七英老大侯瑜，鱼贯而入。这些人，虽都是江湖上德高望重的人，但比起丐仙袁道，不论是声望，辈份，都差上一截。

闻钟当先合掌一礼，道：“老前辈……”

对武当掌门人，袁道也有着适当的尊重，一抱拳，道：“不敢当，掌门

人请坐。”

闻钟道长、申三峰、侯瑜、洪承志等，分别落座。只有白天平仍然站在袁道的身侧。袁道神情严肃，缓缓说道：“老叫化请诸位到此，想和诸位商量一件事。”

申三峰、闻钟道长，齐齐道：“老前辈有什么吩咐，只管请说。”

袁道道：“天皇教经过了连番挫折，实力大损，老叫化觉着，已到咱们合力围剿的时刻，所以，请诸位来商量一下。”

申三峰道：“袁老如是早已有成竹，但请下令吩咐就是。”

袁道道：“老叫化倒是想了一下，觉着咱们合力先对付了天皇教主，才是治本的良策。”

洪承志道：“老前辈准备何时行动？”

袁道道：“立刻行动。”

申三峰道：“袁老准备如何分配人手？”

袁道道：“三路合击，丐帮一队，由你率领，为左队……”目光转注到闻钟道人的脸上，接道：“以玄支剑士为主，作为右队，请掌门人率领。”

申三峰、闻钟道长，齐齐欠身，道：“晚辈等遵命。”

袁道道：“老叫化自己居中，以天侯七英为主，加上洪承志、白天平和江堂，三路并进，分进会合。”

江堂低声道：“老前辈，玄支剑士，应该是这一次攻敌的主力，只怕得加重他们的负担了。”

袁道点点头，道：“掌门人，还有多少位玄支剑士，可以派出攻敌？”

闻钟道人沉吟了一阵，道：“下一代玄支剑士，还没有什么成就，他们只在做奠基的工作，还没有开始练剑……”

袁道接道：“那些人，自然不能派上用场，我们要有成就的玄支剑士。”

闻钟道人道：“要留下十二个玄支剑士，准备守护下院，可以调派出击的，除了伤亡之外，还有五十一名。”

袁道道：“把他们分成五队，由道长率领三队，为左翼主攻，另外两队，请指派一位玄支剑士率领，作机动运用，救援各路。”

闻钟道人道：“这个，贫道遵命办理。”

袁道道：“江堂，你把联络信号说明一下。”

江堂应了一声，仔细说明了潜伏於天皇教中的联络信号。

袁道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道：“我们的目的，是捉天皇教主，沿途之上，有江堂的属下为助，他会给咱们各种信号，指示天皇教主的存身之处，各位尽可能设法，赶往天皇教主的停身之处，集中咱们所有的力量，务求一击之下，把他生擒或是击毙。”

申三峰道：“如是我们遇上了强敌呢？”

袁道道：“那就发出信号，召请援兵。”站起身子，接道：“老朽率领居中一路先走，申帮主和掌门人，请整队之后，即刻跟进。”

侯瑜道：“老朽几位兄弟，已然整装待发，老朽去招呼他们一声，即刻就可以动身。”

袁道道：“老弟先请吧！咱们在门口见。”

江堂沉声道：“老前辈，咱们就这样出发吗？”

袁道道：“不错，老叫化已决定尽力一搏了，不计胜败，全力以赴。”举步向外行去。

白天平、洪承志，紧随在袁道身后两侧。江堂鱼贯随行身后。

几人到了大门口处，只见天侯七英，早已佩剑等候，何玉霜全身玄色劲装，佩带了所有的飞铃，和天侯七英，站在一处。

白天平行了过去，低声道：“玉霜，你不要多休息一下吗？”

何玉霜苦笑一下，道：“你们心存仁侠，舍身搏敌，难道我就不能尽一份心力吗？”

白天平道：“玉霜，我们已有了很完善的准备，人手也可调配……”

何玉霜薄嗔道：“我知道你们的人手够了，我也自知对你们帮不上大忙，但我公则是为武林大局尽力，私则要为死去的父母报仇……”

袁道回过头来，接道：“何姑娘，跟我们一起，老夫对姑娘的飞铃绝技，还有很多借重之处。”

何玉霜一欠身，道：“晚辈遵命。”

老人家开了口，白天平纵然是心中有上一千一万个不愿意，但也不敢开口。

这时，天色已然大亮，阳光下隐隐可见数丈外的景物。

袁道背手而立，仰望着正东方位太阳初升之前的曙光，缓缓说道：“诸位，咱们这一路，以追杀天皇教主为要务，任务最艰巨，工作最繁重，可能，咱们都会打得十分悲惨，如是有不愿参与这场凶残搏斗的，现在还来得及退出去。”

白天平、洪承志、江堂、天侯七英，个个肃然而立，无人接口，无人多言。

袁道等候片刻，不见有人答话，才缓缓说道：“诸位既然无人退出，那是说，诸位都有着慷慨赴义的精神了。”

江堂道：“在下是死而无憾。”

袁道道：“好！咱们动身。”当先向前行去。

江堂快行一步，追在白天平的身后，低声道：“我希望两位紧随在袁老前辈身后，以保护袁老前辈为主。”

白天平道：“为什么？”

江堂道：“在下的意思是说，能不让袁老前辈出手，就别让他老人家出手。”

白天平问道：“哦！他老人家这一身武功，还要别人保护吗？”江堂道：“老人家指挥全军，岂可轻易伤敌，何况，他老人家的行动，似是有些失常了。”

白天平道：“是！我看他老人家内心之中，有着无比的激动，似是已失去了沉静，我们随着左右，免得他老人家受到暗算。”洪承志道：“不知是什么事，使他老人家如此激动？”江堂道：“我想和天皇教主有关。”

白天平道：“我有些明白了，他心中怀疑天皇教主，是一位和他相识之人。”江堂道：“看样子，那人和老人家不只是相识，而且可能是很好，也许，老人家对那人，还有着很深的情意和敬重，所以，才有着肝胆欲碎的悲痛。”

白天平心中一动，暗道：那人会是谁呢？老人家生平最为敬重的人，就是我师父，但这件事，决不能攀在师父身上。他尽量把胸中所知的人，和丐仙袁道，拉在了一起，但他只能找出两个人。这两个人都和他有着深厚无比的关系，一个是生身之父，一个是传艺的恩师。

在他所知人物中，这两个人，都和袁道有着深最的交情。

其实，除了师父、父亲之外，袁道还有些什么朋友，他根本就不知道。

回头看去，只见群豪鱼贯相随身后，个个精神饱满，神情严肃，一付慷慨赴义的神情。

只见江堂突然加快了速度，越过带头奔行的袁道，低声道：“老前辈请留步。”

袁道停下了身子，道：“什么事？”

江堂道：“前面发现了记号。”

袁道嗯了一声，停下脚步，只见左侧一株古松下，有一块白色的突岩，果然，留有记号。

记号说明是：前有埋伏。

袁道轻轻咳了一声，道：“江堂，什么人留下来的，能够瞧出来吗？”

江堂道：“我的属下。先过去瞧瞧。”

袁道道：“老夫也是这个意思，走！咱们过去瞧瞧。”

江堂低声道：“慢着。”

袁道回顾了江堂一眼，道：“还有什么事？”

江堂道：“既然知道了前面设有埋伏，咱们就该小心一些。”

袁道道：“老叫化子先过去看看如何？”

江堂笑道：“这是在下的事，老前辈是领军首脑，怎可亲身临敌。”

白天平快行两步，道：“我跟你去。”

江堂道：“好！”放步向前行去。

几人停身处三丈外，就是一片浓密的森林，一条小径，沿着林边而去。

如是有入隐身在树林之中，暗算沿着林边小径而行的人，距离只不过一丈左右。

白天平抬头望着那一片原始森林，低声说道：“江老，这里似乎只有一条山径，咱们应沿道而行呢？还是穿林而过？”

江堂四顾了一眼，低声说道：“那留下的暗记，十分奇怪，至此，不再见任何迹象……”

白天平接道：“不会贵属已被天皇教主发觉，故意迫他们留下暗记，诱咱们进入此地？”

江堂道：“应该不可能，但也不能不提防一二，所以，咱们不可轻易躁进。”

白天平偷眼看去，只见袁道脸上已泛出不耐神情，显是他对两人久久不决的态度，极感不满。急急说道：“江老，我义父似已不耐，老人家一向冷静，此刻，似乎是有些反常。”

江堂道：“我不知道司马宽，究竟是什么人，何许身份，但我知道，此人阴沉凶残，手段毒辣，他不但对敌人如此，就是对自己人，也一样如此，江湖上有逢林莫入的顾忌，咱们没有找出头绪之前，最好不要入内。”

这时，袁道已不耐，大步行了过来，道：“你们瞧出什么没有？”

江堂道：“这片树林十分可疑。”

袁道抬头打量了眼前浓密的森林一眼，道：“这片森林，受山势形态限制，不会太长太宽，咱们穿林而过就是。”

江堂道：“如若这树林中，设下了很恶毒的埋伏，实也占不了很大的地方。”

袁道道：“你是说这片树林内，可能有什么埋伏吗？”

江堂道：“晚辈正是此意。”

袁道道：“就算是这森林内设有埋伏，似乎是对咱们也没有大多的威胁，老夫当先带路。”举步向前行去。

江堂皱皱眉头，低声道：“老前辈，晚辈之意，咱们再等候片刻，在下相信很可能会有消息。”

袁道道：“咱们的时间不多。”

江堂道：“晚辈这就设法子跟他们联络一下。”

袁道神情冷肃地说道：“江堂，我希望咱们愈快愈好，时间拖长，对咱们有害无利。”

江堂道：“老前辈，晚辈觉着，此刻，咱们应慎重一些……”

忽见人影一闪，浓密的树林内，走出了一个大汉。

江堂回目一顾，道：“你过来。”

那大汉，快步行走了过来，道：“这片森林之内，设有很多恶毒埋伏……”身子一软，向下倒去。

江堂一伸手，抓住大汉，右手按在那大汉后背上，内力透入，接道：“什么埋伏，快说。”

那大汉道：“他们隐藏在树后，及林叶茂密之处，随时施袭，而且人数众多，防不胜防……”

话到此处，人已不支，闭上双目，气绝而逝。

江堂放下那大汉的尸体，长长吁一口气，道：“果然是恶毒得很。”

袁道冷笑一声，道：“咱们如是不进这片森林呢？”

白天平道：“如是此密不泄，他们很容易把咱们引入森林之中。”

袁道默然不语。

江堂道：“老前辈，咱们现应如何？”

袁道冷哼一声，道：“放把火，烧了这一片森林。”

白天平道：“法子虽然不错，但这把火，不知要烧去多少株千年古树，和那些藏身於森林中的走兽飞禽。”

袁道道：“他们用的暗器细小恶毒，如不用一些恶毒手段，只怕很难对付。”

江堂道：“无毒不丈夫，白少侠，不论多么精深的内功，也无法和那尖利、细小的牛毛毒针对抗，除了放把火，烧它个寸草不留之外，实无良策可想。”

白天平沉吟了一阵，道：“义父、江老觉着此计之外，别无良策，那也只有放火烧了，不过，在放火之前，应该先给他们一个示警。”

袁道道：“好！不教而杀谓之虐，通告他们一声吧！”

江堂提高了声音，道：“司马宽，你诛杀异己，残害伙伴，早已人心背离，如今由丐仙袁道老前辈，会合了玄支剑士，丐帮高手，天侯七英，问罪而来，你已成柵中困兽，网中之鱼，驱使属下卖命，也难逃被擒杀之厄，如是有几分人性，就该亲自出面，作个了断，以免祸连无辜……”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我们决心放火，烧去这片森林，各位埋伏树后及草丛，密叶之中，已然无法自保，如想逃命，只有早些现身，咱们是多年想处的兄弟，只要弃去手中的毒针、暗器，江某人护保诸位的安全。”

这两段话，都用内力送入了森林之中，传出甚远。

袁道也提高了声音，说道：“准备火种，一盏热茶之后放火。”

白天平、洪承志、天侯七英等，都开始准备枯枝、干叶，只有何玉霜和江堂站着不动。

何玉霜缓缓向前行了一步，低声说道：“江老，不知司马宽是否也在这片密林之中？”

江堂摇摇头道：“不会在这里。”

何玉霜道：“如若司马宽不在，咱们就算烧去这片森林，也是於事无补。”

江堂还未来得及答话，突闻深林之内，响起了几声惨叫。

紧接着人影一闪，田无畏缓步由林中行了出来。他手中执着一把长刀，刀上还滴着鲜血。

白天平一躬身，道：“见过师兄。”

田无畏道：“先见过老人家，咱们再谈。”还刀入鞘，先对袁道一个长揖。

袁道冷笑一声，道：“你神出鬼没，连我老人家也有些敌友难辨了。”

田无畏道：“天皇教手段卑下，只要能够胜敌，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晚辈不得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袁道道：“听说这片林中，埋伏了很多施用暗器的高手。”

田无畏道：“谈不上什么高手，只不过，他们施用的暗器十分歹毒。”

袁道道：“哦！”

田无畏道：“弟子戴罪立功，已清除了林中的埋伏。”

袁直道：“他们埋伏的人手不少，你一人之力，怎能清除他们许多？”

田无畏道：“晚辈这些年来，也训练不少死士，目下都已调来此地，这些人，都是晚辈的心腹，适才，我们突然出手，林中埋伏，总共有一十二人，已然全数被杀。”

袁道道：“天皇教主司马宽呢？”

田无畏道：“不在此地，不过，晚辈已知道他的去处。”

袁道道：“能不能带我们去找他藏身之地？”

田无畏道：“晚辈现身相见，就是为前辈带路。”

袁道道：“那很好，叫你的人手出来，带我去找天皇教主，这人不除，咱们专杀一些喽兵小卒，实也於事无补。”

田无畏又躬身一礼道：“弟子遵命。”转身发出两声长啸。

但见人影闪动，树林中，行出八个人来。四男四女，分着劲服疾装，男的一身黑，女的全身青。

四个男的，都在三十上下，白天平从未见过，但那四个女的，白天平却认识，那为首之人，正是美婢金萍。

金萍欠身一礼，道：“白爷，还认识小婢吗？”

白天平道：“金萍姑娘。”

金萍目光转动，回顾了一眼，道：“铁爷、伍爷没有来吗？”

白天平怔了一怔，才想到伍元超、铁成刚，竟然未随同前来。

袁道冷哼一声，道：“他们两位么，替老叫化办事去了。”

金萍已然领悟，笑一笑，接道：“老前辈，可是人称丐仙的袁……”

袁道道：“正是老夫，姑娘是……”

几句交谈，袁道已然惊觉这位姑娘不是简单人物，她虽是个丫头的身份，但她的风度、气质、和那说话的神情的稳健，面对江湖上威名显赫的丐仙袁

道，竟然能如此沉着。袁道是属于那重外拙内巧的人，他表面上朴朴实实，也许有些粗豪，但他的任何决定，都早已经过精密的计算，对眼下这一位为人仆婢的丫头，袁道就有着不同的感觉。

只听田无畏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大胆丫头，丐仙二字，也是你叫的吗？还不快向袁老前辈叩头谢罪。”

一向温柔，对主人十分恭顺的金萍，此刻却突然变的十分冷肃，望也不望田无畏一眼，却笑一笑，对袁道说道：“小女子金萍，在武家堡中……”

田无畏道：“金萍，你……”

袁道一挥手，阻止住田无畏的喝叫道：“姑娘乃大有来历之人，也用不着对老叫化子客套了。”

金萍笑一笑，道：“家师邱仙子……”

袁道双眼圆睁，接道：“她好吗？”

金萍道：“老人家已退隐江湖、不愿再见故旧，就是弟子也没有机会再拜慈颜求教了。”

袁道叹息一声，道：“她派你混入天皇教中，足证还未忘情江湖是非。”

金萍道：“派遣晚辈下山之后，家师就闭关参禅，不再见人，晚辈下山之前，家师修书一封，致奉袁老前辈，匆匆数年，晚辈因身为人婢，行不由己，无法寻访袁老前辈。”伸手入怀，取出书信一封，双手递上。

看那书封纸色，已然变黄，此信果已存有数年之久了。

袁道心中暗道：这丫头，竟然如此沉着。伸手接过书信，启封看去。

金萍身份，突然一变，不禁使白天平惊震莫名，田无畏更是呆在当地，半晌说不出话。

袁道捧信细读，脸色数变，似乎是那信中有不少震动人心的事。

折收好信笺收起，把原信又奉还金萍，道：“姑娘可知道信上内容吗？”

金萍摇头道：“不知道，不过，家师曾告诉晚辈，如若老前辈未卷入这场江湖是非，此信就不用奉呈老前辈了。”双手合在信封之上，暗运内力。片刻，双手扬动，两掌合夹的书信，已化作了飞灰。

袁道低声道：“姑娘混入天皇教中，定然是别有用心了？”

金萍道：“两大用心，一个是想找出他的真正首脑，是何许人物；一个想看看他们如何用手术控制属下。”

袁道道：“这两件事情可曾查明？”

金萍道：“没有，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没有见过那天皇教主，也没有查出来，他们用什么方法，配制出手术的药物。”

田无畏道：“武家堡只是天皇教中一个分舵，他们自然不会把它视为机要之处。”

金萍笑一笑，道：“至少，咱们武家堡中的实力不弱，”

田无畏道：“实力谈不上，不过，有一度天皇教主对在下确很信任，后来，不知听了什么人的话，对在下，也起了防备之心。”

金萍道：“你是一堡之主，可知道那解药之法吗？”

田无畏遥遥头，道：“不知道。”

金萍道：“你可留心到那些手术制人的大夫吗？”

田无畏道：“这个在下想到了，但却未来得及把他们收服於手下，局势就起了很大的变化，来不及对付他们。”

金萍道：“就我个人而言，你对我们似乎是很宽厚了。”

田无畏道：“姑娘虽然藏匿，但在下也可以瞧出你和常人有些不同，不过，当初我还认为你是天皇教主派来的人，以后，你做了不少事，我才发觉你不是天皇教主的人。”

金萍微微一笑，道：“你这次，把武家堡中的精锐全数带来，不怕堡中有变吗？”

田无畏笑一笑，道：“武家堡中，百名以上的高手，目下，只余下你们八个人，可以和我联手拒敌……”

哈哈一笑，接道：“姑娘，我是有眼不识金镶玉，现在，姑娘请自行行止，我还要替袁老前辈追查那天皇教主的下落。”

举手一招，带着四男三女，七个属下，快步奔了过去。

金萍没跟着追过去，却笑一笑，望着袁道，问道：“老前辈，可已知晓了天皇教主的身份？”

她一面走，一面说话，逼得袁道也跟着她向前跑去。这一来，群豪立刻跟在袁道的身后，向前跑去。

袁道一面走，一面说道：“目下老夫还不能肯定。”

金萍道：“老前辈，你和天皇教主见过面吗？”

袁道道：“匆匆一面，可惜，我们没多谈一会。”

金萍的步履，有如直射而出的流矢一般，但却不见她抬腿举步，和一般的陆地飞腾之法，大为不同。

袁道低声道：“姑娘，你知道了那天皇教主的身份吗？”

金萍道：“只见过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用手术，在人脑上加了一种药物，能够控制一个人，终身一世受他的利用。”

袁道叹息一声，道：“看来，他还是一位很懂医道的人了。”

金萍笑一笑，还未来得及答话，带路奔行的田无畏，突然停了下来。

袁道越众而出，和田无畏并肩而立，道：“你瞧到了什么？”

田无畏道：“天皇教主的停身之处。”

袁道道：“在哪里？”

田无畏伸手指着那悬崖下面一座翠谷，道：“就在那里。”

袁道回顾了江堂一眼，道：“江堂，仔细的看一看，你手下的人，是否还在那里。”

袁道道：“如是他不在那里，咱们岂不是又一场徒劳往返。”

田无畏道：“天皇教主太狡猾，所以晚辈也无法保证他的行踪，不过，这地方，是他苦心布置的所在，只要他没有准备逃走，就会留在这里。”

金萍突然越众而出，道：“袁老前辈，晚辈自从离开了师门之后，就投身于武家堡中为婢，一直都没好好的和人打过一架，这一次，给晚辈一个机会如何？”

袁道道：“什么机会？”

金萍道：“晚辈想当先行入翠谷，为诸位探道，以免咱们同时堕入埋伏之中，应变不及。”

袁道道：“话是不错，不过……”

金萍接道：“老前辈，别人不知晚辈来历，老前辈已然知晓，晚辈虽然不敢说在武功已得真传，至少还有自保之能。”

袁道点点头，道：“好吧！那就由你去吧！”

金萍笑一笑，道：“晚辈还有一个请求，不知前辈是否可以答允？”

袁道道：“老叫化只要能做得主，就不会叫你失望。”

金萍道：“我想带个帮手同往，但不知老前辈肯否同意？”

袁道道：“你要带什么人？”

金萍道：“白天平。”

袁道微微一怔，道：“好是好，不过……”

金萍接道：“他是老前辈的义子，只要老前辈同意了，他想推辞也无法推辞了。”

未待袁道答话，白天平已快步行出，道：“平儿愿陪从金萍姑娘，先入翠谷探道。”

袁道点点头，道：“好吧……”语声一顿，接道：“女娃儿，只有你们两个人吗？”

金萍道：“晚辈此行，只是探道性质，人多了，反而不便，有两人已经足够了。”

袁道道：“你们多多小心，只探虚实，不可逞强和敌人交战。”

金萍笑一笑道：“晚辈遵命。”当先向前奔出。

白天平紧追身后，片刻间已行到百丈之外，没入了一片树林之中。

隔绝了袁道等的视线，金萍突然停下了脚步，回目望着白天平，微笑说道：“白兄，是不是觉着很奇怪？”

白天平道：“有何奇怪，在下和姑娘早已相识，联手行动，也可方便一些。”

金萍笑一笑，道：“不怕那位何姑娘心中不乐吗？”

白天平笑一笑道：“何姑娘不是那样的人。”

金萍脸色突然一整，道：“听说你学会了乾坤一绝剑。”

白天平道：“机缘凑巧，得此奇遇。”

金萍道：“以白兄的聪慧，想是早已想到了，我不会无缘无故的带你来此地吧！”

白天平道：“这个，在下确未想到，不过，姑娘有何用心？在下洗耳恭听。”

金萍似是在筹思措词，沉吟了一阵，才缓缓说道：“你知道那位天皇教主是什么人吗？”

白天平道：“在下只知道他自称司马宽，但是不是真的司马宽，那就不是在下所知了。”

金萍道：“我知道，这世间真有一个叫作司马宽的人，不过，不是天皇教主，他借用了司马宽之名，只是一个托词罢了。”

白天平道：“姑娘似是很了解个中的内情。”

金萍道：“只是知道的比你多一些罢了。”

白天平暗暗吸了一口气，防备敌人偷袭，口中却冷冷说道：“金萍姑娘，有什么事，你可以明说了，咱们的时间很急促。”金萍道：“白少侠你应该明白这件事……”

白天平摇摇头，道：“不明白。”金萍道：“咱们可不可以合作一下？”

白天平怔了一怔，道：“合作，怎么样一个合作法？”金萍道：“设法把他们分别诱入这片密林之中，然后，一一生擒。”

白天平道：“你是说生擒什么人？”

金萍道：“袁道、江堂、田无畏。”

白天平陡然感觉到一股凉气，由背上直冒起来，全身都生出寒意，缓缓说道：“金萍姑娘，你究竟是什么人？”

金萍道：“我就是我，一个侍候人的大丫头……”

白天萍道：“姑娘的用心是……”

金萍接道：“阁下如是想知道内情，必须要答允我一件事。”

白天平紧张、激动的心情逐渐的平静下来，缓缓说道：“要我先投入天皇教下，是吗？”

金萍道：“不是，天皇教在玄支剑士，和丐仙袁道率领的高手之下，无论如何也无法逃过被消灭的劫难。”

白天平道：“姑娘，在下确然有些不太了解了，姑娘可否说得清楚一些？”

金萍道：“听来曲折迷离，叫人很难连在一起，好象是一串珍珠一般，洒落一地，耀眼生花，但它却有一个头，只要我们提起那个线头，它就成了一串的珠链。”

白天平道：“姑娘，要我如何答允你，你才会告诉个中内情？”

金萍道：“答应和我合作。”

白天平道：“你肯相信我的话吗？”

金萍点点头，道：“相信，所以，我才带你来此地谈谈。”

白天平笑一笑，道：“好吧！你说说看，咱们如何一个合作之法？”

金萍笑一笑，道：“既称合作，自然要推心置腹，肝胆相照。”

白天平道：“至少，我应该先了解什么事吧？”

金萍笑一笑，道：“白天平，这事不能轻易出口，走错了路，可以回头再走，但如说错了话，那就很难收回。”

白天平道：“姑娘，你这样吞吞吐吐，说明了不相信在下，咱们也不用再谈了。”

金萍道：“兹事体大，说出来，如若是你白兄不肯答应，那岂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么。”

白天平越听越觉不对，但他仍然耐着性子没有发作，缓缓说道：“姑娘的意思呢？”

金萍道：“我的意思是，先让你对我生出敬佩之心。”

白天平道：“哪一方面？”

金萍道：“武功。”

白天平道：“说了半天，姑娘只是想和在下打一架，是吗？”

金萍道：“可惜的是咱们的时间不多，要打也就是一两招，就要分出胜负。”

白天平道：“姑娘可是说一两招，就有把握胜过在下了？”

金萍道：“所以，我要你先施展‘乾坤一绝剑’，攻我一招。”

白天平道：“哦！”

金萍道：“如是这一招，你不能胜我，那就证明了你没有胜我之能。”

白天平道：“然后呢？”

金萍道：“自然会对我生出了敬畏之心。”

白天平道：“那也未必，就算‘乾坤一绝剑’不能胜你，我也一定不怕你。”

金萍笑一笑，道：“动过手再说吧！你请出剑。”

白天平心头火起，缓缓举起了的长剑。金萍含笑而立，也抽出背上的长

剑。

白天平运足功力，正待挥剑攻出，突然想到陷身武家堡时，金萍的惠助之情，长叹一声，收了长剑，道：“姑娘！算你胜了，有什么事，但请吩咐。”

金萍冷冷道：“不行，白天平，咱们时间不多，可以出手了。”

白天平一皱眉头，道：“姑娘，这一剑，可能使咱们两个人中，有一个血溅当场。”

金萍道：“你可以放心，那个人，不会是我。”

白天平道：“姑娘，你太狂了。”

刷的一剑，刺了过去。

第三十三回 诡变莫测 步步凶险

金萍轻轻一闪，避了开去，白天平长剑收回，却不料金萍长剑突出，随着白天平收回的长剑，剑锋已逼上了白天平的咽喉。

白天平呆了一呆，道：“好快的剑法。”

金萍道：“过奖，过奖，这一招叫作‘随风飘’，手中之剑，随着敌人的长剑进退，只要你出剑有路，收剑有序，我就能乘虚而入。”

白天平道：“真是从未听闻的剑法，高明啊！高明。”

金萍道：“白兄，我如一剑把你杀死，那真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白天平笑一笑，道：“好吧！你如只是想杀死我，那就可以下手了。”

金萍格格一笑，道：“白兄，天皇教这出戏，已快唱完了，你白兄少年英雄，这一次剿灭天皇教，你白兄应授首功，这一身荣耀眼看就要到手，死了岂不是太过可惜。”

白天平道：“姑娘如是只说这几句话，在下已经听到了，金萍姑娘，如是要我白某人选择，似乎是就该告诉我详细情形。”

金萍道：“先答应我一句话如何？”

白天平道：“姑娘情说吧！”

金萍道：“你怕不怕死？”

白天平摇摇头，道：“不怕，不过，我不想死的糊糊涂涂。”

金萍沉吟了一阵，道：“你闭上眼睛。”

白天平道：“为什么？”口中说话，人却依言闭上了双目。

金萍低声说道：“白兄，你要和我合作，听我之命去行事。”

白天平道：“那要看姑娘告诉我的什么事……”

话未完，突觉后脑一麻，被人点了穴道。

金萍动作快速，点了白天平穴道之后，立刻，抱起了白天平的身予，直向一处密林中行走。

江堂一直望着两人的去处，久久不见动静，心中突生警觉，低声道：“袁老前辈，他们应该有消息了。”

袁道道：“不错，怎么不见动静。”

江堂道：“会不会出了意外之变。”

袁道道：“你说被那司马宽设下的埋伏暗算了？”

江堂道：“这个自然可能，不过，那位金萍姑娘如是想暗中算计白少侠，得手更易了。”

袁道一扬双眉，道：“这个，不太可能吧！”

田无畏道：“晚辈过去瞧瞧。”

洪承志道：“我和你一起去。”

袁道道：“好，速去速回。”

田无畏、洪承志飞身而起，疾奔过去。

江堂低声道：“白少侠是一位很谨慎的人，而且，武功高强，如是遇上了司马宽的埋伏偷袭，咱们早可听得警讯了，晚辈如是料断无错，毛病可能出在那金萍姑娘身上。”

袁道皱皱眉头，道：“你的意思是……”

江堂接道：“晚辈觉着，咱们似乎是用不着再等下去了，不如召集玄支剑士，正面攻了上去。”

袁道道：“左右两面的人手，不知是否遇上了阻拦？”

江堂道：“没有。”

袁道道：“你怎么知道？”江堂道：“晚辈观察情形，天皇教中人似是已全面撤退，而且，晚辈也派人监视着两侧的举动，如若他们动上手，立刻就会有消息传来。”

袁道回顾了天侯七英等一眼，道：“咱们也上去瞧瞧吧！”当先举步行去。

何玉霜的神色很难看，但这位身经大变的少女，却一直静静的站着，一语不发。

她紧紧追随在袁道的身后，双手中各握着两枚飞铃。

洪承志和田无畏，以极快的速度，奔入一片林木之后，早已不见金萍和白天平的影子。

洪承志四顾了一眼，道：“不在这里。”

田无畏伏下身子，仔细查看了一眼，道：“他们在这里停了一下。”

洪承志道：“人呢？”

田无畏道：“走了。”

洪承志道：“人到哪里去了？”

田无畏未立刻回答洪承志的问话，却伏在地上，仔细察看了一阵，道：“可恶的很。”

洪承志愣了一愣，道：“什么事？”

田无道：“两个人的脚印，变成了一个，而且，那脚印是女人的脚印。”

洪承志道：“这表示什么？”

田无畏道：“可能是白师弟遭了暗算，被她带走了。”

洪承志道：“什么人暗算了白天平？”

田无畏道：“不知道，可能是天皇教中人。”

洪承志道：“此地还有什么人的脚印吗？”

田无畏道：“没有了。”

洪承志道：“那一定是受了金萍的暗算了……”语声一顿，突转严厉，道：“那金萍是你的丫头？”

田无畏道：“很惭愧，这多年中，我竟然没有发觉她特殊出之处，也不了解她真正的身份。”

洪承志道：“现在，你知道了吗？”

田无畏摇摇头，道：“不知道。”

洪承志哦了一声，道：“刚才那丫头拿了一封信，那封信上写的什么？”

田无畏道：“不清楚。”

洪承志道：“这么说来，咱们还得回去问问袁老前辈她的出身了。”

田无畏道：“不用了，就现在的足迹、情势判断，已然十分明显，那位金萍丫头，暗算了白天平，然后，把他带离了此地。”

洪承志回顾了一眼，道：“带往何处？”

田无畏伸手一指前面的密林，道：“就在那树林之中。”

洪承志道：“好！我去搜查一下。”

田无畏急急叫道：“站住。”

洪承志愣了一愣，道：“干什么？”

田无畏道：“白天平受了她的暗算，这丫头的手段，自非小可，你如行

入林中，也可能受她暗算。”

洪承志对别人十分自负，但他对白天平，却是十分敬服，略一沉吟，道：“说的是，她能暗算白少侠，也就能暗算我。”

田无畏缓缓说道：“咱们有两个办法，应该如何？请你洪兄决定一下。”

洪承志道：“说来听听。”

田无畏道：“一是咱们立刻归报袁老前辈，调动玄支剑士来此，你该已知道玄支剑士的威力，无论多么高强的武功，都无法逃避那玄支剑士的围攻。”

洪承志道：“这样，时间上岂不是太晚了一些？”

田无畏道：“在下也想了时效上的问题，所以，还有一个办法。”

洪承志道：“请教。”

田无畏道：“咱们两个人配合，一前一后的搜入林中，就算她隐身施用暗算，至多也只能算计咱们之中的一人。”

洪承志道：“对！事不宜迟，咱们这就进去。”

田无畏道：“我走在前面。”

洪承志对田无畏，似是有着一种不服气的味道，一皱眉头，道：“为什么？”

田无畏笑一笑，道：“论落刀威势，你可能比我高明，但如讲临敌应变，我似乎是要强过你了，所以，我应走前面。”举步向林中行去。

洪承志手执长刀，紧随在田无的身后。田无畏步入林中之后，十分谨慎，丝毫不敢大意。

洪承声忍不住低声说道：“这片树林虽然不大，但如咱们这样搜查，只怕也要半天时间。”

只听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应道：“不用找，我在这里。”二人循声望去，只见金萍站在不远处。田无畏道：“姑娘在武家堡住了两三年，在下竟然不知道来历，当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但姑娘的隐蔽功夫，实也高明得很。”

金萍道：“客气，客气，堡主事务繁多，无暇顾及到我这个丫头罢了。”

田无畏道：“往事已矣！不谈也罢，目下的事，还要姑娘给咱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金萍道：“那要看什么事了？”

田无畏道：“敝师弟白天平现在何处？”

金萍笑一笑，道：“我说他去探视敌情了，两位信是不信？”

田无畏道：“不信。”

金萍道：“啊！为什么？”

田无畏道：“因为，那里只留下你姑娘一个人的脚印。”

金萍笑一笑，道：“看来，堡主还是一位很细心的人。”

田无畏道：“姑娘还没答复在下的问话。”

金萍冷冷说道：“我用真真正正的武功胜了他，你们信是不信？”

洪承志道：“不信。”

金萍道：“不信，你就自己来试试。”

洪承志刷的一声，抽出单刀，向前行去。金萍笑一笑，举起了手中长不剑。

田无畏伸手拦住了洪承志，低声道：“洪少兄，暂请稍息。”

目光转注到金萍的身上，道：“金萍姑娘，不论你是暗算，或是用真实

武功，制服了白天平，但你用心何在呢？”

金萍道：“很简单，他不肯听我之言，从我之意，那就只好制住了。”

田无畏道：“姑娘用什么手法制住了他？”

金萍扬一扬手中的长剑，道：“这个！”

田无畏道：“姑娘的剑术很高明了。”

金萍道：“可以当面试过。”

田无畏淡淡一笑，道：“姑娘，能不能让我们见见他？”

金萍笑一笑，道：“可以，他就在那株巨松之后，你们自己去吧！”

田无畏、洪承志，大步行了过去，果见一株老松之后，盘坐着白天平。

洪承志心中大急，快步行了过去，道：“白兄，你……”伸手抓去。

田无畏急急说道：“洪少兄不可造次。”

洪承志也觉出情形不对，手还未触及衣服，已然收了回来。

金萍淡淡一笑，道：“他被一种特殊的点穴手法，制住了穴道，如是两位自信能够解开时，何妨一试。”

田无畏心中暗道：“这丫头口气如此托大，定然是别有所恃了。”

洪承志已大步行了过来，伸手在白天平身上推拿了一阵，竟然全无作用。

金萍道：“那是一种独门点穴手法，我想两位解开他穴道的成份不大。”

田无畏一面伸手止住了洪承志再度试行解穴的举动，一面缓缓说道：“姑娘，你知道白天平是我的什么人吗？”

金萍道：“你的师弟。”

田无畏道：“你早知道了？”

金萍道：“在武家堡中，你对他特别纵容，自然是有原因了。”

田无畏笑一笑，道：“这么说来，姑娘也早知道在下的出身了？”

金萍道：“你们都是无名子的门下，对吗？”

田无畏轻轻吁一口气，道：“姑娘真是一位有心人，知晓在下出身的人，放眼江湖，并不太多。”

金萍道：“你的武功很高，除了无名子外，别人也很难教出你这样的弟子。”

田无畏道：“姑娘，此情此景之下，已到了非说实话不可的地步，似乎是，用不着再隐藏什么了。”

金萍道：“我如还想隐藏自己，也不会算计白天平了。”

洪承志道：“你的用心为何呢？”

金萍道：“我不愿彼此打的鲜血淋漓，所以，只好用点手段了。”

洪承志道：“你认为，你暗算了白天平，就可以使这一场搏杀平息？”

金萍目光转注到田无畏的身上，道：“你！怎么说？要不要你这位师弟的性命。”

田无畏道：“我想，那一定有很苛刻的条件。”金萍道：“这要看你怎么想了。”

田无畏道：“试试看吧，能答应，我再答应。”金萍道：“其实，简单得很，我希望两位能帮我个忙。”洪承志道：“什么忙？”金萍道：“听我令谕行事。”

田无畏道：“在下有些不明白了，你是否要帮助天皇教主？”金萍道：“是！”

田无畏道：“你在武家堡多时，对他的罪恶，早已了若指掌，此人不除，

天理何在，姑娘为什么还要帮他？”金萍道：“田堡主，我想咱们如何辩论，也无法求得一个结果出来，对吗？”

田无畏道：“嗯！姑娘的意思是……”金萍道：“你们是否还要白天平的性命，要他活下去，那就接受我的令谕，如若你们不管白天平的生死，就只好另作打算了。”洪承志冷笑一声，道：“金萍姑娘，别忘了，你已经没有机会伤害到白天平了，他目下情形，似乎只是被你点了穴道，就算是独门手法，只要咱们有时间，相信总可以慢慢的解开。”

金萍笑一笑，道：“听你的口气，似乎是说我用暗算伤了他。”

洪承志道：“不错，难道你是用真实的武功伤了他。”

金萍道：“你可要试试看，我要用对付白天平的同一招武功，来对付你。”

洪承志怔了一怔，道：“那是说，你用的真实武功，对付了白天平？”

金萍道：“亮你的刀吧！我要让你先机。”

洪承志被激起了怒火，手握刀柄，冷冷说道：“在下的刀法很凌厉，只怕姑娘很难接下。”

金萍道：“白天平的武功，不会比你差，但他一样伤在了我的手中。”

洪承志道：“我不信。”

金萍道：“你一出手，就可以证明了这件事。”

洪承志拔刀一挥，横斩过去。但见寒芒一闪，拦腰劈到。

金萍娇躯微闪，避过一剑，右手一抬，长剑突然刺出。

洪承志一刀落空，一收长刀。金萍随着洪承志收回的刀势，长剑一闪，忽然间，逼向了洪承志的咽喉。

洪承志怔了一怔，放下了手中的长刀，道：“你这是什么剑法？”

金萍道：“白天平也败在这一招中。”

洪承志道：“只因在下心中存了一分仁慈。”

金萍道：“和人动手，最好别存仁慈之心，多一分仁慈，你就可能会伤在了对方的手中。”

洪承志道：“如是姑娘不信……”

金萍道：“我很相信，用不着再试了。”

长剑微微一紧，剑尖已刺入了洪承志的肌肤。

一缕鲜血，淋漓而下。

田无畏吃了一惊，道：“姑娘手下留情，不可伤人！”

金萍笑一笑，道：“田无畏，现在，咱们之间，已不是主人和丫头的身份了，君子自重，不要自找没趣。”

田无畏轻轻吁一口气，道：“姑娘，在下早已无此想法，只恨当年目不识人，致不能认出姑娘，说起来，惭愧得很。”

金萍笑一笑，道：“你说的这么客气，倒叫人有些不好意思了。”

田无畏道：“姑娘请移开洪承志身上的剑势，有话好好商量。”

金萍笑一笑，道：“田堡主，你想的太轻松了。”

田无畏道：“姑娘，袁老前辈和玄支剑士，很快就要赶到了。”

金萍道：“玄支剑士，确是一支不可轻侮的力量，但除非你不顾及洪承志和白天平的生死……”

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传了过来，接道：“姑娘，这是为了什么？”

抬头看去，只见袁道带着天侯七英，和十二玄支剑士及江堂、何玉霜等一大批人赶到。另一侧，人影闪动，丐帮申帮主，和武当派掌门人闻钟道长，

也率人赶到。原来，袁道已打出信号，召集各路人马，向此地集中。

金萍身子一转，左手疾出，点了洪承志的穴道：“老前辈，为什么你来得这样快？”

袁道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道：“老夫如是晚来一步，岂不是看不到你暗中算计人了。”

金萍道：“看到了有什么好，你不觉着很伤心吗？”

袁道叹一口气，道：“这些年来，老夫遇上的怪事太多了，所以，谈不上什么伤心了，只不过，我觉着有些奇怪！”

金萍道：“奇怪什么？”

袁道道：“你师父为人，一向谨慎，怎么会教出你这样的弟子？”

金萍道：“你能受骗，我师父就也可能受骗。”

袁道道：“好吧！现在，咱们可以说清楚了，是吗？”

金萍道：“嗯！”

袁道道：“告诉我，你究竟为了什么？”

金萍道：“你知道天皇教主是谁？”

袁道神情肃然，道：“你知道？”

金萍点点头，道：“我知道，我也不满他的作为，但我不希望他受到伤害。”

袁道道：“你知道，他伤害了多少人？”

金萍道：“我知道，所以，我也很伤心，但我又不能不帮助他。”

袁道道：“为什么？难道这也是你那师父的意思吗？”

金萍摇摇头，道：“不是，完全是我的意思。”

袁道道：“你！很大的胆子。”

金萍道，“情非得已，还望老前辈多多的原谅。”

袁道冷哼一声，道：“原谅，这等大逆不道的事，别人岂能原谅你们。”

金萍哦了一声，道：“所以，晚辈自己也有了准备。”

袁道道：“你准备什么？”

金萍道：“他们都被我用独门手法点了穴道。”

袁道道：“白天平、洪承志，也牵入了这场恩怨之中？”

金萍道：“他们两位，只是晚辈用来对抗玄支剑士的帮手。”

袁道道：“帮手？”

金萍道：“是！我见到了玄支剑士的威力，我想不出对付玄支剑士的办法，只好借重他们两位了。”

袁道笑一笑，道：“你要他们两位帮助你吗？”

金萍道：“他们不会帮我对付玄支剑士，但他们两位却能使你老前辈投鼠忌器。”

袁道冷哼一声，道：“如是老夫不顾忌你的威吓，下令玄支剑士追杀呢？”

金萍道：“你最好别试，我见识过玄支剑士的威力，所有的人，都不能抗拒，所以，我会先杀死洪承志和白天平。”

袁道道：“这个么……”

金萍道：“老前辈，我不是不知好歹的人，也不是有心要助纣为虐，更不敢故意和你老人家作对，只希望老前辈，能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证明几件事。”

袁道道：“你要多少时间，又要证明些什么事？”

金萍道：“我要十二个时辰，在这段时间内，你们不能攻这片翠谷。”

袁道道：“这个，一十二个时辰，是不是太久了一些。”

金萍道：“在晚辈而言，这已是非常紧迫的期限了。”

袁道道：“能不能告诉我，你想查明什么？”

金萍道：“这个，在未证实前，晚辈不便说，一旦证实，那就非要告诉老前辈不可了。”

袁道回顾了江堂一眼，道：“你看，现在咱们应该如何？”

江堂道：“看形势这片翠谷是一片绝地，也是一处好战场，天皇教主选择此地，很可能准备和咱们决一死战。”

袁道沉吟了一阵，望着金萍，道：“令师一世清白，希望你不要玷污了她。”

金萍道：“我会尽力维护师门清白。”

袁道道：“好吧！既明细节，要我们如何？”

金萍道：“你们驻兵谷口，我先进谷中去问个明白，至迟十二个时辰内，我会带讯出来。”

袁道道：“当真是诡异莫测，告诉我，你是不是去见天皇教主？”

金萍道：“是！”

袁道叹口气道：“难道天皇教主，也会牵入你师门关连之中？”

田无畏突然接道：“金萍，你选白天平和你同来时，可是已有此打算？”

金萍道：“堡主原宥。”

江堂道：“你决心入谷，求证存疑，袁老前辈已经答允，但你是否要把白天平和洪承志交还我们？”

金萍沉吟了一阵，道：“这件事很为难，我相信袁老前辈一言九鼎，但我又不能太过冒险。”

江堂道：“冒什么险？”

金萍道：“我交出白天平和洪承志，如是你一旦不守信约，那将如何？”

袁道怒道：“老夫一生之中，从未失信於人，难道还会失信放你一个后生晚辈不成。”

金萍道：“好吧！我留下他们两人，但我不能解开他们穴道。”

田无畏道：“我们能不能替他们解开穴道？”

金萍道：“最好不要，我是一种很特殊的独门手法，一旦失手，会造成他们很大的痛苦。”

田无畏道：“这就不劳姑娘费心了。”

金萍未再多言，转身直奔翠谷而去。

江堂望着金萍的背影，道：“这丫头，不知要去查证什么？”

袁道叹息一声，道：“她意志如此坚决，查证之事，一定对她十分重要了。”

江堂道：“翠谷中，有着天皇教中余下的全部精锐，她一个人，只怕是能去难回来了。”

田无畏道：“那丫头的剑法诡异，叫人看不出一点来龙去脉。”

江堂道：“能够一下子制住了白少侠和洪少侠，自然非同小可。”

袁道道：“你们如是知道她出身何人门下，那就不足为怪了。”

田无畏道：“她是何人门下？”

袁道道：“八手观音邱仙子的亲传弟子。”

江堂、田无畏，都听得脸色，一变，道：“八手观音，当年手诛八凶，找上天下英雄大会，一口气连败了四十八位高手的八手观音！”

袁道道：“当世高手中，只有一个八手观音，那次英雄大会中，我也在场，她连败了四十八位高手中，就有老叫化子一人，我平生中，不服别人，只有对那位八手观音，一身成就敬服莫名，她为人清高自持，虽然，性情稍微有些偏激，但她对是非分的非常清楚，决不会教出胡作非为的弟子。”

江堂道：“但这位金萍姑娘的择恶性固执，实又教人不堪领教。”

田无畏回顾了袁道一眼，低声道：“师伯一生未说过一句不算数的话，既然答应了对方，自然是不能说了不算，现在，咱们先看看白师弟和那洪少侠的穴道，是否能够解开，再作道理。”

袁道点点头，道：“希望金萍那丫头能有一个完全的解释，否则，就算是开罪了八手观音，老夫也不能轻易把她放过……”口中说话，人却直对白天平和洪承志行了过去。

汪堂低声道：“田兄，兄弟有一事不明，请教田兄。”

田无畏道：“什么事？”

江堂道：“田兄看到了他们动手经过，那丫头怎会一下制住了这样两位武林中年轻高手？”

田无畏道：“她如何制服了白师弟，我没有看到，我只见到她制服了洪少侠，那是一种很奇怪的剑法，随着动手刀势的收发，就攻了上来，洪承志就是这样受人所制，一招后，就被人所制。”

江堂道：“有这等事？”

袁道道：“很可能，天下如有一个人能参悟对付无名子的剑法，那人就是八手观音。”

田无畏道：“我虽没有见过白师弟如何受制，但想来，和那洪少侠的情形相似。”

几人谈话之间，人已到了白天平和洪承志的身前。

两人都被点了穴道，瞪着眼瞧着几人，却无法开口说话，也不能转动身躯。

田无畏伏下身子，仔细在洪承志身上查看了一阵，伸手施展推宫过穴之法，推解洪承志身上的穴道。

但见洪承志神色一变，似是承受着很大的痛苦，但却又无法出口。

袁道摇摇头，道：“快些住手，八手观音独门点穴手法，岂是轻易能够解的！”

田无畏长吁一口气，道：“袁师伯，难道咱们真的袖手坐待，等上十二个时辰，俟她回来，再解去两个被点穴道吗？”

袁道道：“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只有委屈他们一下了。”

田无畏摇摇头叹息一声，道：“惭愧啊！惭愧。她混入武家堡数年之久，我竟然不知道她是八手观音的弟子。”

袁道道：“你们武家堡太复杂，混集了各方高手，谁也无法完全了解他们。”

似是忽然想到了什么重要的事，田无畏急啊了一声，道：“这个，全由她学去了。”

袁道道：“什么事？”

田无畏道：“这位金萍姑娘，在武家堡中的丫头之中，排行甚高，负责管

理脑部手术之事，想来，被她知晓了不少的隐秘。”

袁道低声道：“关于在人头开刀的事，你知晓好多？”

田无畏道：“他们那些大夫，在天皇教中，自成一系，直属教主，别人无法干预，所以，弟子对此知晓有限。”

江堂低声接道：“兄弟的手段，可能有欠光明，但很实用，金萍姑娘武功奇高，不论她出身何人门下，但目下情形，咱们无法预测她的行踪，也无法料断她是敌是友，所以，最好的办法，先把她制服住，然后，再作计议。”

袁道道：“如何把她制服住呢？”

江堂低声说出了计划。

田无畏道：“江兄，咱们就这样作了，你要他们准备。”

江堂道：“袁老前辈还未答允。”

田无畏笑一笑，道：“但老人家也没有反对。”

江堂点头一笑，道：“说的是！”立刻下令暗作布置。

丐帮帮主申三峰、武当掌门人闻钟道长，都已带人赶到。玄支剑士的前锋，也都集中了一处。

袁道辈高望尊，自然以他为发号施令之人，为了白天平、洪承志的安全，他无法不忍耐一些，使全部人手，都停了下来。

直等到日过中午，仍然未见动静。袁老心头火起，几度要下令攻袭，但却强自忍耐下来。

江堂冷眼旁观，瞧出了袁道的躁急，低声道：“老前辈，那丫头说过要咱们等上十二个时辰，现在，不过两个时辰多一些。”

袁道道：“难道她真要咱们等足十二个时辰吗？”

江堂低声说道：“老前辈，目下的情势是，咱们只有耐心些等下去，如若咱们全力攻入，很可能激起那丫头的敌对，晚辈这一着苦心安排，也就算白费心机了。”

袁道一皱眉头道：“八手观音，固然是艺业精纯，已达登峰造极之境，但她一个丫头，能有多大的成就，我不信，咱们制不伏她。”

汪堂道：“如若咱们全力施为，对付她也许不难办到，但白天平和洪承志，都是这一代中出类拔萃的人才，两人并未搏战，就被占中穴道，这丫头自是有过人之能，再说，晚辈心中还有一些怀疑……”

袁道回顾了江堂一眼，道：“你怀疑什么？”

江堂道：“我追随天皇教主时日很久，对他本身之秘，虽然了解的不多，但对他身外的事务，却是知道的不算太少，但却从未听闻过金萍的事，所以，晚辈的想法，这不可能是一件早经筹划的阴谋，可能只是一件偶发事件，牵扯出来的一些麻烦。”

袁道闭目沉思了一阵，道：“她要去查证一些事情？”

田无畏道：“不错。”

袁道道：“她这点年纪，自然不会和天皇教主扯上什么关系，何况八手观音那封书信上说的明白，要她混入天皇教中，也是为了武林大局，要她潜伏在天皇教中……”

田无畏心中怦然一动，接道：“袁师伯，八手观音，退出江湖已久，怎会对天皇教如此留心？”

袁道呆了一呆，道：“说的是啊！她给我那封信上，有两句词意不明，似是隐含有别的用意。”

田无畏望了袁道一眼，欲言又止。

袁道笑一声，道：“你师父说你心眼太活，阴沉多疑，看来，你这老毛病是永远不会改了？”

田无畏脸上一热，道：“晚辈……晚辈……觉着……”

袁道接道：“你想问问那句话是怎么写的，对吗？”

田无畏道：“正是此意。”

袁道道：“那你为什么不名正言顺的说出来，吞吞吐吐的，自作聪明之态。”

田无畏道：“晚辈怕话说得太直，惹你老人家生气。”

袁道道：“那两句话是说，萍儿年幼，恐难顾识大体，要我多费心机，予以照顾。这代表什么呢？”

田无畏道：“袁师伯，会不会和他的身世有关？”

袁道神色一变，道：“那是说八手观音，早已知道天皇教主是谁了？”

田无畏道：“袁师伯，八手观音老前辈，已退出了江湖，会对江湖中事，如此关心，派遣她关门弟子，混入其中？”

袁道沉吟了一阵，道：“这么说来，金萍似是已体会到师父的用心，所以，她要去查证一下。”

田无畏道：“师伯，好的想法是，金萍对师父的交代，有了很多的怀疑，所以，她要去查证一下；坏的地方想，这件事，确和她身世有关，她也许不满天皇教主的作为，但她却无法斩断那些错综、绵连的关系。”

江堂突然插口，道：“田兄的意思，可是说那金萍姑娘，和尺皇教主，有什么亲情，是吗？”

田无畏道：“不错，咱们不能不多此一疑。”

江堂神情肃然地说道：“江湖上，确有不少父子、母女，对面不相识，因出身不同，有时，会造成父子对阵，母女操戈，但天皇教主和金萍姑娘，绝不会是父女关系。”

田无畏道：“江兄怎能如此肯定？”

江堂道：“很肯定，那位金萍姑娘的年龄，至多不过二十岁吧！但二十年之前，我就和天皇教主司马宽混在一处了，我们做了很多的坏事，但天皇教主，并未留下骨肉子女……”

袁道接道：“你们虽然在一起很久，但你对司马宽并不了解。”

江堂道：“那是以前和以后的事，照金萍姑娘的年龄算，那几年，司马宽正应该和我混在一起的时间，这一点，在下可以肯定了。”

袁道长长吁一口气，道：“果真如此，咱们可以放下一件心事了。”

江堂道：“只是那司马宽来路不明，可能和八手观音有什么牵连。”

袁道沉吟了一阵道：“就算他和八手观音有什么牵连吧！但他如此作为，咱们也不能轻易的放过他，就算和八手观音为敌，那也顾不得了。”

田无畏道：“对！咱们制住了金萍，再作计议。”

江堂轻轻吁一口气，道：“老前辈，田兄，在下尽力而为，如是那丫头太机警，咱们无法得手时，还望两位能及时出手。”

袁道道：“有备无患，如若那丫头真的不肯听命，那就对付她了。”

田无畏道：“对金萍太过份，会不会开罪了八手观音？”

袁宣道：“自然可能，但咱们顾不了那么多啦，她一定要出头，只好连她也算进去。”

田无畏道：“袁师伯，我想到了一件事。”

袁道道：“什么事？”

田无畏低声道：“如若咱们发觉了那八手观音和天皇教主有着特别关系的话，咱们应该如何？”

袁道沉吟了一阵，道：“无畏，你是浪子回头金不换，看你现在一心为江湖正义效力，和昔年被逐出门墙之事，实叫老叫化感慨万端。”

田无畏道：“想起当年之事，弟子十分惭愧，有劳师伯费心了。”

袁道道：“唉！无畏，反正金萍那丫头还没有来，老夫倒想和你谈谈？”

田无畏道：“师伯指教。”

袁道道：“你这一生中，心中最崇敬的是什么人？”

田无畏道：“师父，和你老人家。”

袁道道：“无畏，有一件事，我想你应该心中先有一点准备。”

田无畏怔了一怔，道：“什么准备？”

袁道道：“唉！事情牵扯上八手观音，老叫化确也有点迷惑，但愿别再牵扯上别的人。”

田无畏怔了一怔，道：“师伯的意思是……”

袁道道：“无畏，目下的情况很复杂，我希望咱们的心理上，都有一点准备。”

田无畏道：“师伯，弟子一直想不明白，能不能说得清楚一些。”

袁道摇摇头，道：“我只能告诉你，咱们心理上要有些准备。”

田无畏还未来得及接口，江堂已沉声喝道：“金萍姑娘来了。”

抬头看去，只见全身青衣、手执长剑的金萍，疾步奔了过来。片刻间，已到了几人身前。

袁道居中而立，两侧站着田无畏和江堂。

金萍停下脚步，抬头望了袁道一眼，道：“老前辈。”她神情平静，叫人瞧不出一丝喜怒之情。

袁道冷哼一声，道：“你的点穴手法十分高明，连老叫化也解不开。”

金萍道：“那点穴手法，是家师的独门绝技，除了家师和晚辈之外，别人都无法解开这独门手法。”

袁道道：“你的作为，和令师的信上，有很多不同之处。”

金萍道：“事实上，晚辈就是在奉命行事。”

袁道道：“说清楚吧！你要干什么？”

金萍道：“我要查一查那天皇教主的底细。”

袁道道：“查出来没有？”

金萍点点头，道：“查出一部分。”

袁道道：“啊！哪位天皇教主，究竟是什么人？”

金萍道：“老前辈，晚辈还有很多事，没有查明，暂时无法奉告。”

袁道冷笑一声，道：“那你赶来此地的用心何在呢？”

金萍道：“我怕老前辈等得焦急，特地赶来，说明一声。”

袁道道：“好！这件事老叫化谢了，你还有什么事？”

金萍流目四顾缓缓说道：“老前辈知道了，希望你再等一阵。”

突然间，人影闪动，分由四面八方围上来七八个人。

金萍笑一笑，道：“老前辈，你们安排下了埋伏，是吗？”

袁道一皱眉头，道：“你自己不觉着，太过神秘了吗？”

金萍道：“所以，老前辈设下了埋伏，咱们就算是扯直了是吗？”

袁道道：“就这么说吧。”

那环围在四周的人突然射出了毒粉末。

金萍身如闪电，纵身一跃，已脱出圈外。

江堂大喝一声，纵身而起，挥袖击去。一道寒芒，由袖中激射而出，一道弧形的寒芒，卷飞而去。

她动作快速至极，那一大片四面八方射来的毒粉，竟然无法圈得住她。

田无畏大喝一声，纵身而起，劈出一掌。金萍娇躯一侧，左手疾挥而出。砰然一声，双掌接实。

金萍借机一收双腿凌空打了一个跟斗，翻出了三四丈远，轻飘落着实地上，笑一笑，道：“老前辈，承教。”转身疾步而去。

袁道叹一口气，道：“这丫头，好一身轻功。”

江堂摇摇头，道：“不但轻功超凡绝俗，而且，内功也很强大，刚才我们硬拼了一招，竟然把我全力一刀，硬给封挡开去。”

袁道回顾了田无畏一眼，道：“你和她硬对了一掌，觉着她的掌力如何？”

田无畏道：“掌势很雄浑，我们那一掌，势均力敌，彼此还保持了平分秋色的局面。”

袁道回顾了江堂一眼，道：“白天平、洪承志穴道未解，咱们应该先要她解去两个人的穴道之后，再算计她。”

田无畏道：“她如若存心和咱们为敌，怎会解去两人身上的穴道呢……”

但闻一连串破空的铃声传来，打断了田无畏未完之言。

江堂低声道：“飞铃。”

回头看时，何玉霜早已不知去向。

田无畏道：“这是至少一手双铃的绝技。”

江堂道：“恐怕不止双铃。”

袁道道：“是不是何玉霜所出手？”

江堂道：“是她！她一发数铃，可能是对付那位金萍姑娘了。”

田无畏脸色一变，道：“听说何玉霜的飞铃，中人必死。”

江堂道：“不错。”

田无畏道：“如若她用飞铃杀死了金萍，那可能是一桩很大的麻烦了。”

江堂道：“什么麻烦？”

田无畏道：“白天平和洪承志的穴道，就很难解开，而且，这还会开罪八手观音。”

袁道道：“想她不会那么糊涂吧，你们问问她去。”

田无畏抬头看去，只见何玉霜挟持着一个人，疾奔而来。

三人料断的不错，那被挟持而来的人，果是金萍。

田无畏急急问道：“玉霜，她死了没有？”

何玉霜摇摇头，笑道：“活得好好的，只是被我点了几处穴道。”

袁道道：“听说你那飞铃中所含毒针，中人必死，怎会留下活口？”

何玉霜点点头，道：“飞铃因为制造奇巧，打制不易，所以，个中藏针，极为歹毒，见血封喉，中人必死，但晚辈觉着，其中藏针，太过霸道，就更换了一些藏针，但也经过药物淬制，中人之后，全身麻木，一时间，失去反抗之能，否则，以这位能力，晚辈自然不能轻易的生擒於她了。”

田无畏道：“现在，那针上的药物，是否已失效了。”

何玉霜道：“失效了。”

田无畏道：“能不能解开她的穴道，我们要问她几件事。”

何玉霜道：“可以，不过药物作用已失，解开她穴道之后，她就有反击之能了。”

田无畏伸手点了她双臂穴道，拍活她被点的晕穴，道：“金萍姑娘，想不到吧！咱们这么快又见了面。”

金萍缓缓睁开双目，望了田无畏一眼，未作理会，目光又转到何玉霜的脸上，道：“何拾娘，是你用飞铃伤了我，是吗？”

何玉霜道：“是！”

田无畏冷冷说道：“金萍姑娘，咱们很敬重姑娘，也希望姑娘能敬重我们，免得彼此之间，伤了和气。”

金萍笑一笑，道：“田堡主可是在威胁我吗？”

田无畏道：“不是威胁，在下说的很真实，如是姑娘不肯和我们合作，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在下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

金萍冷冷说道：“你说吧！我在洗耳恭听。”

田无畏道：“请姑娘先解开白天平和洪承志的穴道。”

金萍道：“然后呢？”

田无畏道：“交换条件，咱们就放了姑娘。”

金萍道：“好！两命换一命，你们也不算吃亏，把他们两人带过来。”

田无畏吩咐从人，带来了白天平和洪承志。

金萍望望右手，道：“解开我右臂上的穴道。”

田无畏依言解开金萍右臂穴道，但却顺手又点了金萍右腿上一处穴道。

金萍冷然一笑，缓缓说道：“看来，阁下是一位很细心的人。”

田无畏道：“目下的变化太诡奇，在下不得不小心一些。”

金萍右手挥动，连点出三指，拍了五掌，解开了白天平的穴道。

她动作太快，田无畏、何玉霜，虽然看的很细心，但也未看清楚他掌指落着之处。

金萍淡淡一笑，道：“田堡主，看清楚了没有，依法施为，可以解洪承志的穴道。”

田无畏道：“姑娘点出三指，拍了五掌，大约是有意混淆我们的耳目了。”

金萍冷笑一声，又点出三指，拍了五掌，解去洪承志的穴道。

白天平伸展一下双臂，道：“金萍你找到了证据吗？”

金萍道：“还未齐全……”目光一掠田无畏，接道：“你是否准备变卦？”

田无畏冷哼一声，拍活了金萍身上穴道，道：“姑娘请吧！”

金萍突然叹息一声，道：“希望你们能再耐心的等候一两个时辰。”

袁道高声说道：“咱们似乎是用不着再听姑娘的吩咐了。”

金萍道：“老前辈，晚辈实不愿和诸位冲突。”

袁道冷哼一声，道：“姑娘暗算了白天平和洪承志，难道那是应该的吗？”

金萍道：“晚辈不是暗算，而是堂堂正正的和他们动手搏杀。”

袁道回顾了白天平一眼，看他并未出言反驳，心中大为奇怪，暗道：就算她武功高强，暗算这两个各擅刀剑绝技的人物，也非易事，如是堂堂正正动手，必须一番激烈绝伦的搏杀才是，这丫头如此口气，似是不像是夸大其词了。心中念转，改变话题，道：“你究竟要求证些什么？咱们也不愿和你为敌，更不愿和令师结仇。”

金萍神情严肃，缓缓说道：“晚辈离开师门之时，师父曾经告诉晚辈你老为人正直，菩萨心肠，义侠生性，要晚辈对你老人家多多敬重……”

袁道冷哼一声，按道：“少戴高帽子，老叫化不理这一套。”

金萍道：“理与不理，是老前辈的事情，但晚辈不能不说……”沉吟了一阵，接道：“至放晚辈要查证什么，在未能确定之前，无法奉告。”

袁道道：“为你师父求证呢？还是为你求证？”

金萍道：“奉家师之命，但和晚辈，也有牵连。”

江堂道：“可是查证天皇教主的身份？”

金萍冷笑一声，道：“这和阁下无关，不劳动问。”

江堂碰了一个钉子，只好退下不言。

袁道道：“是不是查证你的家世。”

金萍道：“我说过无法奉告。”

袁道冷笑一声，道：“你可以去了，下次，咱们最好别再遇上。”

金萍道：“不论晚辈查证如何，只要求得结果，自然先行奉告老前辈。”

袁道连连挥手，道：“你快走！别让老夫改变了心意。”

金萍淡淡一笑，道：“希望诸位再给我一些时间。”转身疾奔而去。

望着金萍远去的背影，袁道才回头望着江堂，道：“江堂，你瞧出点门路没有？”

江堂道：“晚辈还没有瞧出来什么可疑之处。”

袁道道：“老叫化怀疑那丫头查证之事，可能和她身世有关。”

田无畏道：“但愿她查错了，如是真个查出什么，这一架就非打不可了。”

袁道沉吟了一阵，道：“金萍似是已得八手观音的真传，她在剑术上的成就，决不在你师父之下。”田无畏道：“啊！”

袁道道：“你那牛鼻子师父，和八手观音，纯以剑术上的成就而言，令师以正统自赏，八手观音却别走蹊径，创出了很多奇异怪招，只可惜，她这一身绝世技术，传授的人却不多。”

田无畏低声道：“袁师伯，那位八手观音收过弟子吗？”

袁道道：“有，就老夫所知，连那位金萍丫头，八手观音似乎是收过三个弟子，前面两个，似乎是也被人诱入邪路，不过，八手观音，不像你师父那么沉得住气，她亲自下山出手，追杀了两个弟子。”

田无畏道：“那两个弟子，可是都被她杀了？”

袁道道：“是否杀死了，老叫化没有瞧到，但那两人从此在江湖上肖失不见，却是千真万确的事。”

田无畏道：“师伯，那位八手观音的背景，并不复杂，朋友也不多……”

袁道嗯了一声，道：“你师父还有老叫化这个朋友，白玉山一位知己，那位八手观音呢？连一位处得来的朋友，也是没有。”

站在一侧的江堂，突然接口说道：“老前辈，咱们是否还要再等她一阵？”

袁道沉吟了一阵，道：“不等了，咱们赶进去吧！”

田无畏道：“如是金萍那丫头帮助对方呢？”

袁道回顾了闻钟道长一眼，道：“安排一部分玄支剑士对付她。”

闻钟一稽首：“贫道遵命。”

面对着武当掌门人的身份，袁道辈份虽尊也不得不抱拳，道：“掌门人言重了。”目光转到申三峰身上，接道：“申帮主，你对目下情势，有何高见？”

申三峰道：“这个么？由前辈做主了，丐帮中人，一切从命。”

袁宣道：“掌门人和申帮主，既然这么看重我，我就自作主张了。”

闻钟和申三峰，齐齐微笑不语。

袁直道：“设法把所有的人手，集中於一路，搜入谷去，这一战，希望能尽歼天皇教中的首脑人物，给武林二十年太平岁月。”

田无畏道：“弟了当先开道。”

江堂道：“我和田兄同行。”

白天平、洪承志，齐齐抬头望了袁道一眼，欲言又止。

两人想到身受金萍点穴之辱，竟不好意思再开口请命。

袁道似是已瞧出来两人心情，轻轻叹息一声，道：“八手观音的武功，向以奇诡见称，不知她武功之能的人，一下子就会被制。”

白天平道：“那是一种很怪的剑法，有如飘风飞絮，一下子就缠到了身上，叫人防不胜防。”

袁道啊了一声，道：“不错，八手观音，最擅长这样的武功，如影随形一般，一下子就把兵刃，指上了要害。”

白天平道：“平儿就是被她这样制服。”

袁道微微一笑，道：“可以小心应付，但不要害怕，那种怪异的武功，虽然有效，但如早有准备，并非是不可克制。”

白天平道：“平儿受制於一剑，我一直在思忖破解之法。”

袁道道：“想出来没有？”

白天平道：“想出来了。”

袁直道：“那很好，再见到金萍那丫头时，就由你和她动手。”

白天平突觉脸上一热，缓缓说道：“平儿想是想出了破解之法，但却不知道是否有用？”

袁道道：“你在剑法上成就很高，无名子、金剑道人，都是剑上成就卓越的人，你似乎是已得到他们全力的指点。”

白天平道：“平儿很惭愧，虽有良师、奇遇，但却没有什么成就。”

袁道道：“孩子，不要这样自暴自弃，如是你那牛鼻子老道师父，肯再在江湖上出现，承继他剑道成就的人，非你莫属了。”

忽然想起来闻钟等也是身着道装的人，不禁哈哈一笑。

田无畏低声道：“师弟，咱们走一起。”

洪承志和江堂走在一起。四个人，分行两面，向山谷走去。

袁道率领着丐帮和武当门下的玄支剑士，以及天侯七英等大批人手，随后跟进。

田无畏脚步微停，和白天平并肩而行，一面低声说道：“兄弟，你觉出哪里不对吗？”

白天平怔了怔，道：“什么意思？”

田无畏道：“小兄总觉着情势有些不对，却又无法说个所以然来……”

白天平接道：“你是指哪方面说？”

田无畏“我是说那位天皇教主，可能是……”

白天平道：“是什么……”

田无畏叹口气，道：“兄弟，这么说吧，我并不能肯定是什么人，不过，一旦遇上了什么意外时，师弟最好能镇静一些。”

白天平轻轻吁一口气，道：“师兄的意思是，天皇教主，和小弟有关吗？”

田无畏笑一笑，道：“目下，还不知道，兄弟，以不变应万变，不论情况如何变化，咱们都应该勇敢承受下来。”

白天平望着田无畏，道：“师兄，你说的话，似乎是都有着一种别的含意，小弟确是无法了解，师兄，是否可以说得清楚些？”

田无畏道：“这么说吧！白师弟，如是我们对一个很崇敬的人，一旦发觉了他不是我们心目中那样的可敬人物，你心中有何感觉？”

白天平道：“那要看他和我之间，关系的深浅了。”

田无畏道：“白兄弟当今之世，你觉着哪些人和你的关系最为亲密？”

白天平沉吟了一阵，道：“生我者父母，教养我成人的却是师父，对我全心爱护的，是我义父，至於师兄，咱们……”

田无畏哈哈一笑，接道：“别算我这个师兄，我这个作师兄的不成器，你能认我，我就很满意了……”语声一顿，接道：“就拿这些人说吧！如若有一天，你忽然发觉这些人中，有一个，和天皇教主很亲近，甚至是暗中主持的人物，那时，你将如何？”

白天平怔了一怔，道：“这个，不太可能吧！”

田无畏道：“兄弟，小兄的意思是说，假如有了这么一件事，那将如何？”

白天平道：“这个么？小弟无法预料，但小弟的感觉中，这些都不太可能。”

田无畏道：“兄弟，你别放在心上，我只不过是随口说说罢了。”

这时，两人已深入树林数十丈，奇怪的是，竟未遇到任何拦阻。

田无畏道：“看来，他们已不准备在林中伏击咱们了。”

白天平道：“小弟一直担心，他们会不会逃走了。”

田无畏道：“不会。”

白天平道：“那么，他们准备如何呢？”

田无畏道：“穿过这片树林之后，就是翠谷，大约那天皇教主，准备在那里和咱们决战了。”

白天平道：“师兄，你对天皇教中事，知晓好多？”

田无畏道：“以江堂和天皇教主的渊源之深，仍无法知晓他的底细，小兄怎能知晓……”

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来人是田堡主吗？”

白天平抬头看去，只见那说话之人，身着青袍，五十上下的年纪，一张死板板的面孔，神情冷肃中带着一股阴森之气。

田无畏道：“不错，在下正是田无畏。”

青袍人道：“你认识老夫吗？”

田无畏道：“虽然未会见过面，但却闻名人久矣！”

青袍人道：“别太自狂，说说看我是什么人？”

田无畏道：“久闻教主身侧，有一只豹子，一只鹰，阁下是那只鹰。”

青袍人双目盯注在田无畏的身上瞧了一阵，道：“老夫的行踪，一向隐秘，阁下怎的一眼就瞧了来？”

田无畏道：“那又何足为奇，阁下虽很少露面，但你的名，早已伸入了天皇教中上下各层了。”

青袍人淡淡一笑，道：“应该是分食成果的时候了，在下不得不现身出来了。”

田无畏哈哈一笑，道：“阁下，不觉着这些话，说得有些夸大吗？”

青袍人道：“田堡道有何不同的高见？”

田无畏：“在下觉着，如其说分食二字，倒不如说是困兽之斗。”

青袍人呆了一呆，怒道：“你是说，我们在困兽之斗？”

田无畏笑道：“诸位已被包围，大军压境，诸位如是不肯罢手，那自然是困兽之斗了。”

青袍人冷笑一声，道：“好大的口气，隐鹰现身，如若没有几分把握，那岂不是很大的笑话吗？”

田无畏道：“袁老前辈望重武林，登高一呼，天下响应，以玄支剑士为主的大批武林高手，已经逼到林外了。”

青袍人冷笑一声，道：“这个，老夫早已知晓了，这只是一个陷阱，等待着猛兽入网，鱼儿上钩。”

这时，江堂和洪承志等，也从旁则围了过来。四个人，立刻形成了对那青袍人的合围之势。

白天平当先发难，拔剑喝道：“先杀了你这只鹰，再去捉豹。”

那青袍人肃立不动，右手挥展，由袖中飞出一把玉尺。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白天平攻出三剑，尽被封开。

洪承志长刀出鞘，暗中运气，缓缓举起。一股凌厉的刀气，直逼过去。

青袍人忽然转过身子，玉尺平举，护住前胸。显然，那青袍人对洪承志的刀势，有着很大的顾忌，脸色铁青，手中玉尺，平平举起，但看神情，他已看出洪承志刀法的不凡，不敢有丝毫大意。

白天平低声说道：“洪兄，用不着全力和他相拚。”

洪承志沉声说道：“白兄，如不和他硬拚一场，这人气势，只怕是压不下去。”

白天平笑一笑，道：“洪兄摆出的刀势，已使他对咱们有了认识，这一位是天皇教主手下的一只恶鹰……”

洪承志道：“既是一只恶鹰，咱们何不借这个机会把他除去。”

白天平笑一笑，道：“杀鹰、斩豹，岂不把天皇教主给骇住了么？”

洪承志一皱眉头道：“白兄，你这么说，倒叫小弟迷惑了，咱们应该如何？”

白天平道：“如是兄弟的推想不错，在这只恶鹰的身侧，必然有着监视我们的人，咱们不能让他们看出咱们的虚实。”

洪承志道：“总不能不理睬这只鹰吧！”

白天平：“把他交给玄支剑士，让他尝尝玄支剑士的厉害。”

两人谈话间，已有两个玄支剑士直奔过来。

这两个道人，面孔冷肃，各执着一柄长剑，奔到了身前，一语不发，就把那青袍人给包围了起来。

青袍人玉尺高举，道：“你们……”

对两个玄支的剑士的奇厉剑法，心中暗惊，忖道：“这些道人的剑法平实、稳健，朴拙实用，看上去，不具花俏，但却是剑剑都攻人必救之处。”

那青袍人手中的玉尺，舞出一团白光，上下飞舞，完全改采守势，竟把两个玄支剑士的猛攻挡住。

白天平回顾了田无畏一眼，道：“师兄，暗豹、隐鹰是两个人吗？”

田无畏道：“不错，是两个人，咱们已经见这只鹰，小心着那头暗豹就是了。”

白天平道：“师兄认识他们？”

田无畏道：“如是人人认识他们，自然也说不上什么暗豹隐鹰了。”

白天平道：“他本是隐秘身份，怎会突然间，现身出来？”

田无畏道：“这说明了天皇教主，准备在此和咱们决一死战了。”

白天平道：“所以，他们不惜把隐於幕后的人，暴露出来。”

田无畏道：“大概是如此了……”语声一顿，接道：“他似是还有很多的话，要对咱们说，所以我要玄支剑士，把他困住。”

白天平道：“为什么咱们不听他说呢？”

田无畏道：“唉！如是他把咱们说动了，又将如何呢？”

白天平道：“这个，不可能吧？”

田无畏道：“可能，他如是没有一点把握，怎会现身出来呢？”

白天平道：“小弟想不明白，他用什么方法，能把咱们说服？”

田无畏笑一笑道：“兄弟，咱们向前冲吧！我相信，愈深入，咱们会愈发现很多出人意料的事。”

这时，袁道也率领着大批人手赶到。

望了那青袍人一眼，只见他玉尺纵横，力敌两个玄支剑士，仍然是有守有攻，占尽了上风，但自己却认不出他的身份，不禁一皱眉头，暗道：“江湖上后起的人才不少。”

田无畏似有着很沉重的心事，神情严肃，举步向前行去。

白天平似是受了一种感染，也皱着两道眉头，向前行去。紧行两步，追在了田无畏的身后，道：“师兄，我看那只鹰有些不对。”

田无畏道：“哪里不对了？”

白天平道：“他武功的路数……”

田无畏道：“兄弟，别想得太多，世上本有很多武功，都在伯、仲相似之间。”

白天平没有被说服，但他也未再问，只是陷入了沉思之中。

江堂和洪承志联袂行了过来，道：“田兄，咱们还要不要再搜下去。”

田无畏道：“大概天皇教也早准备好了，眼看就是一场火拚，唉！这一战的惨烈，必然是打的情意断绝，骨肉离散。”

白天平怔了一怔，道：“情意断绝、骨肉离散，那又是怎么回事啊？”

田无畏笑一笑，道：“兄弟，我们心里只要有最坏的打算，免得临时震惊过甚，无法应付。”

白天平道：“师兄，可不可以说的清楚一些？”

田无畏正待接口，袁道已带着几个人，快步行了过来，接道：“快冲过去。”

当先向前奔了过去，白天平和田无畏紧随袁道身后奔去。

穿过了一片浓密的森林之后，景物忽然一变。只见一片平整的小崖前面，有着一片数百丈的平原，短草如茵，间以小花，看上去十分俊美的一片翠玉般的绿地，也是一片动手搏杀的好战场。

在那片美丽的平原之上，分摆着十二张木椅，木椅上坐着十二个黑衣人，而且，这些人的脸上都蒙着黑色面纱。十二个人，像十二尊雕刻的木像一般，都静静的坐在那里不动。

但每人面前，都放着一件兵刃。这情形，不但十分诡异，而且也十分神秘。

除了那十二张木椅上，端坐的十二个黑衣人外，再无别人。

十二张木椅平排的放着，每人相距，大约三尺左右。山风吹起他们身上的黑色长衫。

袁道在那些黑衣人身前一丈左右处，停了下来。

田无畏、白天平、江堂、洪承志、何玉霜，分别站在袁道两侧。

申三峰和闻钟道长，带着丐帮弟子和玄支剑士，也都赶到了现场。

田无畏长长吁一口气，低声道：“袁师伯，这十二位黑衣人，可能都是江湖道上很有名气的人物。”

袁道道：“他们面前放着兵刃，显是准备对付咱们的杀手

洪承志觉得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不肯取下脸上的面纱呢。

袁道提高了声音，道：“各位，老叫化子袁道，诸位如还活着，那就请站起来和老叫化子说话。”十二个黑衣人端坐不动，没有一人接口。

洪承志长刀一摆，道：“我不信他们连刀也不怕，我先去杀他们两个。”

袁道一挥手，道：“慢着。”

洪承志人已行出两尺，闻言又退了回来。

袁道冷冷说道：“诸位之中，至少有半数都是老叫化的故识，为何不肯回答袁某之言呢？”

十二个黑衣人，仍然静坐不动。

袁道长长吁一口气，道：“诸位，老叫化想不明白，天皇教主有什么能力，使诸位这样情甘效命？”

十二个黑衣人还是没有有一个答话。

白天平道：“义父，也许他们都已受了暗算，无法回答。”

袁道沉吟了一阵，道：“好，老叫化子过去瞧瞧。”

白天平抢先一步，道：“让平儿出手吧。”

袁道道：“好！小心一些。”

白天平抽出长剑，平举胸前，缓步向前行去。由左向右数，第一个木椅上的黑衣人面前放了一把全背大砍刀。那是一把很少见的大刀，至少有六十斤以上的重量。

袁道高声说道：“平儿，挑开第一个人脸上的面纱，我要看清楚他的身份，是不是老叫化心中猜想之人？”

白天平一面答应，一面举步向前行去。他走得很小心，任何人，只要一见到那六十斤重的大刀。都该提高一些警觉。行近那黑衣人还有三四尺时，白天平停下了脚步。暗中运气戒备，缓缓举起了手中长剑。

黑长人不知是否闭目而坐，对那近身长剑，竟似视若无睹。

白天平长剑接近面纱时，忽然向上一挑。凌厉的剑气，削碎了蒙面黑巾，飘落一地。

好沉着的黑衣人，面纱被挑飞仍然是端坐不动。

白天平凝目望去，不禁为之一呆。只见那端坐的黑衣人，脸色蜡黄，任何人，一眼就可以瞧出他戴着面具。

原来，那黑纱之下，仍然戴着面具，所以，他不在意别人挑去面纱。

袁道微微一怔，道：“平儿，再挑开那脸上的面具。”

白天平应了一声，刷的一刀，削了下去。

那黑衣人右手一探，迅快无比的抓起了大砍刀，横里一封。当的一声，震开了白天平手中的长剑。

抓刀、出手、封剑，手腕摇挥，刀招绵连，一口气攻出了五刀。

那黑衣人大刀轻摇，全身闪起了一片刀光，封住了白天平的剑势。

田无畏低声道：“师伯，这施刀的是什么人？”

袁道道：“好像是中州大……”突然住口不言。

那黑衣人手中大刀耍的熟极，人坐在椅子上面不动，大砍刀泛起的刀光，连人带椅子，一齐护住。白天平一连攻了十几剑，都被那刀光挡住。奇怪的是，他一直静坐不动。

这人显示了很高明的刀法，和深厚无比的功力，显然具有着封开白天平剑势起身迎敌的能力，但他却一直坐着不动。

田无畏低声道：“师伯，这人是中州大侠洪士高？”

袁道道：“除他之外，当今之世，谁还有如此高明的刀法。”

田无畏道：“想不到啊！”

袁道回顾了洪承志一眼，只见他圆睁双目，正在全神贯注於白天平和那黑衣人的搏杀之中。

一则是两人谈话的声音很低，二则是，洪承志全神贯注松动手搏杀之中，竟然未听到两人的谈话。田无畏道：“师伯，这十二个黑衣人，想来都不是江湖上无名人物了？”

袁道道：“至少有一半是的，不伦他们戴上什么样的面具，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但老叫化仍然能由他的身形、气势，瞧出是故人、相识。”

田无畏道：“师伯，咱们应该如何？”

袁道苦笑一下，道：“老叫化心中的震惊和激动，不会在你之下，老实说，我心中纷乱的很，确也想不出该如何处置。”

田无畏道：“要不要弟子去挑开第二位黑衣人的面纱？”

袁道沉吟了一阵，道：“等一等，洪士高一直不肯起身反击，不外两个原因，一个是他无法站起来反击，一个是心中有惭，不愿全力还击。”

田无畏心中一动，低声道：“师伯，设法把天平师弟调下来。让洪承志和他动手如何？”

袁直道：“咱们还未明内情，两人都用的洪家刀法，岂不是要引起一方的震动，也可能吃亏的是洪承志……”

话未说完，突闻洪承志大声喝道：“白兄，住手。”

白天平停下手来，退后了五步，道：“洪兄，有什么吩咐。”

洪承志道：“这人的刀法，和在下有很多相同之处。”

白天平哦了一声，道：“有这等事？”

洪承志道：“是！白兄请把这一阵让给兄弟。”

白天平道：“洪兄，这人的刀法，雄浑精奇，虽然他没有还手，但他的刀势中，可以看出他高明的成就。”

洪承志道：“我知道，我早已看出了他的刀路。”

他神情沉重，脸上是一片凄苦之色，显然，他内心有着无比的沉重。

洪承志平剑胸前，缓缓说道：“在下洪承志，领教老前辈的高招。”

黑衣人点点头，仍未开口。

洪承志轻轻咳了一声，道：“老前辈可否见告姓名？”

黑衣人摇摇头，仍未答话。

洪承志神情激动，高声说道：“老前辈，你是否姓洪。”

黑衣人仍未答话。

洪承志黯然说道：“老前辈，你可是姓洪吗？”

黑衣人身子微微抖动，但他仍然没有开口。

洪承志神情肃然，冷冷说道：“你要和我动手，是吗？你已经六亲不认了。”

黑衣人轻轻叹息一声，垂下手中的金背刀，缓缓闭上双目，左手微微摆动，示意那洪承志，去和第二个座位上的人动手。

洪承志只觉伤心千万，悲痛莫名，忍不住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黑衣人神情也有些激动，全身都在微微发抖。

洪承志呜咽说道：“我出门找你，找到了现在，总算找到了你，想不到你竟然不认我们了！你既然能叹气，就能说话，为什么不肯开口，为什么不肯回答我一句话？”

黑衣人突然厉声喝道：“不要哭，男子汉大丈夫，哭哭啼啼，算什么名堂？”

洪承志道：“你承认了自己的身份，是吗？”

黑衣人又不说话了。

洪承志突然弃去了手中的长刀，大喝一声，向前扑去。

丐仙袁道高声说道：“停下来。”

洪承志向前奔行的身子，突然停了下来，道：“为什么？”

袁道冷冷说道：“他责备你哭哭啼啼，有失男子气概，但他自己呢？却是一点也不像一个作长辈的样子。”

洪承志道：“他是长辈，我不能责备他……”

黑衣人突然冷冷说道：“我没有承认。”

洪承志高声说道：“你也没有否认。”

袁道突然越众而出，行到了洪承志的身前，道：“洪士高，你可以欺骗别人，但不能连自己也欺骗了，是吗？”

洪承志道：“老前辈，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还是由晚辈自己解决了。”

袁道道：“自己解决？他可能杀死你。”

洪士高神情激动，怒道：“臭叫化子，你管的什么闲事！”

袁道哈哈一笑，道：“士高兄，你有些恼羞成怒了，是吗？”

洪士高怒道：“老夫不会为你这个老叫化恼羞成怒。”

袁宣道：“洪士高，你既然能够开口，何不和老叫化谈谈？”

洪士高道：“咱们没有什么好谈的。”

袁道叹了一口气，道：“承志，捡起你的长刀，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我希望你能够自己戒备，免得他突然出手，伤害到你。”

洪承志呆了一呆，道：“这个，这个……”

袁道道：“中州大侠，当年在武林之中，是何等受人的敬重，是何等的英雄，如今，他自惭无颜再见江湖同道，所以，他遮起自己的脸。”

洪士高突然站起了身子，道：“你这臭叫化子，别人怕你，我却不怕，亮兵刃出来，咱们一决生死。”

袁道哈哈一笑，道：“你果然是洪士高，但你为什么不敢认自己的孙子？”

黑衣人缓缓举起了手中的大刀，冷冷说道：“臭叫化，我要一刀把你劈死。”

袁道道：“哦！洪兄如若真有这样的自信，你就劈出一刀试试。”

黑衣人突然又坐了下去，道：“我是洪士高，袁兄，你说的不错，我无

颜再见天下英雄，无颜再对故友相识，更羞於认下自己的儿孙。”

大刀一挥，反向颈上抹去。

袁道道：“不可轻生。”呼的劈出了一掌。掌力雄猛，击中了黑衣人的右臂。

黑衣人回刀自杀，全无戒备，被袁道一掌击偏了刀势。

白天平长剑疾出，一剑横伸，封住了洪士高的长刀。

洪士高冷冷说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袁道道：“你连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

洪士高道：“我不怕死，因为我不想活了。”

袁道道：“这么简单吗？”

洪承志道：“你有什么痛苦，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们晚辈，我们苦苦寻你，想不到，见了面竟不肯认我们。”这洪承志也是心性高傲，对方不肯认他，他竟也不肯称叫对方。

洪士高道：“承志，你不该出来，我不带你在江湖上走动，就是不希望你你在江湖上闯荡，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在家中过一辈子安乐日子，为什么要跑出来？”

洪承志道：“一个人除了吃饭穿衣、睡觉之外，还有别的事，不知道你对和我们兄妹想过没有？”

洪士高道：“江湖人有什么好？”

洪承志道：“江湖上既然不好，你就不该在江湖走动。”

洪士高道：“你也对我如此无礼。”

洪承志冷冷说道：“我已经记不得是否见过你了，也许见过，但我已没有记忆，我们没有承受过你的教训，所以，我们不知道你有意让我们别入江湖……”

洪士高接道：“现在你知道了，还不回去？”

洪承志冷冷说道：“晚了，不但我入了江湖，妹妹也进了江湖，而且，投入了天皇教中。”

洪士高呆了一呆，道：“她进入了天皇教？”

洪承志道：“我出来，就是要找妹妹，自然，也希望找到你。”

洪士高道：“你妹妹现在何处？”

洪承志道：“你为什么不问问天皇教主？”

洪士高呆了一呆，半晌说不出话。

袁道冷冷说道：“洪兄，事情已经很明白了，你准备怎么办？也该有个决定了。”

洪士高叹了一口气，道：“你要我怎么办？”

袁道道：“洪兄怕不怕死？”

洪士高沉吟了一阵，道：“不怕。”

袁道道：“好！你既然不怕死，为什么还不敢抗拒天皇教？”

洪士高叹息一声，目光一掠另外十一个黑衣人，道：“就是老夫帮助你们，你们也无法见到天皇教主。”

袁道道：“咱们一个一个的来，洪兄请稍坐片刻，老叫化去问问他们。”

洪士高道：“你不用问，他们也不会答应你什么。”

袁道道：“这个老叫化心中有些不服，我倒要试试看了。”

洪士高冷笑一声，未再多言。

袁道大步行到第二个木椅之前，一拱手，道：“你认不认识我这个老叫化子？”

那黑衣人木椅旁边，靠着一柄奇大的长剑，那黑衣人没有回答袁道的话，但却伸手抓起了椅子旁边的长剑。

袁道一皱眉头，道：“你准备和老叫化子动手？”

黑衣人缓缓站起了身子，道：“不错，你亮兵刃。”

黑衣人右手一抬，刷的一声，剑如打闪，直刺前胸。

袁道右手一挥，一道金芒，一闪而逝，当的一声，封开了黑衣人的长剑。

黑衣人长剑挥动，一连刺出三剑。这三剑威势有如巨浪排空一般，硬把袁道迫退了三步。

第三十四回 杀手自杀 直捣黄龙

白天平侧身而上，道：“有事弟子服其劳。”长剑一摆，和那执剑黑衣人打在一起。

但见剑虹如闪，翻翻滚滚，不大工夫，已然搏杀了百余回这一战激烈绝伦，白天平以奇异的剑法，和那黑衣人力拼到百招不败。

但百招之后，黑衣人的剑招，力量愈来愈大，剑上带起的凌厉剑风，迫得白天平步步后退。

洪承志一摆长刀，道：“白兄，请退下，兄弟来接你。”

袁道一伸手，拉住洪承志，道：“不用帮手。”

洪承志呆了一呆，道：“为什么？”

袁直道：“这些人自负甚高，不愿合手对杀，咱们如一对一的打，不致于引起群殴，你一出手，可能引起一场混战。”

洪承志低声道：“老前辈，咱们人数不少于对方，就真混战，亦能如何？”

袁道道：“我要先查出这些人是什么身份，然后，再和他们动手。”

洪承志道：“查不查明，都是一样。”

袁道道：“此事重大，不可乱了步骤。”

他自有种威仪，洪承志心中虽然不服气，但却不敢再言。

这当儿，突然一声长啸，白天平手中长剑，有如一道贯天的长虹一封，疾射而出。

黑衣人挥剑一挡，但他却未能挡开白天平的剑势。只听一声惨叫，白天平的剑势，由那黑衣人的前胸洞穿到后背。鲜血迸出，那黑衣人突然倒摔在地上。

果然，这一剑，正中要害，那黑衣人虽有绝世功力，但立时倒地死去。

白天平脸色发青，倒提长剑，望着那黑衣人的尸体微微喘息。显然，他这一击，已用去了全身的气力，只要再晚片刻施用“乾坤一绝剑”，恐就没有杀死那人的能力了。

包括洪士高在内，还有十一个黑衣人，二十二道目光，全部投注过来。

袁道点点头，道：“平儿，很累吧！”

白天平大大的喘两口气，道：“这人的内力深厚，每一剑，都带着强大无比的内力，再要缠斗下去，平儿非死于他的剑下不可。”

袁道轻轻吁一口气，缓缓向前行了几步，伸手掀开了那黑衣人脸上的垂面黑纱。袁道经验之广，也不禁骇然退后两步。

白天平凝目望去，只见那黑衣人脸上一片淡金颜色，竟然瞧不出本来的面目。

袁道长吁一口气，道：“好可怕的手段。”

白天平道：“他们的脸色经过特殊的化妆。”

袁宣道：“这就是他们戴着面纱的原因了，他们害怕这付面目见人。”

白天平道：“为什么不洗去？”

袁道道：“如若他们能够洗去，也不会等到今天了。”

白天平道：“不是人的脸……”

袁道一皱眉头，接道：“我只听说过武林中，有过这么一件事，但却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手法，今天又算开了一次眼界。”

白天平道：“义父，这是怎么回事？”

袁道道：“用一种特殊的金漆，使它浸入了肌肤之中，构成了这么一幅怪脸。”

白天平道：“义父，我有些明白了，这些黑衣人，都是江湖中很有名的人物，但他们都被这种金漆，漆成了一张怪脸，掩去了本来的面目。”

袁道道：“平儿，这只是一种手法、机巧，算不得什么大事，重要的是，他们为什么会甘愿听受那天皇教主之命。”

白天平低声道：“义父，他们眼看同伴殒命，仍然静坐不动，显然是非出自愿。”

袁道点点头，突然蹲下身子，在那黑衣人身上翻动了一阵，叹口气道：“果然是他……”

就是这一句话的工夫，场中情势，忽然间，有了很大的改变。

原来，那一排并坐的黑衣人，突然站起了身子，竟然把袁道等包围起来。

洪承志手横长刀，白天平也举起了长剑。

袁道暗一提真气，冷冷说道：“诸位识得我袁道吗？”

十个黑衣人，不再答话，只团团把袁道围住。江堂一举手，带着五个属下，大步行过来。

袁道道：“诸位听着，洪士高和这位老兄，都认识老叫化子，但不知诸位是否认得在下？”

十个黑衣人，没有人答话。这时，一部分玄支剑士，在闻钟道长率领之下，也大步行了过来。

袁道冷冷说道：“诸位虽然不发一言，但老叫化子晓得你们都是武林中有身份的人，而且，大部分，应该和老叫化相认。”

十个黑衣人仍未说话。何玉霜双手各握两枚飞铃，高高举起，随时准备出手。

白天平长长吁一口气，道：“义父，可以出手吗？”他已吃过苦头，知道这些黑衣人功力深厚，不准备再和他们缠斗了，准备一出手，就施展“乾坤一绝剑”。

洪承志也摆出了日月合一刀的架式。

眼看一场大战，就要爆发，而且，是一场武林中罕见的高手混战。

这当儿，突听一声高喝道：“老前辈，请再忍耐一二，还不到动手的时候。”

围上来的十二个玄支剑士，长剑已然出鞘，只待闻钟一声令下，立刻可以出手。

袁道一皱眉头，转头看去，只见说话人正是田无畏。

挥挥手，拦住了玄支剑士和白天平，袁道低声说道：“咱们不抢先机，难道让人家先动手吗？”

田无畏道：“老前辈，晚辈发觉了一件事。”

袁道道：“什么事？”

田无畏道：“他们都不愿动手，虽然把咱们围了起来但却似是出于被迫的行动。”

袁道没有讲话，只皱了皱眉头。

田无畏接道：“也许这十人之中，有一个是主脑人物，咱们留心一些，就不难瞧得出来。”

袁道哦了一声，道：“你瞧出来没有？”

田无畏仍施展传音之术，道：“晚辈没有肯定，似乎是坐在第九张木椅上的人。”

这些人穿着一样的衣服，戴着一样的面纱，外面看去，一般模样，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之处。

但因田无畏是有心人，一直注意着那些人的举动。

袁道的举动，落入了田无畏的眼中，田无畏立刻明白了袁道的心意，低声说道：“那个人站在南面偏西方位。”

袁道目光转动，果然发觉那正南偏西的方位一位黑衣人，似是有意的站得后面一些。

他手中执着一柄很窄的长剑。

袁道暗暗吁一口气，高场说道：“诸位朋友，洪士高和老叫化子已谈出了一个结果，诸位是亲眼所见，如今他已置身事外……”语声一顿了一顿，不听黑衣人开口，又接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这一位死去的朋友，是昆仑派有名剑士许扬，是第一等的剑士，他们在剑术上的成就，决不在我们一辈中高手之下，老实说，诸位没有完全取胜的把握。”

这次，黑衣人中，有人开了口，冷冷说道：“袁老叫化子，你是什么意思？”

袁道微微一笑，道：“有人说话就行了，阁下怎么称呼？”

一面凝神望去，果然发现那人，是站在正面的一位。

那黑衣人冷哼一声，道：“袁道，我们让一条路，带着你的人去吧！”

袁道笑一笑，道：“你是什么人，声音很熟，过去咱们见过面吧！”

那黑衣人冷冷说道：“没有见过，咱们也不认识，用不着你乱攀关系。”

袁道道：“阁下认不认老叫化这个朋友，那是你的事，但老叫化却是一定要弄个清楚，你敢不敢取下脸上的面纱？”

黑衣人冷冷说道：“不是不敢，而是在下愿不愿意取下面纱。”

袁道道：“你愿不愿意呢？”

黑衣人道：“不愿意，所以你最好死了这条心。”

袁道道：“有没有一种办法，使你们取下面纱？”

黑衣人道：“有！你把我们杀死之后，我们没有反抗之能，那就随阁下之意了，别说取下面纱，就算是取下我们的人头，咱们也不会反抗。”

袁道神情凝重，冷冷说道：“这么说来，咱们之间，似乎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黑衣人道：“是！不是你们死，就是我死，咱们之间，毫无和解之望。”

袁道厉声道：“韩方，不论你如何改变自己的口音，老叫化子一下子就听出来了。”

黑衣人道：“胡说，谁是韩方，在下根本就不认识他。”

袁道怔了一怔，道：“你真的不是韩方？”

黑衣人道：“不是。”

袁道突然一扬右手，迅如电光石火一般，疾向那黑衣人面纱上抓去。

那黑衣人的动作，也极快速，右手一抬，长剑上扫，斩向袁道的右臂。

袁道右手一挫收回，道：“除了闪电剑韩方之外，天下还有什么人，能够逃开我老叫化子这一击！”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随便阁下怎么想了，和在下无关。”

长剑一挥间，幻起了三朵剑花。

袁道只道他要出手，右手蓄势待敌。但却未料到那站在正东方位的黑衣人，忽然一挥手中的雁翅镗金钯，呼的一声，挟着一股强风，劈了过来。

重大的兵刃，卷起了一股强烈的劲风，逼的袁道连连向后退避，就是白天平等，也被镗金钯带起的劲风，逼的向后退开数尺。这人兵刃的重大，威势之强厉，有如泰山压顶，巨浪撞岩一般。

白天平轻轻吁一口气，低声对江堂说道：“江前辈，这人的力气之大，功力之厚，在下是生平罕见。”

江堂神情肃然道：“就在下所知，当今武林之世，有这等神力的人，只有一个。”

白天平低声道：“什么人？”

江堂道：“撼山翁铁玉祥。”

白天平道：“这人在武林中很有名气吗？”

江堂苦笑一下，道：“我无法肯定他是铁玉祥，但使用雁翅镗金钯的人，有如此神力的，武林中只有一位铁玉祥，如若他是铁玉祥，名气之大，可谓人尽皆知了。”

白天平轻轻吁一口气，道：“看来这些黑衣人，都是武林中有名的人物了。”

就这谈几句话的工夫，那黑衣人的镗金钯，已然施展开来，但见金芒流动，带起了大片的劲风，所有的人，都被逼到一丈开外。

白天平估计那镗金钯，至少有百斤的重量，施展开来，力道之强，恐逾千斤，一般的轻兵刃。自是无法和这等沉重的兵刃对抗。

镗金钯的攻势，以对付袁道为主，被迫的节节后退。

丐仙袁道在连连被迫后退之下，不禁心头火起，忽然翻身一跃，退后了一丈多远，双手抱住了一株碗口粗细的松树，用力摇了几摇，大喝一声，用力一拔，生生把一株大树给拔了出来。

这位风尘奇侠，也表现出了他惊人的神力。

这时，那施展镗金钯的黑衣人，也忽然飞跃而起，大鹏展翅一般，直对袁道冲了过来。

袁道大喝一声，挥动手中的巨松，扫向疾飞而来的镗金钯。

但闻一阵波波之声，断枝飞叶，四下横飞。那黑衣人一钯封开了袁道的攻势，立时挥挡疾攻。

巨树飞舞，镗金钯疾转，片刻工夫，双方已交手了十七八个照面。

袁道手中巨松的枝叶，已被那镗金钯击的净尽，只余一条光秃秃的树干。这一来，袁道挥用的更为灵活，一条一丈四五尺长的树干，在他手中当作了一根铁棍，纵送横击，极尽变化之妙。

忽然间，黑衣人钯法突变，金芒敛收，集於一点，挟一股啸风之声，迎头劈落。

袁道大喝一声，横举树身，全力一挡。一阵波然大震，袁道手中的巨松，竟然一折为二。

但袁道早已料到此一着，挥树迎向雁翅钯时，早已经准备了应变之法，树身推出，人却疾快的向后退了两步。黑衣人镗金钯一击落空，袁道右手中半截树身，又横里击来。

黑衣人不但神力惊人，兵刃沉重，而且，武功也很纯熟。一挫腕，硬把向下沉落的镗金钯，给收了回来，横里封住了袁道一袁道手中的树身，又被

镗金铛一挡之下，被震两断。

袁道弃去手中一截松树，哈哈一笑，道：“铁老儿，咱们不用再打了。”

黑衣人犹豫了一下，收了镗金铛，道：“老叫化子，你既然认出了老夫的身份，希望能尽早有个决定。”

袁道道：“决定什么？”

黑衣人道：“上上之策是，你立刻退走，彼此不伤和气。”

袁道冷冷说道：“办不到……”

黑衣人接道：“办不到，咱们只好在武功上一分生死了。”

袁道道：“铁玉祥，三十年前，咱们相交莫逆，后来，你突然失踪不见，老叫化为此事，花费了两年的时间，找寻你的下落，但想不到你竟然会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铁玉祥道：“过去的事，都已过去，咱们不用再说了，现在，咱们应该如何？阁下心中应该有一个打算，是吗？”

袁道道：“你要我撒手退走吗？办不到。”

铁玉祥道：“老叫化，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咱们也别谈过去的交情，你不退走，我只好取你性命。”

袁道道：“你可是觉者一定能胜老叫化吗？”

铁玉祥道：“是！咱们之间，彼此清楚，你应该明白，我有杀死你的能力。”

袁道道：“好吧！咱们等一会，就拚个生死出来，不过，在未动手前，老叫化希望你答允一件事。”

铁玉祥道：“请说。”

袁道道：“看在数十年老朋友的份上，请你取下面纱给我看看。”

铁玉祥道：“有什么好看的，虬髯绕颊，依然故我，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比过去更老了一些。”

袁道高声道：“你是不是也变成了一张金色的脸。所以，你不敢取下面纱。”

铁玉祥道：“老夫不是不敢，而是觉着无此必要。”

袁道冷笑一声，道：“铁玉祥，咱们几十年未见面，你竟然变得六亲不认了。”

铁玉祥道：“老叫化子，用不着再乱套交情，老夫变了也好，你老叫化子变了也好，反正，咱们今日见面，已没有什么交情好言，我让你走，已经替你担待了很多，不肯走，那是你的事了。”

袁道道：“铁玉祥，照你这个说法，咱们只有一个办法，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了。”

铁玉祥道：“好像咱们只有这一条路了。”

袁道道：“铁玉祥，你一定要和老叫化子动手一战。”

铁玉祥道：“不错，如是不走，咱们只有在武功上一分生死。”

袁道缓缓伸手，摸出两个金圈，道：“铁玉祥，老叫化记忆之中，已经有四十多年未动过兵刃了，今日舍命奉陪。”

铁玉祥道：“好！阁下请出手吧！”

洪承志突然向前紧行两步，道：“老前辈，杀鸡焉用牛刀，这人交给晚辈对付。”

袁道一皱眉头，道：“你见过他的镗金铛……”

洪承志道：“见过了。”

袁道道：“威力很大，一般的刀剑兵刃，只怕无法抗拒。”

洪承志道：“他攻势猛锐，刀剑等一般轻兵刃，不易封挡。”

袁道道：“不论你刀法如何精奇，只怕也不易抗拒对方的攻势。”

洪承志道：“所以，我不让他攻我，我先攻他几招，使他由攻变守。”

袁道微微一笑，道：“好吧！你试试看。”

洪承志缓缓举起了手中的长刀，摆出了“日月合一刀”的架式。

单是这一招刀式，便带着无比的杀机，铁玉祥立刻全神贯注，蓄势待敌。

洪承志提聚了真气，突然大喝一声，单刀一挥，直劈过去。这一击疾如闪电，寒光雷奔，直卷过去。铁玉祥大喝一声，镗金铛疾翻而起，舞出了一片金光。

一阵短促的金铁相镗，白芒金光，交错而过。两条人影，也交错奔出了一丈多远。

铁玉祥这右手的镗金铛，突然间跌落在地上，右臂也随着跌落下来。

敢情洪承志一刀，斩落了铁玉祥一条右臂。

铁玉祥口中发出惨叫，道：“好厉害的一刀，老夫，老夫竟然破解不了……”喝声中身子摇了几摇，倒摔在地上。

洪士高哈哈一笑，道：“日月合一刀，洪家刀法最精奇的一招，好啊！孩子，老夫虽然没有亲手完成这一刀，但能眼看到你学成此招，也算了却老夫的一桩心愿了。”

洪承志脸色铁青，道：“这一刀耗尽了我的气力。”突然弃去手中的长刀，向地上摔去。

田无畏一伸手，拉住了向地上倒摔的洪承志，道：“洪兄咱们大事未成，千万不能倒下去。”

洪承志苦笑一下，嘴角间流出了两行鲜血，道：“我好累！”言罢，闭上了双目。

洪士高大步行了过来，伸手从袋中摸出一粒丹丸，道：“吞下去。”投入了洪承志的口中。

袁道冷眼旁观，一直静静站着未动。白天平极度关心洪承志的安危，十分细心，眼看那洪承志吞入口的，是一粒大如鸽蛋之物，不像是什么药物，心中大奇，低声道：“老前辈，你给他服用的什么药物？”

洪士高冷冷说道：“我不会害他。”

白天平一皱眉头，未再答腔。

洪士高突然伸出右手，按在洪承志的背心之上，道：“孩子，运气和我攻入你体内的力道相和，化开药物。”

洪承志嘴角不停的向外流着鲜血，脸色也更见苍白。似是脖子已经无法支持脑袋，整个的头要垂了下来。

这时，那些布守在四周的黑衣人，如若向几人攻袭，那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机会了。但奇怪的是，那些人站着未动。袁道已然暗中示意，调上了十二个玄支剑士，丐帮帮主申三峰，也带着丐帮高手围了上来。

再一动手，即将是一场惨烈的混战。

但铁玉祥的死，似是对这些黑衣蒙面人有着很大镇骇作用，虽然各占方位，把袁道等围在中间，却没有一人出手。

袁道打量过四周的形势之后，高声说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

胜旧人，咱们都在江湖上叱咤风云一时，岁月催人，实该到了退休的时光，但如老德不修，断送了数十年血汗辛苦建立的仁义侠名，那岂不是生不如死吗？”

这番话，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只听得九个黑衣人面纱无风自动，显然内心之中，有着无比的激动。

袁道轻轻吁一口气，接道：“老叫化相信诸位投效天皇教中，必有很大的隐痛，但诸位所遇，真还有比死亡更为艰苦的事吗？”

这时，正东方位上一个黑衣人，突然接口说道：“袁道，你知道区区是何许人吗？”

袁道淡然一笑，道：“老叫化的特长之处，只是记忆之力，强人甚多，如是老叫化没有猜错，阁下是江东神刀万得年。”

那黑衣人突然一声大笑，道：“惭愧啊！惭愧。”

突然伸手取下了面纱，露出一张淡金的脸色，接道：“老叫化，再瞧瞧我是何人？”

袁直道：“万得年，老叫化听说用金漆刺入肌肤之中，可以使一个人的肌肤，永远变成了金色，而且，脸上的肌肤，也会逐渐的僵硬，但不知诸位何以会做出此等之事？”

黑衣人叹息一声，道：“老叫化子，难得你还记得故人，天下也不会有人，甘愿如此，自然是情非得已。”突然举起手中长刀一挥，一颗人头，滚飞出七八尺外。

只听一阵连绵的叹息之声，道：“老叫化子咱们无颜见世人，朝闻道夕死可矣！只可惜，听你的高论，晚了一些。”

只闻金风闪动，掌力破空，九个黑衣人自绝了大半。

这变化大出意外，连见多识广的袁道，也愣在当地，不知如何处置。

这是一幅悲壮的画面，看得人惊心动魄。

袁呆了一呆，道：“诸位，这又何苦呢？为什么不把有用的性命，用作讨取这个血债，这死法岂不是便宜了别人……”目光转动，忽然发觉还有两个黑衣人，并肩而立，站着未动。

由於这些人的衣着完全一样，再加上那一张蒙面的黑纱，所以，在连绵自绝之下，那两个黑衣人，是不是原来站在正南方位，暗中指挥行动的黑衣人，连袁道也没法肯定了。

目下的情况是，十二个黑衣人，已经死了九个，还除了三个一个是洪士高，正在以本身的内力，贯注在洪承志的内腑，另两个黑衣人，一个手中执着一柄长剑，一个手中执着两支判官笔。

袁道只觉一股莫名的心酸，涌了上来，忍不住，流出泪来两行泪水。

丐仙袁道，竟然会流出泪来，如若是传扬江湖之上，那真是一件天大的笑话。但唇亡齿寒，只有他这样年龄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心情上的痛苦。

虽然，他还没有一一认识这些人的身份，但洪士高、铁玉祥等，都是他昔年的朋友，自裁的九个人中，可能大半都是他的故识，也许九个人全认识，至少是认识大半。

两个并肩而立的黑衣人，各举着手中的兵刃，没有行动，也没有说话。

袁道仔细看去，隐隐可以发觉，那两个黑衣人，从蒙面黑纱中透出的目光，直盯在那些尸体之上。显然，这两个黑衣人，也被这等悲惨的变化，惊得心神惶惶不安。

洪士高缓缓收回按在洪承志背上的右手，叹口气道：“老叫化子，很悲惨，是吗？”

袁道道：“不错，只不过，这些人为什么要死？”

洪士高道：“他们无颜见人，被你老叫化子这么一吼，自然是非死不可了。”

袁道道：“唉！老叫化如是不叫穿他们呢？”

洪士高道：“如是不揭穿他们，对你老叫化，那将是很不利的事。”

目光一掠仗剑而立的玄支剑士，接道：“只怕你带的这些人手，要失去很多精英。”一顿，接道：“唉！其实，我已经想穿了这件事情……”

袁道道：“慢着，慢着，咱们一件一件的说。”

洪士高道：“好！你老叫化子先问。”

袁道道：“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死，既然要死了，为什么不找他们报仇？”

洪士高道：“两个字，可以概括，他们惭愧，怕见人，也不愿见人，怕人知道他们的身份。”

袁道道：“一个人死都不怕了，还怕这些事情。”

洪士高道：“唉！声誉有时间重于一个人的生死，他们怕你揭穿了他们的身份。”

袁道叹口气，道：“这是自惭而绝了，那是说，他们已经知道加入天皇教，是一件很不应该的事了。”

洪士高道：“大家都是跑了大半辈子江湖的人了，难道还不知道是非之分吗？”

袁道道：“既是有是非之分，他们又为什么加入天皇教呢？”

洪士高冷笑一声，道：“老夫加入天皇教的事，原因很多，你想知道什么？”

袁道道：“好！咱们简单点说，我问你答。”

洪士高道：“任何一个人，加入天皇教，大都是受到逼迫，原因不外三个……”

袁道道：“请教。”

洪士高道：“一是为人，二是为已，三是为天下苍生。”

袁道道：“第二点，不用说了，但第一和第三点，老夫就不明白了，洪兄可否解说一下，为人，为什么？”

洪士高道：“为亲属、家人、妻子儿女，大部分人，都会牺牲了自己。”

袁道道：“这个，老叫化明白了，你是为了家人子女。但为天下苍生就叫老叫化不明白了。”

洪士高道：“老夫举一个例子说吧！如若你袁道遇上了一件事，关系着五百条人命，你是否会拂袖而去，置之不理？”

袁道道：“那要看是什么样子的五百个人了。”

洪士高道：“自然是五百个无辜的生命了。”

袁道道：“这个，老夫自然是不能不管了。”

洪士高道：“这就够了，就老朽所知，我们这十二个中，有大部分人，就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屈服在那天皇教主之下了。”

袁道道：“这个，当真是一件很难选择的事，不过，老叫化还是有些不明白。”

洪士高道：“哪些不明白？”

袁直道：“就算他们当时受迫，无法反抗，屈服在他们的压力之下，但事后，为什么不谋补救之图！”

洪士高道：“如何补救呢？除了自绝而死之外，根本无法反抗。”

袁道道：“一个人，连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以他们身手之高，只要联合出手，对付天皇教主，并非难事。”

洪士高道：“对付天皇教主！你老叫化想的太简单了，咱们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近天皇教主。”

袁道道：“难道这些年，你们都没有见过他吗？”

洪士高道：“自然是见过，但他不会同时和我们两个人见面。”

袁道道：“洪兄，以你的看法，那位天皇教主，究竟是何许人？”

洪士高道：“这个么？兄弟也无法肯定说出来他是什么人，不过，老朽相信一件事，那就是，他定会认识我。”

袁道道：“哦！”

洪士高道：“所以，老朽推想，那位天皇教主，不但和咱们很熟识，而且，定然也和你老叫化很熟悉了。”

袁道道：“这人会是谁呢？倒叫老叫化子有些不明白了。”

洪士高道：“他一直把自己隐藏得很好，不让我们瞧出他的真相。”

袁道道：“洪兄，你没有仔细的看过他吗？”

洪士高道：“自然是看过了。”

袁直道：“洪兄，如若咱们见到了那位天皇教主，你能够很肯定的认识他吧？”

洪士高道：“这个，要看在什么场合了。”

袁道道：“认识一个人，还要在一定的场合中吗？”

洪士高道：“是！”

袁道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

洪士高道：“他每次和我们见面，不是在一个幽静的房间中，就是在一个隐秘的山洞中，孤零零的一盏灯，一个空空的房间，除了他之外，别无他人。”

袁道道：“你们在大白天，没有见过他吗？”

洪士高道：“自然是见过。”

袁道道：“大白天，难道他也要点一盏灯？”

洪士高道：“就算是大白天，布置成一个黑暗的房间，也不是太难的事。”

袁道道：“除此之外，他还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洪士高道：“永远穿着一身青衣，死板板的面孔，他留给我们的印象，是那一袭青袍，在一盏孤灯下木然坐着。”

袁道道：“那是说，不论什么人，只要他穿着那一身青袍，坐在一盏灯下，都可能是天皇教主了。”

洪士高道：“那也不是，他的声音，他的形貌，咱们很自然的就会认识他了。”

袁道摇摇头，叹口气，道：“这么说来，只要换一个场合，只要换一件衣服，你们就无法认识他了？”

洪士高道：“如若在另一个场合，见到他，也可能看出一点蛛丝马迹，但那要时间。”

袁道道：“唉！你们和天皇教主相处了这许久的时间，竟然连他是什么

人，一点也没有印象了。”

洪士高道：“老叫化子，他用变音术和咱们谈话，你怎么会想得到，他是何许人物……”放低了声音，接道：“别人心中是否早知道了，兄弟不明白，但在下心中一直怀疑一件事情。”

袁道道：“怀疑什么？”

洪士高道：“怀疑他是一位最受武林同道尊重的人。”

袁道道：“什么人？”

洪士高道：“无名子道长。”

忽然间，像是被人重重在前胸打了一拳，袁道顿觉有些眼冒金星。

定定神，摇摇头，袁道缓缓说道：“你说他是无名子？”

洪士高道：“我只是这样想，但也并非全无根据，当今之世，除了无名子外，还有什么人，有能力造成武林中一次这样大的劫难？”

两个人说话的声音，虽然不高，但白天平距离很近，他仍然听得十分清楚。

声音微微颤抖，白天平缓缓说道：“你是说，我师父……”

洪士高接道：“谁是你师父？”

白天平道：“无名子。”

洪士高目光转到了白天平的身上，道：“你是无名子的门下？”

白天平点点头，道：“他是我师父，他老人家一世清高，教忠教孝，教我们如何做人……”

洪士高道：“哦！武林中，没有不尊重无名子道长的人，但他可能是天皇教主！”

白天平道：“你有什么根据，说他是天皇教主？”

洪士高道：“老朽如若能找出证明，也不会保留如此之久”

白天平道：“老前辈，家师为人正直，满怀救世仁慈，他怎会做出这等事情？”

洪士高道：“若非他这样的人，什么人又有能力，把江湖搅成一个天翻地覆的局面。”

白天平道：“不能因为天皇教主的武功太高，就说他是家师无名子了。”

洪士高道：“你这样咄咄逼人反问老夫，是何用心？”

袁道突然插口说道：“天平，静一静，有话咱们慢慢的说。”

白天平道：“义父，家师为人如何？别人不太清楚，你老人家明白，他如是暗中组成了天皇教，不会教出平儿这样的徒弟”

袁直道：“这个么，老叫化子明白，不过天下事，有很多大出人的意外，老叫化了解你师父，也了解洪士高，洪士高不是轻易说话的人，他既然敢说你师父就是天皇教主，也不会全无根据，咱们何不问个清楚一些。”

白天平道：“义父，平儿决不相信我师父会是天皇教主。”

袁道道：“我也不愿意相信，不过，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不信归不信，事实归事实。”

白天平怔了一怔，道：“听义父的口气，似乎是也对师父怀疑了。”

袁道道：“平儿，你这么问我，义父也不骗你了，老实说，我已经早就怀疑了。”

白天平吃了一惊，道：“义父怀疑我师父，是天皇教主？”

袁道道：“不错。”

白天平道：“我不明白，义父怎会有此怀疑？”

袁道道：“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你师父，确确实实是有些可疑，所以老叫化对洪士高的话，并不觉着惊奇。”

洪士高道：“到底还是老姜辣。”

白天平黯然叹一声，道：“义父，平儿实在是想不通，我不知道如何才好，我信任义父的话，但我也信任师父，平儿想不出，他为什么要组织天皇教，在武林道上，他老人家受尽了尊敬，为什么会不惜受人唾骂，组成天皇教。”

洪士高冷冷说道：“年轻人，不可遇事固执，听听老人家的话，不会有错。”

白天平道：“阁下年纪够大了吧！但阁下怎么会投身入天皇教中呢？”

洪士高怒道：“老朽投身入天皇教中，那并非只是为了老朽个人的生死。”

白天平道：“那是为别人了？”

洪士高道：“不错，老朽为的家人，为了天下武林同道，所以，我投入了天皇教中。”

白天平冷冷说道：“为什么不说你自己为了怕死。”

洪士高道：“老朽如若怕死，怎会不和你们动手？”

袁道一拱手，道：“平儿，用不着和洪老前辈争执这些事了，咱们希望了解的是你师父是否是天皇教主？”

洪士高道：“老叫化，给我一点时间，我要先和这年轻人，说个明白出来。”

白天平道：“在下也希望能和你洪老前辈说个明白出来，在下对你羞辱家师一事，一直耿耿於怀。”

袁道心中暗暗忖道：洪士高说出无名子是天皇教主，自然是有他的证据，何不先让他说出内情、证据。心中念转，也就未再阻拦两人。

但闻白天平追问道：“老前辈，家师在武林中乃是极受敬重的人，淡泊名利，飘然世外，以他老人家那样的人，怎会去做天皇教主？”

洪士高道：“老夫也是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当初我也不信，但这些年来，我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就不能不信了。”

白天平道：“这么说来，你可以找出证据，证明家师是天皇教主了？”

洪士高道：“我如不能证明令师是天皇教主，怎敢随口胡说！”

听说他握有证明，白天平不禁一呆，道：“你有证明？”

洪士高道：“不错。”

袁道的赞同，洪士高的坚持，白天平内心中也开始了动摇，缓缓说道：“好！你说说看吧！”

洪士高道：“老夫投入天皇教中时，曾和他有过一番交手。”

白天平道：“啊！”洪士高道：“他在第十招内，击落了我手中长刀，当世高人，只有你老叫化和无名子，才有这份能耐。”

袁道道：“老叫化子不成。”

洪士高道：“除你之外，还有什么人有此能耐呢？”

袁道道：“无名子。”

洪士高道：“这是证据之一。”

白天平道：“义父，武当金剑道长，未死之前，也可能有此能力！”

洪士高道：“金剑老道，和老夫交称莫逆，如非来这武当山和他聚晤，

也不会撞上这件事了。”

袁道道：“洪兄，这只是证明了那人的武功很高……”

白天平接道：“对！但那不能证明就是我师父。”

洪士高道：“好！咱们说第二件事，无名子椎发的玉簪，可是一根红线玉。”

这一下，白天平愣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原来，无名子的椎发玉簪，确然是一支红线玉，那是极为少见的奇玉，一时间。张口结舌，说不出一句话来。

良久之后，白天平才吁一口气，道：“不错，我师父用的是一根红线玉，但这样奇玉，并非是一人所有，就算你见到了红线玉簪，也不能证明他是我师父。”

洪士高怒道：“你这小子，说什么你都不信，难道存心和老夫抬杠吗？”

白天平叹口气，道：“在下并非和者前辈抬杠，我只是太过震惊了。”

洪士高冷冷说道：“年轻人，江湖上的险变，诡诈万端，岂是你这等年轻人，能够了解。”

白天平叹息一声。道：“义父，我师父为什么要组织天皇教，为什么要造成江湖一场劫难呢？”

洪士高道：“这个么？要去问你师父了。”

白天平叹息一声，道：“义父，你相信吗？”

袁直道：“我不相信也不行了，那红玉簪，乃世间极为罕见之物，如若洪士高看到了那枝红玉簪、八成就是你师父了。”

白天平道：“为什么呢？义父，他是那样受人尊重，为什么还要组织天皇教？”

袁道神情肃然，冷冷地说道：“咱们就要去问问他，为什么，他要组织天皇教……”语声一顿，接道：“洪兄，你敢不敢去见天皇教主，问个明白？”

洪士高道：“可以，我拚受一身过，敢打皇上皇，老夫忍受了这么多年，今日也该发泄一次了，走！我带你去见天皇教主。”

袁道道：“慢一下，还有两位同道，未问清楚，不知他们的心意如何？”

转头望着两个黑衣人，道：“两位作何打算？”

两个黑衣人齐声应道：“咱们愿意追随两位，去问个明白。”

洪士高道：“袁兄，你认识他们两位吗？”

袁道笑一笑，道：“两位，可愿取下面纱，以真正面目和老叫化见面？”

两个黑衣，右手已取下面纱。袁道凝目望去，只见那两个黑衣人的脸色，一片金黄，而且，看上去完全一样。由面形上，已然无法分辨，袁道有些幽伤地说道：“好恶毒的手段啊！”

洪士高道：“一种金漆，使一个人脸上的肌肉，完全僵硬，把每人的脸，变成一个样子，因为僵硬了的肌肉，可以随意修改。”

袁道道：“那岂不会使一个人的肌肉死亡吗？”

洪士高道：“可悲的也就在此了，我们必需以内功，把血行逼到脸上，以保持肌肉免於死亡，虽然如此，亦因各人的修为不同，内功深浅不一，而有深浅之伤，可怕的是外面看不出来，内部却血肉伤坏，但天皇教会适时的送上药物，必要时，还可以开刀取浓，想想看，这是什么样的日子。”

袁道道：“可悲啊！可叹……”

这时两个金面人突然齐声说道：“老叫化，咱们原是故识，但我们这脸

上的金漆，遮去了我们本来的面目，也掩去了我们的是非之心，我们只在想着，办完了天皇教主的事情，替我们除去这脸上的金漆，但刚才听到老叫化子一番义正词严的话，使我们觉着很惭愧，咱们原想助阁下一臂之力，看来，似乎是也用不着了，希望袁兄也别再追究咱们的身份了，咱们先走一步。”

突然，回手一掌，自碎天灵要穴而死。这两个的动作极为快速，袁道想救援，竟未来得及。

洪士高轻轻叹一口气，道：“袁兄，让他们走吧！他们这些年来，不论身心，都受了很大的折磨，这些年来，死亡对他们实是一种解脱。”

白天平吁一口气，道：“义父，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

袁道摇摇头，道：“这个么，你不用问了，他们以生命作代价，付出的够重了，他要咱们保证他身份的隐秘，自然也不用再揭穿了。”

白天平叹口气，欲言又止。

这时，洪承志突然站起了身子，望着袁道道：“老前辈，在下已恢复了大部分功力，可以行动了。”

袁道点点头，转望着洪士高道：“洪兄，天皇教主，对你们寄望很大，他希望这一场搏杀中，使我们精锐尽伤，至少，也该使我们折伤大半，我相信这变化大出了他意料之外，你供兄改变心意，其他的全部自绝……”

洪士高接道：“我相信，他未料到会是这么一个结果。”

袁道道：“洪兄，除了你们这一道拦阻我们的埋伏之外，还有什么埋伏？”

洪士高道：“不知道，我们对天皇教主了解的太少，所以，不知道他的安排。”

袁道道：“那么，天皇教主，是否在这处山谷之中？”

洪士道：“在！”

袁宣道：“如若洪兄有什么不便之处，只请告诉我们一声，天皇教主的宿住之处。”

洪士高哈哈一笑，道：“咱们十二个人，死了十一个，我还有什么顾虑的了？”

洪承志道：“爷爷，你为什么不去下面纱？”

洪士高双手乱摇，道：“孩子，这一个，不行，你们知道我是洪士高就行了。”

洪承志道：“你老人家既然敢背叛天皇教主，为什么不堂堂正正的去去，和他见面？”

洪士高道：“这个么，你就不用管了。”

袁道低声道：“承志，别逼他。”

但闻洪士高大声说道：“老叫化，选几个不怕死的，跟我开道。”

袁道哈哈一笑，道：“自然，老叫化是头一份了。”

田无畏道：“老前辈，我算一份。”

洪承志、白天平、何玉霜、江堂等都开了口。

袁道道：“要不了这么多。”

闻钟道长道：“老前辈，诸位已够辛苦了，不如这一阵给贫道和玄支剑士。”

袁直道：“这个，少不了你们，我想，咱们还会有一阵激烈的搏杀，除了你们以及玄支下院的剑士之外，只怕别人也很难能支持得下来，你不用争

什么，先把玄支下院的精锐，全都集中一道，紧随我们身后上去！”

洪士高望了那玄支剑士一眼，道：“听说武当派玄支剑士，才是真正承受武当正宗剑法的弟子。”

闻钟道长脸上一热，道：“玄支剑士，是以习剑为主，集中於玄支下院，故号玄支，他们心无旁骛，所以，剑道上的成就，比本院中强了一些。”

洪士高道：“但愿他们真如道长所言，都是很有成就的剑士。袁兄，咱们走吧！”

袁道高声说道：“慢一步，等老叫化子调配一下人手……”

目光转注到白天平的身上，道：“小不忍则乱大谋，我希望你能沉住气，听我令谕行事。”

白天平黯然一叹，道：“平儿明白。”

袁道道：“好！你算一个。”

何玉霜道：“老前辈，天皇教主是我的义父，我对他记忆很深，不论他如何改变，我都可以认得出来。”

袁道点点头，道：“除了姑娘认识天皇教主之外，咱们还要借重你的飞铃，不过，咱们得先谈好，姑娘要听老叫化的令谕，我要你打出，你就打出，不用问对方是什么人了。”

何玉霜道：“晚辈遵命。”

洪承志道：“晚辈也算一份吧！”

袁道道：“好！唯一的条件是，不得老叫化的命令，不可出

洪承志道：“晚辈明白。”

田无畏和江堂齐声说道：“我们……”

袁道一挥手，道：“你们最受重用，走在老叫化子前面。”

两人相视一笑，转身追上了洪士高。

袁道回顾了天侯七英和丐帮帮主一眼，道：“两位，各率精锐，往来接应，保护两翼，清除残敌，救助伤亡。”

申三峰、侯瑜，齐声应道：“我等遵命。”

袁道目光又斜注到闻钟道长的身上，道：“我相信天皇教主，不只这点布置，也许，他还留有一部分强大的实力，和咱们决一死战。”

闻钟道：“贫道明白，我会带玄支剑士，全力以赴。”

袁道点点头，道：“你们记着，除非老叫化不下，你们不得出手。”

群豪点点头。

袁道突然提高了声音，道：“诸位听着，鸟无翼不飞，老叫化子承你们抬受，使我主持此事，如是老叫化子万一不幸，那就由丐帮申帮主代我老叫化主持大局。”

举步追上洪士高，接道：“洪兄，你带路吧！”

洪士高叹口气，道：“袁兄，看你这份豪壮之气，好叫在下惭愧。”

袁道苦笑一下，道：“希望你没有说对，老叫化也没有猜对，如苦真的那人是无名子老牛鼻子，今日这一战，恐将是很悲惨的一战。”

洪士高道：“实在说，除了无名子之外，兄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有这样一份能耐，翻手云，覆手雨，把武林搅成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局面。”

袁道突然想到了金萍，急急说道：“老叫化子倒想请教洪兄一件很重要的事了。”

洪士高道：“什么事？”

袁道道：“你可曾瞧到一位丫头过去？”

洪士高点点头，道：“瞧到了，一个身着青色劲装的少女。”

袁道道：“对！你们为什么不出手拦阻她呢？”

洪士高道：“因为，她身怀令牌，咱们不能拦阻。”

袁道还未及答话，突闻金风破空之声，疾飞而至。抬头看去，只见一围寒光，挟着一股劲风而至。

白天平长剑疾出，迎向那团寒光拍去。

但闻洪士高大声喝道：“不可造次。”双手挥动，一团黑影，卷飞过去。

一则是白天平的警觉之心很高，二则是洪士高出手极快。白天平一挫手腕，收回了长剑，未和那飞来的寒芒相触。洪士高打出的一团黑影，已卷了过去。

那团黑影的去势虽然十分疾急，但却似极为柔软之物，双方相触之下，那团黑影，忽然间遮住了那团白芒，向一侧飞去。但闻蓬然一声大震，那黑影裹着的白芒，突然间，爆裂出一团火光。

一片片碎裂的黑影，满天飞舞。那是洪士高身上的衣服，他身上少了一件黑色的长衫。

原来，洪士高把身上一件长衫脱下，当作暗器，打了出去，及时把那团白芒卷住，摔出了八九尺外。就是那一摔之力，救了群豪的性命。

那团白芒，竟然是一包很强烈的火药，如若不是洪士高及时用衣衫把那包火药卷飞出八九尺外，那一摔之力，至少可使举剑封击那团白芒的白天平，身受重伤。

袁道两道冷厉的目光，投注在道旁一座大岩之后，冷冷说道：“出来，你这只老火鸦。”

但见大岩之后，行出一个身着黑衫，身背大红葫芦的矮瘦老者，缓步行了出来。

白天平凝目望去，只见那老者一头黄发，留着山羊胡子，脸上都是皱纹，看年纪，至少在花甲以上。

轻轻吁一口气，矮瘦老者缓缓说道：“老叫化子，你还记得常山故友吗？”

袁道冷冷说道：“你这只老火鸦，不躲在树巢上，飞到这是非之地做什么？”

老火鸦叹口气，道：“我老人家这把年纪了，难道这是在江湖争名夺利不成，可惜我老人家，没有法子，不得不再卷入是非中了。”

袁道嗯了一声，道：“你是说，有人逼你重出江湖了。”

老火鸦道：“不错，是被人家给逼出来的。”

袁道道：“啊！”

老火鸦道：“老叫化，刚才，我老火鸦是手下留情，可不是你们真的能逃过我的火器。”

袁道冷冷说道：“我知道你老火鸦火器上的厉害，不过，老叫化想不到你老火鸦竟然会作别人的奴才。”

老火鸦笑一笑，道：“作奴才的人很多，又不是老火鸦一个人。”

袁道道：“想不到啊！你老火鸦对这份奴才的职份，似是十分留恋。”

老火鸦道：“客气，客气，就算我老火鸦作了别人的奴才，也不会是丢人的事。”

袁道冷哼一声，道：“你这人没廉没耻的，作了别人的奴才，似乎是感

觉到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

老火鸦道：“作奴才嘛！要看给什么人作，如是人家比老火鸦强的多，就算作了人家的奴才，也不算丢人啊！”

白天平冷笑一声，道：“奴才就是奴才，难道奴才还要分等级不成了。”

老火鸦道：“年轻人知道什么？奴才不但要分等级，而且要分很多等级，大奴才，中奴才，小奴才，还有一种是奴才的奴才。”

袁道道：“你是什么人的奴才。”

老火鸦道：“老火鸦吗？只能算是奴才，但老火鸦手下的人，那就是奴才的奴才了。”

袁道道：“唉！一个人作了奴才，竟然还洋洋自得，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老火鸦道：“臭叫化子用不着出我老火鸦的丑，不管是奴才也好，奴才的奴才也好，反正，你们别想通过老火鸦这一关。”

袁道道：“老火鸦，你真的要和老叫化子作对吗？”

老火鸦道：“自然是千真万确了，难道还会是假的不成？”

袁道道：“老叫化子领教你的火器。”

白天平道：“杀鸡焉用牛刀，有事弟子服其劳，这件事，让平儿试试吧！”

袁道道：“你要试？”

白天平道：“是！”

袁道道：“好吧！老火鸦如是你胜了这一仗，老叫化再出手，如是你败了，要不要放咱们过去？”

老火鸦道：“好吧！如是老火鸦真的败了，放你们过去就是。”

袁道道：“天平，你试试，不过，老火鸦这一身火器，极尽恶毒之能事，你可要多多小心一些了。”

白天平刷的一声，抽出长剑。

袁道举手一挥，道：“没有事的人全都给我退开去。”

洪承志、洪士高、田无畏等都依言向后退去。

白天平长剑横胸，高声说道：“老火鸦，你先出火器呢？还是在下先攻出一剑？”

老火鸦道：“你是后生晚辈，老火鸦不好意思占你光，咱们一起出手吧！”

白天平道：“那很好，阁下小心了。”一提真气，长剑缓缓递了出去。

长剑的去势很慢，但任何人都看出剑上含蓄的力道，强大无比。

老火鸦冷冷说道：“好小子，你这剑法，老火鸦很眼熟啊！”

喝声中，右手突然一挥，八点红光，疾射而出。

白天平缓缓递出的长剑，突然变的十分快速，一挥手间，幻起了一片护身剑幕。

但闻一阵波波轻响，那击中剑幕的红光，突然间，暴闪出一片火光，一团大火，团团把白天平包了起来。

但闻一声长啸，那熊熊的火光中，突然间，暴闪出一道寒光，直对老火鸦射了过去。

这一击大出了老火鸦的意料之外，匆忙中，老火鸦忽然举起左臂一封。一道寒芒，由左臂疾射而出，当的一声，封开了白天平的剑势。但白天平带着一身熊熊大火，却使得老火鸦惊吓莫名。

他身上带的都是火器，如是不小心被火点燃，那可是无法收拾的事。

白天平冷笑一声，长剑一震，连人带剑又冲了上去。

老火鸦暴退三步，大声喝道：“反了，反了，虎无伤人意，人有伤虎心，老火鸦不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你也不知道天高地厚。”

喝声中，忽见白芒闪动，白天平一道剑风，直击过去。这是乾坤一绝剑。

老火鸦还未来得及有所反应，剑光已然擦体而过。

血雨溅飞中，老火鸦发出了一声惨叫，被生生斩作两断。

白天平击毙老火鸦之后，疾扑向一个土堆之上，就地滚了起来。

洪承志、田无畏疾奔过去，兵刃掘起砂土，把白天平埋了起来，才把身上火势熄去。

袁道神情冷肃，双目凝注在白天平的脸上，缓缓说道：“孩子，你的伤势如何？”

白天平摇摇头，道：“伤势不太重。”

洪承志道：“白兄，兄弟现在才发现了一件事。”

白天平道：“什么事？”

洪承志道：“白兄的豪勇，实非兄弟所及了。”

白天平道：“洪兄夸奖了。”

洪承志道：“是真的由衷的赞美，兄弟觉着如是在下受到同样伤害，我决无法施出那剑的威势。”

袁道缓步行到了埋住白天平的土石堆前，缓缓伸手，扒开了堆在白天平身上的砂土，道：“孩子，站起来给我看看。”

何玉霜快步行了过来，两道目光，凝注在白天平的身上，脸上是一股痛惜的神色，但她却咬着牙，一语未发。

白天平缓缓站了身子，立刻看到了他只有四处烧伤。前胸、后背，和双腿。

伤处的大小不同，大的有一个手拿大小地方。火烧的伤势，不见血，伤口泛起一片白色。

何玉霜望着白天平的伤势，低声道：“白兄，痛吗？”

白天平道：“一点点痛。”

洪士高突然飞起两脚，把老火鸦的尸体，踢飞出两丈开外。

但闻砰砰两声，老火鸦身上的火器，爆成了一团烈火，炸的尸骨无存。

袁道叹一口气，道：“这老火鸦一辈子施用火器，想不到自己的尸体，也被火器炸碎。”

洪士高道：“老火鸦用的火器上面有毒，这位小兄的伤势，只怕是很难医治了。”

袁道、何玉霜，脸色一下都变的阴沉起来，但都忍下去没有说话。

白天平笑一笑，笑道：“几处小火伤嘛，算不得什么。”

何玉霜低声道：“要不要我替你敷一点药。”

洪士高道：“不用了，被老火鸦所伤，岂是一般的药物，能够救得！”

何玉霜道：“那要如何才能疗好他的毒伤？”

洪士高道：“这个么？除了老火鸦自己之外，别人都不晓得。”

何玉霜道：“但老火鸦已经死了。”

洪士高道：“本来说不该杀死他的，如今只有等机会了，看看有没有治他火毒的药物……”

袁道忍不住了，冷冷接道：“等什么机会？”

洪士高道：“人。”

袁道道：“什么人。”

洪士高道：“天皇教主，老火鸦对天皇教主的忠诚，已到生死不移之境，如若他要把这一手工艺传下来，唯一的可能，就是传给天皇教主了。”

袁道道：“洪兄，老火鸦知道天皇教主的身份吗？”

洪士高道：“大概知道吧！如是全然不知，以老火鸦那样的人，怎会对天皇教主那样的忠诚。”

袁直道：“洪兄，帮个忙，见到天皇教主时，千万要留下活口。”

洪士高冷笑一声，道：“怎么，改变了心意，还要和他谈谈条件。”

袁道道：“心意如旧，留下了他的活口，另有两个原因。”

洪士高：“可否请教？”

袁道道：“一是，我要证明一下他的身份，看他究竟是什么人？第二么，要替这孩子保留一份希望。”

洪士高仰天打个哈哈，道：“老叫化，你认为我会帮你和天皇教主动手？”

袁道道：“为什么？”

洪士高道：“因为我败在他手下两次。”

袁道道：“所以，你怕他了？”

洪士高道：“谈不上怕他，但败军之将，不足以言勇。”

袁道道：“好吧！你可以不动手，但至少，你不能再帮助天皇教主吧！”

洪士高道：“这个阁下可以放心了。”

洪承志突然接道：“咱们洪家的人，就是这样没有原则，没有决心吗？”

洪士高看也不敢看洪承志一眼，别过脸走，望着远处一座山峰出神。

袁道看他只是逃避天皇教主一人，也就未再多言。

对付天皇教主，袁道心中早已有了安排，根本未把洪士高计算在内。

这一阵谈话的时间，何玉霜仍然掏出了药物，洒在白天平的伤口处。

袁道轻轻挥手，道：“走！”

群豪又鱼贯向前行去。

袁道抢快一步，和洪士高并肩而行，道：“洪兄，咱们还要过几道埋伏，才能见着天皇教主？”

洪士高道：“我看，已经没有埋伏了。”

袁道道，“那是说，咱们很快就可以见到那位天皇教主了？”

洪士高道：“见到他有什么好，只怕有不少人要横尸当场，溅血五步。”

袁宣道：“不错，但这一次的伤亡，至少可以使江湖上平静一些时日。”

洪士高不再多言，快步向前行去。

也许天皇教主认为，十二位高手，和老火鸦的绝毒火器，足以阻止群豪，途中，果然再无埋伏。

绕过了一个山峰，只见一道翠谷，在两座山壁夹峙之下，向里延伸而去。

洪士高停下脚步，道：“天皇教主，就在这个翠谷之中。”

袁道哦了一声，洪士高道：“这是一道绝谷，深入五十丈，折向北转，有一片数十亩大小的盆地，天皇教主就在那里等候诸位。”

袁道道：“洪兄，对那天皇教主，似是有着很大的畏惧。”

洪士高怒道：“老叫化，我带你们到此，也就是了，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参与此事？”

袁道笑一笑，道：“你对天皇教主，怕到这等程度，连见一面的勇气，

也没有吗？”

洪士高冷冷说道：“臭叫化子，看来你不把洪某置於死地，是不甘心。”

袁道正容说道：“老实说，此情此景，你和老叫化走在一起，还安全一些。”

洪士高沉吟了一阵，突然举步向前行去。

翠谷折转，眼前出现了一片平原。青草如茵，开放着很多不知名的山花，好一片幽静的山谷。

广大的草原中，寂静无声，不见一个人影。

洪士高一皱眉，道：“就在此地，怎的不见一个人。”

袁道冷冷说道：“会不会又跑了？”

洪士高道：“不会……”

只听一个冷厉的声音，接道：“不错，这是三十年江湖恩怨总结之地。”

袁道转头望去，只见东、北两处崖壁间，四处山洞中，鱼贯行出了数十个人来。

接口说话的是一位穿黄袍的老者，不知何时，已然站在广场之中。想是他早已藏身在花草之中。

袁道一挥手，道：“在下袁道，朋友怎么称呼？”

黄袍人冷笑一声，道：“老夫如是不幸战死於此，说了姓名何益，如是你死於老夫之手，知道了老夫姓名，也无法传扬出去。”

袁道冷哼一声，道：“你是不是天皇教主？”

黄袍人哈哈一笑，道：“你见过天皇教主吗？”

袁道道：“没以，不过，老叫化早知道他是谁了！”

黄袍人道：“你既然认识他，又何必问老夫是不是天皇教主？”

袁道道：“一个人，利用面具，药物改变他的容貌，并非难事，如是他又改变了声音，那就很难分辨了。”

黄袍人道：“你看区区像不像天皇教主呢？”

洪士高突然接道：“你不是。”

黄袍人道：“洪士高，你虽然和那天皇教主相处时日甚久，但你并不认识天皇教主，是吗？”

洪士高道：“一个人的面形、声音，可以改变，但他的气质和风度，却是改变不了。”

这时，那由崖壁间山洞中行出来的人，已然围了过来，和袁道等形成了对峙之局。

田无畏、洪承志、江堂等和随行的玄支剑士，都已兵刃出鞘，一场惨烈绝伦的混战，一触即发。

袁道望望黄袍人，道：“姑不论你是什么身份，老叫化想先知道一件事。”

黄袍人道：“什么事？你说吧！”

袁道道：“你能不能控制目前的局势？”

黄袍人道：“能又怎样？不能又如何？”

袁道道：“如是你能控制局势，似乎咱们之间，用不着一场混战。”

黄袍人道：“你的意思是……”

袁道道：“老叫化的意思是，咱们两个先来一场生死之搏。”

黄袍人道：“只有咱们两个人动手，不用别人助拳，是吗？”

袁道道：“不错。”

田无畏一闪身，越过了袁道，道：“袁师伯，有事弟子服其劳，这一战先由弟子来吧！”

袁道沉吟了一阵，道：“好吧！”

田无畏举步而行，逼近黄袍人，道：“阁下认不认识田某人？”

黄袍人冷冷说道：“田无畏，天皇教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背叛天皇教主？”

田无畏道：“天皇教主对我不错，但天皇教主又是谁呢？在下替教主效力很多，但在下一直没有见过天皇教主。”

黄袍人道：“你很想见到天皇教主吗？”

田无畏道：“不错，在下觉着替一个人卖命十年，一直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实在是一大憾事，所以在下非得求证一下不可。”

黄袍人道：“你要求证一下什么？”

田无畏道：“我只要见识那天皇教主究竟是什么人？”

黄袍人道：“可以，你心中的怀疑，很快就可以揭穿了。”

田无畏道：“这么说，我很快就可以见到天皇教主了？”

黄袍人道：“很快就可以见到了，不过，这要有条件。”

田无畏道：“什么条件？”

黄袍人道：“表现出你对教主的忠诚。”

田无畏道：“如何一个表现法呢？”

黄袍人道：“袁道带了很多人来，只要你现在能杀死一个，我就立刻可以让你见到教主了。”

田无畏笑一笑，道：“好刻的条件。”

黄袍人道：“你可选择一个人，那对你是一件很轻松的事。”

田无畏道：“除了这个办法之外，在下觉着，还有一个别的办法。”

黄袍人道：“什么办法？”

田无畏道：“咱们先打一架，如是在下幸胜了，是否也可以见到天皇教主呢？”

黄袍人道：“你要和老夫动手？”

田无畏道：“是！”

黄袍人道：“好！你出手吧？”

田无畏笑一笑，道：“阁下小心了。”突然扬手，打了过去。这一拳去势不疾，缓缓击出。

眼看着那拳势将近前胸，黄袍人才突然一翻右手，疾向田无畏的右腕上扣去。

田无畏冷笑一声，腕一沉，避开了黄袍人一抓之势，握拳的五指，突然张开，五指如刀，疾向黄袍人的小腹刺去。

黄袍人一侧身子，避开田无畏五指一击，右手一掌拍落下来。这一掌势如迅雷，拍向了田无畏的掌势。这一掌收势快速，收掌和落掌困难百倍。

田无畏一招封空，还未来得及变招应敌，不料那黄袍人突然飞出一脚。

这一脚，来的无声无息，田无畏的武功，竟然未能闪避得开。但闻砰然一声，踢个正着。田无畏身不由己的，被一脚踢得滚出去八九尺远。

黄袍人冷笑一声，一扬右腕，一道寒芒，自袖中疾射而出。

眼看田无畏就要伤在那寒芒之下，洪承志突然大喝一声，举刀推出。

但闻砰的一声，那射向田无畏的一把飞刀，被洪承志一刀封架开去。

田无畏大声叫道：“无影脚。”

黄袍人淡淡一笑，道：“不错，无影脚，只恐怕你知晓得晚了一些。”

田无畏一挺而起，道：“就算在下中了一记无影脚，也要不了田某之命。”身子摇了两摇，突然张嘴吐出了一口鲜血。原来，这一脚踢中了田无畏左肋，震伤了田无畏的内腑。

袁道点点头，道：“无影脚、连环拳，阁下是江南大豪黄上因。”

黄袍人冷笑一声，道：“不错，想不到你老叫化还有这份眼力。”

袁道道：“想不到，阁下也是武林中一代大豪，竟然作天皇教主的奴才。”

黄上因冷冷说道：“老叫化，你为什么不想想，你老叫化一旦作了天皇教主，能不能用得我黄某人为你效力？”

袁道道：“你既然作别人的奴才，也能作老叫化的奴才。”

黄上因怒道：“臭叫化子，你是吊死鬼擦粉，死要脸了。”

袁道哈哈一笑，道：“黄上因你自己说吧！当今武林之世，什么人可以用你，你又甘愿为什么人作为奴才。”

黄上因正待答话，突然似是听到了什么声音，凝神而立，装出一付全神倾听的样子。足足过了有一刻工夫之久，才恢复常态，冷笑一声，道：“老叫化，你是否要见天皇教主？”

袁道道：“不错，老叫化赶来此地，就是要见他一面。”

黄上因道：“你准备如何见他？”

袁道道：“就算要见太上老君，老叫化也没奴才相，我要见他，也用不着什么礼节。”

黄上因道：“两种办法，一种是你们凭本领打过去。”

袁道道：“还有一种呢？”

黄上因道：“还有一种么？那就是你带着另外三个人，同去见他。”

袁道道：“好！但不知哪三个人？”

黄上因道：“白天平、丐帮帮主申三峰、武当派掌门人闻钟道长。”

袁道道：“好！老叫化倒要见识一下他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

回头招呼了申三峰和闻钟道长，三人低声计议了一番。

申三峰道：“老前辈觉着应该如何见他，在下无不从命。”

袁道道：“擒贼擒王，如果咱们能见着天皇教主，也许可以免去一场群战群殴的搏杀。”

申三峰道：“老前辈，他指名咱们四个人，显然是对咱们很熟识了。”

袁道道：“老叫化早已有个不祥的预感，看来，这预感很可能会证实了……”

语声一顿，接道：“两位请转告属下，如是咱们去过一个时辰，还无消息，叫他们全力抢攻，各施杀手，尽屠这山谷中的敌人，以免留下后患。”

闻钟道长、申三峰，各自依言交代了代理自己的人。袁道也吩咐了江堂、洪承志和天侯七英。

安排好应变之事，袁道才对黄上因一拱手，道：“黄兄，请带路吧！”

黄上因冷笑一声，转身向前行去，一面说道：“老叫化，你不怕自己陷入埋伏之中吗？”

袁道哈哈一笑，道：“老叫化早已安排好了后事，就算是真的遭遇了什么不测之祸，也不会影响大局。”

黄上因道：“咱们几十年不见了，你老叫化仍不失豪壮之勇。”

袁道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老叫化就是这付德行，就是钢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改了老叫化子的生性。”

申三峰突然接口说填：“黄兄，那天皇教主究竟是何许人物？值得你黄兄这等人物，替他效力？”

黄上因道：“你们就要见到了，又何必急在一时呢？”

白天平脸上是一片愁苦之色，内心中的痛苦，似是更甚于他伤势的痛苦，锁眉闭口，一语不发。

袁道凝神看去，只见沿途中所站之人，一个个面色冷肃，不见一点笑容，似乎是所有的人，都欠了他们什么似的。

黄上因几人到了一处小洞口处，停了下来，道：“到了，就在这座山洞之中。”

袁道一侧身，举步向前行去。

黄上因挥手拦住了袁道，道：“且慢。”

袁道道：“怎么样，难道还有什么规矩不成？”

黄上因道：“不错，有很多的规矩。”

袁道冷然一笑，道：“不管什么规矩，都是你们订的，遵不遵守，似乎是咱们的事了。”

黄上因道：“如是诸位不遵守，那就不用在下带路了？”

袁道道：“已经到了山洞口处，你带不带路，咱们也会一样进去。”

黄上因道：“老叫化子，你何不进去一下试试？”

袁道冷冷说道：“难道这山洞之中，还有什么古怪不成？”

黄上因道：“天皇教主本来可以离开此地，他所以会留下来，那是因为他已经准备见他们了，不过，见面的法子，有两种，任你们选择一样。”

袁道道：“听起来很别致，你说说看吧！哪两种法子？”

黄上因道：“一种是兵不血刃，咱们和和气气的走进去，见到他。”

袁道道：“还有一种呢？”

黄上因道：“天皇教主确然在这座山洞之中，只要你们能够冲入这座山洞，就可以见到他了。”

袁道道：“咱们选前面和气的的方式呢？”

黄上因道：“那就请解下你们身上的佩剑。”

袁道道：“除了佩剑之外呢？是否还要搜身一番？”

黄上因道：“那倒用不着了。”

袁道道：“好！你们除去佩剑。”

其实，佩剑的只有两个人，除了武当派的闻钟道长之外，就是白天平了。严重的火伤，使白天平显然有些狼狈，但他一直精神很好。闻钟道长、白天平，依言解下了佩剑。

黄上因淡淡一笑，道：“老叫化子，见到了教主之面，希望你老叫化能按捺下一腔怒火，先把事情了解了，再发作不迟。”

袁道道：“老叫化已经年过古稀，这一点修养还有。”

黄上因道：“那就好，在下带路了。”举步向前行去。

袁道、白天平等，鱼贯随在黄上因身后行入山洞。

这座山洞很深，走了三四丈远，带路的黄上因，却突然停了下来。

深入三四丈，转了两弯子，山洞中已然黑了下來。

轻轻咳了一声，袁道缓缓说道：“黄兄，怎么不走了？”

黄上因道：“老叫化，兄弟想奉告你一件事。”

袁道道：“说吧！”

黄上因道：“这地方，叫作生死口。”

袁道道：“你说清楚些好吗？”

黄上因道：“埋有一大批火药，火药一燃，在此的人，都将尸骨无存。”

袁道道：“包括你黄兄和天皇教主在内？”

黄上因道：“如是你们要逞强好胜，硬闯进来，黄某不会奉陪，自然，也不会伤到天皇教主。”

袁道道：“这是威胁吗？”

黄上因道：“兄弟只是告诉你这件事情，让你小心一些。”

袁道道：“我知道了。”

黄上因道：“知道就好。”突然举手互击三掌。

但见光华闪动，一面山壁突然裂开一道门户。

黄上因道：“诸位请进吧！”

袁道当先举步，直行而入。

这是座很宽敞的石洞，布置也很古雅。一个全身青色道袍，木簪椎发的人，端坐一张木椅之上。

袁道轻轻咳了一声，道：“牛鼻子，转过身子来，你既然约我们来了，为什么还装模作样的，背对着我们？”

白天平、申三峰、闻钟道长，都睁大了一对眼睛，看着那青袍道人的背影。

武林之中见过无名子的人不多，但任何人，都已在心理上，承认他是武林中最受敬仰的第一高人。

袁道叫出牛鼻子老道时，所有之人都感受到一股莫大的压力。

每个人心中，都希望见到无名子，但每个人又都希望，这位搅得江湖上天翻地覆的人不是无名子。

那青袍道人并未转过脸来，却冷冷地说道：“袁道，你早已猜到是我了吗？”

袁道道：“老叫化馨香祈祷，希望不是你，但事实上很不幸，竟然是你！”

青袍道人道：“我是谁？”

袁道道：“你是老叫化生平中第一敬重的人，天下武林同道一向公认的第一剑道名家无名子，对吗？”

青袍人缓缓转过身子，淡淡一笑，道：“袁道，现在，你应该称我为天皇教主。”

看清楚了此人的面目之后，果然竟是无名子。

袁道轻轻吁一口气，道：“牛鼻子，你诳了我大半辈子，为什么不继续骗下去呢？”

无名子道：“墙无百日不透风，贫道能骗你这么多年，已非易事了。”

袁道道：“所以，你告诉老叫化子，你要求仙证道，不再在江湖上走动了，害得老叫化子，还依依不舍的伤感了一阵，苦苦劝说你仙道无凭，如其追求那无渺的传说，为什么不替武林建立数十年太平生涯，想不到，你竟是反道而行……”

无名子淡淡一笑，接道：“老叫化子，贫道想请问你一件事。”

袁道道：“你请说吧！”

无名子道：“这些年来，除了天皇教在武林中闹的很凶之外，还有什么江湖凶人在闹事吗？”

袁道道：“你可感觉到，一个天皇教，闹得还不够吗？”

无名子道：“我只是问你这中间的道理安在，并非是让你评论是非。”

袁道道：“老叫化瞧不出这中间，有什么大学问。”

无名子道：“要不要我告诉你？”

袁道道：“听听无妨。”

无名子道：“那是因为我把天下所有的凶恶宵小之徒，全部集中在天皇教中了，所以，别处再无坏人。”

袁道道：“你一个人把所有坏事做完了，别人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了。”

无名子道：“老叫化，这和贫道说的道理，完全不同。”

袁道道：“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老叫化子看来没有什么两样。”

白天平一直在强行按耐着心中的激动，此刻，再也忍受不住，道：“义父，让平儿和师尊讲几句话，行吗？”

袁道道：“行！你说吧！不过，你要小心一些，你师父外表是仙风道骨，内心中可是充满阴狠毒辣，当心他会突然出手杀了你。”

白天平道：“平儿身受毒火之伤，已然开始发作，就算没有人杀我，大约也是活不了多久。”缓缓向前行了几步，对着无名子大拜了三拜，道：“平儿见过师父。”无名子也真的沉得住气，笑一笑，道：“你站起来说话吧！”

白天平站起身子，长长吁一口气，道：“弟子被谗火鸦毒火所伤，只怕活不多久了，如若言语间有冒犯之处，还望师父多多担待。”

无名子道：“老火鸦的毒火，不可拖延时间，我先替你疗治好毒火之伤再说如何？”

白天平道：“不用了，弟子羞见武林同道，实有着生不如死的感觉，还是让我死了的好。”

无名子笑一笑，道：“那也好，说说看是什么，竟然是如此伤痛。”

白天平道：“弟子从师学艺，师父教导弟子的，都是忠、孝、仁、侠之道，但师父所作所为，却似乎完全背道而驰。”

无名子道：“哦！”

白天平道：“弟子很惭愧，因为我是你的门下。”

无名子道：“可惜的是，事实早成……”

白天平接道：“弟子恨刚才未死于老火鸦的毒火之下，否则，也不会揭穿师父这一付虚伪的面目。”

无名子微微一笑道：“你对我，竟然有如此之深的恨意吗？”

白天平道：“师父名满天下，被誉为武林中第一高人，想不到，你竟是一个伪君子，叫弟子如何不肝肠寸断？”

无名子古井不波的笑一笑，道：“那你打算如何呢？”

白天平道：“弟子多活一刻，就多一份煎熬痛苦，最好的办法，速求一死。”

无名子道：“你和我动手一搏？”

白天平肃容说道：“这个么？弟子倒未存有此心，只是弟子觉着愧为门人，师父把我调教出一身武功，弟子既无法把它由身上除去，只有死于师父之前，把师父一生苦心调教的还给师父了。”

无名子微微一笑，道：“你要以身殉道，替我赎罪了。”

白天平突然纵声大笑起来。

无名子一皱眉头，奇道：“你笑什么？”

白天平道：“原来师父也知道自己满身罪恶，两手血腥。”

无名子道：“人家都那么说了，我自己也只好承认了。”

白天平道：“那是说，师父明明知道错了，仍然要错下去？”

无名子道：“哦……”

白天平突然提高了声音，道：“昨日，咱们在山谷之中，和江堂、洪承志等，苦战天皇教主，除了他不少精锐手下……”

无名子笑一笑，道：“嗯！”

白天平道：“那人是不是你？”

无名子道：“你既是在场之人，自然应该认出来是不是为师了？”

白天平一皱眉头，道：“不太像，因为，他该受点伤。”

丐仙袁道大声喝道：“牛鼻子老道，你究竟在闹的什么鬼？”

无名子挥挥手，道：“你们先坐下来，咱们还有一个时辰的光景，可以很仔细的谈谈。”

袁道四顾了一眼，道：“你能骗了我数十年，老叫化竟然一点也不知你的作为，单是这一点能耐，就足以使老叫化愧见天下英雄了。”

无名子淡淡一笑，道：“这么说来，你现在该对我很了解了？”

袁道道：“不错，你隐藏了数十年，终有自行暴露面目的一天……”心中突然一动，口气忽变，道：“老道士，你昨日和自己的徒弟打了很久，怎么不取他的性命？”

无名子道：“因为和他动手的人，不是我。”

袁道怔了怔道：“老道士，你在玩的什么花招？那人不是你，是谁？”

无名子接道：“假天皇教主。”

袁道奇道：“那么谁是真的天皇教主？”

无名子道：“我！”

袁道道：“我明白了，所谓天皇教主，只不过是徒具虚名的傀儡，你才是真正的幕后人物，对吧？”

无名子苦笑一下，道：“老叫化子，咱们交往了数十年，你对我竟是如此的陌生。”

袁道道：“老道士，此刻何时，岂还是打哑谜的时间？你有什么话，何不直截了当的说出来，是敌是友，作一了断。”

无名子笑一笑，道：“老叫化，你这火爆的脾气，几时才能改过来？”

袁道道：“老叫化这一辈子也改不了啦，你别希望老叫化子会对你和颜悦色。”

无名子道：“老叫化，你非得耐心一些不可，此事曲折婉转，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明。”

袁道回顾了申三峰和闻钟道长一眼，道：“你们二位有何高见？”

申三峰道：“在下听凭老前辈的决定。”

闻钟道长道：“贫道很惭愧，对江湖中的事物，知晓有限，应该如何，也要老前辈裁决了。”

袁道点点头，道：“无名子，你都听到了吧？”

无名子道：“听到了。”

袁道道：“丐帮实力庞大，不在少林派之下，武当门下的玄支剑士，应

该是目下江湖中最好的剑士了，这些人，都已聚集到翠谷之内，今天之局，已非言语所能解决，咱们要的是真正的内情，和天皇教主的性命，自然，我们也准备付出很大的代价和牺牲。”

无名子叹息道：“老叫化，我说不出内心有多少歉意，也未想到，我当年手创的天皇教，会引起这样轩然大波。”

袁道道：“你是世外高人，长年啸傲烟云，不理人间是非，怎会创出天皇教，为害江湖？”

无名子道：“老叫化，你还记得五十年前，咱们在一起聚会中说的话吧！”

袁道道：“五十年前，在哪里？”

无名子道：“在黄鹤楼头，除了你老叫化子之外，还有天南一剑、东海二老。”

袁道连连点头，道：“不错，那是一次很有名的聚会，极受当时武林同道的注目。”

无名子道：“你还记得你说过的几句话吗？”

袁道道：“老叫化子还记得。”

无名子道：“能不能再说一遍给贫道听听？”

袁道道：“那时，老叫化年轻气盛，江湖上又乱成了一团，曾经弹剑长啸，自恨手中长剑不够锋利，无法杀尽江湖上为非作歹之人。”

无名子道：“就算你宝剑锋利，但大江南北，广袤万里，你一人一剑，又如何能够杀尽天下的坏人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组成一股武林正义力量，合数十百人之力，大家不计牺牲的去对付敌人，才有望使江湖归于宁静。”

袁道道：“你组织天皇教，难道也算一股正义的力量吗？”

无名子道：“我想要招集一批正义侠士，要他们不惜死亡的和江湖上恶人搏杀，不知要有多少人，因此伤亡。”

袁道道：“这和你组织天皇教有什么关系？”

无名子道：“那时，我忽发奇想，如若是把一群坏人，集中于一处，要他们自相残杀，岂不是既可除恶，也可以不用好人去拼命了。”

袁道一皱眉头，道：“你想的倒是不错啊！”

无名子道：“不是只想想，而是贫道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我很快组成了天皇教，自然，那样庞大的一个组合，贫道一人，也无此力量，只好联合了几位武林名家相助。”

袁道道：“老叫化和你是数十年的老朋友，你为什么不请老叫化子帮助？”

无名子道：“你太耿直，只恐你不屑为这等曲折谋人的事。”

袁道道：“这么说来，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做好事了？”

无名子道：“贫道确有此想法，而且，我们都是全力以赴，数十年来，江湖上一度风平浪静，没有纷争，你认为那是一种很自然的吗？”

袁道沉声说道：“难道那是你牛鼻子老道的功劳？”

忽然想起身侧的武当掌门人，也是道长装束，不禁尴尬一笑。

但闻无名子接道：“贫道虽不敢说是我的功劳，但我却为此花了不少的心血，立下了不少的功劳。”

袁道道：“老叫化子却是从未听你说过的。”

无名子道：“贫道觉得袁兄不适宜知晓这方面的事情，而且，此事，也要隐秘进行，不能让太多的人知晓。”

袁道道：“就算你说的不错，但天皇教，不但对武林正义没有什么帮助，反而助长了恶人的威风，这一点，以你之能，难道就先未想到吗？”

无名子道：“袁兄，这只是最近的事，贫道放手天皇教，已经有一二十年了。”

袁道道：“那么，现在是什么人领导着天皇教？”

无名子长长叹息一声，道：“袁兄，名义还是我，但二十年来我一直未过问教中的事……”

袁道的心情，逐渐的平复了下来，缓缓接道：“像洪士高、老火鸦等这等高手，都是你昔年请来帮忙的人了？”

无名子道：“不错，这些人，都是昔年我请来的人，但我宣布过，停止天皇教活动之后，也曾经要他们各归原籍，恢复本来的姓名。”

袁道道：“他们加入天皇教之后，就不许用本来的姓名吗？”

无名子道：“是的，加入了天皇教之后，我们都改用了假名，或用假号。”

袁道道：“你组成天皇教的用心，十分光明正大，并无不可告人之处，为什么却要用假名、假号？”

无名子道：“袁兄，如若以贫道和你袁兄之名，成立一个武林组合，你想想看，会有绿林道中人物，来参加这个组合吗？”

袁道道：“嗯！”

无名子接道：“所以，我们都用了一个假名、假号，而且听起来越奇越好。”

袁道道：“这就是你成立那组合的用心了，是吗？”

无名子道：“不错。”

袁道道：“取名天皇教，是否也别有用心呢？”

无名子道：“自然是有，惩治恶人，必然有很残酷的手法，残酷得要他们害怕，要他们提心吊胆，生恐违犯，但我必须要借一个名目出来，几经深思，才想到应用天皇二字……”语声微微一顿，道：“我们供奉的是玉皇大帝，为神中之君，我们也借玉皇大帝的神威之下，立下了很严酷的规戒，困难的是，必须要他们相信我们是一个绿林邪道的组合，所以，那严酷的规戒中，有很多违背世道人性的事，却又未列入管制，千句归一句，我们的用心只是借玉帝之名，造成一种控制的力量。”

袁道道：“你这个心愿完成了没有？”

无名子道：“我们组成天皇教，不过十年的工夫，已把江湖上的巨恶匪盗，收罗了十之八九，二十年江湖上平安岁月，不能不归功于我们创立天皇教的成就。”

袁道道：“只可惜，你太仁慈了，当你心愿已偿，决心摆脱这个邪恶组合时，未把那些余下的恶徒凶人，一举杀光，被他们借尸还魂，以致于天皇教在武林中，造成了一场浩劫。”

无名子苦笑一下，道：“这也许是我失策之处，但我离去之前，曾把十三个武功最强的魔头，囚入一座山洞之中，我虽然没有杀他们，但他们也无法活得下去，因为我封闭了那山洞唯一的出路，照我的估算，他们活不过三十日。”

袁道道：“除了那十三个魔头之外，还有很多人，你可曾施以禁制？”

无名子道：“那十三个很有名的魔头，也是天皇教的主力，他们南征北剿，伤残了不少同道，老实说，他们那十年之中，杀的坏人，只怕不在任何

一个江湖大侠之下，所以，我不忍杀他们。”

闻钟道长道：“他们已有向善之心，前辈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

无名子道：“难的是，他们是生具恶根的人，虽然帮了我不少的忙，但我知道他们并非是真的天皇教之徒，非得把他们制服不可。”

袁道道：“那又如何会造成今天这等局面呢？武当整个门户，几乎为之覆亡。”

无名子苦笑一下，道：“武当伤亡虽众，但总算还保留了门户没有覆灭，其他的几个门户更惨了。”

袁道道：“什么门户？”

无名子道：“峨眉、青城，首先遭殃，全派都已被人控制了，昆仑派也被控制了一半，少林正在内争。”

袁道一皱眉头，道：“如此厉害吗？”

无名子道：“是的！”

袁道道：“那十三个魔头，究竟是死了没有？”

无名子道：“如若死了，他们怎会有这样大的气候，就因为他们没有死，所以才造成今日这场风波。”

袁道道：“那位天皇教主，又是什么人呢？”

无名子道：“是当年我组成天皇教时，一个跟随我的茶童，他常年追随于我，自然我也传了他一点武功，他生性很聪明，但却生具恶性。模仿的能力，又强过常人很多，原本，他也是籍籍无名，我解散天皇教之前，已瞧出他的心术不正，所以，早就把他遣走，但当十三魔头脱困后，找到了他。十三魔头武功基础既好，又对我的武功了然甚多，十三人合力造就，短短三年工夫，把那位茶童，造就出了一身武功，更妙的是，十三魔头要他江湖流浪，召集一批绿林盗匪，重组天皇教，其实，十三魔头却在背后操纵，就这样，齐头并进，天皇教由上、下两层开始发展，十三魔头一面利用他发展江湖实力，一面却要他假扮我的身份，一一引诱昔年和我合作组成天皇教的名宿，个别加以制服，加上禁制，洪士高等，都是被害之人……”

袁道接道：“那些人，就是刚才拦我们的人，但他们究竟是谁呢？”

无名子道：“袁兄，何必一定要问得太清楚呢？”

袁道道：“他们为武林大局的安定，付出了不少的代价，个个都是武林中的重大功臣，有什么不能说的？”

无名子道：“当年我们投身入天皇教中，都定下宏誓大愿，只求武林中宁静下来，不计本身名利，所以，我们都把自己的面目隐藏了起来。”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那时，他们就没有把姓名出身报出去，此刻，他们身受控制，被人利用，内心中已痛苦莫名，目下又都死去，似乎是更不应该说出他们的姓名出身了。”

袁道道：“在下亦无意公开他们的身份，不过，老叫化相信他们之间，十之八九都该认识我老叫化子才对。”

无名子道：“大概是吧！贫道曾经听他们谈过袁兄……”轻轻叹息一声，接道：“有一点贫道可以奉告，这些人，不但大部分你都认识，而且，他们对你都十分敬服，觉着你这一生中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是武林中真正的大侠士、大英雄。”

袁道道：“没想到，他们还会这么样夸奖叫化子。”

这时，站在一侧的白天平，突然身子摇动，摇摇欲倒。

无名子目光一掠白天平，缓缓说道：“老火鸦的火毒攻心，是武林中很难救治之伤，你要再不允为师的替你解毒，再过上一个时辰，我也无能为力了。”

这时，毒伤正在溃烂，那份痛苦，真叫人肝肠寸断。但白天平却咬着牙苦苦忍下，一言不发。

袁道道：“不论咱们相持下去，会是一个什么局面，但白天平的伤势，应该先把他救治好再说。”

无名子道：“贫道也是此意。”

袁道回顾了白天平一眼，道：“平儿，咱们要死，也该死在那轰轰烈烈的搏杀之中，你先把毒伤疗好再说。”

白天平点点头。

无名子道：“平儿张口。”屈指一弹，一粒丹丸，飞入了白天平的口中，道：“咽下那粒丹药，再运气调息一阵。”

白天平没有答话，但却依照无名子的吩咐而行。

摇摇头，无名子有些黯然地说道：“袁兄，你好像对我的话，并不相信，是吗？”

袁道道：“不错，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但我对你的为人，却是越来越糊涂了，老实说，老叫化对你，确然有些不相信了。”

无名子苦笑一下，道：“袁兄，就目下情势而言，贫道似乎是用不着和袁兄解释这么多了。”

袁道冷冷说道：“你把我们召请来此，分散了我们的实力，可是准备一场决战，把我们一网打尽？”

无名子道：“决战，必须有一场决战，不过，这一场决战，不是你我，而是我和那一十三位魔头的决战。”

袁道微微一皱眉头，道：“听起来，倒是很像啊！”

无名子道：“因为，我说的句句真话，希望你能够相信……”

袁道接道：“如是老叫化子不信呢？”

无名子道：“那也请袁兄稍稍忍耐一下，因为，很快就可以证明了。”

袁道道：“证明什么？”

无名子道：“十三魔头，很快就可能脱困而出了，那时，诸位目睹耳闻，就可以证明了。”

袁道道：“你是说，那十三魔头，也在此地了。”

无名子道：“不错，贫道费了不少的功夫，才算把他们困入一座山洞之中，幸好贫道离开时，还留了一部心腹，他们虽然早已屈服在十三魔头之下，但他们对贫道，还保持了适当的忠诚，贫道到此之后，和他们取得联系；承他们之助，贫道借他们开会的时间，把他们困了起来。他们虽然是被困山洞，但我相信，以十三人合手之能，再有一个时辰工夫，立刻就可以破围而出了。”

袁道道：“咱们要不要准备一下？”

无名子道：“这就是贫道把你们请来的原因了。”

袁道道：“那你为什么，不肯光明正大的面对着玄支剑士们说出来呢？”

无名子道：“因为，贫道怕你们见面之后，不同三七二十一的动手就打，那就是一场很大的麻烦。”

袁道道：“现在，咱们应该如何？”

无名子道：“咱们应该有多一些时间谈谈，可惜的是，目下的情况太紧急，贫道已经无法在口头上，取得袁兄的信任，只有在行动上，取得袁兄的信任了。”

袁道沉吟了一阵，道：“不是老叫化对你多疑，事实上目下情形波谲云诡，老叫化也没有法子保证什么了。”

无名子道：“所以，我也很为难，等十三魔头破围而出之后，贫道以行动证明就是。”

袁道道：“那十三魔头，现在囚禁于何处？”

无名子道：“就在这山洞后面一截。”

袁道道：“你能把他们囚禁起来，为什么不把他们制服呢？”

无名子道：“一则是他们的气候已成，贫道一人之力，老实说，也无法制服他们；二则是，贫道如是把他们一一杀死了，只怕要留下一桩千古疑案。”

袁道道：“十三魔头之外，还有一位天皇教主……”

无名子道：“他是十三魔头的人，也是贫道当年的长随。”

袁道道：“我知道，他现在何处？”

无名子道：“和十三位大魔头集于一处，也被贫道关入后面了。”

袁道道：“老道士，有一位古怪精灵的小丫头，也混了进来，怎的不见她人在何处？”

无名子道：“谁？”

袁道道：“金萍。”

无名子一皱眉头，道：“贫道未曾见过她。”

袁道还未来得及开口，突闻一声轻笑，道：“老前辈找我作甚？”

只见守在山洞一角处的一个佩刀武士，突然缓步行了过来。一面走，一面取下人皮面具收好，脱下了身上的衣服。赫然竟是金萍。

袁道冷冷说道：“小丫头，说实话吧，你来此用心何在？你师父是否也在此地？”

金萍笑一笑，答非所问地道：“这地方人太多，随使用点心机，就可以躲起来了。”

无名子双目盯注在金萍的脸上，道：“袁兄，她是何人门下？”

金萍冷冷一笑，道：“化身秀士，你装的很像啊？”

无名子道：“小丫头，胡言乱语，你在说些什么？”呼的一掌，拍了出去。

袁道暗用真力，接下一击，道：“老道士你急什么？先说清楚再说。”

无名子道：“这丫头胡言乱语，徒乱人意，留她不得。”

金萍笑一笑，道：“你怕我揭穿了你的身份，露了你的底子，是吗？”

无名子喝道：“胡说。”扬手处，一道寒芒，电射金萍。

金萍右手一抬，一道寒芒，盘空飞舞，当的一声，震开一把短剑。

凝目望去，只见金萍手中，已然多了一把金柄短剑。

这把剑，只不过一尺六寸左右，但剑身明如秋月，泛起了耀目的光辉。

白天平服下药物后，伤势立见好转，眼看金萍又出面作梗，立时，回手一抬腕，抽出长剑，道：“金萍姑娘，真是冤家路窄，想不到咱们在这里又碰头了。”

金萍脸色一变，道：“白天平，你究竟是聪明，还是笨，连我也有些糊涂了。”

白天平怔了一怔，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金萍道：“没有意思，你自己为什么不动动脑筋呢？”

白天平道：“动动脑筋，动什么脑筋？”

金萍道：“我的白相公，你就不会想一想吗？”

白天平道：“在下已经想得很用心了。”

金萍道：“白天平，你平常很聪明啊！今天，怎么会傻傻的。”

白天平道：“不是在下傻，而是姑娘太聪明了。”

金萍摇摇头，目光转到无名子的身上，道：“化身秀士，看来咱们两个人之间，非得有一个溅血而死才行。”

无名子道：“你一个后生晚辈，江湖大事，和你没有太大的关系，似乎是用不着这样费心了。”

萍摇摇头，道：“阁下，这么多高手在场，难道会允许你一手掩尽天下的耳目吗？”无名子道：“我不明白，你这小丫头，在说些什么。”金萍道：“袁老前辈，你懂不懂？”袁道道：“老叫化子很迷惑，被你们这一老一少给闹糊涂了。”金萍道：“唉！江湖上无怪是道消魔长，原来，糊涂人太多了。”

袁道道：“小丫头，你鬼鬼祟祟的，忽隐忽现，老实说，老叫化子虽然知道你的来历，但我心中实也有些不信任你。”

金萍苦笑一下，道：“因为，我一下子找到了病根，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以，你们不能接受了，是吗？”

袁道道：“小丫头，不要转弯抹角的，干脆说明白吧。”

金萍道：“可以，目下的无名子，就是十三魔头中的化身秀士。”

无名子突然收了手中长剑，叹息一声，道：“袁兄，你相不相信这个丫头的话？”

袁道道：“目下的形势，有如雾里沙滩云里烟，老叫化实也被闹的看花了眼。”

无名子道：“袁兄，你如是相信这丫头的话，贫道也不用动手了。”

袁道笑一笑，道：“道兄，你不动手，总不能让那丫头杀死你吧！”

无名子正容说道：“袁兄如是不信贫道之言，这一战贫道甘愿认输，不再打下去了……”

袁道道：“你是有道高人，竟也会心灰意懒，垂头丧气吗？”

无名子道：“天下人全都误会了贫道，我也不放心上，但如袁兄也不能谅解贫道，那就叫贫道伤心了。”

袁道道：“老叫化子几时在你的心目中，有如此大的份量了。”

无名子道：“相交以心，贫道素来不喜把相处之情，挂在口头上。”

袁道道：“原来如此。”

无名子道：“应该如何？还望袁兄作个决定。”

袁道微微一怔，道：“什么决定？”

无名子道：“是否该杀了这个丫头？”

袁道大感为难，目光转注到金萍的身边，道：“小丫头，你究竟在闹的什么鬼，再不据实说来，可能会丢了一条小命。”

金萍冷笑一声，道：“袁老前辈，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还要我怎么说话呢？”

袁道道：“你说他不是无名子？”

金萍道：“他来来就不是。”

袁道道：“那他是……”

金萍道：“是化身秀士，假扮的，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你们为什么不肯相信呢？”

袁道道：“姑娘，老夫和无名子相处了数十年，对他的一举一动，细微末节，都记忆的十分熟悉，怎的竟然未发觉他是假的？”

金萍道：“正因为你们太熟悉了，所以，才不容易发觉他是假的。”

袁道道：“胡说，这是什么道理？”

白天平突然接道：“姑娘，如果他是假的，那么真的家师何在？”

金萍沉吟了一阵，道：“家师也很赞佩无名子前辈的胸襟开阔，如不是他已逃避俗事，只怕正身陷危境。”

白天平道：“此言之意……”

金萍接道：“简明得很，十三魔只出现一个化身秀士，还有十二魔哪里去了，他们很可能正在围攻无名子前辈。”

袁道怔了一怔，道：“有道理。”

举手一挥，申三峰和闻钟道长开始移动身形，布成了合围之势。

袁道道：“化身秀士，早闻你易容术绝妙天下，老叫化子今日算见识了，果真是高明得很。”

无名子道：“老叫化子，你不再多想想吗？”

袁道道：“想什么？”

无名子道：“想想贫道和这位小丫头，哪一个值得信任。”

袁道道：“这个，这个……”

无名子道：“我不明白，咱们相交了几十年，你竟然不肯信任我，却信任一个小毛丫头。”

金萍苦笑一下，道：“化身秀士，你不但易容术高明得很，而且，还是一位极善故作的人。”

无名子道：“小丫头，贫道如若不给你足够的时间，只怕要引起老叫化子的怀疑，由现在开始，贫道给你足够的时间，让你一下子把心中所有的话全说出来。”

金萍沉吟了一阵，道：“我只问你一件事。”

无名子道：“好！姑娘请说。”

金萍目光突然转到白天平的身上，道：“白兄，这要你帮忙了。”

白天平怔了一怔，道：“我……帮什么忙？”

金萍道：“你和你师父相处多年，记不记得你们之间的往事？”

白天平道：“记得。”

金萍道：“那很好，你找一件很小的事，但要记忆得很明白，问问他。”

白天平道：“问他什么？”

金萍道：“问问你这位假师父，看他是否知道这件事？”

白天平恍然大悟，啊了一声，道：“好！但我要想想看。”

无名子微微一笑道：“平儿，你要问什么？”

白天平道：“我在想一想，那一件事，对我和师父都有着很深刻的记忆才行。”

无名子道：“对！你想明白，那些琐碎小事，也许师父记不得了。”

白天平笑一笑，道：“一定会让师父有深刻记忆的事。”

无名子道：“那很好，你问吧。”

金萍突然接口说道：“白兄，你要记着，化身秀士，不是一位简单的人物，他不但会装作，也会猜想，你如是提的事情太过简单，他只想就能应付了。”

无名子道：“小丫头，你还有什么挑拨手段，一齐用出来吧！”

金萍道：“我不用挑拨，只要实话实说就是了。”

无名子道：“平儿，快把这丫头给我杀了。”

白天平道：“师父，徒儿觉着她的话，并非是全无道理……”

无名子怒道：“怎么，你也觉着为师是假的吗……”语声一顿，接道：“咱们师徒，日夕相处十余年，为师的如是假的，你怎会瞧不出来？”

白天平已被金萍说动，虽然，他心中仍然是半信半疑。因为，无名子给他一粒疗治火毒的丹丸，那是确确实实的对症之药，一下子，正在扩散的火毒，完全消退。

如若是化身秀士，应该不会给他这一粒药物。但金萍说的更叫人无法不信。

只听无名子怒声喝道：“平儿，你出不出手？”

袁道冷冷接道：“不能出手，平儿，一切由我担待……”

无名子厉声喝道：“老叫化子，你是诚心和我过不去了，连我管教徒儿的事，你也要从中干预！”

袁道微微一笑，道：“这是大破绽，无名道长，从来不发脾气。”

白天平接道：“师父，记得徒儿在咱们居住之处，植了一棵桃树，徒儿离山那一年，结出了三个桃子，徒儿摘下来，奉献给师父，师父却把徒儿教训了一顿。”

无名子点点头，道：“我记得，教训你的几句话是，要你心存忠厚，不可赶尽杀绝。”

白天平道：“话是不错，不过，你是化身秀士无异了。”无名子怔了一怔，道：“为师说错了什么？”

白天平道：“因为，我根本没有植下一棵桃树，所以，也不会结出三个桃子来。”

无名子道：“我哪里记得这许多……”

袁道冷笑一声，接道：“够了，化身秀士，用不着再装下去了，你如是识趣一些，应该解除身上的伪装，挺身而出……”

无名子冷笑一声，道：“想不到百密一疏，功败垂成……”目光盯注在金萍的身上，接道：“你这小丫头，败坏了老夫全部计划。”

申三峰冷笑一声，道：“化身魔，果然是你。”

无名子哈哈一笑，道：“申三峰，你们丐帮中，有一大部分长老，已被咱们控制了，你这帮主，也难以干得多久了。”

申三峰冷冷说道：“就算是丐帮全被你所控制，申某人也不会向阁下求饶。”

闻钟道长振剑长啸，发出了招呼玄支剑士的暗号。

袁道冷冷说道：“化身秀士，你已黔驴技穷，再下去，咱们就是真刀真枪的拼了，阁下那点微末之技，难道要拒挡我们的合击之力吗？”

化身秀士目光转动，眼看四周人手，都已蓄势戒备，如若这等江湖上第一流高手合力一击，威势之大，决非自己所能抗拒，不禁心生怯意。

他尽量维持着表面的平静，缓缓说道：“诸位，是否想见见那真正的无名子？”

袁道道：“他现在何处？”

化身秀士道：“就在这翠谷之中。”

袁道道：“你们十三魔头，还有一十二人未见现身，想是正在……”

化身秀士冷冷接道：“围攻无名子，老实说，只要无名子被我们搏杀之后，诸位就算想和我们对抗，只怕是也没有这份能力了。”

白天平突然大喝一声，挥剑攻出三招。

化身秀士长剑闪动，封开三剑，却未还手。

袁道道：“平儿，冷静一些，咱们先要见到你师父。”

白天平星目圆睁，道：“化身秀士，如是我师父受到伤害，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

化身秀士淡淡一笑，道：“如是无名子授首身死，诸位想生离此地，也非常容易的事！”

袁道道：“化身秀士，你不用色厉内荏，目下情势很明显，单是老叫化子一人，就不是你能抗拒，何况还有武当掌门和丐帮帮主，你唯一活命的机会，就是带我们去见无名子道长。”

化身秀士沉吟了一阵，道：“可以，不过，在下一一直以无名子的身份发号施令，除了少数人外，大家都知道我是无名子，眼看就要把你们引入绝地，想不到功败垂成，竟然被一个小丫头，揭开了隐秘，在下可以带你们见见真的无名道长，不过，你们都要弃去手中兵刃。”

白天平道：“咱们敌对相处，我们为什么要弃去兵刃？”

化身秀士道：“这是条件，如是不肯答应，在下宁可战死于此……”

金萍冷笑一声，接道：“他在故意拖延时间，咱们不用和他多费口舌了。”突然欺身而上，挥剑攻出。她剑路怪异，三剑攻势，迫的化身秀士连退了三步。

白天平也挥剑夹攻，双剑翻飞，逼的化身秀士手忙脚乱。

金萍手中短剑，突然虚空划出一剑，暴出空门。

化身秀士忽然急急攻出一招，抵隙而入，刺向金萍前胸。

却不料金萍划出的剑势，忽然一翻，倒削过来，斩下了化身秀士一条右臂，齐肘而落，鲜血如注。

白天平急急叫道：“姑娘手下留情。”长剑疾挥，封住了金萍的剑势。

金萍道：“你要干什么？”

白天平道：“一个人扮装一个人，扮装到如此相像的境界，实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在下想见识一下。”

金萍道：“你还是有些不放心，是吗？”

白天平道：“是！所以，在下想看看。”

金萍短剑一扬，剑尖已指到化身秀士的脸上，道：“你自己挑去面具呢？还是要我划开你的脸？”

化身秀士强忍伤痛，伸出左手，揭下了一张人皮面具。

那是一张削瘦的脸，五十五六的年纪，脸色苍白，满带倦意。

白天平冷冷说道：“看来，你这人的易容术，当真是高明得很。”

化身秀士道：“夸奖了。”

白天平道：“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冒充我师父？”

袁道一皱眉头，道：“因为，他要借你师父之名为恶，用你师父之名，召集了很多旧部。”

白天平哦了一声，未再多言。

袁道道：“化身秀士，现在，你准备作何打算？”

化身秀士道：“诸位不是要见那真的无名子吗？”

袁道道：“不错。”

化身秀士道：“现在，我带你们去见他。”

袁道道：“现在走吧！”

化身秀士道：“条件是，你们都要留下兵刃。”

袁道道：“老叫化如是不答应呢？”

化身秀士道：“那很容易，区区在此，诸位可以把我杀了。”

袁道道：“化身秀士，你吃了豹胆熊心，连死也不怕了。”

化身秀士冷冷说道：“这是唯一的条件，要不然，你们把我杀了，等候他们杀了无名子之后，再和你们见面。”

袁道回顾了化身秀士一眼，道：“好吧！你眼下如是真的想死，咱们也只好成全你了。”

化身秀士一闭双目，道：“这个……”

金萍道：“我来，他不怕死，应该怕疼。”手起一剑削下了化身秀士一只左耳。

断臂之疼，已使化身秀士有着难以忍受之感，这一剑削下左耳，顿使那化身秀士，全身疼的一颤。

金萍冷冷说道：“化身秀士，如是你先死了，十二魔如愿以偿，也不会很感激你，得到的名利，你也无法享受了。”

化身秀士冷哼一声，道：“小丫头，你想说服老夫吗？”

金萍道：“我不想说服你，只是想把你个中的内情、利害，代为分析一下罢了……”语声一顿，接道：“他们在围攻无名子老前辈，很可能已经得手了，以十二魔的武功，一拥而上，那无名子前辈，虽然是当世第一高人，只怕也非敌手；何况，你们事先早已有了很周密的计划。”

化身秀士冷冷望了金萍一眼，没有接口。显然，他已被金萍说的心生信服了。

金萍道：“他们不会现身救你的……”

化身秀士道：“为什么？”

金萍道：“你在十三人中，可能是功劳最大的一个，一旦你们统治了武林，必然要以你为……”

化身秀士接道：“这个，咱们早就商量好了，不用你费心。”

金萍道：“但你如死了，自然不用再拥你为头了。”

化身秀士道：“哦！”

金萍道：“这就是他们不会出手援助你的原因。”

化身秀士沉吟不语。

金萍短剑一扬，道：“现在，我要割下你一只右耳。”

化身秀士道：“且慢。”

金萍停下剑势，道：“什么事？”

化身秀士道：“老夫并非被你说服了，只是觉着……”

金萍接道：“只是觉着我的话很有道理，是吗？”

化身秀士道：“所以，老夫答允，带你们去见见我那十二位伙伴。”

金萍道：“识时务者为俊杰。”

这时，山洞之外，已展开了激烈绝伦的搏杀，田无畏、江堂、天侯七英等，带着玄支剑士和丐帮高手，杀了过来。天皇教埋伏的弟子，也一拥而出，阻拦群英的攻势。

但玄支剑士，锐不可当，剑剑夺命，招招追魂，不大工夫，已把天皇教中弟子，杀伤过半。

化身秀士举步跨出山洞时，天皇教中的武士，已然伤亡到无法阻止玄支剑士和丐帮弟子的进攻。

化身秀士长长吁一口气，道：“玄支剑士的成就，似乎是都达到武林中一流剑士的境界，唉！看来，我们精密的计划，都要毁在这批剑士手中了。”

袁道回顾了闻钟道长一眼，道：“喝令他们住手吧！这等残杀，连老叫化看了，也有些触目惊心。”

闻钟道长喝住了玄支剑士，申三峰也喝住了丐帮弟子的猛攻。

袁道四顾了一眼，只见尸横遍野，血染草谷，约略估算，伤亡要在百名左右。

这凄惨景象，连化身秀士，也看的有些心头凛然。

申三峰叹一口气道：“化身秀士，看到没有，这些横陈遍野的尸体，都只为了十数人的野心、狂妄，造成了这场悲惨绝伦的杀劫。”

化身秀士淡淡一笑，道：“如是诸位肯退一步想，也许可以免去这场杀劫了。”

袁道冷冷说道：“你们十三魔头，当年追随无名子老道士，

为江湖正义，效力很大，诸位都已对武林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勋，如若就此退隐，诸位必会在武林中留下来千古美名，但诸位晚节不保，这一来，把诸位费时十年，好不容易治理江湖的平静局面，一下子，又掀起无边风波。”

化身秀士道：“这不能全怪我们。”

袁道道：“那要怪谁？”

化身秀士道：“无名子。”

袁道道：“无名子，他怎么样了？”

化身秀士道：“他对我们许下的诺言，不能兑现，我们只好背弃他了。”

白天平道：“我从来没有听师父提过你们。”

化身秀士道：“他不敢提我们，他对我们有太多的愧疚。”

袁道道：“老叫化从来不听一面之词。”

化身秀士道：“如若无名子还没有死，我们可以和他当面对质。”

袁道道：“好！如是无名子老道，确有对不住你们的地方，在下一样要他有个交代。”

化身秀士道：“我不信，你老叫化子，真的有能力公正处理此事吗？”

袁道道：“老叫化不惧强暴，主张正义，只要你们能说出一番道理，老叫化定会还你们一个公道。”

化身秀士道：“希望你言而有信。”

这时，江堂、田无畏等，都鱼贯行了过来，目睹化身秀士满身鲜血，断臂缺耳，不禁为之一怔。

这时，化身秀士已恢复本来面目，场中人，大都不认识他。

十三魔数十年前，纵横江湖，血腥满手，杀孽深重，后被无名子所收服，成了一股维护正义的力量，他们隐名行侠，江湖上认得他们之人，已经不多了。

江堂虽是天皇教中要人，但他从未见过化身秀士。

田无畏低声说道：“江兄，认得这个人吗？”江堂摇摇头，道：“不认识。”

田无畏道：“你能不能识得出真正的天皇教主？”江堂道：“认识，不论他变化万千，我都能认得出来。”

田无畏道：“江兄，看来情形很复杂，那位天皇教主，似乎也不是真正的主事人物。”

江堂点点头，道：“看来，事情确已有了变化。”

田无畏道：“江兄，那位真正的天皇教主，会不会已经逃走了。”

江堂道：“看情形，他似是准备在此和我们决一胜负，他应该是不会走了。”

但闻化身秀士冷冷说道：“袁道，这些人，都要去吗？”

袁道道：“情势如此，老叫化无法阻挡，不过，你可以放心，老叫化既已许下了主持公道的诺言，决不会说了不算。”

化身秀士道：“要他们站在五丈之外，不许距离过近。”

袁道回顾了申三峰和闻钟道长一眼，道：“请两位下令吧！”

化身秀士目睹玄支剑士和丐帮中人，果然都退出了数丈之外，才举步向前行去，一面说道：“只许你们四个人跟我进去，但我不限制哪四个人。”

袁道道：“我们只有五人同行，多一个也不行吗？”

化身秀士道：“不行，连你算上，只能有四个人。”

袁道道：“那地方距此多远？”

化身秀士道：“就要到了，要哪四个人进去，可以决定了。”

袁道回顾了白天平一眼，道：“你师父在那里……”

白天平接道：“所以，平儿非去不可了。”

袁道道：“金萍姑娘……”

金萍低声接道：“老前辈，这人阴沉得很，如非晚辈，只怕不易揭穿他的恶毒、阴谋。”

袁道啊了一声，道：“这个……”

闻钟道长低声说道：“老前辈，贫道在外面等候就是。”

申三峰道：“哪里话，袁老前辈虽非我丐帮出身，但他一向自称老叫化子，和丐帮多少可以拉上一些关系，有他老人家在场，足可代我丐帮，作任何决定了，所以，还是申某人留在外面的好。”

袁道道：“申帮主说的倒也有理，道长不用客气……”

就在两人交谈之时，金萍突然加快了速度，追上了化身秀士，并肩而行。

化身秀士目光一掠金萍，心中顿然一跳。只觉这女孩子心狠手辣，无事做不出来，不禁一皱眉头，道：“什么事？”不用金萍开口，他已经先问起来了。

金萍道：“我想问问你，耍的是什么花招？”

化身秀士道：“你是说……”

金萍接道：“我们明明五人同行，为什么只能四个人进去？”

化身秀士道：“因为，那地方很小，只可以再加四人。”

金萍冷冷说道：“那地方可以容下十二魔和无名子老前辈动手相搏，就不能多容我们一个人了，是吗？”

化身秀士道：“是！”

金萍冷笑一声，道：“我倒有一个办法。”

化身秀士道：“什么办法？”

金萍道：“我想可以把你减少一些？”

化身秀士道：“哦！”

金萍道：“我把你身上的肌肤，减少一些。”

化身秀士怔了一怔，道：“这个么？只是对在下的条件吗？”

对金萍，他似由内心之中，生出了一种畏惧。

金萍微微一笑，道：“既然是条件，那是可以还价了。”

化身秀士道：“这是自然了。”

金萍回头，道：“诸位老前辈，我们都可以进去了。”

袁道回顾了金萍一眼，目光十分奇异，不知是嘉许，还是赞赏。

金萍仗剑紧追在化身秀士的身后。

化身秀士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似的，垂首而行，一付唯命是从的神情。

白天平心中忖道：“恶人还怕恶人磨，这化身秀士，似是被金萍吃定了。”

行到了一堵高大的岩石前面，化身秀士停了下来。

金萍道：“怎么不走了？”

化身秀士道：“到了。”

金萍道：“在哪里？”

化身秀士道：“就在这大岩下面。”

金萍一皱眉头，道：“这样大的巨岩，如何能推移得开？”

化身秀士没有答话，伸手在大岩石上，击了三响。但见那巨大的岩石，突然开始移动，片刻间，现出一道门户来。立时可闻喝叱之声，传了上来。

化身秀士道：“就在这道门户之内了。”

金萍道：“你带路。”

化身秀士口齿启动，欲言又止，举步向下行去。那是一道斜向地下通去的级梯。

金萍仗剑紧追在化身秀士的身后。袁道、白天平等鱼贯而行。

这座级梯不深，不过两三丈左右，已到一座很大的敞厅之中。

厅中尸体、残肢处处，似是已经过了一阵激烈的搏杀。

四盏垂苏宫灯，挂在敞厅四角，中间吊着一颗很大的夜明珠。灯火珠光，映的满室生辉。

只见无名子盘膝坐在中间，白玉山、黄凤姑，分别坐在他的两侧。十二个衣着不同，肥瘦各异的老人，团团把三人围住。每个人，都是盘膝而坐，兵刃放在身前，似是都在运气调息。

白天平大喝一声，道：“师父、爹爹。”奋身向前冲去。

袁道一把拉住了白天平，道：“你疯了。”

白天平道：“我……”

袁道道：“他们虽都已战到筋疲力尽的境地，但并未歇手，此刻，正是以内功修为在拚命，你要冲上去，惊扰到你师父，心神一分，很可能被人乘虚而入。”

白天平定定神看去，果见围坐四周的十二个人，各出一手，遥指坐在中

间的无名子。

无名子神情很平静，但眉宇间，却流现出很浓重的困倦之色。

白玉山、黄凤姑，更是面如死灰，盘坐在无名子两侧，几乎把身子，靠在无名子的身上。遥遥望去，几乎已无法分辨两人是生是死。

白天平全身微微的抖动，几次想冲扑上去，但最后，都忍了下来。

袁道突然伸出一手，按在化身秀士的后背之上，道：“能不能喝令他们住手？”

化身秀士道：“不能。”

袁道冷冷说道：“不怕老叫化子先毙了你吗？”

化身秀士道：“双方都正以数十年精修的内力互拚，任何一方，先行住手，就可断送了性命。”

袁道道：“咱们一起喝令他们停手如何？”

化身秀士道：“不能巧到那样恰到好处，任何一方收势略慢时，都可能受到伤害。”

袁道冷冷说道：“咱们总不能让局势永远这样僵下去。”

化身秀士道：“除非有一种力量，能够同时拒抗到双方的压力，把双方分拒开去。”

袁道冷冷说道：“化身秀士，他们十二个人，合手和无名子一人动手，老实说，胜负应该已分了出来，死皮赖脸的打下去，实也无味得很。”

化身秀士提高了声音，道：“话是不错，不过，咱们都没有把他们分开的能力。”

金萍冷冷说道：“十三魔头之中，以你化身秀士，诡计最多，不论他们胜负如何？你是死定了。”

化身秀士呆了一呆，道：“你们自负侠义道中人物，说话算是不算？”

金萍道：“咱们女孩子家，也不在江湖上扬名立万，用不着和你这种人，讲什么信义、仁德。”

化身秀士，对金萍畏惧已极，大声喝道：“袁道，这些事，你管是不管？”

袁道冷冷说道：“你要肯和老叫化子合作，老叫化子才会管。”

化身秀士道：“好，你们这等人物，竟然也是说了不算。”

袁道道：“化身秀士，你如真肯和咱们全力合作，十三魔伏诛之时，老叫化担保留下你一条命来。”

化身秀士道：“我……”

金萍冷冷说道：“目下的情势已很明显，十三魔一齐出手，连无名子老前辈也对付不了，如今，我们大批人手赶到，十三魔死期已至，能保下你一条命，已是你的幸运了，难道还要提别的条件不成。”

化身秀士冷冷说道：“你要我出卖多年的知己好友。”

金萍冷冷说道：“你自己算算这笔帐吧！不论死活，你都无法保存下你这十二位同伴，你如是不肯答允我们合作，那就先把你宰了。”

化身秀士道：“说说看，你们的条件如何？”

袁道道：“很简单，只要你喝令他们住手，老叫化保你不死。”

化身秀士道：“他们虽然全神贯注动手，但耳目还有用，谈了这样多的话，他们怎会不知，自然，也不可能听我的话了。”

袁道道：“尽其在我，你只管和我们合作就是。”

化身秀士道：“可以，你老叫化子，一定担保吗？”

袁道道：“一定担保。”

化身秀士提高了声音，道：“诸位兄弟听着，咱们已无反抗的机会，不如就此住手，袁大侠已答应和咱们谈谈了。”

十二个环在无名子周围的人，似乎是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仍然全神贯注在无名子的身上。

化身秀士叹了一口气，道：“不行，他们已经听到了我们的交谈之言。”

金萍手起剑落，竟然把化身秀士拦腰斩成两断。这举动，大出了场中群豪的意外，全都为之一怔。

袁道沉声说道：“你为什么一剑把他杀死？”

金萍道：“晚辈委身于天皇教中，就是要打听出来他们的内情……”

袁道接道：“那你为什么要把化身秀士杀死？”

金萍道：“十三魔头之中，这个人最是阴险，如若不把他杀了，那是很大的一个祸患。”

袁道道：“杀了他于事何补？”

金萍笑道：“老前辈，至少无害，他既然无能喝止十二魔头，早已没有了存在的价值，所以，杀了他，不值得怜惜。”

袁道道：“咳！你这丫头，难道不明白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话吗？”

金萍道：“晚辈知道，咱们既然杀了化身秀士，那就一不作二不休，一口气把十二魔全数杀死，岂不是斩草除根了。”

袁道双目凝注在金萍的脸上，瞧了一阵，欲言又止。

金萍笑一笑，道：“再不施下毒手，尽歼十二魔头，只怕无名子老前辈，也支持不了多少时间了。”

袁道道：“如何一个下手法？”

金萍道：“交给我如何？”

袁道道：“交给你，你要如何处置？”

金萍望望化身秀士的尸体，道：“晚辈自有良策，不用前辈担心。”

白天平道：“你可是要杀了他们？”

金萍道：“就算是杀了他们，那又有什么不对？”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如若不杀了他们，他们会杀了你的师父。”

白天平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袁道却缓缓说道：“你可知道，他们都正在运集功力拚斗，心神无暇旁分，如若一旦有人出手，伤害到他们，那一股反击之力，强大无匹，那将是他们本身功力所聚，你自问能够承受得了吗？”

金萍道：“晚辈自有妙策，不劳前辈费心。”

袁道道：“好吧！你出手试试。”

金萍突然微微一笑，道：“老前辈，有一件事，晚辈想事先说明。”

袁道道：“什么事？”

金萍道：“就晚辈的看法，目下十二魔已然陷于欲罢不能之境，但他们仍然稍占优势，无名子老前辈也已出尽了全力在抗拒十二魔头，还要分心暗中照顾那另外两人的安全。”

袁道道：“我知道。”

金萍道：“所以，晚进处置的手段，可能会过激一些。”

袁道道：“你是说，要取他们的性命。”

金萍道：“晚辈正是此意。”

袁道道：“令师武功，别走蹊径，以阴柔见称于世，想必你已尽得真传了。”

金萍道：“晚辈愚昧，所得不过十之一二罢了。”

袁道道：“你说了半天，似是还未说出你的用心？”

金萍道：“晚辈的意思是，我处置此事的手段，可能会狠辣一些，希望诸位不要见怪！”

袁道皱皱眉头，道：“能不能留下他们性命？”

金萍摇摇头，道：“只怕机会不大。”

袁道道：“你尽量仁慈一些，何况，老叫化还有事情要问他们，十二魔头，如是全数死了，那岂不是留下了一桩千古疑案。”

金萍神情肃然，道：“诸位往后退，晚辈要下手了。”缓缓举起了手中的短剑。

袁道挥挥手，白天平和申三峰等，都退后了五步。

金萍长长吸一口气，突然放步疾行，绕着十二魔转动起来。

但见她愈转愈快，那些环围着无名子而坐的魔头，一个个倒了下去。

这不但使得申三峰等惊奇不已，就是见多识广的袁道，也没有瞧出她用的什么手法，把十二魔头制服，倒了下去。

需知他们正运集了全身的功力，和无名子的内力对抗，任何攻向十二人的袭击，必然会引起他们凝聚在身上功力的自然反击。

但出人意外的是，金萍使十二魔全数倒了下去，却未引起任何一个人的反击。

轻轻吁一口气，袁道缓缓说道：“丫头，你用的什么方法，把他们十二个人，全制服了？”

金萍道：“雕虫小技，不值识者一晒，老前辈不用再问了。”

但闻白天平道：“义父，我知道。”

袁道怔一怔，道：“你知道什么？”

白天平道：“我知道十二魔头，一个个倒下去的原因。”

袁道道：“说说看，他们是怎么回事？未见反击行动。”

白天平道：“因为，他们是先中了毒，毒性突然发作，使他体内蓄力消失，自然是不会再有反击之力了。”

袁道道：“对！这一定是一种无色无味的奇毒之药。”

金萍道：“老前辈一语道破。”

袁道道：“无名子老道如何？他是否也中了毒。”

金萍道：“大概是吧！”

只见无名子口齿启动，但却未来得及说出一句话来，人已经倒了下去。

白玉山、黄凤姑，也跟着倒了下去。

袁道回顾白天平一眼，道：“去请田无畏、江堂等全都进来，数十年江湖上纷争的恩怨，希望能在此结算清楚。”

他语意双关，请援手于不知不觉之中。

白天平应声退下。

金萍道：“袁老前辈，可知晓晚辈用的什么毒吗？”

袁道道：“不知道。”

金萍道：“三日醉仙散，三日之内，解救不易，但如过了三日，不用解救，就可以醒过来了。”

袁道道：“姑娘的意思是，咱们先等三日了。”

金萍道：“只怕诸位等不了那么久的时间。”

袁道道：“为什么？”忽觉一阵头晕，摇摇欲倒摔了下去。

申三峰、闻钟道长，都有着头晕目眩的感觉，身子一歪，倒摔地上。

这药物的恶毒之处，是在中毒时，全无感觉，一有感觉，人就倒摔在地上。

白天平奔出室外，说道：“田兄，江前辈，请进去……”说完两句话，人却忽然倒了下去。

田无畏大吃一惊，一伸手抓住了白天平，道：“师弟，怎么回事？”

白天平已然闭上双目，无法回答田无畏的话了。

田无畏心头震动，回头把白天平交给了何玉霜，道：“玉霜，好好照顾他，准备飞铃，必要时，助我们一臂之力。”

何玉霜接过白天平，田无畏已和江堂带着天侯七英，冲了进去。

玄支下院的院主，缓步来到何玉霜的身侧，道：“何姑娘，白少侠的伤势如何？”

何玉霜黯然说道：“不知道，他似乎是中了一种迷毒。”

院主低声道：“是否要贫道下令玄支剑士们冲入石洞？”

何玉霜摇摇头，道：“不用了，看看田无畏如何处置。”

玄支院主应一声，退了下去。

他们对白天平设谋相救一事，有着无比的感激，对他的生死，自是也特别关心了。

何玉霜抱着白天平，缓步向前行去，右手却握着飞铃。

这时，洞中的形势，已有了很大的变化。金萍利用极短的时间，把袁道和申三峰、闻钟道长等，移集于一处。田无畏、江堂，带着天侯七英等，和金萍对峙而立。

金萍冷冷说道：“听着，哪一个再敢向前走一步，我就先杀无名子。”

田无畏道：“金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金萍道：“你眼睛不瞎，以你的才慧、智能、应该一眼就看出来了。”

田无畏道：“在下是看出来，但仍有很多不解之处。”

金萍道：“你不觉着，这样一个人，很笨吗？”

田无畏道：“姑娘，把他们制服，不予杀害，想来定然准备和我们谈谈条件了。”

金萍笑道：“最重要的人，已入我的手中，就是你们想反抗，我也不怕了。”

田无畏道：“咱们愿意先听听你姑娘的条件。”

金萍冷冷说道：“就目下情势而言，你们已经无法和我说条件了。”

田无畏道：“就算咱们处在绝对的劣势之下，但和姑娘谈谈的本钱，总还是有。”

金萍道：“就凭你吗？”

田无畏道：“玄支剑士，丐帮弟子，再加上天侯七英，这也算一个堂堂阵容了。”

金萍道：“但袁道、无名子，都已落入了我的手中，难道还不能控制你们？”

田无畏道：“咱们会尽力救人，如果是实在救不了，咱们就算愿意束手

待毙，你姑娘也不会放了他们，对吗？”

金萍道：“田无畏，我知道你的口才很好，但希望你别太卖弄，姑娘我不吃这个。”

田无畏道：“在下说的很真实。”

金萍道：“好吧！咱们就谈一谈。”

田无畏道：“姑娘先说，你如何才肯放了袁老前辈和我师父？”

金萍道：“那很简单，只要你们答应和我合作。”

田无畏道：“合作……”

金萍道：“不错，事实上，强弱之势，已经十分明显，这合作二字，不过是好听一些罢了。”

田无畏道：“姑娘，你在武家堡做了几年的丫头，真的委屈了，单是这份忍耐的能力，就非常人能及，果然是大将之才。”

金萍道：“夸奖，夸奖。”

田无畏道：“所以，姑娘也不用客气了，怎么吩咐，咱们洗耳恭听。”

金萍道：“好吧！你这么谦虚，我也不客气了，你们想救无名子，只有一个办法。”

田无畏道：“姑娘请说。”

金萍道：“由现在开始，诸位都听我之命。”

田无畏道：“天皇教已然瓦解冰消，难道姑娘还想重组天皇教？”

金萍笑一笑，道：“天皇教不会被消灭，只不过，要重新换一批人。”

田无畏道：“这些人已死伤了十之八九，你到哪里再找这样的人？”

金萍道：“你们，一批新的天皇教徒。”

田无畏道：“姑娘是……”

金萍道：“天皇教主。”

田无畏道：“姑娘不觉着年纪太过轻了一些吗？”

金萍道：“有志不在年高，你们可以商量一下，愿不愿答应，别忘了无名子、袁道、闻钟道长、申三峰、白天平等，生死都在我掌握之中。”

田无畏叹口气，道：“这样多江湖上一流高手，怎会栽在你这个丫头手中？”

金萍格格一笑，道：“事实如此，你不信也不行了。”

田无畏冷冷说道：“在下心中还是有些不信。”

金萍道：“阁下的意思是……”

田无畏道：“你背后还有人？”

金萍道：“你是揣测呢？还是言有所本？”

田无畏道：“就目下情势而论，再加上一半揣测。”

金萍淡淡一笑，道：“田无畏，你不用多费心机了，就算你猜对了，又能如何？”

田无畏道：“咱们还有足够一拚的力量，数十位玄支剑士，任何一位，都可以和你姑娘动手一战，他们低估了玄支剑士，致使教中精锐尽失。”

金萍道：“醉仙散无色无味，不论什么人，只要吸入少许，就要中毒昏迷，除我之外，三日内无人能救。”

田无畏道：“三日后呢？”

金萍道：“那要看我用的什么毒了，如是三日醉仙散中，再加上一点什么奇毒，如不施救，一百天也不会醒过来。”

田无畏道：“我明白了，但在下也希望姑娘明白，你最大的错误，就是迷倒了袁师伯和白天平。”

金萍道：“请教。”

田无畏道：“袁师伯是一位心存仁义的大侠，白天平小师弟，心中的顾忌太多，如若他们两个人主持大局，你姑娘这要挟，他们就非接受不可。”

金萍道：“你不接受？”

田无畏笑一笑，道：“我在天皇教中很久，知晓人性的卑劣，“如是接受了你的要挟，那种可悲的后果，比不接受更坏。”

金萍道：“你准备如何？”

田无畏笑一笑，道：“我要尽玄支剑士之能，先把你生擒制服……”

金萍接道：“他们不会有生擒我的机会。”

田无畏道：“就算是把你杀死吧！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

金萍道：“杀了我谁能救得了袁道和无名子。”

田无畏道：“不用救他们，三日后，他们会自己醒来。”

金萍道：“我已经在醉仙散中混了别的毒物。”

田无畏道：“这虽然是可能，但咱们也得赌一赌，万一他们一睡不起，毁了天皇教，想必他们在九泉之下，也死得瞑目了。”

金萍道：“田无畏，你先死……”

田无畏冷笑一声，接道：“金萍，在下还不想死……”

金萍冷冷说道：“只怕由不得你了。”

田无畏道：“试试看吧！在下不是像家师和袁师伯那么正派的人，姑娘如是想施用些什么手段对付在下，尽管请便。”

金萍冷笑一声，突然飞跃而起，手中剑光如轮，攻出三剑。这三剑，疾如飘风，一剑快过一剑。

田无畏挥剑接架，全身闪飞起一片寒芒。但闻一阵金铁交鸣，金萍三剑攻势，全被封开。

田无畏举手一招，两个玄支剑士，突然飞身扑上，两柄剑，疾如流星，分左右把金萍圈了起来。

三个人，立时展开了一场恶斗。双方面，你来我往，搏斗得十分激烈。

金萍的剑法很诡异，奇招百出，攻势奇幻绝伦，但两个玄支剑士，却以稳健、正宗的剑法，对付金萍的诡变剑招。

片刻工夫，双方已搏斗了五十余合。金萍凌厉诡异的攻势，竟然全被两个玄支剑士给压了下去。

田无畏冷冷说道：“天下剑道高手，无出玄支剑士之右，现在，你应该相信了。”金萍大喝一声，忽然刺出一剑。这正是两个玄支剑士合击出剑的空隙。

但闻一声冷哼，一个玄支剑士，忽然伸出左臂，硬把一剑接下。这一剑是直刺，洞穿了那玄支剑士的左臂。但另一个玄支剑士，却以迅快如电闪的速度，一剑斩向了金萍的握剑右腕。

这叫苦肉连环剑法，是玄支剑士，最奇厉的合搏剑招之一。

金萍撤回手中的剑势，已自无及，只有一咬牙，撒手放开长剑。

但那中剑的玄支剑士，却突然一举右手长剑，刺向咽喉。金萍一低头，右手屈指弹出。一缕指风，击中了那玄支剑士的右腕脉穴。

这不过是一瞬间的工夫，金萍由胜中落败，经过了几番变化。

第三十五回 巾幗女梟 恩怨交錯

另一个玄支劍士，对同伴的伤亡，视若无睹，右手长剑，却是疾如流星一般的攻了过去。

金萍一仰身疾退五尺，忽然间一挥手，一团白芒飞出。

那玄支劍士右脚提起，一脚还未踏出，突然仰面倒了下去。

江堂突然一扬右手，一道寒芒卷飞而出。

金萍冷然一笑，道：“住手。”

右手扬动，一道紫光，疾飞而出，当的一声，击在江堂的弯月刀上。

田无畏举手阻拦住第二批玄支劍士的攻势，冷冷说道：“小丫头的武功，如此高明实叫人意外。”

金萍道：“你不用口是心非，玄支劍士的武功，我已经领教过了，他们高明得很。”

田无畏道：“你能同时对付两位玄支劍士，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金萍接道：“你们的人手很多，对付了两个之后，可以再上四个。”

田无畏道：“不错，如是姑娘能够同时对付四位玄支劍士，咱们会遣出八个人同时攻袭。”

金萍道：“哼！以多为胜，诸位也不觉有失侠义气度。”

田无畏冷冷说道：“金萍姑娘，你不觉着自己的手段很卑下，真是土匪高喊捉强盗了。”

金萍道：“不要逼得我无路可退，迫我下令发动埋伏。”

田无畏道：“姑娘发动什么埋伏？”

金萍道：“这座山洞之内，早已埋藏了可观火药，只要我传出令谕，或是败于你手，失去了抗拒之能，有人会立刻点上火引。”

田无畏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金萍道：“山崩洞塌，在此之人，没有一个会留下性命。”

田无畏道：“包括你金萍姑娘在内吗？”

金萍道：“不错。”

田无畏道：“如果你姑娘，被炸个粉身碎骨，那岂不是也做不了第三代天皇教主了吗？”

金萍笑一笑道：“说的是啊！我做不了第三代，但有人可以接替我做第四代教主。”

田无畏道：“谁？”

金萍道：“我既然赶来，就早已作好了准备，你如不信，可以试试。”

田无畏道：“就算你说的实情，但这一爆之下，你也尸骨无存，对你而言，又有何益？”

金萍道：“但这一爆，也爆去了举国的武林精锐，再也无人能压制第四代天皇教主的崛起。”

田无畏心头凜然，叹口气，道：“金萍，你小小年纪，为什么竟然会如此迷恋于权势之梦……”

金萍苦笑一下，道：“我不要权势，我又能要到什么？”

田无畏怔了一怔道：“金萍，你这点年纪，但却似受了不少的委屈，也有些愤世嫉俗，是吗？”

金萍冷冷说道：“田无畏，这不是咱们叙说家常的时间，你觉着应该如

何？可以作一个决定了。”

田无畏道：“此事重大，应该让我有多想想的时间，同时，在下也希望你姑娘能多想想。”

金萍道：“我已想了太久的时间，绝无悔改。”

田无畏突然一挥手，道：“金萍，你这等坚决神态，全无商量余地，那是逼我一拚了。”

金萍道：“你如何一个拚法？”

田无畏道：“我下令四位玄支剑士，围攻于你，何姑娘以飞铃监视四周，其他的人，以极快的行动，先把家师、袁师伯等人抱出这座石洞……”

金萍道：“你要留下四个玄支剑士，陪我死于此地。”

田无畏道：“还有区区，以姑娘武功之高，咱们能奉陪而死，那实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了。”

但闻江堂高声说道：“还有区区奉陪。”

金萍突然格格大笑起来。

田无畏道：“姑娘笑什么？”

金萍道：“我笑你们原本也是在天皇教中，天皇教中出来的人，怎也有这样悍不畏死的勇气！”

田无畏道：“咱们是痛悟前非，重新做人，勘透了生死之关，姑娘却是刚刚向权势中迷恋。”

何玉霜突然举步而行，越过田无畏，道：“田兄，让我对付金萍姑娘。”双手各握两只飞铃，接着：“姑娘，你见识过飞铃吗？”

金萍冷笑一声，道：“见识过了。”

何玉霜道：“我左右双手，各握飞铃两枚，你如能够一下闪避开去，小妹甘愿束手就戮……”

金萍身子缓缓向后移动，突然伸手一把，掀起了无名子，道：“如是我闪避不开，只好借这位无名道长，替我挡一挡你的飞铃威势了。”

何玉霜微微一笑道：“姑娘，飞铃中含蕴奇毒，中人必死！”

金萍接道：“无名子是白天平的师父，我不信你敢杀死他的师父。”

何玉霜道：“以姑娘的聪慧，定会知道，那飞铃虽然恶毒，但我既然打出去，就有收回的能力。”

金萍冷冷说道：“你敢打吗？”

何玉霜道：“我为什么不敢？”

金萍道：“打死了无名子，白天平一辈子不会谅解你。”

何玉霜道：“打不死无名子，我会要了你的命。”

金萍道：“试试看吧！”

一面说话，一面又伸手抓住了袁道的身体。她左右双手，各举一人，都是武林中最受敬重的人物。

何玉霜缓缓举起了双手，冷冷说道：“你小心了。”

金萍神情冷肃，道：“你出手吧！”

何玉霜双目圆睁，秀眉耸动，冷冷说道：“金姑娘，就算我打死了两位老前辈，我也要和你赌一赌了。”

田无畏知晓飞铃中含毒强烈，见血封喉，中人必死，心中暗暗吃惊，忖道：这两位姑娘，如若斗上了气，只怕真的会把两位老人家的性命，给拖了上去，那就是大大的划不来了。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两位姑娘，暂请住手，听我一言如何？”

何玉霜两手高举飞铃，正待发出，闻言又停了下来。

金萍冷笑一声，道：“田无畏，你还有什么花样？”

田无畏道：“在下想和姑娘，作最后一次谈判。”

金萍道：“你说吧！我在听着。”

田无畏道：“姑娘，现在还未造成大错，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金萍道：“你劝我放了他们，希望我束手就缚？”

田无畏道：“不错，姑娘，就算你如愿以偿，当上了第三代天皇教主，对姑娘又能如何？”

金萍道：“天下精锐，尽集于此，如若我能度过此关，当上了天皇教主，岂不是可以称霸天下！”

田无畏道：“就算姑娘称霸天下，又将怎样？”

金萍道：“那是空前绝后的武林大业，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人，梦寐以求，都难以实现，在我手中实现了，岂不是一件大事吗？”

田无畏道：“好吧！现在就算姑娘已是霸主天下的盟主，你要做些什么？”

金萍道：“我要，我要一呼百诺，主裁江湖上黑白两道的纠纷，我要一言九鼎，无人敢不听我的令谕。”

田无畏道：“听起来，很神气，也确然叫人向往，不过一个人真到了那等境界，有了绝对的权势，但却没有了朋友，没有了亲人。”

金萍冷冷说道：“那时间，会有一大批的清客，追随在我左右，承我颜色，他们会想尽办法，使我欢乐。”

田无畏道：“那些人都是讨好你，奉承你，但他们不是你的朋友，不会和你说真心话，一个女孩子家，对权势迷恋如此之深，实叫人有些不敢领教了。”

金萍笑一笑，道：“田无畏，我们不谈这些了，你如心中顾虑到无名子和袁道的生死，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田无畏接道：“什么办法？你说吧！”

金萍道：“你是个很会办事的人，武功也不错，你如肯作我属下，不但可救了他们两人的性命，而且，还会受到我的重用。”

田无畏道：“姑娘这么看得起我田某人，倒叫田某甚觉意外。”

金萍道：“我在你手下，做了不少时间的丫头，你也该在我手下，尝试一下做仆从的味道。”

田无畏道：“你放了家师和袁师伯，田无畏愿追随左右，听候差遣。”

金萍笑一笑，道：“你把我当作三岁小孩子了，就凭一句话，就想救了无名子和袁道？”

田无畏道：“自然是有条件了，但不知那是些什么条件？”

金萍道：“第一要绝对听我之命行事，为了不使你心存二意，所以，必须要施下禁制才成。”

田无畏道：“什么样的禁制？”

金萍道：“这倒不用你费心，我早已想好了。”

田无畏道：“好吧，那么姑娘可以吩咐了，田某愿意舍弃一切，请放家师和袁师伯……”

金萍冷冷说道：“我可以放了无名子和袁道，保证他们性命不损，但我不能替自己留下祸害、劲敌。”

田无畏吃了一惊，道：“姑娘的意思是……”

金萍道：“要他们变得没有了记忆，想不起过去的事，他们才能过得很快乐，很平安。”

田无畏正容说道：“家师和袁师伯，在江湖上，乃是极受敬重的人，他们的生死，对天下武林同道，都构成一种极大的负担。”

金萍道：“别说的太远，我要的是你的决定。”

田无畏道：“对我田某人，更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压力，在下愿以自己的性命，换回两位老人家的安全……”

金萍接道：“你决定救他们两人之命，那就不妨先劝劝武当门下的玄支剑士，要他们放下兵刃。”

田无畏摇头道：“姑娘错了，田某人个人的生死，可以让步，但天下武林的安危，田某人就不敢做主了。”

金萍道：“什么人能做主？”

田无畏道：“没有人能做主，如是一定要找一个人出来，那就是袁师伯。”

金萍道：“为什么不选无名子，不论武功，才慧，无名子都高过袁道很多。”

田无畏道：“一个人在江湖上的威望、武功、才慧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他的作为，家师内涵仁慈，一心想消弥江湖祸乱，一直躲在幕后，不像袁师伯堂堂正正的惩奸除恶，受天下武林同道拥戴。”

金萍点点头，道：“可惜，这样两个人，都落在我的手中，你们总不能不救他们吧？”

田无畏道：“事关武林中正邪命脉绝续，他们两个，如若口中能言，只怕早已拒绝你了。”

金萍道：“你究竟怎么决定？”

田无畏道：“不会接受你的条件，但我们会尽力施为，救下两位老人家的性命。”

金萍道：“你们救不了。”

田无畏道：“我们只求尽到心力。”

金萍冷然一笑，道：“田无畏，敢动手，你就试试。”

田无畏苦笑一下，道：“姑娘，当年田某人一步走错，被家师逐出门墙，我年少气盛，不思悔过，反而变本加厉的投入了天皇教中，这一错十余年，如今想来，真如钢针刺心，伤疼极深，姑娘大错未铸，回头是岸，以你成就，必是这一代巾帼女杰。”

金萍冷笑一声，道：“我苦心筹划了数年之久，不惜屈入武家堡作为丫头，岂肯被你三言两语，轻易说服。”

田无畏道：“在下无意说服姑娘，不过，此事重大，还请姑娘三思。”

何玉霜冷冷说道：“我作天皇教中的公主，但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知我那教主义父，竟然是一个被人操纵的傀儡，他名为教主，表面上却也很排场，但他日子却过得很苦，每一件事，他无法真正的作得了主，既怕属下背叛，又怕正大门户中人合力攻剿，我想不出，这有什么好处，尤其是对一个女孩子来说。”

金萍冷笑一声，道：“你太低估了你的义父，他追随十三魔，故意装的唯命是从，实则骨子里，早已学会了十三魔的大部份武功，一身兼有十三魔武功之长，虽然专精不足，却博学有余，今日这一场十二魔火拚无名子的恶

毒阴谋，也是他一手安排而成。”

江堂心头凛然，道：“教主现在何处？”

金萍道：“他会来，而且很快就到，不过，他已经不再是天皇教主了。”

田无畏也有些莫测高深了，缓缓说道：“不是天皇教主，是什么人？”

金萍冷笑一声，道：“他是天皇教主驾前的第一护法。”

江堂道：“那么谁是天皇教主？”

金萍道：“我！”

田无畏突然叹一口气，道：“神医向魁，是什么身份？”

金萍道：“副教主。”

田无畏道：“姑娘早已取得天皇教主的身份？”

金萍道：“不错，不过，包括天皇教主在内，也不知晓，我利用他和十三魔之间的默契，暗中指挥大局。”

田无畏道：“你本有加害白天平的机会，为什么不肯下手？”

金萍道：“我……我……我那时，还不愿引起人的怀疑，只因还未安排好整个的形势。”

田无畏道：“现在安排好了吗？”

金萍道：“太急促了一些，如是再多两天时间，那就完全改观。”

江堂高声说道：“在下和天皇教主相处甚久，知他生性，怎肯屈居你一个女孩子之下。”

金萍道：“他是不肯，但已由不得他了。”

田无畏道：“你和神医向魁合作，暗中对天皇教主下了手？”

金萍道：“还是你聪明一些。”

申三峰突然接道：“向魁也不是轻易服人的人。”

金萍道：“向魁医道如神，改面换心，无所不能，但只有一样事，他无法应付。”

申三峰道：“什么事？”

金萍道：“死亡，一个人如是死了，他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也是无法施展。”

田无畏道：“你制服了向魁？”

金萍道：“我只是用他对人的办法，加诸他的身上罢了。”

江堂道：“玩火者必自焚，在下为天皇教出力极大，但却也被天皇教主，列入了牺牲名单之中。”

金萍道：“那是我的意思。”

江堂道：“是姑娘的意思……”

金萍接道：“不错，这中间变化千万，一言难尽，听起来动人得很，也惊险得很。”

田无畏道：“姑娘可是想利用口舌之利，说一番动人经过，借机会等候援手？”

金萍道：“也不错，不过，我说的是近十年的江湖秘辛，关系眼前情势，今后的江湖大局，就算你知道我借机待援，也无法不听下去。”

田无畏道：“看来，不幸被你姑娘言中，巾帼女梟，真叫咱们男子惭愧得很。”

金萍道：“夸奖，夸奖。”

何玉霜冷笑一声，道：“金萍，你可以用口说，但你别想有行动，只要姑娘一有举动，我就会打出飞铃。”

金萍道：“何玉霜，有机会我会先杀了你。”

何玉霜道：“等你援手赶到，咱们总有一拚。”

田无畏道：“金姑娘，说下去，目下已是势难两立的局面，只要你一句话，扣不住我们心弦，就可能引起我们全力群攻。”

金萍心中一震，表面上却故作镇静地说道：“个中变化千头万绪，只怕我说不完，援手已到，你们该选一些重要的听。”

江堂道：“在下想知道，天皇教主，为什么牺牲他多年追从的属下。”

金萍道：“是我要他如此，借玄支剑士和白天平、袁道之手，把你们这一群老迈奸猾的人，完全送死，但也会拚去一部玄支剑士的实力，十二魔和无名子，拚个同归于尽，化身秀士召来无名子昔年的故友助手，再拚了袁道和天侯七英，这一代武林精英，那就算完全死尽，新一代天皇教的武士们，会起而代之，成为统一江湖之局。”

江堂道：“姑娘的打算不错，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玄支剑士的伤亡不大，我们也好好的活着，无名子等前辈一班故友，既未受姑娘所困，咱们实力也未受很大的损伤。”

金萍冷冷说道：“所以，我只好亲自出手了。”

江堂道：“就算姑娘亲自出手了，对我们又能如何？”

金萍道：“我虽然援手未到，但我控制着袁道和无名子的性命，谅你们也不敢出手。”

田无畏冷冷说道：“姑娘，请你再仔细想想，我们如若全力出手，你最多有杀死一个人的机会。”

金萍道：“如若我杀死袁道，你们会不会终身遗憾？”

田无畏道：“不论杀死谁，你只有一个机会，杀死一个人之后，你可能死在何姑娘的飞铃之下，也可能死在玄支剑士的剑下。”

金萍道：“我希望你阁下也算算这笔帐，我能杀死一个人，也许可能杀死两个人。我金萍一条命，换上两条命，而且，都是武林中第一等的高手，那也是死得瞑目了。”

田无畏道：“金萍姑娘，你如是死了，就算你得到胜利，又有些什么代价？”

金萍道：“这是一场豪赌，但值得赌一赌，赌过这一场之后，我就会登上天下盟主的宝座。”

田无畏笑一笑，道：“姑娘，不要逼人过甚，我们不希望赌这一场，但如姑娘逼人过甚，我们也只好赌一赌了。”

金萍道：“赌不赌，要由阁下选择了。”

田无畏道：“这样吧！姑娘请放了家师和袁老前辈等，咱们立刻撤走……”

金萍接道：“撤走……”

田无畏道：“是！等姑娘的援手赶到，咱们再作一次决战。”

金萍道：“你不觉着，这样太过便宜阁下了吗？”

田无畏道：“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而且，一次决战下来，双方谁胜谁负，都已经算得很清楚了……”语声一顿，接道：“如是姑娘胜了，天下只怕再无人能阻止你登上武林盟主的宝座了。”

金萍道：“如是我们败了呢？”

田无畏道：“古往今来，从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身任武林盟主，姑娘也可以死去这条心了。”

金萍道：“这个办法不好，算起来，我太吃亏。”

田无畏道：“那么姑娘请说个办法吧！”

金萍微微一笑，道：“我的办法更简单，只要你们退出此地，给我两个时辰的考虑时间如何？”

田无畏道：“你要两个时辰的考虑？”

金萍道：“不错。”

田无畏沉吟了一阵，突然放声大笑，道：“姑娘，我看，咱们只有放手一拼了……”

目光一掠何玉霜接道：“何姑娘，你记着，只要有办法给你打出飞铃，你就打出飞铃。”

何玉霜应了一声，双手各举飞铃，蓄势待发。

金萍冷笑一声，道：“田无畏，你根本就没有求和之心。”

田无畏道：“我们可以诚心求和，但咱们不愿上当。”

金萍道：“上什么当。”

田无畏道：“咱们给姑娘两个时辰的时间，那就是等于给了你下手的机会。”

金萍道：“什么机会？”

田无畏道：“你从向魁那里学来了不少医药奇术，有两个时辰的光景，你可以把他们再动手脚。”

他心中虽然明白，但却无法说的清楚。

其实，也用不着说清楚，申三峰、江堂等，都是老江湖了、一点就破。

金萍虽然被揭穿了心中之秘，但她表面上，仍然能保持着镇静，淡淡一笑，道：“不论你们用什么兵刃、暗器，如敢出手攻击，不是杀死无名子，就是杀死袁道。”

田无畏双手执着长剑，圆睁虎目，盯注在金萍的身上。只要一有空隙，田无畏就可能疾攻而上。

闻钟、江堂、申三峰，也都各人凝聚功力，准备随时一击。金萍也感受到这些人，都提聚了全身功力，稍有空隙，立时将承受四面八方的攻势。她双手各抓住一个武林高手，准备用身躯封挡敌方攻势。

这一来，双方成了一个微妙的对峙之局。

金萍无法再腾出手作别的用处，田无畏等也不敢攻向前去，生恐一招攻出，伤到了无名子或袁道。

双方，对峙了将近一顿饭工夫之久。

申三峰低声道：“田老弟，咱们不能就这样和他对峙下去呀！”

田无畏苦笑一下，道：“我知道，但谁肯冒这个险，谁愿意担当杀死这两位老前辈的罪名呢？”

申三峰道：“这件事很麻烦，但咱们等下去，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田无畏道：“没有人能料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但拖下去对咱们不利，是千真万确的事了。”

申三峰道：“如是拖下去，有害大局，那决非袁老和无名道长的心意。”

田无畏道：“他们如若能够行动，或是能够说话，自然吩咐咱们应该如何，可惜，那丫头制住了他们的穴道。”

这时，闻钟道长带领的玄支剑士，也迫近了金萍身侧。

对田无畏等，金萍虽然心中有些害怕，但还可以看出一些门路，但对这

些玄支剑士们，却是有些莫惻高深了。他们大半生中，都在玄支下院，苦练剑术，根本未在江湖上走动过。

他们没有江湖上的经验，也没有江湖上的习气，他们心中只有是非，只知听命行事。

金萍不惧田无畏，但却对玄支剑士，有着很大的畏惧。

申三峰高声说道：“田老弟，由在下出手如何？”

田无畏道：“申兄如是能够放开胸怀，那就只管出手。”

申三峰道：“好！由老叫化来。”

缓缓扬起了右手。

申三峰冷冷说道：“金萍，你要袁老前辈和无名道长，哪一个人死。”

金萍道：“任你选择。”

申三峰道：“如是老叫化真有选择之权，老叫化愿意杀掉无名道长。”

金萍道：“那很好，我也觉着应该先把无名子杀了。”

申三峰一侧身，忽然拍出一掌。果然是一掌拍向无名子。

金萍身子一转，无名子忽然转向一侧，迎上来的竟是袁道。

申三峰劈出的掌势，忽然间，变拍为抓，一把扣向金萍的腕穴。

也只有金萍在转动两人之时，才会露出这么一个空隙。究竟，老姜要比嫩姜辣一些。

金萍眼看上当，手中抓着一个人，而且，又持续了很久，双腕已耗力很多，转动不够灵便，眼看申三峰五指搭上腕穴，无法避开。

申三峰一招成功，加了一成快速，右手已快要搭上金萍的腕穴。

却不料金萍突然飞起一脚，踢向申三峰的左腿关节。

以她功力而言，这一脚如被踢中，申三峰非得当场断去一腿不可。

但申三峰如若移身闪避，那即将扣上金萍腕穴的右手，必将失去准头。

这不过是一瞬间的事，申三峰当机立断，双腿微曲一侧，避过了关节要害，右手五指加速，一把扣住了金萍的腕穴。但金萍的一脚，也踢中了申三峰的左腿。

一阵剧痛，有着骨折肌裂的感觉。但申三峰却咬着牙，使出千斤坠，足踏子午桩，宁以腿断骨折，也不向后退一步。五指收合，紧抓住金萍的右腕。

双方面为势所迫，都绽放出很多的空门。

金萍冷笑一声，道：“找死。”左手忽然放开了无名子，一掌拍向申三峰的顶门要害。

申三峰全力抗拒身体上的痛苦，对迎面而来的掌势，实已无能闪避开去。

眼看那一掌，就要申三峰溅血当场，忽然间斜里伸过来一道剑光，横里拦阻了金萍的掌势。

如是金萍这一击不及时收住，那就要先撞在剑刃之上。

这丫头的武功，已到了收发随心之境，一咬牙，硬把发出的左掌给收了回来。

就这一瞬工夫，申三峰强大的内力，已然集于右手，五指紧收，金萍顿觉全身一麻，右手中的袁道，也抓不住。

刚才出剑的，正是田无畏，救了申三峰断臂之危，及时抱住了无名子。

何玉霜疾行两步，接住了袁道。

闻钟道长疾行而上，长剑探出，指向了金萍前心要害。

申三峰虽然制服了金萍，但他左腿之疼，只痛得他大汗淋漓而下，口中

说不出话。

天侯七英之首的侯瑜，经验老到，一上步，点了金萍两处穴道，申三峰才突然放了右手。一连后退数步，仍然站立不稳，一跤跌摔在地上。申三峰虽未呼疼出声，但却疼的忍不住长长吁一口气。

闻钟看金萍的穴道被点，立刻收回长剑，却伸手从怀中摸出一瓶丹药，递给了申三峰，道：“申帮主，这瓶丹丸，内服，外用，可解疼生肌。”

申三峰接过丹丸，道：“多谢道兄。”打开瓶塞，倒出了一粒丹丸吞下。

田无畏等抢过了袁道和无名子后，连出掌指，拍了两人数处穴道。

但见两人，双目紧闭，仍不清醒。

田无畏放下袁道，缓步行向金萍，冷冷说道：“姑娘，你能够说话吗？”

金萍道：“能又怎样？”

田无畏道：“姑娘的武功，确很高明，只可惜对敌的经验差一些。”

金萍道：“你们以多为胜，算不得英雄人物。”

田无畏道：“金萍，交出解药，免得在下动手。”

金萍道：“你要动什么手？”

田无畏哈哈一笑，道：“姑娘，别人是正人君子，也许下不得手，我田某人在天皇教中混过，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姑娘如是不信，咱们这就试试。”突然，伸出长剑，刷的一声，挑破了金萍身上的衣衫。

金萍吃了一惊，道：“你要干什么？”

田无畏道：“我要挑完你身上所有的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看你如何自处。”

金萍道：“你不觉得这手段太卑下吗？”

田无畏道：“姑娘如是不肯交出解药，在下也只好如此了。”长剑挥处，又是三剑，又削去了金萍身上几片衣服。

金萍心中大急，道：“住手。”

田无畏道：“姑娘，决定了没有？”

金萍道：“好！我拿出解药，但咱们一件事只限一件，你们不能再用同样的手段威胁我。”

田无畏道：“姑娘只管放心，对付人的方法很多，咱们不会只用这一个方法。”

金萍道：“你叫何姑娘过来。”

何玉霜行了过来，道：“什么事？”

金萍道：“我前胸有一个布袋，拿出来。”

何玉霜忖道：“原来如此，勿怪她无法叫男人拿了。”心中念转，右手却探入了金萍的前胸。

果然，在前胸处，摸出了一个黄色的布包。何玉霜没有打开，却随手交给了田无畏。

田无畏接过黄色布袋，道：“诸位请尽量后退一些。”

他叫别人后退，自己却反向金萍行去，接道：“如是这布袋中，有炸药一类的东西，那就要请姑娘陪陪我了。”

金萍道：“为什么不要他们离远一些。”

田无畏道：“小小一个布包而已，就算填满了药物，又能装入多少呢？”

金萍未来及答话，洞外忽然传入了呼喝之声。

田无畏沉声说道：“闻钟道长，想法子把他们阻拦于洞外十丈之处。”

闻钟道：“来的什么人？”

田无畏道：“大约是神医向魁，和一班天皇教中的隐秘人手。”

闻钟道：“如何处置？”

田无畏道：“道长就下令玄支剑士，格杀勿论。”

闻钟道：“好！贫道这就去了。”转身向外行去，一面招呼玄支剑士同往。

这时，坐在一侧的申三峰，突然站了起来，道：“田兄，老叫化拼着断一条腿，才算把这丫头制伏。”单足一跃，人已落到了金萍身侧，一掌拍下。

田无畏举手封住，道：“申帮主，再给小弟一点时间，好吗？”

申三峰道：“什么时间？”

田无畏道：“我一直不相信，这位金萍姑娘，有争取天下武林盟主的野心。”

申三峰道：“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难道你还不信？”

田无畏道：“我是有些不信，所以，请帮主给兄弟半个时辰，我如再问不出什么？就交还前辈任凭处置了。”

申三峰道：“好！给你半个时辰，老叫化在洞外等候。”转身向外行去。

田无畏举手一招，道：“何姑娘，天平师弟情形如何了？”

何玉霜道：“还未清醒……”

白天平一跃而起，接道：“小弟真气畅通，体能尽复。”

田无畏苦笑一下，道：“你陪我留此，问问金萍姑娘……”一掠群豪，接道：“各位对我，也许不太信任，但天平却是金字招牌，诸位暂时退避洞外，我要问问金萍，这丫头出身不同，咱们不要有太多人卷入纷争。”

原来，江湖上有一个规矩，凡是在场目睹施刑的人，而不出手拦阻，都可能被卷入这场恩怨之内，如是身不在场，自然可以推得干净了。

申三峰等群豪应了一声，大步行出洞外。室中只余下田无畏、白天平和金萍三个活人。

无名子、袁道、白玉山、黄凤姑，都被带出山洞，余下的都是尸体。

田无畏回顾了金萍一眼，道：“姑娘，现在，你准备怎么办了？”

金萍道：“你准备怎么办？”

田无畏道：“反正，我们要得罪姑娘了，是吗？”

主萍道：“是又怎样？”

田无畏道：“所以，咱们心中也没有了什么顾虑，只要能逼你姑娘讲出实话，咱们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

金萍道：“你想怎么对付我？”

田无畏道：“很难说，只要你说实话，什么方法，我都可以用……”目光一掠白天平，道：“师弟，你出手，还是由我出手。”

白天平道：“师兄出手吧！小弟可以从旁相助。”

金萍道：“你敢对我下手？”

白天平道：“我为什么不敢，只要田师兄一声令下，我立刻可以要你性命。”

田无畏道：“好吧，天平，先削下她的鼻子，再斩下她的耳朵，她一定会变的很丑。”

金萍尖声叫道：“慢着，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付一个女孩子。”

田无畏道：“姑娘，你对付别人的手段，比咱们毒辣百倍

金萍道：“你们要知道什么？”

田无畏道：“全部的内情。”

金萍道：“事实摆在眼前，似乎是也用不着我说得太多了。”

田无畏道：“那是姑娘的感觉，咱们还是要知道全部的详情。”

金萍道：“我如不说呢？”

田无畏道：“玄支剑士，丐帮高手，会在石洞外面，布成一道拒敌之阵，就算是向魁带人赶到，也冲不过玄支剑士的拦阻，这中间有几分把握，大概你姑娘心中明白了。”

金萍忽然叹息一声，道：“我说出内情之后，你们要准备怎样对付我？”

田无畏道：“那要看你有几分罪行了，如是你罪大恶极，咱们决不会放过你。”

金萍道：“如是一点没有好处，我为什么要说！”

白天平叹息道：“姑娘出身于正大门派，为什么竟为权势所迷，姑娘请说吧！如是你说的句句实言，在下做主，饶你不死。”

金萍道：“当真吗？”

白天平道：“在下斗胆做主，但答应了姑娘，决不会反悔。”

金萍目光一掠田无畏道：“你能做得主吗？”

田无畏淡淡一笑，道：“金萍，你现在是何处境，想不到仍然不忘挑拨之言。”

金萍微微一笑，道：“白天平，你真能做主放了我？”

白天平道：“是！不过，我不能再留下你一身武功！”

金萍道：“你可以废我一身武功，但有一个条件，你要答允。”

白天平道：“什么条件？”

金萍道：“我如没有了武功，人人都可以取我之命，自然得有个人保护我了。”

白天平道：“你要什么人保护你？”

金萍道：“你！”

白天平道：“我！这个……”

田无畏道：“你想嫁给我这位师弟吗？”

金萍道：“哼！他废了我一身武功，我自然要他服侍我一辈子。”

白天平摇摇头，正想拒绝，田无畏突然说道：“好！我代师弟做主，答应了这门亲事，不过，已有何姑娘在先，你只能做二房了。”

金萍道：“三房、四房，我也不放心上，只要他答应就好。”

田无畏道：“亲事，我可以代师弟做主，不过，你如是不诚心和咱们合作，那就又另当别论了。”

金萍侧耳听了一阵，道：“向魁是否已率人赶到？”

这时，洞外已传来了兵刃相击之声。

田无畏低声道：“是，向魁似是已率人赶到，双方已动上了手。”

金萍道：“快去告诉他们，向魁手下三十六鬼，兵刃中暗藏古怪，千万不可和他们兵刃相触。”

田无畏道：“三十六鬼用的什么兵刃？”

金萍道：“刀，看上去，和一般的鬼头刀没有不同，但那是特制的兵刃，中间有一段是空的，和人动手时，在兵刃相撞之下，刀中会射出极细的一线毒水，那致命毒水，可以使肌肤立刻溃烂，而且，痛彻心肺……”

田无畏道：“好恶毒的设计。”

金萍道：“同时，那鬼头刀中，还藏有毒烟，只要有人闻得少许，立刻就会中毒倒下。”

田无畏道：“这个，得去通知他们一声了。”

金萍道：“你去。”

田无畏回顾了白天平一眼，快步而去。整个的山洞中，只余下了白天平和金萍两个人。

轻轻吁一口气，金萍突然说道：“白天平，你相不相信田无畏？”

白天平道：“他已改邪归正，为江湖正义效力，自然可以信任了。”

金萍道：“我看他靠不住，你要对他多多小心一些。”

白天平道：“姑娘的意思是……”

金萍道：“田无畏在天皇教中混了很多年，知道的隐秘，应该是比我多上十倍，百倍，但他却故作不知。”

她说的合情合理，只听得白天平怦然心动。

金萍接着道：“他发觉了玄支剑士的强大实力，这一战中，必获大胜，但他未料到十三魔重又出世，也未料到无名子在此地，十二魔虽已全数就歼，但无名子的九位故友，也死于自刎之下……”

白天平道：“金萍，有没有办法救醒我师父，只要他老人家一醒，事情立刻就可以弄个明白了。”

金萍道：“只有一个办法，能使他早些清醒过来。”

白天平道：“什么办法？”

金萍道：“放开我。”

白天平怔了一怔，道：“姑娘，这个，你不觉着太过分吗？”

金萍道：“除我之外，没有人能救醒无名子和袁道，如是不幸被杀了，他们就永无清醒之日。”

白天平道：“不论你说的是真是假，但却有些理由。”

金萍道：“那就快放开我。”

白天平摇摇头，道：“不行。”

金萍道：“你这人怎么言而无信。”

白天平道：“我没有对你许诺什么，谈不上言而无信。”

金萍道：“你说我说的有理。”

白天平道：“不错，我是说你说的有些道理，但没有说应该如何。”

金萍道：“你现在可以说了。”

白天平道：“好！为了先证实姑娘是否有救治之能，所以，咱们要求证一下。”

金萍道：“如何一个求证之法？”

白天平道：“家师和我袁师伯，请姑娘先选一人救醒，然后，我再解姑娘的穴道。”

金萍道：“哼！想不到你比田无畏还要难缠，我如救不醒无名子，岂不是被你笑为无能，快去把他带来。”

白天平心中忖道：“这丫头说话真真假假，真叫人莫可预测，但她穴道被制，我如小心一些，谅她也要不出什么花样来。”心中念转，人却奔出洞外，洞外，正展开激烈的搏杀。

刚动手时，玄支剑士和丐帮弟子，吃了很大的亏，幸得田无畏及时通知，

玄支剑士和丐帮弟子，都改变了打法，才算把强敌挡住。

白天平无暇细看场中搏杀情形，抱起了无名子，奔回石洞。

他心中觉着，这些迷离、诡秘和恩恩怨怨，只要无名子清醒过来，立刻就可以弄个清楚。

无名子双目紧闭，似是睡熟了一般，白天平抱着他奔行，他竟一无所觉。

白天平看得有些黯然神伤，想不到这位被武林中誉为第一高人的无名子，竟也被摆弄到如此境地。

放下了无名子，白天平道：“姑娘，解药何在？”

金萍眨动了一下眼睛，道：“解开我右臂穴道。”

白天平道：“为什么？”

金萍道：“药物放在我前胸肚兜儿上一个口袋中，你如何去拿？”

白天平站起身子，道：“好，我去请何姑娘来。”

金萍道：“慢着。”

白天平停下脚步，道：“什么事？”

金萍道：“救人要紧，你还顾虑到什么男女授授不亲，你自己动手吧！”

白天平突然感觉到这个人，有些正邪难分，明明是一件使人尴尬的事，但她却又能曲解折转的，说出了一番歪理。轻轻吁一口气，白天平把右手伸到了金萍的前胸，却突然停了下来。

金萍道：“解开两个对襟扣子啊！”

白天平道：“唉！姑娘，我还是解开你右手穴道，你自己取吧！”

金萍冷笑一声，道：“时间宝贵，寸阴如金，柳下惠能坐怀不乱，主要是心未及邪，你这人，怎么连一点正大的气派也没有？”

白天平道：“这个，这个，这个和正大气派何关？”

金萍道：“你解开我的衣扣啊！”

白天平道：“我……我……我……”

金萍道：“你什么，你不敢解，是吗？”

白天平咬咬牙，解开了金萍身上的衣服。伸入前胸，果然在红肚兜内的口袋中，找出了一个小小的玉瓶。打开瓶塞，倒出了几粒淡红色的药物。

金萍道：“一粒就行了。”

白天平未理会金萍的话，却留下了四五粒在手中。

他不但要救无名子，也要救活袁道、白玉山和黄凤姑。

金萍冷冷说道：“白天平，你听到没有，我要你留下一粒。”

白天平道：“听到了，不过，我要留下四粒，因为我要救四个人。”

金萍道：“你可知道，这药物怎么施用吗？”

白天平道：“知道，有药物，难道还不会给他们吃下去吗？”

金萍道：“吃下去，那只有使他们早些死亡。”

白天平道：“真的吗？”

金萍道：“不错，不信你就试试。”

白天平道：“你这药物，既然不能服用，取它出来作甚？”

金萍道：“这是对症之药，但你不会用，就可能要他的命。”

白天平道：“能不能告诉我，如何一个用法。”

金萍道：“可以，但要先听我的话，把药物放回去，留下一粒，我就告诉你施用之法。”

这威胁的后果太严重，白天平竟然不敢自作主意，只好把瓶盖合好，依

言放入金萍指定之处。

金萍笑一笑，道：“现在，用手指把丹丸捏碎。”

白天平道：“姑娘，此事关系重大，希望你不要愚弄我。”

金萍道：“我如是使无名子断气而死，你自然不会放过我了。”

白天平道：“姑娘知道就好。”

金萍道：“那就照着我的话做。”

白天平依言捏开了手中的药丸。

不待白天平开口问，金萍已抢先说道：“把药粉吹入鼻孔之中。”

白天平略一犹豫，依言把药粉吹入了无名子鼻孔之中，道：“还有什么？”

金萍道：“药物太厉害，必须要一段时间，才能清醒过来。”

白天平道：“要多久时间？”

金萍道：“至少要吃一盏热茶的时光……”

白天平道：“哦！”

金萍道：“你真的相信，无名子清醒之后，一切事务，都可迎刃而解了，是吗？”

白天平道：“不错，在下是这么想。”

金萍道：“看来，你要很失望了。”

白天平道：“在下从师学艺很久，对师父之能，我相信比你姑娘清楚。”

金萍道：“好！咱们不谈这个，谈谈你我之间的事。”

白天平道：“我们有什么好谈的？”

金萍道：“你答应娶我的事，现在可是后悔了！”

白天平道：“我不亲手废你武功，自然就不算约定了。”

金萍冷笑一声，道：“这一场江湖纷争，可以很快的结束，使武林重归平静，不过，那必须有我合作。”

白天平道：“你如不肯合作呢？”

金萍道：“那就很难说了，至少这些动乱，还会继续下去。”白天平笑一笑，道：“姑娘，我想有一个办法，可使你姑娘永远无法再兴风作浪。”

金萍道：“什么办法？”

白天平道：“杀了你！”

金萍道：“办法很高明，不过，杀了我你会后悔……”

只听无名子打了个喷嚏，突然睁开了眼睛。

白天平忽然拜伏于地，道：“白天平叩见师父。”

无名子挥挥手，道：“起来，我有话问你。”

白天平站起身子，道：“师父指教。”

无名子回顾了金萍一眼，道：“你认识她吗？”

白天平道：“弟子认识。”

无名子望着金萍，点点头，却回头对白天平道：“你父亲，黄姑娘，都无恙吗？”

白天平道：“他们都还在晕迷之中。”

无名子道：“唉！好惨烈的一战……”

语声一顿，接着道：“天平，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吗？”

白天平道：“不是，田无畏师兄，和袁师伯、丐帮、武当掌门人，都在山洞外面。”

无名子道：“告诉我，你们怎会找到此地，沿途的经过如何？”

白天平仔细说明了来此经过，巨细无遗，说得十分详尽。

无名子叹息一声，点点头，道：“天平，先解开这位姑娘的穴道。”

白天平道：“这丫头精明得很，而且也滑溜得很。”

无名子道：“我知道，你解开她的穴道。”

白天平无可奈何，举手一掌拍活了金萍右臂的穴道。但右手五指一合，立刻又抓住了金萍的腕穴，道：“姑娘，交出解药。”金萍道：“什么解药？”

白天平道：“刚才你给我的解药。”

金萍笑一笑，道：“你自己取吧！”

白天平怔了一怔，怒道：“姑娘，你真要在下动手吗？”

金萍道：“不错。”

白天平道：“我要用长剑挑破你身上的衣服，我会招呼别的人，来取出你身上药物。”

金萍道：“你自己不是取过了吗？”

白天平道：“那是情非得已。”

无名子道：“天平，我要你解开金姑娘的穴道。”

白天平道：“弟子知道。”

挥手两掌，拍活了金萍的穴道，道：“姑娘，希望你别耍出什么花招来。”

金萍道：“你师父比你明白多了，他知道，我如不用出三日醉仙散，无法解他之危。”

白天平望望金萍，冷冷说道：“姑娘，不可得寸进尺。”

金萍微微一笑，站起身子，弹弹身上的灰尘，笑道：“白天平，你师父在这里，似乎没有你讲话的余地了。”

白天平冷哼一声，但却忍下未言。

无名子淡淡一笑，道：“姑娘可以说了。”

金萍忽然流下泪来，轻轻叹息一声，道：“这些年来，我受了无数的委屈，无数的屈辱，人人都把我看成下流女子。”

无名子笑一笑，道：“不要哭，你受了什么委屈，说出来就是。”

白天平看愣了，呆呆的站在一侧，说不出一句话来。

金萍道：“就拿你这位徒弟说吧！他从来也没有把我当作一个朋友看待……”

白天平道：“咱们本来就不是朋友。”

金萍道：“你听听，这就是你徒弟对我态度。”

无名子叹息一声，道：“天平，不可对金萍姑娘无礼。”

白天平道：“师父，这是怎么回事？”

无名子道：“能有今日这样一个局面，全是金萍姑娘之功。”

白天平哦了一声，道：“这个……”

无名子道：“她不但救了为师的性命，而且，也救了你父亲的性命。”

白天平道：“弟子知道了。”

无名子道：“好吧！快去向金萍姑娘致歉。”站起身子，行向洞外。

白天平望着无名子的背影，欲言又止。

回头望去，只见金萍脸上是一股很奇异的表情，似笑非笑，似怒非怒。

白天平轻轻吁一口气，道：“姑娘，在下有些迷惑了。”

金萍道：“为什么不问我？”

白天平道：“在下向姑娘请教了。”

金萍道：“请教？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

白天平道：“那要如何？”

金萍正容说道：“白天平，你看我是不是淫荡下流那一等人？”

白天平道：“在下瞧不出来。”

金萍脸色微变，道：“以你师父对我的态度吗？”

白天平点点头。

金萍道：“以你师父在武林中地位身份，他怎会对我如此？”

白天平道：“这正是在下不解之处。”

金萍道：“想知道吗？”

白天平又再点点头。他对金萍，已有些莫测高深，一时间，不知如何开口。

但闻金萍说道：“你师父对我亏欠的太多了……”

白天平接道：“我师父怎么会亏欠你很多呢？”金萍叹道：“白天平，你如果想知道内情，为什么不肯说几句好听的话呢？”

白天平道：“要我如何求你？”

金萍道：“讲几句好听的话。”

白天平摇摇头，道：“要我讲什么好听的话？”

金萍道：“这些话，你自己不会想吗？难道，这些事情也要我教你不成？”

白天平苦笑一下，道：“姑娘，矫情作伪的事，在下做不出来，姑娘如是想要在下说些敬佩之言，那姑娘必须先要做一些叫在下敬佩的事。”

金萍道：“好！我告诉你几件事，你听听看，是否值得敬佩！”

白天平道：“在下洗耳恭听。”

金萍道：“我牺牲了自己，为武林争得了天皇教中的隐秘，这是不是值得叫人敬重的事？”

白天平道：“姑娘牺牲了什么？”

金萍道：“牺牲了一个女儿家清白的身躯，才获得这些隐秘。”

白天平怔了一怔，道：“牺牲了清白身躯，这真是一个很大的牺牲。”

金萍道：“值得吗？”两行清泪，顺腮而下。

白天平叹息一声，道：“姑娘，你为什么不早讲出来呢？”

金萍拭去了脸上的泪水，道：“早讲出来，我讲给什么人听？”

白天平道：“这个……”

金萍冷冷接道：“我一个女孩子，总不能见人就说我牺牲了清白的身躯，要人家怜悯我同情我。”

白天平道：“这话也对。”

金萍道：“所以，我只有哑子吃黄连，苦在心中了……”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我一个女孩子家，如是身躯不清白了，还有何颜生于人世？”

白天平道：“那要看她是为什么牺牲的。”

心中一动，忖道：“她是不是处子之身，关我什么事情。”

金萍缓缓接道：“白天平，你当真不在乎吗？”

白天平道：“在下之意是说，整个的武林同道，都会为姑娘这份牺牲，而感到敬佩。”

金萍道：“咱们不要谈别人，谈谈我们之间的事。”

白天平道：“我们有什么谈的？”

金萍道：“我已经不是处子之身，你已经明白了。”

白天平道：“嗯！”

金萍道：“我问你，现在，你会不会娶我呢？”

白天平道：“如若这是条件，在下很难答应。”

金萍叹息一声，道：“白天平，你不是不在乎我是残花败柳么？”

白天平道：“是不在乎。”

金萍道：“那又为什么嫌弃我呢？”

白天平苦笑一声，道：“金萍姑娘，你不觉着，这些事太过突然吗？”

金萍冷冷说道：“对你而言，虽然是有些突然，但我却是早存此心了。”

白天平道：“我怎么一直不知道呢？”

金萍道：“你应该知道！你在武家堡中躲避了很多的凶险，那不是你的运气特别好，而是我在暗中帮忙。”

白天平沉吟了一阵，道：“姑娘，在下只想请教一件事，如是我说错了，还望你姑娘多多指点。”

金萍道：“不敢当，请说吧。”

白天平道：“姑娘似是一心要嫁给在下，是吗？”

金萍道：“不错。”

白天平道：“这中间有什么原因吗？”

金萍道：“有。”

白天平道：“不完全是为了喜欢我吧？”

金萍道：“不是。”

白天平道：“那么姑娘又为什么一定要找我呢？”

金萍道：“自然是有原因了。”

白天平道：“姑娘，在下希望知道原因何在？那决不会是因我生的英俊了？”

金萍道：“私心相喜，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自然还有别的原因，使我赖着嫁给你了。”

白天平笑一笑，道：“姑娘如真嫁给我，我也敢要。”

金萍嗯了一声，道：“这话当真吗？”白天平似是忽然想通了什么，微微一笑道：“自然是当真了。”

金萍凝目沉思了一阵，突然叹息一声，伸手从怀中取出玉瓶，道：“去！救醒袁道，你父亲、黄姑娘。”

白天平强行压制内心的喜悦，不使它形诸于色，伸手接过玉瓶。

金萍交出玉瓶、药物之后，转过身子，行入壁角，盘膝坐下，闭上双目，似是在运气调息。

白天平缓步行出洞外，只见玄支剑士，和丐帮弟子，都有着很大的死伤，一个全身白衣的老者，带领数十个黑衣执刀大汉，布成了一座方阵。

闻钟道长脸色沉重，申三峰也在两个丐帮弟子的扶持下，面对强敌而立。田无畏守在袁道身侧。江堂满脸冷肃之色，凝注着那座方阵。天侯七英聚集于一处，低声商议。何玉霜双手各握两枚飞铃，俟机而动。

白天平无暇细看场中形势，急步奔到田无畏的身侧，道：“师兄，给他们服下解药。”

田无畏应了一声，夹起袁道，吹入鼻孔一粒解药。

白天平又取出两粒解药，分别吹入白玉山和黄凤姑的鼻孔中。

突然间，白天平想起了铁成刚和伍元超，似是已经很久未见两人之面了。

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仍不见两人何在？

田无畏低声说道：“师弟，你没有瞧到刚才那一战，时间不长，但却激烈绝伦。”

白天平道：“伤了不少玄支剑士？”

田无畏道：“那些黑衣人，剑上有机簧，射出的毒针，劲厉无比，玄支剑士，都是死干那毒针之下，如非申帮主及时喝止，就更不堪设想了。”

白天平道：“这是天下最精锐的剑士，怎能如此损耗，但不知有多少伤亡？”

田无畏道：“不到一半，也有十之三四了。”

白天平突然感觉一阵心疼，道：“师兄，你为什么不喝止呢？”

田无畏道：“玄支剑士太勇敢，身中针伤，一语不发，而且，仍然向前冲奔，直到毒发倒下，申帮主瞧出不对，才大声喝退，已然伤亡许多了。”

白天平道：“那带头的可是神医向魁？”

田无畏点点头，道：“是！”

白天平道：“他们既然射倒了很多玄支剑士，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

田无畏道：“玄支剑士的剽悍、勇猛，也使他们心中产生了很大的畏惧。”

白天平道：“所以，双方暂成对峙之局。”

田无畏道：“是！如果这是天皇教中最后一股实力，对峙下去，对咱们有利无害。”

白天平道：“师兄，金萍姑娘她……”

田无畏道：“什么事？”

白天平道：“金萍满怀忧思。”

田无畏道：“她对你说些什么？”

白天平道：“她举动很奇怪，似乎是要嫁给我。”

田无畏道：“你答应了没有？”

白天平道：“没有正面答应，但我也没有拒绝。”

田无畏道：“师父在场吗？”

白天平道：“师父似是有意的避开。”

田无畏道：“兄弟，这些私情，小兄本是不该多问……”

白天平接道：“自己师兄弟，怎的客气起来了。”

田无畏道：“那我就直言了，详细内情，请师弟告诉我一声。”

白天平淡淡一笑，说明了详细经过。

田无畏道：“这么说来，金萍是忍受了不少的委屈。”

白天平道：“小弟也这样想，而且，事情似是和师父有关。”

田无畏点点头，道：“对此事，师弟处理得很好。”

这时，袁道忽然一挺而起，道：“好丫头，我老叫化也给算计了。”他功力深厚，服下药物之后，最先清醒了过来。

白天平道：“义父。”袁道道：“那丫头呢？”

白天平道：“金萍姑娘？”

袁道道：“是！叫她过来，老夫要问问她用心何在？”

白天平道：“义父，可是要知道事情详细的经过？”

袁道道：“是！我要问个明白，这丫头的用心何在？”

白天平道：“平儿也觉得很奇怪。”

袁道忽然冷静下来，缓缓说道：“好！仔细说给我听听。”

白天平很仔细的说了经过。

袁道一皱眉头，道：“有这等事？你师父呢？”

白天平道：“不知道，他老人家出来一转，忽然消失不见了。”

轻轻吁一口气，袁道缓缓说道：“看来，这中间似是交错了很多恩怨，老叫化也被搞糊涂了。”

白天平道：“义父，你认不认识神医向魁这个人？”

袁道道：“认识。”

白天平道：“看情形，暗中操纵天皇教的，是神医向魁。”

当下把玄支剑士，苦战向魁属下的经过，很仔细的说了一遍。

袁道冷哼一声，道：“真的是年头变了，老叫化要去问个明白。”举步向外行去。

白天平急急叫道：“义父，多小心，他们刀中，藏有毒针。”

袁道嗯了一声，道：“我知道。”举步行出洞外，直对向魁行了过去。

这时，闻钟道长率领着玄支剑士，已然分别埋伏在石岩之后，双方对峙，谁也没有攻袭。

袁道行到距离向魁两丈开外处就停了下来，道：“向魁，请出来答话。”

神医向魁排众而出，道：“老叫化，找我吗？”

袁道道：“不错，向魁，你医术精湛，深为武林同道敬重，怎么竟会是天皇教中的幕后人物。”

向魁道：“在下不但医道精湛，而且，用毒之能，也有过人的成就。”

袁道摇摇头，叹息一声，道：“向魁，老叫化一向很敬重你的为人，但我没有想到，你竟是一个表面君子的伪善人物。”

向魁道：“你想不到的事情很多……”

袁道道：“老叫化就是对你一个人认识不清罢了，我想不出，老叫化还看错了什么人？”

向魁哈哈一笑，道：“老叫化，你看对了什么人？无名子还是金萍姑娘？”

袁道怔了一怔，忖道：“无名子神秘莫测，不知道他干些什么？金萍这丫头鬼鬼祟祟，敌友莫辨，这两个人，果然都是无法预测的人。”

丐仙在江湖上所以受人敬重，除了他武功高强，和侠肝义胆之外，就是他屈服于道理的生性，当下点点头，道：“不错，不错、向兄指点，老叫化对无名子和金萍二人，确也是有些不太了解，这方面，不知向兄可否明示？”

向魁似乎未料到他会有此一求，怔了一怔，道：“这个么？这个么……”

沉吟了一阵，接道：“其实，事情已到了非明朗不可的境地，但向某人不愿由我口中说出全部内情……”

袁道一皱眉头，接道：“你们究竟是在搞什么鬼？”

向魁道：“这个，要你老叫化去查了，在下么，恕难奉告。”

袁道道：“好吧！咱们不谈这些事，老叫化问你，这些人，都是你杀的吗？”

向魁道：“玄支剑士，武功高强，如是我们不杀他们，难道要坐以待毙不成？”

袁道道：“向魁，你是不是天皇教中人？”

向魁道：“是！”

袁道道：“你是天皇教主？”

向魁冷冷说道：“现在还不是。”

袁道道：“原来那位天皇教主，是怎么回事？”

向魁道：“天皇教未主盟武林之前，真正的天皇教主，决不会出面。”

袁道点点头，道：“你这么说，老叫化倒是有些明白了。”

向魁道：“哦！你明白什么？”

袁道道：“目下把武林搞得天翻地覆的天皇教主，只不过是一个傀儡罢了。”

向魁道：“很多次的武林往事，积累的轻验，武林霸业难成，所以，我们改用了隐于幕后的办法，大业未就，真正的主事人，不会出面。”

袁道道：“你自称我们，想来，那些事也有你一份？”

向魁道：“不错，向某只不过是一个附随骥尾的人罢了。”

袁道道：“那首脑人物，未来的天皇教主是谁？”

向魁道：“你不觉着，自己问得太天真了吗？”

袁道怒道：“当今武林之世，有什么人，什么事，老叫化不能说的，不能问的？”

向魁道：“你可以说，也可以问，但咱们可以不说实话吧！”

袁道一皱眉头，道：“这倒也是……”

语声一顿，接道：“不过，向魁，老叫化子已清醒了过来，十三魔已全数就歼，我想不出你还有什么奥援？”

向魁道：“没有什么奥援，但就凭我这三十六位属下，也可和你们拚个胜负出来。”

袁道冷笑一声，道：“擒贼擒王，如是咱们先把你向魁杀了，这些人失去了主宰之能，还会有什么人能使他们听命行事？”

向魁淡淡一笑，道：“谁能杀了老夫？”

袁道忽然一上步，人已冲到向魁身前，道：“我！老叫化子。”

这时，两个相距，只不过丈许距离。以袁道的功力，这时如若全力发出一掌，向魁无论如何无法避开。

轻轻吁一口气，向魁缓缓说道：“老叫化，你现在就算一掌能把我打死，但也必然会死在我的毒针之下。”

袁直道：“与汝皆亡，老叫化今年已过了古稀之年，至少比你的年纪大了很多。”

向魁道：“以你老叫化的声望，和在下相偕而亡，老实说，向某人并不吃亏。”

袁道道：“好！咱们就试试吧！”右掌扬起，蓄势待发。

向魁高声说道：“慢着。”

袁道道：“你怕死？”

向魁道：“向某人倒非怕死，只是觉着这样死得不值。”

袁道哈哈一笑，道：“丐仙袁道杀了你，还有什么不值。”

向魁道：“在下觉着，向某人不是单纯的和你拚命，才会死得满意。”

袁道笑一笑，道：“你要怎么样，才会死得满意。”

向魁道：“我要争取武林盟主之位，我要明白到底什么人在利用我？”

袁道道：“闹了半天，你也不知道背后的人物是谁。”

向魁道：“还不太清楚。”

袁道道：“那么，你们这些行动，都是受何人指挥？”

向魁道：“一颗印章。”

袁道道：“越说越玄了，一颗印章，就能要你神医向魁卖命？”

向魁道：“自然，那颗印章，显示过它的威力……”

袁道道：“小小一颗印章，有什么威力可言？”

向魁道：“这就非阁下所知了，咱们是身临其境的人，自然比你老叫化清楚。”

袁道道：“以你向魁在武林中的身份，老叫化相信你不会说谎，你如此说老叫化是有些相信了。”

向魁道：“江湖上的人都说你面严心善，不擅心机，但我看你老叫化，倒是聪明的很。”

袁道道：“夸奖，夸奖。”

向魁道：“不是夸奖，在下是由衷之言，这些话我说给别人听，别人决不会相信，但你却相信了。”

袁道道：“你说得出来，老叫化就只好相信了。”

向魁叹口气，道：“老叫化，你幸好听信了在下的话，逃过一劫。”袁道道：“逃过什么一劫？”

向魁道：“你如不信那印章有什么威力，定然是要试试了。”

袁道道：“试又怎样？”

向魁道：“必为印章所伤。”

袁道道：“有这等事？”

向魁道：“你最好别试。”

袁道道：“老叫化确实不信、拿给老叫化子瞧瞧？”

向魁道：“兄弟一向不打诳语，袁兄不试也罢。”

袁道道：“只可惜那印章不知现在何处？如是知道了，老叫化定要看看。”

向魁道：“你一定要见识吗？”

袁道道：“不错。”

向魁道：“好！要不要我拿给你见识一下？”

袁道道冷笑一声，道：“向魁，你可是故弄玄虚？”

向魁道：“哼！一个人不可口硬心虚，你要是不敢见识，也就算了。”

袁道道笑一笑，道：“我真的有些不信，你拿给我瞧瞧吧！”

向魁伸手从怀中摸出一块白绢，递了过去，道：“看吧！这一道圣谕上，就盖有神印，你拿去瞧瞧吧！”右手一挥，把白绢投了过来。

袁道道并未立刻伸手去捡，双目盯注在那白绢之上，仔细瞧了一阵，忖道：一方白绢，还会有什么古怪不成？

凝注片刻，发觉那白绢并无变化，伸手捡了起来。展开看去，只见那白绢上龙飞凤舞写了几行行书，白绢一角处，盖了一方朱砂红印。

袁道道没有细看白绢上的字迹，大略的扫了那绢帕一眼。轻轻扬了扬手中白绢，道：“就是这一方绢帕吗？”

向魁道：“不错。”

袁道道笑一笑，道：“武林之中，有一种迷魂帕，那上面散发出一种淡淡的香气，人如是闻到了那香气之后，就会倒了下去。”

向魁道：“袁兄觉着这绢帕上，也是迷魂药物吗？”

袁道道：“你向魁配制的药物，自然也应比一般的迷魂药物高明一些了。”

接着又哈哈一笑，道：“向魁，你借一个印章，用药物的力量，造成神奇事迹……”

向魁怒道：“老叫化子，圣章不可侮。”

袁道道：“老叫化根本不相信这么回事……”突然双手一松，白绢飘落实地。

原来他拿着白绢的手指，突然间麻痹起来，竟然无法捏住那白绢。

向魁冷冷说道：“报应，老叫化子，你还能捏死一只蚂蚁吗？”

袁道贫怒的举起右手，但觉掌指麻痹，竟然不听使唤。

袁道心头一震，暗道：完了，这向魁不知在绢帕上涂的什么药物，如此恶毒。

只听一个尖锐的女子声音，叫道：“向魁，救救我。”随着那喝叫之声，一条人影，疾奔而至。

向魁道：“你怎么了？”

那人影来势快速，已然冲到了向魁的身前，道：“我毒性发作。”

向魁道：“怎么可能！”

忽然寒光一闪，鲜血喷洒，溅飞起四五尺高。

耳际间只听到向魁的声音，道：“你……”尸体已跌落实地。

那是金萍，出手一剑杀了向魁之后，忽然转身，奔向了袁道。

白天平、田无畏双双大喝道：“贱婢敢尔。”两人喝叫的声音虽大，但因距离过远，硬是救援不及。

喝声中，袁道已和金萍双双倒了下去。但见尘土飞扬，遮去了视线。

第三十六回 各藏隐秘 专横霸道

田无畏忽然伸手一把，抓住了白天平道：“师弟，情势不对。”

白天平也瞧出情势不对了，才一下子收住了脚步。

但见一团人影，滚了过来，耳边间，响起金萍的声音，道：“两位快伏地滚避……”

白天平、田无畏同时伏倒地上。几缕银芒，由飞扬的沙土中，穿了过来，由两人身上飞过。

如是两人未及听到金萍的招呼，伏地滚避，势非伤在银针之下不可。

这时忽听江堂大声喝道：“咱们为什么不用暗器，以牙还才？”喝声中，袖中弯刀，当先飞出。

双方之间，被金萍不停撒起的尘土，隔阻了视线，彼此都无法看得到景物。

汪堂挺身大呼，引起了天侯七英和丐帮弟子，纷纷以暗器还击。但也引起对方毒针集中向江堂攻袭。数十缕银线，循声而来，射中江堂。

忽然间，铃声划空，数枚飞铃摇曳飞来。

白天平、田无畏和金萍带着袁道，在群豪暗器掩护之下，滚下洞外的大岩石之后。

飞扬起的尘土逐渐消失，双方已清晰可见。

但见飞铃带着啸声，飞入敌阵之中，掠空而过，每一回旋，必有数人，横尸送命。

奇异的回旋力道，使飞铃重又飞回何玉霜手中。

三道飞铃攻袭，使得三十六鬼手，伤亡过半。

余下之人，眼看同伴，在飞铃攻袭下，死亡如此之惨，心中大生畏惧。

不知何人，突然大喝一声，飞身而起，直向一侧奔去。一起群效，十余人分向四下奔窜。

闻钟道长大声喝道：“除恶务尽，为死难者报仇。”

玄支剑士，有十余人死在三十六鬼手毒针之下，一听闻钟道长令下，立时分途截杀。

刹那间，十余处展开了激烈的恶斗。局势发展的快速、混乱。

田无畏快步奔行到江堂的身侧，低声道：“江兄……”

江堂手扶在一座岩石之上，双目圆睁。田无畏连叫数声，不闻相应，伸手一摸，江堂应手而倒。

原来，他早已身中了数枚毒针，气绝而逝，只是他右手扶住岩石，维持了身躯的平衡。

这平衡很微弱，田无畏出手一碰，他就立刻倒摔在地上。

田无畏轻轻吁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道：“天皇教内情诡异，看来，有很多隐秘，要永成千古疑案了。”

金萍放下了丐仙袁道，飞身一跃，到了田无畏的身侧，冷冷说道：“田无畏，你不用假慈悲了。”

田无畏苦笑一下，道：“姑娘，我自己也不愿再装下去了。”

白天平听得一呆，道：“师兄，这是怎么回事？”

田无畏道：“事情很简单，我们在场的人中，胸中各藏有一些隐秘，一个人保留一点，那就使得事情，留下了很多的空白，也使得整个的局势，晦

暗不明了。”

白天平道：“师兄，你也隐藏了很多的隐秘，是吗？”

田无畏点点头，道：“不错……”目光一顾金萍，接道：“但如论隐藏的隐秘之多，只怕，这个金萍姑娘，超过咱们任何人了。”

只听一阵轻轻的叹息，无名子缓缓由一座小岩后行了出来，接道：“应该由我算起。”

白天平奔了过去，道：“师父……”

无名子摇摇手，道：“平儿，你先冷静下来，在事情没有完全澄清之前，可能还有变化。”

田无畏道：“因为，大家各自保留了一些隐秘下来，日积月累，再没有一个人，能知道全部内情。”

这时，玄支剑士，已然大狭全胜，杀死了向魁带来的全部人手。

申三峰肢着一条腿，在丐帮长老弟子们护卫之下，行了过来。

天侯七英、何玉霜等以白天平为主，站在一处。

江堂带来的天皇教中弟子，已死伤十之八九，江堂一死，更失主宰，还有八人，守在江堂身侧。

白天平突然高声喝道：“慢些说，我们先把袁老前辈，我的义父救起来，只有他老人家，才是最受敬重的武林大侠。”

金萍道：“他中了毒，向魁已死，只怕没有人能救他了。”

白天平呆了一呆，道：“你是说，他没法可救了？”

金萍道：“至少，现在没有法子，在场之人，都无能救他。”

白天平道：“姑娘，要如何才能救他？”

金萍道：“这是碰运气的事情……”

申三峰接道：“吉人天相，我相信袁老前辈，不会死去。”

金萍冷冷说道：“你有法子救他，那就快请出手。”

申三峰道：“老叫化没有救他的能力，但我相信一定有人能救他。”

金萍冷冷说道：“我知道向魁能，但向魁已经死了，还有什么人能，那得慢慢的找了。”

闻钟道长双掌合十，当胸而立，道：“贫道觉着正邪两道中的不少著名人物，都牵涉到天皇教中，现在，已到了水落石出之境，实也不会再保留什么了。”

金萍道：“你心中有什么隐秘，何不先说出来。”

闻钟道长道：“贫道很惭愧，我昧于江湖形势，坐井观天，不知道武林中的变化，几乎使武当派沦入万劫不复之境。”

金萍道：“这就是你的隐秘吗？”

闻钟道长道：“贫道本无什么隐秘可言，只是觉着有些愚昧罢了。”金萍道：“你倒是很客气啊？”

闻钟道长道：“就算是愚昧的人，也有清醒的一天。”

金萍道：“现在，你清醒了吗？”

闻钟道：“是！贫道现在自觉清醒了，不再拘泥于小节。”

金萍道：“可否说的清楚一些？”

闻钟道：“也好！贫道觉着如其让流毒贻害武林，倒不如操刀一割，不问他的盛名如何，昔年在江湖上功业如何。”

金萍道：“你言有所指，是说的无名子了。”

闻钟道：“不论是谁，包括你姑娘在内，如若无法把局势澄清，贫道只好下令玄支剑士，一体诛绝了。”

金萍道：“哦！”

闻钟道长道：“贫道说的够明白了吧！”

金萍点点头，道：“很明白了，但不知场中之人，有几个肯和你拱手合作。”

闻钟道长道：“贫道心意已决，不论是否有人合作，武当派也要全力以赴，就算战死于此，也是在所不惜。”

申三峰哈哈一笑，道：“道兄，天皇教早在咱们丐帮和贵门中派了奸细，所以，对咱们的行动一直了如指掌，老叫化很赞成道兄高见，我丐帮全力支持。”

在场中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武当和丐帮，拱手合作，顿使阴晦不明的形势，有了很开朗的发展。

金萍目光转到白天平的身上，道：“你怎么说，如是有人要杀你师父、师兄，你帮谁的忙？”

白天平呆了一呆，道：“我——我自会维护师父、师兄的安全了，不过……”

金萍不让白天平再接下去，说道：“那就好，目下情形，你们师徒的实力，弱了一些，我也帮你们一臂就是。”

闻钟道长急道：“少侠，武当派多亏你舍命相救，才得免沦亡之途，本派自贫道以下，都敬重你白少侠的为人……”

白天平苦笑一下，接道：“道长，请暂时忍耐一下，江湖上这场风波是非中人，都云集于此，我相信很快就可能查证个水落石出，如是道长小不忍，恐怕就形成大乱了。”

闻钟道长叹口气，道：“看过了目下形势，贫道只能相信两个人。”

金萍接道：“哪两个人？”

闻钟道长道：“姑娘放心，贫道决不会信任你姑娘。”

金萍冷哼一声，道：“我也不稀罕你信任。”

闻钟目光一惊袁道，接道：“贫道只信任袁老前辈和你白少侠。”

金萍冷笑一声，道：“好啊！徒弟的气势，已经盖过师父

无名子一直肃然的站着，没有开口。

白天平却冷冷说道：“金萍姑娘，你闹够了吗？”

金萍道：“你说什么？”

白天平道：“你忽敌忽友、一下子挑拨离间，一下子又舍命救人，你究竟用心何在？”

场中人，都觉着这位金萍姑娘很可怕，正邪难分，但却不似白天平说的如此透彻。

这一问，正是场中群豪人人心中之疑，所以，立时鸦雀无声，凝神静听。

但闻金萍叫道：“白天平，你说我挑拨离间，可有证据？”

白天平应道：“有，刚刚你还在挑拨我们师徒和武当、丐帮动手……”

金萍接道：“话是你说的，你要帮你师父、师兄，可有此事。”

白天平道：“有……”

金萍接道：“既然是有，怎能说我挑拨离间？”

白天平道：“你断章取义，划分敌友，这办法十分高明。”

金萍似是被白天平一语道破心事，立刻默然不语。

白天平叹口气，道：“金萍，你如再从中捣乱，闹得别人敌友难辨，那就别怪在下不客气了。”

金萍道：“笑话，不客气，你又能怎样？”

白天平道：“我要何姑娘用飞铃对付你，玄支剑士，合力围攻你，不信你就试试？”

金萍呆了一呆，笑道：“果然是很毒辣的法子。”

白天平冷冷说道：“金萍姑娘，你最好安静下来，在不相信，很快就可以找一个水落石出的结果。”

金萍嗯了一声，道：“好吧！我倒要见识一下，你用什么方法。理出这千头万绪的事？”

白天平轻轻吁一口气，突然行列无名子的身前，恭恭敬敬一个长揖，道：“师父，情先救义父。”

无名子点点头，道：“他可是看过一张圣谕后，才中毒倒下？”

白天平道：“是！”

无名子道：“救治不易，那圣谕上的奇毒，可以使一个人永远昏迷不醒。”

白天平道：“以师父之能，定然可使义父还魂重生。”

无名子摇摇头，道：“平儿，为师没有这份能力，那圣谕印章，确有其事，不过，就为师所知，它不会立刻置人于死地，只要你义父不绝气，总有救治机会。”

白天平道：“这么说来，师父也是束手无策了？”

无名子道：“为师的确是无能为力。”

白天平道：“那件圣谕的来历，师父可知晓内情吗？”

无名子道：“我也曾身受其害，昏迷了七日之久……”

白天平失声而叫道：“师父也是被害人……”

无名子道：“他们告诉我只有七日，这七日，铸下了可怕的大错。”

白天平道：“师父……”

无名子淡淡一笑，接道：“你们不是想知晓内情吗？”

白天平道：“师父如是为药物所迷，就算真有什么错失，那也有可原谅之处。”

无名子笑一笑，道：“平儿，幸好师父有这一段时间中毒的迷失，如是没有这一段时间的迷失，只怕目下已非这种情况了。”

白天平心头震动了一下，他最为害怕，担心的事，似乎是就要出现了。

只听无名子接道：“你可知道，真正在暗中操纵天皇教的人是谁吗？”

白天平摇摇头，道：“平儿不知。”

无名子道：“我！平儿，你是否觉着很失望。”

白天平定定神，道：“不是失望，弟子只觉着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

无名子道：“是真的……”

田无畏接道：“师弟，小兄也是暗中主持天皇教的要角之白天平怔了一怔，道：“师兄，你只是天皇教中一位分舵主罢了。”

田无畏道：“那只是表面的看法，事实上，暗中主持大局的，为兄也是其中之一。”

这时，不但白天平听得有些心头震骇，就是闻钟道长和申三峰也都十分震动。

白天平按耐下心中的激动之情，道：“师兄，此时此情，咱们似乎是也用不着再隐瞒什么了？”

田无畏一笑，道：“小兄已决心坦然说出胸中之秘，但不知师父……”

无名子苦笑一下，道：“无畏，说出全部内情吧！不用顾虑

田无畏道：“师父，暗中主持天皇教的一共有五个人，其中一人，好像是师父？”

无名子点点头，道：“是！”

田无畏道：“另外三个人，又是什么人呢？”

无名子道：“洪士高，你在何处？”

一块大山岩的后面，缓缓走出来一身紫袍的洪士高，道：“牛鼻子老道，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也扯出来？”

无名子道：“事情已到了水落石出的时间，你为什么要心存逃避！”

洪士高回顾了紧随身后的洪承志一眼，道：“老夫将使他们以我为耻。”

洪承志心情激动，剑眉耸扬，话到口边又咽了下去。

白天平心中一阵剧疼，但却强自忍了下去，道：“师兄，还有两个人是什么人呢？”

田无畏道：“这个小兄就不清楚了，我们有种约定，只要你能符合了约定的记号，却是从来不问你的出身来历。”

白天平道：“哪有这样神秘的组合呢？”

田无畏道：“就是如此，我们每一次集会时，都穿着特制衣服，和特别的帽子，谁也无法发觉对方是什么人？”

白天平道：“如是每一次的人，完全不同，你们怎能看得出来呢？”

田无畏道：“那只是一种感受上的力量，却无法明显的说出来。”

白天平道：“什么人发起组织这一个神秘的组合呢？”

田无畏道：“问问师父，我想，他应该清楚内情。”

无名子苦笑一下，道：“洪士高，那两个人究竟是谁，你是迫我加入的人，应该知道他们的身份？”

洪承志呆了一呆，忖道：“我一直认为是无名子迫他入天皇教中，想不到他竟是迫那无名子入教的人。”

洪士高苦笑一下，道：“老夫要是知道他们是谁，也不会被迫入教了。”

无名子道：“你真不知那两个人吗？”

洪士高四顾了一眼，道：“不知道。”

无名子道：“不知道，那很好！五个人已清出三个人了。”

洪士高目光投注田无畏的身上，接道：“他是你的徒弟？”

无名子道：“不错。”

洪士高道：“他加入天皇教五人首脑，是什么人引荐进去的？”

无名子道：“自然是我了。”

洪士高道：“当年他年纪还小，难道十几岁就进入了教中？”

田无畏哈哈一笑，道：“那很简单，把你们五人中暗算一个，岂不是就可以混进去了，除了你和家师有些相识之外，对其他的人，你们并不相识。”

洪士高点点头。

无名子道：“洪士高，现在，似乎是一切事情，都应该公开了，你究竟怎么会进入了天皇教中呢？”

洪士高道：“你怎么进入天皇教中呢？”

无名子道：“被人所迫。”

洪士高道：“这天皇教本是你一手成立，你利用他们清除了江湖上的盗匪，但你却不理善后，撒手不管。”

无名子道：“他们因此忌恨于我。”

洪士高道：“是！所以，他们对你深恶痛绝。”

无名子叹息一声，道：“那又怎会把你也牵入天皇教中？”

洪士高道：“受你之害，他们知道我是你好友，也是你最得力的助手，所以，你躲起来之后，就把这股怨忿加诸在我的身上。”

无名子冷冷说道：“我党着这件事，用时间可以解决，你如肯听我的话，早走一步，也不会把我们都坑进去了。”

洪士高道：“你当年只求天下太平，武林中没有纷争，用的手段太过激烈，不论是天南地北的人，都收罗手下，要他们行侠仗义，要他们歼杀绿林大盗，江湖是被你平定了，但这一股人。你却没有作善后处理，想想看，那将是怎么样一个后果？”

无名子叹口气，欲言又止。

田无畏却突然接道：“以后呢？”

洪士高道：“以后的事情，很简单，老夫加入天皇教，也把无名子迫入了天皇教。”

白天平心中一动，道：“师兄，你怎么加入了天皇教？”

田无畏道：“受师父之命，以及洪士高的多方安排，才算进入了天皇教中。”

白天平道：“那时，统制天皇教的首脑，有几个人？”

田无畏道：“五个人。”

白天平道：“天皇教一直是保持着五个人的统治了？”

田无畏道：“师弟，用不着转弯抹角了，为兄杀了其中之一，才混入了天皇教中去。”

白天平道：“你杀的什么人？”

田无畏一皱眉头，沉吟不语。

无名子道：“说吧！事到如今，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田无畏道：“天皇教五位统治首脑，除了其中之一，知道全部内情之外，其余的人，都是互不相通的，但师父、洪士高和我，原想以超越的比数，统治大局，不知何故，每一次表决时，我们三人之中，总有一个人，会叛变了原则，支持了别人的决定。”

白天平道：“师兄背叛过吗？”

田无畏道：“只有一次。”

白天平道：“那一次，原因为何？”

田无畏道：“为兄似乎是受到一种神秘的力量控制。”

白天平道：“哦！这么说来，你们混入天皇教的事，人家早就知道了。”

田无畏道：“看来，确然如此。”

白天平道：“这些年来，你们一定受着天皇教主的利用，在天皇教作乱的计划上，划了押，对吗？”

田无畏道：“不错。”

白天平苦笑一下，道：“说吧，你杀害那一个人是什么人？”

田无畏道：“师弟，那人已经死去多时了，何苦还要把他的身份说出来，

陡然惹人震惊。”

白天平道：“怕什么，我知道天皇教株连了不少的人，九大门派中，都有他们的人手内应，有些人，我们可以放他一马，不予追究，但像你们五首脑中的人物，为什么不查一个明白呢？”

田无畏道：“师弟一定要知道吗？”

白天平道：“又何至在下，我想申帮主、闻钟道长，都想知道内情。”

无名子道：“无畏，你说吧！不应再保留什么了。”

田无畏道：“在下一人，也杀不了他，多亏师父和洪前辈暗中相助，才算把那人一举杀死。”

白天平道：“那人是谁？”

田无畏道：“说出来，也许会使你师弟太过震动，但你再三的逼问，小兄也就只好据实而言了。”

白天平道：“授我艺业的师父，受我敬重的师兄，竟然都是天皇教中的首脑人物，我已经很震动了，实在说，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值得震动的地方了。”

田无畏冷冷说道：“师命所迫，情非得已，我被师父逐出门墙，也在身不由主情况之下……”

白天平道：“这是你们定好的计谋了……”语声一顿，接道：“师父授我武功，数年以来，小弟从未发现过他有什么忧苦之事，我们数年相处，如是有真有什么不测的变化，也该告诉我一声才是。”

田无畏道：“你年纪幼小，武功未成，告诉你徒增慌乱，于事何补？”

白天平道：“数年之中，一直瞧不出破绽，师父对徒弟，似乎也用不着太用心机了。”

田无畏道：“不是用心机，而是怕影响到你的练武的进度。”轻轻吁一口气，道：“你进入武家堡那样顺利，难道真是凭借你的武功吗？”

白天平冷冷说道：“难道是你帮了忙？”

田无畏道：“不错，是我帮了忙。”

白天平冷哼一声，道：“师兄，咱们这些辩论，无味得很，我们想知道的是事实真相。”

田无畏道：“我得师父暗助，杀死少林寺中的一位高僧……”

果然，此言一出，全场震动。

申三峰第一个忍不住，道：“这话当真吗？”

田无畏道：“此时何时？自然是当真了。”

申三峰道：“既是少林高僧，自然是很有名望的人了，不知他法号如何称呼？”

田无畏道：“古灯大师，帮主听人说过吗？”

申三峰道：“少林长老院中的副院长。”

田无畏道：“如是一个普通的少林高僧，只怕难挡我田某一击，用不着师父和洪老前辈助拳。”

洪承志突然望着洪士高，道：“这话当真吗？”

洪士高点点头，没有说话。

洪承志悲痛莫名，牙齿咬入唇中，鲜血淋淋而下。

白天平叹息一声，道：“洪兄，请镇静一下，咱们要办的事情正多。”

洪承志道：“白兄，在下很惭愧。”

白天平道：“我也一样，不过，最重要的是咱们要问明白事实真相。”

洪承志黯然一叹，未再多言，但他的情绪，却平复了很多。

白天平回顾了田无畏一眼，道：“说下去吧！”

田无畏道：“大概的情势，就是如此了，以后么，另外两个突然不再出现，而天皇教在武林中已经成了气候。”

白天平道：“他们无端端的，怎会突然失去了踪影？”

田无畏道：“不知道，也许他们的目的已达，不用再留恋下去，也许他们真的改过向善。”

白天平道：“师兄，能不能告诉我，那两个人是什么人？”

田无畏道：“小兄真的不知。”

白天平道：“师父，你知不知道那两个人是何许人物？”

无名子道：“我们彼此之间，不通姓名，不作交谈，所以虽然常常见面，却是互不相识。”

白天平道：“师父，弟子一直有很多不解之处，希望师父能够给弟子一个明确的解说。”

无名子苦笑一下，道：“我知道的并不多，不过，你问吧！”

白天平道：“师父，弟子的意思是希望能听到有系统的一番说明。”

无名子道：“天平，你希望知道什么？”

白天平道：“我希望知道全部的详细情形。”

无名子点点头，道：“我会给你个很详细的解说。”

白天平道：“师父，现在，应该到时间了。”

无名子道：“天平，你为什么不能静心的听下去呢？有很多的片段，加起来就能凑成一个很完整的经过。”

白天平道：“师父，这要很大的耐心等下去。”

无名子道：“揭穿一个筹划精密的谜底，本来也是一件难事。”

白天平仍然对师父保持适当的敬重，目光转注到田无畏的身上，道：“师兄，大约的情形，我们已知道了，你只要把你知道的事，一口气连着说下去吧。”

田无畏叹息一声，道：“大约是两年前吧！那也是天皇教中五首脑最后的一次集合，小兄一直奇怪为什么我们三个人，每每遇到要反对的事情时，竟然不能贯彻既定之见……”

何玉霜突然插口说道：“田堡主，你应该知道，每一次是什么人，不能赞同你们的意见？”

田无畏道：“姑娘，我们都穿着一种特制的衣服，全身都隐在衣服之中，连双手也都被套在连着衣袖的手套内。”

何玉霜道：“眼睛呢？”

田无畏道：“除了两目之外。”

何玉霜道：“既然双目露在外面，就应该瞧出什么人背叛了你们？”

田无畏道：“每次集会，都在一座山洞之中，洞中只有一支烛火，虽然习武人目力过人，但如想借一点微弱的火光，察颜观色，从双目神情中，看出什么人背叛了我们，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何玉霜沉吟了一阵，道：“我明白了，你们都是被人玩弄于掌股之上的人！”

田无畏道：“想一想，确也如此。”

白天平接道：“在你们五人之间，是不是有一个过问实务的人？也就是你们五首脑中的主要人物！”

田无畏道：“有。”

白天平道：“那人是谁？”

田无畏道：“找出了那个人，个中的隐秘，早就揭穿了……”语声一顿，接道：“每一次集会之时，我们都听到天皇教中的报告……”目光一掠何玉霜，接道：“包括你义父和江堂在内，所以，我对天皇教中的实力，了解很多，但也发觉了危险，天皇教的实力，不停在膨胀、壮大，我们未必就能掌握住它了。”

白天平道：“你们每次集会，是不是都分坐一定的位置？”

田无畏道：“不是，大家依先来后到的顺序，所以，一进入山洞之后，就很难互相认得出来了。”白天平道：“这么说来，很可能有人在幕后操纵了？”

田无畏道：“不错，所以，在最后一次集会之后，这一个五首脑的集合，就无疾而终，我们到现在为止，仍然不知道那主持会谈的主脑是谁……”

无名子叹息一声，接道：“每一次集会中，那点燃的烛火，都含有奇毒，吸入那奇毒之后，会暂时功力散失，我数度想借集会之时，拆穿真象，但每次一提真气，就无能施为。”

白天平接道：“师父，你们中了很多次奇毒，是吗？”

无名子道：“不错，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毒，当时，中了毒，但离开之后，毒性又立时消失。”

白天平道：“那是什么样的毒性呢？”

无名子道：“到目前为止，为师还没有找出那种毒性，不过，为师已经可以确定一件事情了。”

白天平道：“什么事？”

无名子道：“我们五个人中，有一个是向魁，可惜，已经死了。”

白天平回顾了金萍一眼，忖道：又是这丫头杀的？

无名子接道：“现在，只差找出另一个人了，那一个人，才是真正的主脑人物。”

白天平道：“但那人是谁呢？他突然而来，忽然消失，除了你们的会面之外，我们根本没有地方找他。”

无名子吁一口气，道：“天平，整个的天皇教中隐秘，已经揭穿了十之七八，所以还造成很多怀疑，是因为很多事，还没有接连起来。”

白天平道：“师父身历其境，而且，那些片片段段的事，连起来，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那就有劳师父了。”

无名子道：“目前的情势是，天皇教在我撒手之后，留下了一批人，在我的推想之中，他们这些人，经历了很多凶杀之事，也看了江湖上无数为恶之人的下场，而且，一连数年的搏杀征战，他们也应改变了心意，我想他们会应该有所警惕，找不到我之后，他们会星散江湖，找一个隐居之处，但我却未料到，他们会兴风作浪，而且，把我也牵扯进来……”

白天平轻轻吁一口气，目光转到金萍的脸上，道：“姑娘。”

金萍笑一笑，道：“什么事？”

白天平道：“天皇教中的五位首脑，已经死去了一人，三个活着的都在此地……”

金萍接道：“还差一个很重要的人。”

白天平道：“不错，还差一个人，但那个人……”

金萍接道：“那个人很重要，非找出来不可。”

白天平苦笑一下，道：“但这到哪里去找呢？”

金萍道：“慢慢的追，五个人中，已经追出了四个，还有一个人，为什么追不出来？”

白天平哦了一声，道：“金萍，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金萍笑一笑，道：“追出最后一个人，我自然会告诉你我的身份。”

白天平回顾一眼，只见申三峰带着丐帮弟子，闻钟道长带着玄支剑士，已然把场中诸人，全部围了起来。

何玉霜手握着两枚飞铃，随时可以击出。

天侯七英，也各执兵刃，堵在一侧。

田无畏苦笑一下，道：“武当派是天下第一剑派，向以维护武林正义为己任，丐帮忠义相传，嫉恶如仇，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轻易放过咱们了……”

无名子冷冷说道：“只要咱们存心光明，可鉴天日，生死之事，又何必放在心上……”

申三峰突然长长叹息一声，道：“道长一向被武林同道，尊为当世第一高人，受尽尊重，世人都知你啸傲山林，与世无争，但却不知你竟是手创天皇教的元首，而且，黑、白两道中的高手，大部被你收罗门下，造成这场大杀劫，想来，实是叫人痛苦得很。”

目光一掠闻钟道长，接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天皇教是否还隐藏有部份实力，咱们无法知道，但此刻咱们已不能再存仁慈之心了。”

闻钟道长道：“申帮主的意思是……”

申三峰道：“先杀了无名子。”

闻钟道长道：“申帮主，这个不是太过冒失了吗？”

申三峰道：“无名子剑术通神，但苦战十二魔后，内力还未尽复，如若不借此时间先把他除去，等他功力恢复，纵有玄支剑士，也无法制服于他了。”

闻钟道长沉吟了一阵，道：“申帮主说的倒也有理。”

田无畏冷笑一声，道：“家师纵有错失，也是无心之过，我们师徒费尽苦心，在下故为顽劣，被逐门墙，混入天皇教，探知内情，才报告家师，又借洪士高之力，混入天皇教首脑中，我们原想混入五首脑中之后，由内而外，无形中解决了天皇教，但却一直未能如愿，目下真象虽已大部明朗，只差真正的元凶首恶，还未找出，申帮主怎可含血喷人……”

申三峰摇摇头，接道：“如若你们师徒真正有改恶向善之心。在下倒有一个办法可以证明。”

田无畏道：“什么法子？”

申三峰道：“为了表示你们师徒的清白，先让咱们点了穴道。”

田无畏道：“不行，我们师徒心地可鉴日月，为什么要让人点了穴道？”

申三峰道：“那就证明了你心中有鬼。”右手一挥，接道：“给我拿下。”

丐帮中人，应声而出，四条人影，分成两拨，分向无名子和田无畏扑去。

田无畏双掌疾扬，拍出两掌，以阻拦两个扑向自己的丐帮弟子。无名子却静站未动。

白天平突然舌绽春雷的大声喝道：“给我站住。”

四个丐帮弟子，应声停了下来。

申三峰淡淡一笑，道：“白少侠，眼前的事情已很明朗，令师和令师兄，才是祸乱之源，白少侠是我们很敬重的人，不知是以私情为重呢？还是公谊为先？”

白天平道：“在下的看法，目下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制服家师和我师兄……”

闻钟道长突然接口说道：“白少侠，觉着目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白天平道：“在下觉着，目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先救活我义父。”

申三峰道：“救活你义父的事，固然是重要，但我觉着，这是咱们无能为力的事，但令师的剑术，却是被称为天下第一高人，他力战十二魔，苦撑下来，已耗尽他全身真力，一旦等他功力恢复，只怕咱们都非敌手了。”

白天平淡淡一笑，道：“你是说凭丐帮这多弟子，也未必能困住我师父吗？”

申三峰道：“不论是否能制住你师父，但那将是一场很悲惨的搏杀，在下的意思，先制服无名子和田无畏，然后，再查明详情，如果是令师确无错失，咱们就再放了他。”

白天平道：“哦！”

申三峰道：“自然，那时老叫化会向令师致歉。”

白天平摇摇头，道：“我师父一生清名，怎会不珍惜它，申帮主不用顾虑太多了。”

申三峰道：“此事非同小可，老叫化怎能不关心呢？”

白天平道：“申帮主，我看此事不用太急。”

申三峰道：“咱们看法不同……”回顾了丐帮弟子一眼，道：“准备出手，先制服无名子再作道理。”

丐帮弟子，应了一声，十余人一齐向前冲来。

白天平横剑喝道：“申帮主，你这是用心何在？搏杀刚刚停止，阁下似是又想挑起一场搏杀了。”

申三峰冷冷说道：“白天平，就算你要出手拦阻，现在也拦不住了……”

白天平接道：“贵帮人多？”

申三峰道：“除了敝帮的人手之外，还有武当门下的玄支剑士，白少侠请忖思一下，这一动手，只怕是……”

无名子突然叹息一声，接道：“天平，你别拦阻他们，武林中闹成今日这样一个局面，我应该担负起一些责任，再说，如若不把我制服下来，申帮主心中有些不安。”

白天平回顾了金萍一眼，道：“金萍姑娘对此事，有何高见？”

忽然间，白天平发觉了金萍是一位很重要的人。

金萍沉吟了一阵，道：“令师的话不错……”

白天平道：“你是说……”

金萍接道：“老实说，我也很赞成先点了令师的穴道。”

白天平道：“你，你这人的名堂最多，嫌疑最大，忽正忽邪，反反复复，叫人无法分辨。”

金萍笑道：“你师父见识广博，他已愿束手就缚，你为什么要横里插手？”

白天平道：“他是我的师父！”

金萍道：“你承认他是你师父，就该听他的话。”

白天平沉吟了一阵，道：“申帮主，一定要先点我师父穴道吗？”

申三峰道：“本座觉着必须如此。”

白天平道：“家师也同意了，但你只能点了他的穴道。”

申三峰道：“这个，本座可以答允。”

白天平回顾了田无畏一眼道：“师兄意下如何？”

田无畏道：“申帮主的用心，就是对准我和师父而发，我还能说什么呢？”

这时两个丐帮弟子，已然逼近无名子的身侧，四只手，同时落下。

无名子脸色一变，苦笑一下，坐了下去。

田无畏厉声喝道：“申三峰，你……”

申三峰接道：“令师内功精深，如若不用重手法，如何能点中他的穴道，使他失去抗拒之能。”

田无畏道：“你是点穴道，还是要废去他的武功！”

申三峰道：“点他穴道，只不过下手重了一些。”

无名子淡淡一笑，道：“申帮主，还有什么条件吗？”

申三峰未理会无名子，却望着田无畏，道：“你！准备如何？”

田无畏道：“帮主的意思呢？”

申三峰道：“和对付令师一样，点了你的穴道，阁下是否同意？”

田无畏道：“不是废我武功？”

申三峰道：“不是。”

田无畏道：“好，来吧。”

申三峰一挥手，两个丐帮弟子行了过去，点了田无畏的穴道。

田无畏脸上也泛起了一丝痛苦之色，显然，那两个丐帮弟子，下手很重。

白天平一皱眉头，道：“申帮主，你现在有什么话，可以说了。”

申三峰道：“唉！白少侠，你一定觉得我申某人手段太过毒辣了，是吗？”

白天平道：“不错，在下确有这种感觉……”语声一顿，接道：“但事已如此，申帮主准备说什么，可以说了。”

申三峰神情肃然地说道：“白少侠，无名子道长已承认自己是手创天皇教的人，而且，一直领导着天皇教。”

白天平道：“嗯……”

申三峰道：“本座觉着，实际上天皇教只有四个人领导，他们躲在幕后，暗中操纵天皇教，暗中操纵江湖大事。”

白天平道：“哪四个人？”

申三峰道：“无名子、田无畏、洪士高和向魁，如今向魁已死，只余下他们三个人了。”

白天平道：“还有一个人呢？”

申三峰道：“根本就是没有那么一个人，那是令师创造的。”

白天平道：“你的意思是指家师……”

申三峰道：“不错，我希望白少侠，能够大义灭亲。”

白天平道：“家师如若真有伤害武林同道大义之处，在下决不袒护，而且，我也袒护不了。”

申三峰道：“那就好了。”目光转到闻钟道长的脸上，道：“道长对此事有何高见？”

闻钟道长道：“贫道对江湖中事知晓不多，还是申帮主拿个主意吧！”

申三峰道：“为了斩草除根，在下之意，立刻把他们处死。”

闻钟道长道：“立刻处死？”

申三峰道：“是，目下大局还未稳定，天皇教中，还有多少人，隐在暗处未动，如若不把三人立刻处死，可能还有变化。”

闻钟道长道：“立刻处死，未免太过激烈了。”

申三峰道：“江湖纷乱频仍，就是因为咱们太过善良了。”

闻钟道长道：“这个手段太激烈，贫道觉着，就算他们已罪证明确，也不宜立刻处死，不如先把他们囚禁起来，再作道理。”

申三峰冷冷说道：“道长，你可知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是不一举把他们全都杀了，大家已闹到翻脸相向的境地，一旦有人救了他们，首当其冲的，就是贵派和敝帮了。”

闻钟道长回顾一眼，道：“什么人会来救他们？”

申三峰道：“但咱们不能不防……”目光一掠身后丐帮弟子，道：“点两人的死穴。”

白天平突然发觉申三峰身后排列的丐帮弟子，都是从未见过的人，龙、虎双巡等人，反而站在很远的地方。

两个弟子应声而来，直向无名子和田无畏扑了过去。

白天平突然一横身，拦住两个丐帮弟子，道：“站住。”

两个人，都是三十左右的年纪，望也不望白天平一眼，直冲了过去。

白天平长剑挥动，闪动了一片剑芒，挡住了两个丐帮人，冷冷说道：“在下要两位站住。”

两个丐帮弟子，如是要往前走，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封开白天平的剑势，硬冲过去，一个是，接受白天平的剑势所伤。但他们两样都未采取，却停下了脚步。四道目光中，暴射出忿怒之色，望着白天平。

显然，两人是在等待申三峰第二道令谕。

白天平轻轻吁一口气，道：“申帮主，这做法未免太过份了吧？”

申三峰一皱眉头，道：“白少侠，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似是用不着再对白少侠解说一遍，是吗？何况，闻钟道长已经同意了本座的意见，唉！袁大侠昏迷未醒，在下如不挺身而出，当机立断，只怕还要留下大患了。”

白天平摇摇头，道：“申帮主，不是这么说，家师和师兄，已然无反抗之能，就算要处决他们，也要罪证明确。”

申三峰道：“白少侠之言，大义凛然，老叫化十分佩服，咱们患难相扶，同时身历险境，不止一次，白少侠对我申三峰，大概没有什么怀疑吧？”白天平道：“没有怀疑，但对处置这一件事，在下却不敢苟同。”申三峰道：“那是因为白少侠私心太重。师伦大道，固然是应该重视，但弃去人间是非不顾，那就有些偏颇专断了。”

白天平摇摇头，道：“申帮主，我无意偏袒家师和师兄，你说的道理也很对，不过，那都是些大道理，但因此置人于死，就缺少那些明确证据了。”

申三峰道：“大是大非之下，自然也不用再拘小节了。”

白天平道：“申帮主，人命关天，怎可这样草率从事，在下不能同意。”

申三峰回顾了闻钟道长一眼道：“道兄，咱们该当如何？”

闻钟道长低声道：“贫道细想白少侠之言，觉着大有道理，帮主的高论，掷地有声，那是放置天下而皆准的道理，它可以分出是非，但不能处人死罪。”

申三峰道：“唉！道兄，你这就有些迂腐了。”

闻钟道：“怎么说？”

申三峰道：“既然分出了是非，为什么还要留下祸患，目下有百名以上的人证，要杀人的是我申三峰，日后，武林中如何评断，是我申某人的事，道长只要答应一件事就行了。”

闻钟道：“什么事？”

申三峰道：“道长只要不加拦阻就行了。”

闻钟道：“这个，这个，帮主正义在握，贫道很难下令拦阻。”

申三峰道：“好吧！有你这一句话，我就放心了……”目光转注到白天平的身上，接道：“白少侠，意下如何？”

白天平道：“哪一方面？”

申三峰道：“本座要杀无名子和田无畏。”

白天平道：“在下不同意。”

申三峰道：“要如何才能同意？”

白天平道：“在下觉者，应该先把他们收囚起来，查明全部真相，再付诸行动不迟。”

申三峰道：“如是本座一定要杀呢？”

白天平道：“那在下只好出手拦阻了。”

申三道：“就凭你一个人吗？”

白天平道：“我有多少人，不劳你申帮主费心。”

申三峰厉声喝道：“白天平，本座只是尊敬你，不是怕你。”

白天平眼看申三峰已下定了决心，似已无商量的余地，一面运气戒备，一面说道：“申帮主如是一定要杀，那就只好先过在下这一关了。”

申三峰一皱眉头，回目望着闻钟道长，道：“道兄，此事应该如何？”

白天平冷冷一笑，道：“申帮主，真是水落石方现，你申帮主这份阴沉，实是叫人惊心啊！”

申三峰道：“目下在场的门派首脑，只有本座和闻钟道长，但一切事务的进行，亦必得先和他商量一下才是。”

白天平道：“对！申帮主可是想请那闻钟道长下令，派遣玄支剑士，阻拦于我吗？”

申三峰道：“在下和闻钟掌门人商量，他如何措施，那就是他的事了。”

白天平道：“哦！”回顾了何玉霜一眼，脸上是一片惶然之色。原来，他忽然间发觉了自己十分孤独。

何玉霜微微点头，神色间一片坚定。此时此情之下，何玉霜那坚定一瞥，给了他无比的勇气。

但闻钟道长说道：“申帮主，这件事有些不妥。”

申三峰道：“什么不妥？”

闻钟道长道：“白少侠对我们武当派有着很深的恩德，就算贫道下令，玄支剑士也未必就肯出手，何况，贫道觉着白少侠的要求，并不过份。”

申三峰哈哈一笑道：“既不赞成本座的处置，申某人就先走一步了，此地之事，悉由道兄自主。”说走就走，转头举步而行。

很少江湖经验的闻钟道长，顿有着怅然若失的感觉，忍不住高声叫道：“申帮主请留步。”

申三峰回过头来，道：“道兄有何见教？”

闻钟道长道：“行百里者半九十，申帮主由始至终，一直处置此事，如今事情已然接近尾声，将要明朗，你怎弃之而去呢？”

申三峰道：“道兄，在下不想在为处置事务上，和道兄有所冲突，但因各人的感觉不同，阅历有别，所以，可能使咱们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

闻钟道长道：“申兄的意思是……”

申三峰接道：“至少，咱们的意见，要统一，行动要一致。”

闻钟道长道：“好吧！申兄请回来，你江湖经验丰富，贫道是难及万一，我相信，你处理这些事务，要比贫道高明多了。”

申三峰大步行了回来，道：“咱们不能杀害白天平，但也不能让他干预，道兄先派一部分玄支剑士，把他拦住。”

闻钟道长道：“拦住他？”

申三峰道：“是！把他阻拦于一隅之中，不准出手干预咱们的事情。”

闻钟目光一掠白天平，道：“白少侠，先请委屈一下，等申帮主处理过这件事情之后，贫道再向白少侠请罪。”

这时，洪承志已按下了心中悲苦，手按刀柄，目注场中形势变化。

盘膝闭目而坐的无名子微微一笑，开口说道：“申帮主，想不到啊……”

申三峰接道：“什么想不到？”

无名子道：“想不到帮主竟然早存了杀死贫道之心。”

申三峰原本有些紧张的神情，也突然为之一松。自然，无名子也未说出心中的话。

只听申三峰轻轻叹息一声，道：“道长，以你的造诣，和在武林中受到的敬重，在下实是不该冒犯，但我们不能再冒险让天皇教再度复活。”

无名子道：“这个贫道明白。”

申三峰道：“所以，道长也不致恨我老叫化吧！”

无名子道：“不会。”

申三峰道：“道长，你们暗中主持天皇教，杀人无数，实也是死有应得了。”

无名子道：“哦！”

申三峰道：“道长可有什么遗言，告诉我们吗？”

无名子微微一笑，道：“申帮主，贫道只想要你申三峰找出那一位主持天皇教的神秘人物，为江湖除害。”

申三峰道：“本座不太相信，天下真有那么一个人，如是真有那么一个人，丐帮必倾全帮之力，把他找出来，然后，把他碎尸万段……”

语声一顿，接道：“无名子道长已然自甘认死，勇者不惧，你们不可辱及了道长，下手要干净利落。”

两个丐帮弟子，应声行了过去。这两人身形高大，穿着一身黑色大褂。行到无名子身侧时，两人忽然从怀中摸出两把短刀。那是两把锋利的刀，日光下，闪着一片蓝汪汪的颜色。

白天平望望四个拦在身前的玄支剑士，冷笑一声，道：“诸位一定要拦住我吗？”

只听田无畏大声喝道：“申三峰，你好恶毒……”

忽然寒光一闪，两个行近无名子的丐帮人大喝一声，抱着了右臂。

原来，两个丐帮弟子的右手，齐腕被人切断。下手的是洪承志，刀已还入鞘中。

申三峰脸色一变，道：“洪少兄，你出刀伤了本门弟子，意欲如何？”

洪承志淡淡一笑，道：“这两位被在下斩去右手的不是丐帮弟子。”

申三峰道：“胡说，明明是本座带来的人，怎说不是丐帮弟子？”

洪承志道：“丐帮弟子一向光明正大，怎会施用毒刀。”

申三峰低头看去，只见两个丐帮弟子的断手中，仍握着一把毒刀。

日光下，毒刀泛生着蓝色的光芒。任何人，只要看上一眼，都能认定那是剧毒淬炼过的短刀。

申三峰冷哼一声，道：“你们两个过来。”

两个右手断去的丐帮弟子，依言行了过来。

申三峰道：“你们由何处取来的毒刀，竟敢藏入身上，有坏我丐帮清誉。”

双掌齐出，击在两个断手人的前胸之上。

但闻一声惨叫，两个断手人口喷鲜血，心脉震断，倒在地上死去。

他问话急快，随着出手，两个丐帮弟子，连辩说的机会也没有。

杀死了两个施用毒刀的丐帮弟子，申三峰目光转注到洪承志的身上，道：“洪少兄，你对本座处置这两个暗藏毒刀的弟子，还满意吗？”

洪志道：“丐帮执法严明，好叫在下佩服，只可惜……”

申三峰道：“可惜什么？”

洪承志道：“可惜他们没有说一句话，就死在阁下手中了。”

申三峰道：“唉！本座不能留给他们反抗的机会，两人既然身怀毒刀，也可能怀有别的毒物，一旦他们不服讯问，施展出别的毒物伤人，将是一场恨事，本座处事，一向明快，不喜拖泥带水，就像我处置无名子一样……”

回顾了身后一眼，道：“去，快将两个罪大恶极的祸首处死。”他虽未说出名字，但人人都知道，这两人指的无名子和田无畏。

四个丐帮弟子，应声而去。八道充满怨毒的目光，一掠洪承志，分向无名子和田无畏扑去。

洪承志沉声喝道：“站住。”

四人依言停下。

申三峰道：“洪少兄，你好像又有了花样？”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洪承志道：“在下想了一想，觉着这中间的问题很多。”

申三峰冷哼一声，道：“一个后生晚辈，竟也如此狂妄，去几个人拦住他。”

洪志神情冷静凝注在申三峰的脸上，瞧了一阵，道：“申帮主，一定要把他们置于死地吗？”

申三峰道：“你记着，一个人要量力而为，你洪承志就是太不量力了。”

这时，有四个丐帮弟子已然行近了洪承志，拦在他的身前。

洪承志打量这四个丐帮弟子，两个半百以上的老者，两个二十以上，三十不到的年轻人。

但有一点，洪承志看了出来，那就是，这四个人，都有着不弱的武功。

洪承志手握刀柄，道：“申帮主，这是逼在下出手了。”

申三峰哈哈一笑，道：“丐帮素以人手众多见称。”

两人在谈话之间，另有两个丐帮弟子，却已奔向了无名子，右手一抬，骈指点向了无名子。两个丐帮弟子认位奇准，两人的指力，都点向无名子的死穴。无名子死穴被点，身子一歪，倒了下去。

金萍道：“好毒的手段。”

两个丐帮弟子，恍如未闻，身子一抖，人已奔向了田无畏。显然，两人在点了无名子后，心犹未甘。

何玉霜娇喝一声：“站住。”

一阵铃声过处，两个奔向田无畏的大汉，刚刚扬起右手，人已倒了下。

申三峰一皱眉头，道：“何姑娘，你打出了飞铃？”

何玉霜道：“申帮主，你未免太独断专行了。”

申三峰道：“咱们丐帮，乃天下第一大帮，人数过万，如若没有一点魄力，如何能领导这个大帮。”

白天平突然高声说道：“申帮主，在下发现了一件事。”

申三峰道：“什么事？”

白天平道：“咱们相处很久，我发觉你今日理事，和往日大不相同。”

申三峰道：“哪里大不相同了？”

白天平道：“在下一直认为你是个很仁慈的人，想不到，你竟是一个心狠手辣，冷酷无比的性格。”

但闻铃声破空，打出去的飞铃，绕了一个圈子之后，重了飞了回来。

何玉霜一伸手，接住了飞铃，道：“申帮主，有一件事，我好像不得不明白的告诉你了。”

申三峰说：“姑娘请说。”

何玉霜道：“先父身在天皇教中，却死于天皇教内斗之中，整个的天皇教的组合，一直是自相残杀的局面，这中间有一个显明的破绽，那就是有人在利用天皇教……”

申三峰接道：“姑娘说得不错，不过，目下的情势，很快就归于平静，无名子已死，田无畏处决之后，只余下一个洪志高，想他在天下英雄之前，就算不自绝而死，亦必有一个交代了。”

何玉霜道：“不论作何打算，我只要说明，任何人都不能伤害到白天平，谁要伤害到他，我就会跟他拼命。”

申三峰道：“这么重要吗？”

何玉霜道：“不错，谁都不能伤害到他。”

申三峰道：“哦！”

何玉霜道：“如若有必要，我会连续不绝的发出飞铃。”

申三峰道：“这是威胁吗？”

何玉霜道：“不是威胁，而是事实。”

申三峰道：“姑娘，你又有多少飞铃可以发出来？”

何玉霜道：“我的飞铃不多，我可以对付最重要的人。”

申三峰回顾了闻钟道长一眼，道：“道长，有什么高见？”

闻钟道长眉头紧锁，道：“申帮主的意思是……”

申三峰低声道：“道兄，要不要派几个玄支剑士，对付那个丫头？”

闻钟道长道：“对付何玉霜？”

申三峰道：“是！”

白天平突然高声说道：“道长是一派掌门，怎么处处受人操纵？”

闻钟道长道：“白少侠的意思可是说贫道受人操纵？”

白天平道：“不错。”闻钟道长道：“唉！白少侠，贫道确实很困惑。”

白天平道：“道长，你是一派掌门之尊，为什么自己不会用心去想，用眼睛去看。”

闻钟道长道：“贫道一直在看，也一直在听。”

白天平道：“你听了，看了，但有什么用，一切都听人摆布。”

申三峰道：“白天平你好大的胆子，竟然辱及一个堂堂的掌门人。”

白天平冷冷说道：“闻钟道长不急，申帮主急什么呢？”

申三峰冷冷说道：“白天平，闻钟道长只不过是尊重你罢了，你如果得寸进尺，那就想错了。”

白天平道：“得寸进尺的是你申帮主。”

申三峰一皱眉头，怒道：“道长，这等少不更事的人，如若留在江湖之上，以后，岂不是很大的麻烦。”

白天平正待发作，忽闻一个低微的声音，传入耳际，道：“平儿，忍耐着，让他狐狸露了尾巴，让他无法抵赖。”

那声音，白天平熟悉得很，是师父的声音。

白天平一直不相信，无名子就这样被人点了死穴，听到这声音之后，心中顿然一宽。

只听闻钟道长说道：“申帮主的意思是……”

申三峰叹口气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咱们杀了无名子，就不能再留下了白天平了，那又将为江湖留下了祸乱的根源。”

白天平心中有了底子，人也变得冷静下来，眼下唯一有些不解的是金萍，这丫头行事诡异，叫人难测高深。暗中留神望去，只见金萍依靠在一处大山岩上，脸上是一股似笑非笑的神情，大有坐山观虎斗的味道。

闻钟为难地道：“申帮主的意思，是连白天平也一起除去？”

申三峰道：“自然，白天平没有什么罪恶，不应该死，只要废了他的武功，也就是了。”

闻钟道：“玄支剑士，大都为他所救，受过他的恩情，只怕他们不会对白天平出手。”

申三峰道：“只要道长不反对这件事，我自会找人出手。”目光转注到白天平身上，接道：“你这点年纪，如此狂妄，想是因为自负剑上造诣很高之故。”

白天平心中一动，忖道：不知他又在生什么花样了。心中念转，却忍下未言。

申三峰冷笑一声，道：“白天平，你怎么不说了，本座虽然腿上伤势未愈，但我也要出手教训你一顿，让你以后知道如何敬老尊贤。”

白天平道：“你要和我动手？”

申三峰道：“不错，你敢不敢应战？”

白天平略一沉吟，道：“好吧！在下恭敬不如从命。”

申三峰回顾了几个丐帮弟子一眼，道：“我和白天平动手之时，不论胜负如何，都不许你们出手。”

丐帮弟子齐齐高声答应。

申三峰一拱手，道：“白天平，你有什么话说，可以说几句体己话了。”

白天平冷笑一声，回头对何玉霜低言了数语。申三峰静静的站着，微笑不言。

何玉霜轻叹一声，道：“夫君保重。”

白天平哈哈一笑，仗剑而出。

突然一人大声喝道：“不要动手。”

白天平转头望去，只见那说话的竟然是武当派掌门人闻钟道长。

闻钟快步行了过来，接道：“两位，听贫道一言。”

申三峰强忍着心中怒火，默然不言。

白天平却冷笑一声，道：“道长有何高见？”

闻钟道：“贫道觉着，两位实不必动手。”

白天平道：“哦！”

闻钟道：“两位都是江湖中侠义人物，何苦为一两句意气之言，动手相搏。”

白天平心中一动，忖道：“这申三峰已快露出了狐狸尾巴，我实也不用和他争一时的意气了。”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道长说的也是啊！但申三峰一定要迫在下动手，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闻钟道长道：“白少侠对我们武当派，恩情深重，劝止这场纷争，贫道自然是义不容辞了。”

申三峰皱皱眉头，道：“道长，贵派不能帮忙，可否不要多事？”

闻钟道长道：“申帮主，无名子等一群人，行为危害武林，任你处置；但白少侠却是一位公公正正的好人，这一点，不知申帮主看法如何？”

申三峰道：“大奸若贤，大智若愚，这一点道长想过没有？”

闻钟道长道：“贫道可以保证那白少侠是正人君子。”申三峰心中怒火万丈，口中却故示大方，道：“道长意思是？”

闻钟道：“贫道觉着，帮主和白少侠这一战，使贫道左右为难……”

申三峰接道：“好！这白天平交给你了，最好能在他身上下点禁制，等此间事完，咱们再放了他就是。”

闻钟道长道：“对白少侠，贫道看用不着什么禁制了。”

申三峰一皱眉头，道：“道长，你如心存妇人之仁，今日之事，只怕会功亏一篑。”

闻钟道长道：“这个帮主放心，白少侠交给贫道就是。”

申三峰一摆手，道：“白天平，本座今日要为江湖除害，但念在闻钟道长一再求情份上，饶你不死，你过去吧！”

白天平略一沉吟，大步行到闻钟道长身侧，道：“道长，准备如何处置在下？”

闻钟道长道：“白少侠言重了，你对本门恩情深重，贫道怎能坐视你被人杀死？”

白天平心中一动，道：“道长，怎知在下一定会死在申三峰的手中？”

闻钟道长叹道：“白少侠，你应该明白，申帮主是一位深藏不露的人，他如没有把握杀你，怎会向你挑战？”这不是理由，但却是最简明有力的解说。

白天平的剑上造诣，已不是秘密，申三峰也很清楚，他如没有把握制服白天平，怎会向他挑战。

这是件很简单的事情，正因为它太简单了，所以，很多人就忽略了他。

但白天平却想到了这一点。他心中知道了师父没有受制，内心中轻松了不少。

无名子的甘愿受制，是在进行一场高深的斗智竞争。

一个人，要他从幕后走到幕前来，必需要使他胜利。只有胜利，才会很容易冲昏了一个人的头脑。

申三峰正接近胜利。何玉霜却有些惶惑，她想不出，白天平为什么会甘愿受人摆布。

申三峰望望闻钟道长，轻轻吁一口气，目光突然转向洪承志的身上。对洪承志，他似是很客气，一抱拳，道：“洪少侠，对于中州大侠的事……”

洪承志接道：“申帮主自己处理吧，我不便插手。”

申三峰道：“唉！洪少侠是一位深明大义的人，这等胸怀，实是叫人敬仰。”

洪承志道：“不敢，不敢。”

申三峰目光一转，到洪士高的身上，道：“洪大侠，你还有什么解说吗？”

洪士高道：“没有。”

申三峰道：“好！你是自己了断呢？还是要我们动手？”

洪士高道：“反正都是一个死字，不论是我自己动手，或是由你们动手，都是一样。”

申三峰道：“洪大侠倒是想得很开啊？”

洪士高道：“老失目睹武林中两度正邪盛衰，年过古稀，死而何憾。”

申三峰道：“那很好，洪大侠如此合作，咱们倒也不便出手了，你自己了断吧！也好落个全尸。”

洪士高道：“要老夫自己了断？”

申三峰道：“不错。”

洪士高道：“这个，只怕是有些不成？”

申三峰道：“为什么？”

洪士高道：“一个人用自己的手，打死自己，那岂不是一件很滑稽的事。”

申三峰冷笑一声，道：“洪老，你原来在戏耍于我。”

洪士高道：“这倒不是，老夫只是不想自己打死自己罢了。”

申三峰道：“那是要我们动手了？”突然扬手一拳，捣了过去。

洪士高一闪避开，笑道：“申帮主自己出手吗？”

申三峰道：“本座不愿再为江湖留下祸害，也不愿再拖延时间。”

洪士高道：“你以丐帮帮主的身份，武断江湖公案，而且强人必信，不觉着有些太过草率？”

申三峰接口道：“天皇教为害江湖，五位神秘人操纵着天皇教，田无畏、无名子，你洪士高，和死去的向魁，都是那神秘人物……”

洪士高接道：“但只有四个，还有一个人是谁呢？”

申三峰道：“不论是谁，他也只余下一个，咱们总有查出他来的一天。”

洪士高道：“如若你肯相信我们，至少我们三个是被害人，真正和那人合作的，只有一个向魁。”

申三峰道：“这真是很难叫人相信的事，可惜向魁死了，变得死无对证。”

洪士高道：“看来，申帮主绝不会放过我了？”

申三峰道：“除恶务尽，不留后患。”

洪士高道：“申三峰，你一定能够胜我吗？”

申三峰道：“试试看吧！”双掌齐出，攻了过去。

洪士高不再让避，举手封架，两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绝伦的恶斗。

但见拳脚往来，呼呼风主，变化奇出，目不暇接。

白天平越看越觉情形不对，突然大喝一声，道：“住手。”

洪士高及时住了手，但申三峰却疾快的打出一拳，击中了洪士高的前胸。

这一击力道很强，洪士高被震得向后退了两步，张嘴吐出了一口鲜血。

白天平冷笑一声，道：“好毒辣的手段。”

洪士高似是伤得很重，手抚前胸，缓缓说道：“申三峰，那另外一个人，究竟是什么人？”

申三峰一皱眉头，道：“白少侠，老叫化心中积忿太深，一下子收势不住。”

白天平道：“我知道，洪士高洪老前辈，死去之后，再杀死田无畏，那就不会再有人知晓那神秘主脑的身份了。”

申三峰道：“白少侠，含血喷人，语气挑拨，想让本帮和武当派造成冲突，是吗？”

白天平道：“申帮主，你太急了一些，如若你能再沉着一些，咱们绝对不会怀疑到阁下。”

申三峰哈哈一笑，道：“白少侠你在说些什么？”

白天平道：“申帮主，你露出的破绽太多。”

申三峰道：“这话怎么说？”

白天平道：“你杀了无名子道长，再杀了洪士高，如是再杀死田无畏，那真正主持天皇教的幕后首脑，就永远成为隐秘了。”

申三峰道：“白少侠，你在疯言疯语的说些什么？”

白天平道：“没有人会怀疑到堂堂的丐帮帮主，会是天皇教的首脑人物。”

申三峰微微一笑道：“你越说越玄了，似是本座已然成为了天皇教的教主了。”

白天平道：“这中间，可能就有些问题。”

申三峰怒道：“白天平，本座不喜和你说笑，再要语无伦次，休怪我手下无情了。”

白天平道：“你恼羞成怒了，是吗？”语声一顿，又接道：“在下的记忆之中，申帮主的武功，有限的很，想不到的是，阁下竟然是如此深藏不露的人。”

申三峰道：“你说本座武功忽然高强了很多？”

白天平道：“不错，你一直在隐藏着自己武功，直到刚才，才施展出来。”

申三峰道：“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了，一个人的武功，也能隐藏的吗？”

白天平道：“为什么不能，你刚才的表现，强过你平常的十倍，如若以你平常的水准而言，你接不下洪士高十招，但现在，你却击伤了他，虽是有些卑下，但也要具有相当的成就才行。”

申三峰仰天大笑三声，道：“白天平，你可是诚心和我过不去吗？”

白天平道：“在下就事论事。”

申三峰道：“你巧口利舌，挑拨离间的手段，厉害至极，如若不把你早些除去，留给江湖大患，似是尤过你那师父了。”突然一摆头，道：“给我杀了。”

随着申三峰一声令下，四个丐帮弟子，突然攻向了白天平。四个穿着黑衣的大汉，手中执一样兵刃，同是一把镇铁刀。只看这些人手中的一样兵刃，就可以知道他们不是丐帮弟子。丐帮弟子很少用同样的兵刃。

白天平长剑疾挥，封开四把镇铁刀，大声说道：“你们都是丐帮弟子吗？”

四个大汉一语不发，攻势有若长江大河，绵连不绝。四把刀，若有着极为佳妙的配合，攻势连环，一招快过一招。白天平全力施为，也只和四个人堪堪打成一个平手。

洪承志突然大喝一声道：“白兄，咱们上当了。”喝声中，全力攻出一

刀。

这是日月合一刀，威力无穷的一击。但闻一声惨叫，一个黑衣人应声倒了下去，被拦腰斩作两段。

洪士高突然大声赞道：“好刀法，这才是洪家刀法的精髓。”笑声中倒了下去，气绝而逝。

白天平也大喝一声，施出“乾坤一绝剑”招，腰斩了另一个黑衣人。

申三峰怒道：“两位快刀利剑，轻藐人命，别怪本座要下令围攻了……”

目光突然转注到闻钟道长身上，接道：“道兄，除魔卫道，不是丐帮一个组合的事，道长请下令出手吧！”

闻钟道长摇摇头道：“申帮主，情形有些不对。”

申三峰道：“什么不对？”

闻钟道长道：“申帮主的手段太过激烈了，而且是不容人多作分辩。”

申三峰道：“除恶务尽，道长不用心存仁慈了。”

这时，穴道被点的无名子突然站了起来，道：“申帮主，戏该演完了，你一人独唱独作，不觉着很累吗？”

申三峰脸色一变，道：“你……”

无名子接道：“我如不被点中穴道，怎能使狐狸露出尾巴。”

申三峰冷冷说道：“无名子，你说什么？”

无名子笑一笑，道：“你申帮主如若心中没有鬼，那就不应该有此怀疑。”

申三峰道：“本座不是心中多疑，但你话中有话，就算是三尺童子，也应该听出你言中之意了。”

无名子笑道：“申帮主，你是否已露出了狐狸尾巴，大概你心中比我们还要明白，这一点，我想用不着贫道多作解释！”

申三峰轻轻吁一口气，道：“无名子，你当真是一位很可怕的人物，老谋深算，阴险无比，想不到在真象已被揭穿之后，你竟然会反咬本座一口。”

第三十七回 图穷匕现 柳暗花明

无名子道：“申帮主，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找寻一个人，但贫道千思万想，一直想不出是什么人？如不是你申帮主太过性急，贫道等也不会怀疑到你阁下了。”

申三峰道：“无名子，听你的口气，似乎是把本帮主当成什么人了？”

无名子道：“如是贫道的猜想不错，咱们这些年来，常常见面了。”

申三峰道：“道长清高自持，不在人间走动，本座记忆之中，很少和道长见面。”无名子道：“咱们常见的，只不过，咱们见时，阁下戴着面罩，相认装作不认罢了。”

申三峰道：“你的意思是……”无名子道：“贫道的意思已很明显，申帮主才是五个主谋的人的首脑。”

申三峰道：“道长不觉着太过夸奖本座吗？”无名子道：“申帮主大奸若忠，一手掩尽了天下英雄耳目，只是这一点，就叫贫道有着不寻常的感觉了。”

申三峰道：“道长太过客气了，把本座捧得这么高。”无名子道：“申帮主不用客气了，你这等大智若愚的人物，整个江湖的人物，都被你迷乱了。”

申三峰微微一笑道：“无名子，你太捧我了。”无名子身子突然一转，快如疾风般，闪到了田无畏的身侧，随手一掌，拍活了田无畏的穴道。

田无畏一挺而起，笑道：“申三峰，你左耳之后，是不是有一个黑色的大痣？”

申三峰脸色一变，道：“你……”

田无畏接道：“把你的左耳翻一下看看，是否有一个黑痣？”

申三峰道：“本座左耳下有一个黑痣，丐帮中人人皆知，这有什么稀奇？”

田无畏道：“那黑痣，被长发遮掩，一般人如不留心，很难瞧得出来。”

申三峰道：“阁下留心了？”

田无畏道：“是！我留心了，只不过，我留心的地方不同，时间不同。”

申三峰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

田无畏道：“在一座充满神秘的山洞中，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想发现那位主裁人身上一特征，直等了数年之久，也是你百密一疏，也许是天网疏而不漏，你一向举动小心，谨慎异常，但那一次，你却露出了狐狸尾巴，让我瞧到你耳后的黑痣。”

申三峰道：“田无畏，你这些话，是欺骗你自己呢，还是欺骗别人？”

田无畏道：“我什么人也不欺骗，也不用欺骗，申帮主，事到如今，你已经由幕后站到前台，为什么还不肯直截了当的承认下来。”

申三峰冷冷说道：“本座领导丐帮，十数年如一日，不论你们如何陷害于我，也难使天下英雄相信。”

田无畏道：“申帮主敢不敢，掀起你的左耳边的长发，让我们看看？”

申三峰道：“有什么不敢？”转过身子，掀起了左耳的长发。

果然，在长发之下，有一颗黄豆大小的黑痣。

田无畏看了那黑痣一眼，道：“果然不错，就是这一颗黑痣。”

申三峰道：“这一颗黑痣，丐帮之中不少人知道，本座想不出这又能构成什么证据？”

田无畏叹息一声，道：“申帮主，这都是你的人，你究竟想在欺骗什么

人，难道只为欺骗闻钟道长！”

申三峰道：“我为什么要欺骗闻钟道长？”

田无畏道：“因为，你害怕玄支剑士。”

申三峰道：“我害怕玄支剑士？”

田无畏道：“不错，你害怕玄支剑士，这些人是武林中一股正义的力量，也未列在你的计划之内，所以这一股力量，扰乱了你全部计划。”

申三峰笑一笑，道：“田无畏，你的话说完了吗？”

田无畏道：“不论你肯否承认，你已露出了马脚。”目光转注到闻钟道长的身上，接道：“道长，什么人能指挥玄支剑士？”

闻钟道长道：“贫道。”

田无畏道：“你相不相信申三峰是天皇教主？”

闻钟道长道：“丐帮乃天下第一大帮，数百年来，一直有公正的帮规，受武林同道的敬重。”

田无畏道：“没有说丐帮不好，在下请教的是掌门人对申峰主的看法。”

闻钟道长道：“贫道阅人不多，更毫无江湖经验可言，但本门中的变故，已使贫道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人了。”

田无畏一皱眉头，道：“道长，你仔细瞧瞧申三峰带的这些人……”

闻钟道长道：“都是穿着丐帮的衣服。”

田无畏道：“那只是表面上的衣服，但道长能深入的观察，就可以瞧出十之八九是新做的衣服。”

闻钟道长点点头，道：“不错，这个贫道瞧得出来。”

田无畏道：“那很好，现在，道长可以作一个决定了。”

闻钟道长道：“决定什么？”

田无畏一皱眉头，道：“道长是一代掌门之才，难道真的不明白在下言中之意吗？”

闻钟道长叹一口气，道：“田施主，贫道明白了，只不过，我无法决定罢了。”

田无畏道：“无法决定？”

闻钟道长道：“是！如以目下情形而言，贫道似是应该相信你的话，但贫道觉着，数百年受人敬重的丐帮，纵有小疵，也不会有大错。”

田无畏苦笑一下，道：“所以，你相信了申三峰的话。”

闻钟道长道：“田施主不要催逼贫道，容贫道仔细想一想。”

田无畏叹口气，道：“你慢慢的想吧！这是火烧眉毛的急事，等你想好了，也许已经来不及了。”

目光一掠无名子道：“师父，闻钟迂腐得很，咱们只有从权行事了。”

白天平道：“师兄，还不小弟。”

田无畏道：“我知道，咱们师徒三人，生死同命。”

何玉霜道：“田大哥，还有我。”

田无畏道：“姑娘，师弟没有和我提过姑娘的事，但我已把你当作弟妹看了。”

洪承志道：“在下也算一份，长辈用心，作晚辈的，常常对他很多的误解，在下惭愧得很……”

田无畏叹口气，道：“洪兄，不用自责，我们确实有很多错误。”

无名子道：“洪少兄，士高兄如不死在申三峰的手中，至少，咱们还不

能这么快揭露他的阴险，何况，他也是自愿而死。”

洪承志道：“申三峰，我要替死去的爷爷报仇……”

申三峰道：“洪少兄，你本来是一个聪明的人怎么会忽然间变得糊涂起来。”

洪承志一收长刀，道：“这话是何意思？”

申三峰笑一笑，道：“包括你爷爷在内，有无数的武林中的前辈英雄，都为无名子收服。他们不是一方豪杰，就是一代大侠，这些人，却被无名子如簧之舌，说得隐名埋姓，围剿江湖，这些人，都受了他的利用，他们用性命鲜血，换到了无名子在江湖上的侠誉。”

洪承志道：“申帮主，我很少在江湖上走动，也没有什么见证，但我有眼睛会看，我有耳朵会听。”

申三峰道：“对！洪少兄应该有一个分辨。”

洪承志道：“我已经分辨得很清楚了。”

申三峰道：“那洪少兄弟的意思是……”

洪承志道：“在下的看法，你申帮主是大奸若忠，你杀了我的爷爷，也想杀无名子和田无畏。”

申三峰一皱眉头，道：“年轻人，你这样不知好歹，那就休怪老夫手下无情了。”

洪承志道：“你本来就无情了！”

申三峰目光转到闻钟道长的身上，道：“道兄，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了。”

闻钟道长怔了怔，道：“我一个人，怎么回事？”

申三峰道：“你是愿意帮助本座，还是愿意和他们联手一起。”

闻钟道长微微一笑道：“申帮主，我不会帮助任何个人，我要帮助的是武林的公理正义。”

申三峰冷冷说道：“道兄，公理和正义，和人有关，你必得先找到一个执行公理正义的人。”

闻钟道长轻轻吁一口气道：“申帮主，贫道一直很相信你。”

申三峰哈哈一笑道：“那很好，咱们下手，由贵派玄支剑士，和本帮精锐弟子，全力出手，先把他们这些人一齐杀死……”

闻钟道长摇摇头道：“申帮主，我还有话未完。”

申三峰道：“道兄请说，只要贵派肯出手，我相信在一个时辰之内，就可以把他们全部清除。”

闻钟道长道：“申帮主可是想要贫道派出玄支剑士，杀死白天平吗？”

申三峰道：“白天平留给丐帮，贵派对付无名子和田无畏就是。”

闻钟道长道：“申帮主，贫道的意思是……”

申三峰接道：“我知道，如若咱们这一次，合手出击，能把这些祸患歼灭于此，贵派和敝帮，在武林道必将是大有名望了。”

闻钟道长摇摇头，道：“申帮主，你错了。”

这一次说的声音很大，场中人人都已听到，申三峰就是想装迷糊，也有些装不下去了。

怔了怔，道：“道长说什么？”一面，人却缓缓向闻钟道长身边行去。

他脸上是一种奇怪和沉痛的混合之色，只瞧得闻钟道长大感不忍，忖道：想那丐帮，相传了数百年，历任了数十位帮主，从没有听说过哪一位帮主，为害武林，它忠义相传的帮规，更为各大门户所不及。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申帮主，我知道，你心中俩怀激忿，必欲杀之后快，但如此一来，咱们就失去了道理，落人话柄，再说，也可能会冤枉了别人。”

申三峰向前欺进的身子，突然停了下来，黯然一叹，道：“道长说的倒也有理。”

闻钟道长道：“所以，咱们一定要把此事，提出两年后的武林大会之上，由天下英雄裁决。”

申三峰道：“距会期还有两年之久，这两年又如何处置他们呢？”

闻钟道长道：“说服他们弃剑静居于此，听候两年后的武林大会裁决。”

申三峰道：“道长上体天心，只怕他们不会领受。”

闻钟道长道：“申帮主有何良策？”

申三峰道：“先把他们制服，才可以使他们归服。”

白天平眼看申三峰阴谋得售，但无名子和田无畏，却是一直不发一语，几度想出口而言，又怕破坏了师父什么计划，只好忍下不言。

但见闻钟道长点点头，道：“申帮主说的也是，贫道先用玄支剑士，把他圈入包围之中，再和他们谈谈。”

申三峰道：“掌门人高见。”

闻钟召来了玄支剑士八大领队，吩咐数言。八个玄支剑士领队，一语未发，带着玄支剑士，布成了包围之势。

白天平缓步行到了田无畏的身侧，道：“师兄，为什么一语不发呢？咱们有很多话，可以驳倒申三峰之言。”

田无畏道：“可以。”

白天平道：“为什么师父一语不发？”

田无畏低声叹道：“师弟，你瞧出来没有，那申三峰的阴沉、老练，实非常人能及……”

白天平接道：“他已露出了狐狸尾巴。”

田无畏道：“不错，他已露出了狐狸尾巴，但只是尾巴而已。他随时可以把尾巴收回去，对吗？”

白天平怔了一怔，低声道：“要他全身暴露出来，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田无畏道：“刚才，他就要完全露出狰狞面目了，只可惜，峰回路转，闻钟道长的话，突然间转了弯，所以，他露出一半身躯，又突然缩了回去。”

白天平道：“难道咱们要等下去。”

田无畏道：“是！师父和我忍受了无比的痛苦，就是要等他暴露出自己的身份，师弟，我们只是对他有一点怀疑，老实说，他如自己表现得沉着一些，连我也无法确定他是不是那位幕后人，但他太不沉着了。”

白天平道：“现在咱们应该如何？”

田无畏道：“只有一个办法，等下去，让他控制不住自己。”

白天平道：“如是玄支剑士向咱们动手攻击呢？”

田无畏道：“那就只好反抗了，咱们总不能就这样束手待毙。”

两人谈话的声音，十分低微，低微得只有两个人，勉强可以听到。

白天平轻轻吁一口气，抬头看去，只见玄支剑士，各握剑柄，怒目相视。

洪承志手横长刀，望着那些玄支剑士，大有立刻出手之意。

这洪承志如若一出手，必和玄支剑士打得个难解难分。那时，再想把两

下化解开去，自非易事了。

望望那剑拔弩张的形势，白天平缓步行了过去，低声道：“洪兄，不可出手！”

洪承志冷冷说道：“这些牛鼻子老道士，欺人太甚了，把我们围起来，就能要我们的命！”

白天平道：“洪兄说的不错，但此刻，我们不能出手。”

洪承志道：“为什么？”

白天平回顾了一眼，道：“他们的人太多了。”

洪承志道：“就算是他们人多，咱们也不能就这样忍气吞声！”

白天平道：“小不忍则乱大谋，洪兄，此情此景之下，咱们要忍耐一二。”

洪承志沉吟了一阵，道：“好吧！白兄似乎是比兄弟高明一些。”

闻钟道长回顾了申三峰一眼，道：“申帮主，现在把他们围住了。”

申三峰道：“好！你下令玄支剑士出手，本帮也尽出精锐高手，和他们一决胜负。”

闻钟道长道：“不要急，反正他们已无法逃走，我还想请教一件事。”

申三峰道：“什么事？”

闻钟道长道：“申帮主，贫道现在还是不太明白……”

申三峰接道：“掌门人，有些事，不用太明白的，你有什么话，等杀了那些人再作道理。”

闻钟道长道：“杀了就来不及了。”

申三峰道：“这些人都是重要嫌犯，杀了有什么不好？”

闻钟道长道：“申帮主，你如无法说服贫道，贫道决不会让玄支剑士出手。”

申三峰道：“原来如此。”

闻钟道长道：“所以，申帮主必须要想法子说服于我。”

申三峰道：“你要想知道什么？”人却缓步向闻钟道长身侧欺去。

突然间，申三峰伸出了右手，电光石火一般，扣住了闻钟道长的脉穴。他动作快速，就算是闻钟道长有备，也未必能够避过这一抓之势，何况闻钟道长全然无备。

冷冷一笑，申三峰缓缓说道：“你要知道什么？”

闻钟道长一皱眉头，道：“申帮主，你这是什么意思？”

申三峰道：“下令玄支剑士，先杀了无名子之后，我再告诉你内情。”

闻钟道长道：“不可能……”

申三峰哈哈一笑，道：“道兄，玄支剑士如若不肯出手，你可知晓后果吗？”

闻钟道长道：“什么后果？”

申三峰道：“你要死！”

闻钟叹息一声道：“贫道明白了。”

申三峰道：“你明白什么？”闻钟道长道：“我明白，你才是天皇教中真正的首脑。”申三峰哈哈一笑，道：“道兄，你怎么忽然间这么抬举起兄弟来了？”

闻钟道长道：“贫道观察了很久，直到此刻才算发觉，说来，实很惭愧。”

申三峰笑一笑，道：“道兄，可惜，太晚了一些。”

闻钟道长道：“你承认了？”

申三峰道：“老夫替天行道，岂在乎别人的毁誉，不过，你要多想想你自己。”

闻钟道：“想我自己？”

申三峰道：“不错，道兄此刻的六脉，受人所制，只要在下一举手，就可以把道兄置于死地。”

闻钟道长道：“申帮主，你要以死亡威胁贫道吗？”

申三峰道：“道兄难道不怕死？须知这武当派掌门的身份，在江湖上非同小可。”

闻钟道长冷笑一声，道：“你就算杀死了贫道，但你一样无法指令玄支剑士。”

申三峰怒道：“他们不肯听我之命，我会把他们全数杀死。”

闻钟道：“只怕你很难办到。”

申三峰道：“道兄最好不要和老夫赌上气，须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死亡，而是关系着整个武当派的存亡。”

一直未讲话的金萍，此刻却突然格格大笑起来。

申三峰怒道：“你笑什么？”

金萍道：“我觉着好笑，那就不能不笑……”

申三峰接道：“金萍姑娘，如若大局有变，你也很难独善其身。”

金萍道：“申帮主，行百里者半九十，常常有很多人，在关键时刻，无法控制自己，今日之局，情形亦如此，你申三峰只要再沉着一些，这局面拖不过两个时辰。”

申三峰道：“老夫觉着，现在似是已到了不便再拖的时刻

金萍摇摇头，道：“所以，你要败于最后一刻之中。”

申三峰道：“金萍，现在你是和老夫合作呢？还是为敌？”

金萍道：“这时刻，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坐山观虎斗。”

申三峰道：“就凭你一人之力，也想坐收渔人之利吗？”

金萍笑一笑，道：“最坏的打算，我也该见风转舵，先看看风向再说。”

申三峰冷笑一声，目光转到闻钟道长身上，道：“快下令，让玄支剑士们出手。”

闻钟道长淡淡一笑，道：“玄支剑士，都是明辨是非的剑手，他们不会轻易的杀一个人……”

申三峰道：“武当派是大门派，有着严谨的传统，他们也不会眼看到掌门人死于人手，而坐视不理。”

闻钟道长道：“他们会报仇，不过，找的是你申帮主。”

申三峰冷哼一声，扣拿穴脉的五指一紧，左手一指，点中了闻钟道长的后背。

闻钟道长冷哼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但他却咬着牙，没有呼痛出声。不过，他微微抖动的身躯，可以看得出他正在忍受着无比的痛苦。

原来，申三峰暗施阴手，点了闻钟道长的五阴绝穴。这给人的痛苦，奇大无比，超过了一个人所能忍受的极限。但闻钟道长却忍了下去。

虽然闻钟道长一语不发，但布守在四周的玄支剑士，都已经瞧出来情形不对。

一直很少讲话的无名子，突然开了口，道：“申三峰，你已经承认自己的身份，我们也忍受够了你的折磨、痛苦，事到如今，已到最后的关头，你

似乎是用不着再这么藏头露尾了。”

申三峰道：“无名子，你如能阻止玄支剑士参与此事，本座可以回答你很多的问题。”

无名子笑一笑，道：“好！贫道尽力阻止。”

申三峰道：“我要的是绝对的承诺，尽力阻止四个字，只是骗骗人罢了。”

无名子道：“你放了闻钟道长。”

申三峰道：“闻钟的生死，微小至极，实在说完全不放在我的心上，我所以要留着，就是要他忘去了本身的责任。”

申三峰转头望去，只见布守在四周的玄支剑士，一个个神情冷肃，双目中神情湛湛，直逼过来。

轻轻吁了一口气，申三峰缓缓说道：“无名子，你能保证玄支剑士不出手，本座愿和你放手一搏。”

无名子道：“我心中还有一些疑点，希望得到明确的回答。”

申三峰哈哈一笑，道：“本座全部解答，而且包君满意。”

无名子道：“你真是那天皇教中首脑人物？”

申三峰傲然说道：“如若本座不承认，现在，你们心中仍然存疑，是吗？”

无名子道：“申三峰，丐帮帮主之尊，受尽了天下武林同道的敬重，你为什么还要暗中组织天皇教？”

申三峰微微一笑，道：“这是区区的私事，似乎是用不着说给诸位听罢。”

无名子道：“你利用我留下天皇教中未完情事，重把它组织起来，造成了这样一次武林大劫，三十年前成名于武林的人，不论正邪两道都被你卷入漩涡，死的死，伤的伤，对你有什么好处？”

申三峰哈哈一笑，道：“如是你无名道长，能够善为安排好他们的退路，就算本座想把他们组合起来，也非易事了。”

无名子道：“有些事，永远无法处理得十分圆满，人人同意，但时间可以使它逐渐的淡忘，阁下却挑起了他们的旧创新恨，然后分化统治，对吗？”

申三峰哈哈一笑，道：“不够完全，我利用向魁在他们身上加了禁制，他们虽然有不想听命之心，但也不敢形诸于外。”

无名子道：“哦！”

申三峰接道：“但这些行动，都是以你之名而行，所以，他们对你的恨怒，已到了极点，他们觉着你是伪君子，昔年的行侠人间，都是骗人的手段。”

无名子道：“这都是阁下所赐了。”

申三峰道：“言重，言重……”笑一笑，接道：“他们内心之中，对你的忌恨，实已至怒发冲冠的境地，只要见你之面，必会全力攻袭，就算毒性发作，也是在所不惜。”

无名子道：“这一点，我已经领教过了，十三魔见了在下。竟然不听一言解释，就全力围攻于我……”语声一顿，接道：“只有一点，使贫道不解的是，你又为什么把我罗致到控制天皇教的首脑中？”

申三峰道：“我要先毁了你一生侠誉，再让你死于昔年故旧好友之手，因为，你这个人，才是我称霸江湖的第一障碍。”无名子道：“看来，阁下对我十分器重了？”

申三峰道：“我应该早杀了你，想不到我一念之错，把你留了下来，以致闹成今日的功败垂成之局。”无名子淡淡一笑，道：“申帮主，你是否还有最后一件隐秘，未说出来？”

申三峰怒道：“本座的隐秘，已经完全说出来，还有什么隐瞒的事？”
无名子摇头道：“你不是申三峰，真的申三峰，应该没有你这样高强的武功，也没有你这样阴险的性格。”

申三峰怒道：“你这牛鼻子老道，胡说些什么？”

无名子道：“申三峰自幼出身丐帮，受忠义熏陶，就算要变，也不会变得像你这样的坏法。”

申三峰道：“如若本座不是申三峰，又是何人？真的申三峰，又到了何处？”

无名子道：“这要问你了。”

申三峰冷笑一声，道：“你挑拨了本帮和武当派，如今又要挑拨丐帮的弟子了。”

无名子笑一笑，道：“申三峰，你已经承认了自己是天皇教中的首脑人物，为什么不敢承认你冒充申三峰的事？”

申三峰道：“我为什么不敢承认……”

无名子冷笑一声接道：“你可是认为贫道没有法子揭穿你吗？”

申三峰怒道：“你倒是说说看？”

无名子叹息一声，道：“你脸上是否戴着人皮面具？”

申三峰道：“笑话。”

无名子道：“申帮主，你是否敢让贫道检查一下？”

申三峰道：“检查什么？”

无名子道：“检查你脸上是否有人皮面具？”

申三峰哈哈一笑，道：“无名子，你是越说越玄了。”

无名子道：“申帮主，贫道想不明白的是，你既敢承认你是天皇教中的首脑，为什么不敢承认你是假冒的申三峰？”

金萍微微一笑，道：“如若他承认了，那就算脱离了丐帮，到目前为止，他还是丐帮帮主的身份，你们不敢杀他，因为那可能和丐帮数万弟子为敌。”

无名子道：“这也是他不肯承认是假冒申三峰的理由。”

申三峰冷笑一声，道：“金萍，你这个小丫头究竟是和谁合作？”

金萍笑一笑，道：“我永远和胜家合作。”

申三峰道：“好办法，姑娘。”突然欺身而上，伸手向金萍抓了过去。

金萍娇躯一扭，突然间闪到了无名子的身后。

申三峰冷冷说道：“小丫头，你给我滚过来。”

金萍笑一笑，道：“我为什么要过去？”

申三峰道：“你为什么不过来？”

金萍道：“好像是这些人中，以无名子的武功最高，躲在他的身后，最为安全了。”突然一举右手，按在了无名子的背心之无名子微微一笑，道：“金萍姑娘，你究竟是怎么回事？”

金萍道：“我知道你武功高强，所以，我的手掌之中握着一支毒针，只要我一用力，这枚毒针可以射入你的心脏之中。”话声突转冷厉，接道：“那是见血封喉的奇毒，不论何等高强武功的人，都无法抗住这等剧毒。”

无名子道：“姑娘，我看过了你的手段，可以当得恶毒二字，用不着再威胁我了。”

金萍道：“你能明白就好。”

无名子道：“姑娘请说吧！要贫道如何？”

金萍道：“玄支剑士也许不会听闻钟道长的话，但白天平和田无畏却非听你的不可了。”

无名子道：“你要他们做些什么事？”

金萍道：“我要他们给我做从卫，听我之命，不问理由，杀人放火。”

无名子道：“这个，只怕很难做到。”

金萍道：“那就先要你的命了。”无名子淡淡一笑，道：“金萍，你何不试试看！”

金萍嗯了一声，道：“我不信，你真能抗拒我这针上之毒。”

忽然剑光一闪，一道冷锋，指向了金萍的后颈之上。

耳际间响起了白天平的声音，道：“金萍，你要不要命？”

无名子道：“金萍，你杀不了我，但你这举动，证实了我最后一点疑问。”

金萍道：“什么疑问。”

无名子道：“申三峰自觉是武林主裁，江湖魁首，但他事实上，也不过是一个受人利用的可怜虫罢了。”

金萍道：“你说什么？”

无名子笑道：“姑娘，你这点年纪，能做出这么大的祸害来，实在是叫人难以相信。”

金萍道：“无名子，你可是想和我同归于尽吗？”

无名子有着山岳般的沉着，仍然屹立不动，淡淡一笑，道：“姑娘，你怎能和贫道同归于尽？”

金萍道：“就算白天平一剑洞穿我的胸心，我也有时间，打出毒针，使你身中毒针死亡。”

无名子道：“姑娘，你手中真有一枚毒针，是吗？”

金萍道：“你不相信？”

无名子道：“不错，我有些不相信你姑娘手中握有毒针？”

金萍道：“好！你可否试试看看，不过，你道长应该明白，这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我如发出毒针，你就没有救治的希望，别认为你功力深厚，不畏毒药，须知我这毒药非是一般的毒药可比。”

无名子笑一笑，道：“姑娘，如是你真的把我吓住了，你又准备如何？”

金萍道：“我看上你两个弟子，要他们作为我的从卫。”

无名子道：“好！不过，我要先了解几件事。”

金萍道：“什么事？”

无名子道：“你和申三峰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

金萍道：“这个，你为什么不问申帮主？”

无名子道：“姑娘，申帮主没有求我办什么事，所以，我不能问他。”

金萍道：“我和申三峰之间么，没有什么很直接的关系，但我们也不能说全无关系，我和他，只是合作的伙伴罢了。”

无名子道：“难得啊！难得，你姑娘这点年纪，竟能和申三峰平起平坐？”

金萍道：“现在，你还想知道什么？”

无名子道：“在你背后，是否还有别的人？”

金萍道：“这点，恕我无法回答，我也不想回答。”

无名子突然一个闪身，轻快异常的滑脱了金萍的掌指。来不及发出毒针，无名子已到了三尺之外。

白天平手上加力，剑尖锋芒，刺入了金萍的肌肤之中，冷冷说道：“姑

娘，如若你对在下稍有违抗，我可能要你的命，也可能斩下你的双手双足。”

这一下，金萍是真的怕了，脸上一片苍白，道：“白天平，有话好说，杀了我对你们利少害多。”

白天平冷笑一声，道：“姑娘，我知道你的捣乱能力，似是已不在申三峰申帮主之下了。”

金萍低声说道：“白少侠，我们交换一下如何？”

白天平道：“交换什么？你这丫头诡计多端，说的话很难叫人相信。”

金萍道：“我给你一种药物，可以使丐仙袁道立刻醒了过来。”

任何事，也许都无法摇动白天平的决心，只有这一件事，使得白天平怦然心动，道：“姑娘，你这话当真吗？”

金萍道：“千真万确。”

白天平迅速的点了三指，封了金萍三处穴道，但却保了她的双臂自如。

收回了长剑，白天平冷冷说道：“姑娘，我不会再对你提任何警告，只要我发觉你有什么危险时，我就会立刻出剑。”

金萍苦笑一下，道：“看来，我的声誉已坏到了叫人无法信任的地步了。”

只听申三峰高声说道：“丐帮三、四队，一齐出动，救金萍姑娘下来。”

但见两队丐帮弟子，每队有一十二人，手执着不同的兵刃，围了上来。

田无畏、洪承志突然一横身，挡在了白天平的身前。玄支剑士突然也开始移动。

申三峰大声喝道：“玄支剑士听着，如若你们胆敢再向前逼近一步，我就要立刻处死贵掌门。”

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玄支剑士果然站下来，不敢再动。

申三峰冷冷说道：“金萍，不要怕，我一定能救你出来。”

金萍道：“别的人我都不怕，但我很怕白天平。”

申三峰道：“为什么？”

金萍道：“他少不更事，要杀就杀了，不管后果如何。”

申三峰道：“如若他真的杀了你，我会替你报仇。”

金萍道：“杀了我，你再替我报仇，那还有什么用？”

申三峰道：“他们应该知道，杀了你之后，丐仙袁道就永远无法清醒过来了。”

金萍道：“但是白天平不明白。”

白天平长剑微震，剑锋又刺入了两分多深。

金萍几乎要失声尖叫出来，但她勉强忍了下去。但她的神情却流露出无比的畏惧。

冷笑一声，白天平缓缓说道：“金萍，你活着，也是要用药物，救活袁老前辈，你死了，我们也可以由你身上找出药物，天下知道药性的人，不是你一个，咱们自信可以找一个懂得药性的人来，是解药和毒药，我相信很快就可以查个明白，你的死活，对我们构不成什么威胁。”

金萍神色大变，冷冷说道：“白天平，告诉你，解救袁道的药物，不在我的身上，我放的地方，除我之外，没有人知道。”

白天平道：“这把戏玩的太多了，我不会相信你的鬼话。”

这时，向里面围拢的玄支剑士，经过申三峰呼喝之后，所有的人，都不敢再向前逼进。

两队丐帮弟子逼到了洪承志和田无畏身前时，却被金萍喝止下来。

双方各有所忌，形成了一个僵持之局。

白天平道：“金萍，我数到十，就下手刺死你……”

金萍急叫道：“慢着……”

白天平接道：“你还有什么话说？”

金萍道：“我不想死，我太年轻了，我想我们应该谈谈条件。”

白天平道：“什么条件？”

金萍道：“我被你们制住了，身处劣势，自然由你们提条件。”

白天平道：“你能接受吗？”

金萍道：“我很怕死，只要你提出的不太苛刻，我都可接受。”

白天平道：“好吧！你先说明白，你和申三峰之间的关系如何？”

申三峰大声叫道：“你记着，金萍，你说出了实话，也一样保不住你的命。”

金萍道：“我如不说，我立刻就可能死在白天平的剑下。”

白天平道：“说实话可免一死。”

金萍道：“这话当真？”

白天平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金萍微微一笑，道：“其实事情已经明显了，只要几句话，点破所有的关键，就可以真相大白了。”

白天平道：“姑娘请说。”

金萍摇摇头，道：“我还要一个人保证。”

白天平道：“什么人保证？”

金萍道：“你师父无名子的保证。”

无名子道：“你要我保证什么？”

金萍道：“保证我说出了一切内情之后，不会死亡。”

无名子道：“天平已答应不杀你，那是重如九鼎的一诺，不会有变。”

金萍道：“他不杀我，并非说明了我不会死，我要你保证我不死，那是说，也不要别人杀我。”

无名子点点头，道：“好，贫道可以答允，不让你死于搏杀之中，但如罪孽太深重，只怕我也保不了你。”

金萍道：“你能保我不死于此时就行了。”

无名子道：“这个贫道可以担保。”

金萍道：“事实上，你只要注意到申三峰一个人就行了。”

无名子一直很平静的脸上，突然间，泛起一抹冷厉的笑意，道：“他真是申三峰吗？”

金萍摇摇头，道：“不是……”

申三峰突然放了闻钟道长，哈哈一笑，道：“金萍，看来，你当真要泄老夫的底了。”

金萍道：“我看你的计划，已成泡影，好汉做事好汉当，用不着再作困兽之斗了。”

申三峰道：“金萍，老夫现在才想到一件事，我并非败在无名子的手中，而是坏在你这个丫头的手中。”

金萍笑道：“我坏了你不少事，但如不到今天的绝境，你也不会觉悟。”

申三峰叹息一声，道：“金萍你可知道，你为什么能坏了老夫的事吗？”

金萍道：“因为你太信任我。”

申三峰突然大喝一声，双腕互击，震断了自己双手腕骨，道：“孩子，你怕我杀你，现在，我双手已断，你可以过来了。”

金萍怔了一怔，道：“你……”

申三峰道：“你过来，我有话告诉你。”

金萍怔了一怔，缓步行了过去。

无名子紧随金萍身后。

申三峰道：“无名子，你不用过来，我已自断双手，如何还能杀得了她。”

无名子停下脚步，金萍却缓步走了过去。

申三峰低声说道：“金萍，你知道我是你的什么人？”

金萍笑一笑，道：“咱们是合伙的朋友，对吗？”

申三峰道：“不对，我是你的父亲。”

金萍一皱眉头，道：“你胡说些什么？”

申三峰微微一笑，道：“萍儿，信不信由你，我要去了。”忽然一头撞向岩壁。

无名子动作如电，一把抓住了申三峰，道：“你既有死的勇气，为什么不把这些江湖的疑窦，交代清楚？”

申三峰淡淡一笑，道：“无名子，我永远不愿受制于人。”转身附在金萍耳际，低言数语，转身而去。突然仰身倒卧下去。

无名子轻轻叹息一声，道：“他口中含有奇毒，救不活了。”

金萍呆呆的站着，看着申三峰的尸体出神。

无名子低声道：“他对你说些什么？”

金萍道：“他告诉我真的申三峰被囚之处。”

无名子道：“他还说些什么？”

金萍道：“他还说了一件事，不过，我不相信。”

无名子道：“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金萍摇摇头，道：“不行，我要证实了，再告诉你们。”

无名子道：“金萍，真天皇教主死了，你准备作何打算？”

金萍道：“我要走……”

白天平道：“很多事，要你交代，你怎能一走了之？”

金萍轻轻叹息一声，道：“白兄，我会很快回来的。”

白天平一横身拦住了金萍的去路，道：“你不能走。”

无名子沉声道：“平儿，放了她。”

白天平怔了一怔，退到一侧。金萍一提气，疾奔而去。

无名子抱起申三峰的尸体，对闻钟说道：“有一事相烦掌门人。”

闻钟道：“贫道惭愧得很，道兄您请吩咐。”

无名子道：“随来的丐帮弟子，大都不是丐帮中人，你下令玄支剑士把他们兵刃收下押回贵派。”

闻钟道长道：“如是他们不肯听从呢？”

无名子道：“那就一律搏杀。”

闻钟沉吟了一阵，道：“道兄，想必对丐帮中的事，知道的不多。”

无名子道：“掌门人的话，是什么意思？”

闻钟道长道：“这些丐帮子弟，贫道见过这些人，申三峰是确然有些问题，但这些人，十之七八是丐帮弟子。”

无名子道：“道长，贵门中的玄支剑士，是不是只会杀人？”

闻钟道长道：“那倒不是……”

无名子低声道：“那就想办法把他们生擒过来，暂时押在贵派中。”

闻钟道长道：“这个可以。”长剑一摆，高声道：“要他们放下兵刃、如是不肯束手就缚的，那就废去他们的武功，非不得已，不许伤害他们的性命。”

玄支剑士应了一声，迅快的把丐帮中的弟子，给围了起来。

无名子缓步行到袁道身前，伏下身子，由袖中取出一粒丹丸，塞入了袁直口中。轻轻一掌，拍在袁道的背心之上。

白天平低声道：“师父，这丸药由何处而来？”

无名子道：“申三峰交给我的。”

白天平道：“这个人如何可信，这丹丸可能是假的。”

无名子道：“我已经检查过了，这不是毒药。”

白天平心中虽然有些不安，但却没有再说话。无名子表面上神色很镇静，但内心之中却也紧张得很。

两个人站在袁道的身侧，神情紧张的望着袁道，静待变化。

田无畏轻轻咳了一声，道：“师父，咱们放走金萍，如何能再找到她？”

无名子道：“我已经知道了一个大概，目下还有一两处小地方，无法证明，找不到金萍，我也能在很快的时间内查明内情。”

田无畏道：“这么说来，金萍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了？”

无名子道：“很重要……”

白天平道：“既然是很重要，她如是不回来，那又将如何？”

无名子笑一笑，道：“等袁道醒来之后，求证一事，即可真象大白了。”

田无畏吁一口气，道：“师父，弟子混入了天皇教中数年，想不到，仍未能找出个中之秘。”

只听袁道长长吁一口气，睁开了双目，道：“小丫头……”

瞥见申三峰横尸身前，不禁一怔，道：“这是怎么回事？”

无名子道：“申三峰就是天皇教中的幕后首脑，他已自己承认，咬破口中的毒药而死。”

打量了申三峰一眼，袁道缓缓说道：“老叫化不太相信。”

无名子道：“事实俱在，你不信，何妨问问别人。”

袁道道：“人心难测，老叫化走了一辈子江湖，如今才知道，江湖上的凶险诡诈，叫人无从捉摸，很多人道貌岸然，但事实上，他却是罪魁祸首。”言下之意，分明对无名子，有着极大的怀疑。

白天平低声道：“义父……”

袁道接道：“天平，老叫化对你还保持一点信任，告诉我，什么人，震断了申三峰的双腕？”

白天平道：“申三峰自断双腕。”

袁道道：“为什么？”

白天平仔细说明了经过之情。

第三十八回 真相大白 罪魁伏诛

袁道嗯了一声，道：“这怎么可能呢！”

白天平道：“平儿和申帮主相处很久，对他表现忧心江湖事务，感佩至极，但实未想到他竟然是一个内藏巨恶的大奸，他不但隐藏自己的真正身份，而且，连武功也藏了不少，他本身具有的武功，只怕要比他平常高出数倍之多。”

无名子低声道：“袁兄，他不是真的申三峰……”

袁道道：“真的申三峰呢？”

无名子道：“早已被囚了起来。”

袁道似是逐渐又对无名子恢复了信任：“老道士，这究竟怎么回事，你好像已经很清楚了？”

无名子道：“我已经知晓了十之七八，只想向你老叫化求证一两件事，就可以全盘了解了。”

袁道道：“你想知道什么？老叫化知无不言。”

无名子道：“听说你和当今九大门派掌门人的交情都不错。”

无名子道：“除了昆仑、崆峒之外，老叫化都有点交情。”

无名子回顾了一眼，道：“老叫化，你和他们的交情，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袁道道：“这个么？很难说了，至少在表面上，他们都对我很敬重。”

无名子道：“如是你邀请他们来此一行，他们是否会答允？”

袁道沉吟了一阵，道：“那要看为什么事？如是江湖上的大事，老叫化相信他们会来。”

无名子道：“那你就出具名柬，由武当派掌门人和你联署，请他们来此一行如何？”

袁道道：“这又为什么？”

无名道：“你招请他们来此，贫道自会给你一个交代，保证他们有不虚此行之感。”

袁道道：“有这等事？”

无名子道：“这一生中，贫道从没有骗过你袁兄，对吗？”

袁直道：“骗是没有骗过，不过，老叫化越思越想，越觉着你这个人隐藏秘密太多，无法了解。”

无名子道：“袁兄，你请是不请？”

袁道沉吟了一阵，道：“请是可以请了，不过，师出无名。”无名子道：“他们知不知道天皇教肆虐江湖的事？”

袁道道：“这等大事，岂有不知之理。”

无名子道：“那就好，你请他们来这里，揭穿天皇教的隐秘。”

袁道道：“老道士，你可是要老叫化拿一生的名誉，去骗他们吗？”

无名子道：“不是骗他们，我说的很真实。”

袁道道：“很真实？”

无名子道：“不错，你请他们来此就是，不过，要他们会齐之后，再来揭开此中的隐秘。”

袁道一怔神，道：“隐秘在哪里？”

无名子一指身后的山洞，道：“就在这山洞中。”

袁道道：“好！老叫化先去瞧瞧。”

无名子道：“现在还没有。”

袁道大声喝道：“老道士，你在搞什么鬼。”

无名子道：“我们师徒三人，都在此地，准备彻底的找出天皇教隐秘，等你老叫化邀集他们会集之后，贫道自会有一个交代。”

袁道道：“你是说，你们师徒三人，暂时住在此地。”

无名子道：“是！可以要武当门下派人监视，贫道等决不逃走。”

袁道道：“老道士，你究竟是怎么回事？”

无名子道：“袁兄，你相不相信贫道？”

袁道道：“到目前为止，老叫化还是很相信你的。”

无名子道：“好！你相信我就好！贫道希望你能邀请各大门派的掌门人来，贫道自信会有个交待。”

袁道道：“你交代什么？”

无名子道：“至少二十年江湖平安。”

袁道道：“老道士，老叫化是越听越糊涂了。”

无名子道：“怎么说？”

袁道道：“我想不出，当今武林之中的掌门人，怎会和这些事扯上关系？”

无名子道：“没有关系，但有一个事实是，目下武林大局，还控制在这些人的手中，如若他们肯尽些心力，至少可以使江湖上大部分的混乱局面，为之消除。”

袁道皱皱眉头，道：“老道士，你想过没有，把各大掌门人找来此地，不是容易的事。”

无名子道：“我知道，所以，要你再出一次面子。”

袁道吁一口气，道：“好吧！我去试试看，我会尽力而为。”

无名子道：“那就重托你了。”

袁道回顾了一眼，道：“老道士，你知道，邀请他们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无名子道：“我知道。”

袁道道：“那可能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无名子道：“我们师徒会很耐心的在此等候。”

袁道道：“好！老叫化试试看，三个月内，我帮你邀请他们，但能来多少，老叫化子就知道了。”

无名子一合掌，道：“你去吧！”

袁道轻轻咳一声，道：“我要带一个人同走。”

无名子道：“什么人？”

袁道道：“白天平。”

无名子沉吟了一阵，道：“好……”

白天平道：“义父，家父也在此地，平儿也该和他见个面。”

袁道道：“可以，明日中午时分，我来接你。”

白天平望了无名子一眼，道：“好吧！明日中午，平儿去不去，都会有一个决定。”这时，玄支剑士已制服了大部分丐帮弟子，在闻钟率领之下离去。

山谷中，只余下了无名子、田无畏、白天平、何玉霜和洪承志。

白天平轻轻吁一口气，道：“师父，也许是弟子真是少不更事，我对师

父这些作法，确是越看越糊涂了。”

无名子道：“立刻你就会明白了……”

目光一掠洪承志和何玉霜，道：“两位，是否要先走一步？”何玉霜道：“我不走！”无名子道：“哦！”何玉霜道：“我内心之中，已自承认是天平的妻子，除非他不要我了，我就立刻离去，我身世凄凉，这世间，已经没有一个亲人了。”无名子轻轻吁一口气，道：“洪少兄，你准备作如何打算？”洪承志道：“道长这是下逐客下了。”无名子道：“说不上逐客令，贫道只是想先了解一下，洪少兄的用心。”

洪承志道：“在下对先祖之死，虽有悲痛，但如他真是罪有应得，那就算了，所以，我想查个明白。”

无名子道：“我们要留此一段时间，而且，还要处理这些尸体。”

洪承志道：“这个在下倒可以帮忙。”

无名子道：“洪少兄，如此决心留此，贫道极为欢迎，不过贫道有一件事相求。”

洪承志道：“不敢当，道长只管吩咐。”

无名子道：“希望洪少兄能多增一些耐性，未完全了解事实真相之前，不可轻易发作。”

洪承志道：“哦！”

无名子道：“如是洪少兄自己没有这份修养，那就请便，反正，真相很快会大白江湖。”

洪承志道：“好吧！在下答允道长就是。”

无名子抱起了申三峰的尸体，道：“那就请诸位动手，先把这些尸体除去。”

自己却当先行入山洞之中。田无畏、白天平、洪承志等一齐动手，很快的清除了余下的尸体。

只见无名子把申三峰的尸体，摆在一处阴暗所在，双目凝注在尸体之上，似是在找寻什么。

白天平瞧的十分奇怪，低声道：“师兄，师父在瞧什么？”

田无畏道：“师父不相信他真的死了。”无名子点点头，道：“据说有一种药物，服用之后，可以使一个人，几个时辰内停止呼吸。”

田无畏双目神凝，盯注在申三峰的脸上瞧着。一个时辰过去了，仍不见有什么反应。

白天平道：“我看他是死了，不会再活了。”无名子道：“天平耐心一些。”

又等了大半个时辰之久，仍无反应。

田无畏道：“师父，他会不会服药过量，不再醒转？”

无名子微微一笑，道：“他已经醒过来多时了。”语声一顿，接道：“申三峰，你不用装作了，如是拖延太久，我们会认为你真的死了，入土为安，只好把你活埋了。”

申三峰突然睁动了一下双目，道：“老道士，你怎么会知道我没有死？”无名子道：“第一，你不是肯以死谢罪的人；第二，你不是轻易认输的人。”

白天平冷笑一声，道：“申帮主，你不怕我们把你活埋了吗？”

申三峰道：“不要紧，你们把我活埋了，那就算我的运气坏了。”

无名子道：“事至如今，你是否可以把内幕完全说出来呢？”

申三峰笑一笑，道：“其实也不用说什么了。”

无名子道：“我不明白，你究竟希望些什么？”

申三峰道：“我希望霸主天下武林，你们能允诺吗？”

白天平道：“不能允诺，你现在已经被我们困住了，我们可以杀了你。”

申三峰笑一笑，道：“我是一个很明现实的人，我知道自己无法胜过诸位时，只好一死了之。”

白天平道：“但你没有死。”

申三峰道：“如不是无名子这个牛鼻子老道士，你们决不会发现我是伪装的。”

白天平道：“不错。”

无名子吁了一口气，道：“取下你头上的伪装吧。”

申三峰怔了一怔，道：“你……”

无名子道：“你觉着奇怪是吧？”

申三峰道：“无名子，我早该杀死你的，我有很多次机会。”无名子道：“一个人，一生中都有些错误，只看这些错误的大小，当年如非贫道犯有错误，怎会有今日之局。”

田无畏突然伸出手去，一把抓下了申三峰的头发。无名子叹息一声，道：“果然是你！”

申三峰并不是一个光头，而是生的有发，只是头发生的很稀疏，看起来，有如光头一般。淡淡一笑，无名子缓缓说道：“你这个缺陷永远无法使它改好。”

申三峰道：“所以，我造一顶假发戴上。”无名子道：“不过，这件事总有被人揭露的一天。”

申三峰笑一笑，道：“这件事，已经多少人知道了？”无名子道：“目下，就是咱们这些在场之人知道。”

申三峰道：“那很好，咱们可不可以说说条件？”无名子道：“你先说说看吧！”

申三峰道：“我有能力控制丐帝，你只要设法对付闻钟道长，控制玄支剑士，咱们就算完成了大半霸业。”无名子道：“只怕少林和其他七大门派会出面干涉。”

申三峰哈哈一笑，道：“这件事容易得很，咱们以闻钟道长之名，发出大破天皇教后庆功宴的请柬，请各大门派中的掌门人来此庆功，然后，一网打尽，那时，他们身入牢笼。不同意也不行了。”

田无畏道：“如是他们不同意，那又如何？”

申三峰道：“老办法，取而代之，这是一个很古老，但却很实用的办法。”

白天平听得瞠目结舌，呆在一侧。洪承志只觉热血沸腾，几乎忍不住要发作出来，但他还是忍住了。

无名子点点头，申三峰又道：“老道士，你余下的祸害，那一批黑、白两道中的高手，元老，都被我精密的计划下，利用杀手，明搏暗杀，除去了十之八九，余下的，只有一个袁道和几个大门派的掌门人，老实说，咱们如能合作，有如顺风行舟，很快能完成江湖霸业。”

无名子道：“可惜的是，你杀的不彻底，咱们几乎也没有一点实力了。”

申三峰道：“有！我还保有一部份最好的杀手，如再加上玄支剑士，可

当得天下无故。”

白天平忍不住接道：“但你双腕已断，还能做得什么大事？”

申三峰冷笑一声，道：“老夫这一双手，岂是容易断的吗？”

一面举起了双腕，轻轻摇动，那证明了他一双手腕，完好无损。

白天平有些震骇地道：“我看到你双手互击，两腕软软垂了下去。”

无名子道：“世上有一种武功，叫作软骨功，练到了相当的火候之后，手骨可以垂了下来。”

白天平道：“原来如此。”

申三峰笑一笑道：“年轻人，你需要学习的地方太多，对江湖中的事务，你了解得太少，以后，最好是多听少讲。”

白天平想反唇相讥，但话到口边又停了下来。原来，他忽然发觉，无名子似乎也有些问题。

但听申三峰接道：“老道士，现在的局面很恶劣，但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究竟作何打算？”

无名子微微一笑，道：“你敢和贫道合作吗？”申三峰道：“为什么不敢？”无名子道：“好！要合作，就要说个明明白白，你究竟有些什么实力？”

申三峰道：“我还有四十八位一流的剑手，绝对听从我的命

无名子道：“还有吗？”

申三峰道：“丐帮弟子，我可以指挥十之五六。”

无名子道：“还有吗？”

申三峰道：“少林派中，也有我的人手。”

无名子道：“哦！你在少林寺中，有多少人手？”

申三峰道：“大概几十个吧！老道士、你应该知道我，对于属下的选择，我是个求质不求量的人。”

无名子道：“除了少林之外，还有些什么人？”

申三峰道：“老道士，你不觉着自己问得太多吗？”

无名子笑一笑，道：“玄支剑士、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如若咱们无能抗拒玄支剑士，那就很难有成功之望了。”

申三峰哈哈一笑，道：“牛鼻子，你只要肯和我合作，我相信在三个月之内，咱们就可以造出一番新局面来。”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我见过玄支剑士的厉害，也想出了对付他们的办法。”

无名子道：“什么办法？”

申三峰哈哈一笑，道：“老道士，我怎能相信你真的和我合作呢？”

无名道：“如何你才相信？”

申三峰道：“很容易，目下这群人中，白天平满腔仁义，决难和咱们合作，最好是把他杀了。”

无名子回顾了白天平一眼，道：“你可知道，杀了白天平的后果吗？”

申三峰道：“什么后果？”

何玉霜疾快的向后退了三步，双手各握两枚飞铃。

洪承志也手握刀柄，朗朗说道：“白兄，咱们联手一战如何？这种江湖上超级高手，打起来，定然是凶象百出。”

白天平右手也握了住剑柄，冷冷说道：“大是大非之前，在下也顾不得师伦大道了。”

无名子淡淡一笑道：“申三峰，看到了没有？”

申三峰打量了四周形势一眼，道：“老道士，田无畏肯不肯听你的？”

无名子道：“这时刻，很难预料了。”

田无畏笑一笑，道：“如若没有何玉霜的飞铃，我相信咱们可以对付他们三个。”

无名子道：“多了何玉霜的飞铃呢？”

田无畏道：“咱们准败无胜。”

申三峰道：“那是反对我们了？”

田无畏笑一笑，不再作答。

申三峰突然间一挺而起，直向无名子扑了过来。无名子道袍拂动，击出了两掌。

但见人影交错，眨眼之间，两人已交手十招。这变化，大出意外，看得白天平瞠目结舌，呆在一侧。

申三峰攻出五拳，无名子还了五拳。两人平分秋色。

申三峰突然后退了两步，道：“老道士，我想请教一件事。”

无名子道：“请说。”

申三峰道：“咱们两人的武功，究竟是何人高强一些？”

无名子道：“贫道自信，剑法上比你高明。”

申三峰道：“剑法之外呢？”

无名子道：“也不会输给你。”

申三峰道：“我就是不服这个气。”大喝一声，又向无名子扑了过去。

场中人，大都被他这雷霆一击，引得全神贯注。这在这群豪心神一分之际，申三峰突然挥动右手，数十粒黄豆大小的珠镖，突然飞起，分击向洪承志、白天平和何玉霜、田无畏身上。

这等近距离中突然发难，实叫人防不胜防。何况，申三峰熟练的手法，珠镖激射，笼罩了丈许方圆。

洪承志、白天平、何玉霜、田无畏，全为珠镖击中。每个人身中数粒。这些珠镖，有不少击中了人身穴道上。

何玉霜、田无畏，被击中数处要穴，身手一软，倒了下去。白天平和洪承志，也跌坐在地上。

申三峰哈哈一笑，道：“老道士，在下这花雨珠镖的手法如何？”

无名子道：“很高明。”

申三峰道：“这四人都被我制住了，你还有什么顾虑？”

无名子摇摇头，道：“我不了解你实力之前，只怕很难合作。”

他目光转动，只望了白天平等一眼。似乎是，这些人身中珠镖，并未引起他太大的关心。

白天平忽然觉着心中一凉。

申三峰亲自动手，把四人移于一处。无名子冷冷的看着，未干预，也未多问。

片刻之后，步履声响，跑走的金萍，突然又赶了回来。

白天平心中一动，暗道：果然金萍和申三峰勾结在一处。

望望白天平等四人，金萍笑一笑，道：“他们四人怎样了？”

申三峰道：“中了我的珠镖。”语声一顿，接道：“你找到他们没有？”

金萍道：“找到了，而且，已经把他们带来此地。”

申三峰怔了一怔，道：“带来作甚？”

金萍道：“这地方不安全，咱们应该早些离去才好。”

申三峰微微一笑，道：“无名子要袁道邀请各大掌门人来，给了咱们一个很好的机会，中间有几个月的时间，咱们全力对付玄支剑士，然后，设下埋伏，一网打尽各派的掌门人，武林霸业立成，这岂不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吗？”

金萍道：“你真会相信无名子吗？”

申三峰道：“相信，我们非得互相信任不可，我们两个合则两有其利，分则两受其害。”

金萍笑一笑，未再答话。

申三峰回顾了无名子一眼，道：“老道士，你是愿意真的和我合作？”

无名子道：“你好像一直不太信任我。”

申三峰道：“咱们从根本上不同，所以，我无法太过放心你。”

无名子道：“你的意思是……”

申三峰接道：“我要离开一趟，你会不会解开他们的穴道。”

无名子道：“如何你才能放心？”

占三峰道：“我要点了你的穴道。”

无名子道：“好吧！尽管出手。”

申三峰出手点了无名子两处穴道，笑道：“老道士，你忍耐一些，经过了几次之后，我就会相信你了。”

无名子淡淡一笑，默不作声。申三峰转过身子，大步而去。

目睹申三峰、金萍去远之后，白天平低声说道：“师父，你真的和他合作了？”

无名子摇摇头。

白天平道：“既无合作之意，为什么要任他宰割？”

无名子道：“因为我们需要多一些了解。”

白天平叹口气，道：“我们都被他点了穴道。”

无名子笑一笑，道：“天平，你年纪轻，太沉不住气。”

白天平道：“师父的意思是……”

无名子接道：“你如能沉得住气，我就解了你的穴道？”

白天平道：“师父，你不是也被人点了穴道吗？”

无名子道：“不错，但为师的如无自解穴道的把握，怎会让他点了穴道。”

白天平道：“难道师父可以自解穴道吗？”

无名子道：“不错，我可以自解穴道。”

白天平道：“师父，可不可以把弟子的穴道解了？”

无名子点点头，叹口气，道：“可以，不过，你要学习忍耐。”

白天平道：“弟子当尽力学习。”

无名子突然伸出右手，连拍三掌，解了白天平、洪承志、田无畏三人的穴道。

白天平解了穴道之后，立时又解了何玉霜的穴道。

无名子道：“好了，别让人瞧出来，你们穴道已解。”

白天平明白了，轻轻吁一口气，道：“师父，弟子惭愧……”

无名子道：“天平，江湖上发生这样一次大乱，为师的责任很重大，所以，任何人责怪为师，都是理所当然的事。”

白天平道：“师父，你已经早知这申三峰是何许人了？”

无名子点点头，道：“是！”

白天平道：“为什么不揭穿他，一举搏杀了他，却甘愿受他的凌辱？”

无名子道：“天平，事情已经了了十之八九，除去他，并非难事，但我心中总是有些怀展。”

白天平道：“怀疑什么？”

无名子沉吟了一阵，轻声道：“和那些各大门派的当权人物有关……”

白天平吃了一惊，接道：“师父的意思是……”

无名子道：“他们利用我解散的天皇教，作为班底，发展成今日之局，当年的老人，都已死去，这些人怎么死的，应该查一个明白，金萍杀死十三大魔头，虽然卑下一些，但十三魔昔年积恶太多，也该死而无憾了。”白天平道：“师父，目下咱们还要了解些什么呢？”

无名子道：“了解那申三峰，是和什么人狼狈为奸，为什么，几大门派都纵容他成此气候？”

白天平道：“那申三峰究竟是何许人？真正的丐帮帮主，现在何处？”

无名子道：“这就是我们要等下去的原因，瞧情形，也该明朗了。”

白天平道：“师父，他会信任你吗？”

无名子道：“不会，他随时随地，都在打算着要害我，我也随时提防着他……”

白天平道：“师父，如是刚才他要对我们下手，岂不是都要死于他的手中了。”无名子道：“这要靠判断，我看不出他双目中有了杀机，也感觉到，还不到杀咱们的时机。”

田无畏道：“弟子又学会了一招，杀人要在不动声色之中。”

无名子道：“说来容易，作来难，任何人在杀在之前，都难免目露凶光，至少，眉宇间，会泛现出一片杀机。”

白天平轻轻吁一口气，道：“师父，咱们现在还要忍下去吗？”

无名子道：“一百行程半九十，咱们要尽量的忍耐下去，直到真相大白。”

白天平道：“师父，难道现在，还未到水落石出的时间吗？”

无名子道：“快了，快了，咱们再忍耐一下吧！”

洪承志道：“老前辈，金萍那丫头带来的是什么人？”

无名子道：“可能是真的申三峰。”

白天平道：“咱们何不去把他救下来，岂不立刻明了内情。”

无名子道：“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这也可能是他们设下的圈套。”

白天平还待问话，洞外已快步进入一个人。是金萍。一个神秘莫测，正邪难辨的大姑娘。

只见她一直奔到白天平的身前，道：“白兄，咱们之间，结怨最深，应该先行和解。”

白天平冷笑一声，道：“在下穴道被点，姑娘只一出手，就可以取我之命了。”

金萍道：“我如真有杀你之心，哪还会留到现在，你自己算一算，我有多少次杀你的机会？”

白天平想了一想，果然不错，这金萍确有很多次杀死自己的机会，不禁叹息一声，道：“姑娘，两头蛇罕见，但两面人却是不少，但像你姑娘这样年纪的人，竟然能叫人无法分辨敌我，无法分出正邪，可算是很少见到了。”

金萍神色一正，道：“这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所作所为，和我心中想的完全不同，所以，我就变的正正邪邪，难以预测了。”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不但是别人无法预测我会做出些什么事来，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下一个时辰中，会做出些什么事。”

白天平道：“哦！”金萍道：“譬如说吧！我很喜欢你，但我们相见时，都闹得不欢而散……”长长吁一口气，接道：“有时候，我想杀你，但常常在见你之后，又改变了心意。”

白天平道：“这又为了什么？”金萍道：“我如能解释出来，早就解答了。”

田无畏道：“金萍，你在武家堡中时间不太短，我竟然没有把你瞧出来。”金萍道：“你的头仰的太高，只往上面看，平射一下，也就不错了，哪会注意到我们这作丫头的人。”

田无畏脸上一红，道：“惭愧，惭愧……”

无名子道：“金萍，他和你是何关系？”

金萍道：“你们真的不知道吗？”

无名子道：“知道了，贫道怎会再问？”

金萍道：“我们本是义父女，现在，好像要变成亲父女了。”

田无畏道：“为什么？”

金萍道：“这件事，我也不太明白，他告诉我。我只好听了。”

白天平道：“你相不相信他的话？”

金萍道：“老实说，我本来有些不信的，现在，似乎是有些半信半疑了。”

白天平道：“难道这父女之情，也是随口可以胡说的吗？”

金萍笑一笑，道：“看他平日对人的阴毒手段，对我似乎是确然有些不同，这就叫我不能不信了。”

何玉霜道：“你见过你妈没有？”

金萍道：“没有，我爹说，我妈死了。”

无名子道：“你这一身武功，并非她传授？”

金萍道：“是！我另投名师……”

一阵步履声，传了过来，打断了金萍未完之言。

是申三峰，身后还跟着四个身穿黑衣，佩长剑的人。

白天平、洪承志，不自觉的回顾了身侧的宝剑和长刀一眼。

无名子生恐两人露出破绽，急急说道：“金萍带来的是什么人？”

申三峰哈哈一笑，道：“货真价实的申三峰，和两位固执不肯就范的老和尚。”

无名子道：“能不能要他们来和贫道见见，也许，我能够劝他们改变心意。”

申三峰哈哈一笑，道：“老道士，你不用心急，这中间的事情，你已了解了十之八九了，你是否真的愿意和我合作，已到了最后阶段。”

无名子笑一笑，道：“这个要你自作推断了。”

申三峰道：“老道士，如是我们不能合作，我要立刻杀了你，不会再留下你这个大害。”回目一顾四个黑衣人，接道：“你们看清楚这四个人的形貌没有。”

四个黑衣人都带着一种掩去整个头脸的帽子，只露出两个眼睛。

只听四人应道：“看清楚了。”

申三峰道：“你们分配好了吗？”

四个黑衣人道：“分配好了。”

申三峰道：“老道士，这四人，都是老夫的亲传弟子，他们除了武功不错之外，而且，还很善易容之术，如是你四位死了，他们四人，立刻可以改扮你们四位。”

无名子道：“好办法，真是算无遗策。”

申三峰道：“夸奖，夸奖。”举手一挥，四个黑衣佩剑的汉子，又退了出去。

无名子道：“现在，咱们似是可以开诚相见的谈谈了。”

申三峰望了白天平和田无畏一眼，道：“你调教这两个弟子都不错，一个混入了天皇教，一个一出道就成名江湖，只可惜，你不敢把你过往的事告诉他们，咱们要开诚相见，那就要先揭开你过去的丑事了。”

无名子道：“说吧，希望你别要加油添醋就是。”

申三峰哈哈一笑，道：“金萍，去把他们几位请来……”

金萍微微一笑，起身而去。

片刻之后，金萍带了白玉山、白夫人、黄夫人、黄凤姑、伍元超、铁成刚行了进来。

申三峰道：“白天平，你父亲是个大善人，表面上却不敢搏取善名，你可知道为什么？”

白天平摇摇头，道：“不知道。”

申三峰道：“因为他自知罪孽难恕，不敢再搏善名。”

白天平道：“爹，他说的可是真的？”

白玉山点点头，道：“是，孩子，我已用了最大的心力，希望能补偿过去的错失，但是，仍然不能够……”

白天平接道：“爹爹，事到如今，你也不用隐瞒什么，这些江湖大变，怎的竟牵连咱们的家事。”

申三峰接道：“白天平，你早该想明白，你师父号无名子，因为不敢用名字，如若你师父真是世外高人，又怎会和你爹相识？”

白天平怔了一怔，道：“师父，这也是真的吗？”

无名子微微一笑，道：“真的。”

白天平道：“黄伯父也是故意被杀的了。”

白玉山道：“是，他收藏了一本剑诀……”

白天平道：“所以，你杀了他，取走那本剑诀。”

白玉山道：“孩子，我不想辩说了，总之，你黄伯父死在我的剑下。”

申三峰道：“那剑诀落到了无名子的手中，使他成为一代剑术名家，也创出一个天皇教，造成江湖大劫。”

白天平黯然泪下，道：“师父，这不是真的吧？”

无名子道：“是真的。”

白天平呆了一呆，道：“弟子根悲痛。”

申三峰笑一笑，道：“无名子，现在，你觉着应该如何？”

无名子道：“贫道愿闻高见。”

申三峰道：“你杀死白天平，还是让白天平杀了你？”

无名子道：“你只把事情说了一半，为什么不说完全呢？”

申三峰道：“好，还有邱仙子的事，也让他们听听好了。”

无名子道：“你请说吧！”

申三峰道：“邱仙子一代女侠，被你始乱终弃，害得她痛不欲生，可有此事？”

无名子道：“有！但不知仙子现在何处？”

申三峰道：“你想不到吧！她还活在世上。”

无名子目光突转到金萍的身上，道：“姑娘，你剑法诡异，剑剑都带着杀机，颇似仙子的传人。”

金萍道：“不错，家师正在邱仙子。”

无名子道：“她好吧！”

金萍道：“她很好！但她对你的积恨，一直难以消除。”

白天平突然大声叫道：“申三峰，我母亲应该是清白无辜的人。”

申三峰道：“不错，白夫人是唯一无辜的人，只是她嫁了这样一个丈夫，身受拖累，自难避免了。”

目光突然转到黄夫人的身上，道：“你丈夫交友不慎，致遭惨死，其情可悯，你可想替他们报仇？”

黄夫人道：“老身心中积忿早消，但经你这一提，又激起了我的旧恨。”

申三峰道：“只是杀了他们，太过便宜，我想倒不如让他们吃上一种毒药，变得浑浑噩噩，成一具行尸走肉，虽生犹死。”

黄夫人道：“我心中积忿难消，不杀他们，也要教他受些活罪。”

申三峰道：“好！这有宝剑，你可以在他们不致命的地方刺上两剑。”

黄夫人取过申三峰面前的长剑，道：“申帮主，我还有一事不明，这无名子和白玉山勾结一处，先夫生前，难道全无发觉吗？”

申三峰道：“夫人难道不知，他们三人本是金兰兄弟。”

黄夫人点点头，道：“原来如此，但老身只见过白玉山一人，这位无名子，却是从未见过。”

申三峰道：“那时，他正逃避邱仙子，怎敢露面……”

黄夫人长剑一转，突然向申三峰刺了过去。

申三峰右手一抬，食、中二指，夹住了剑锋，道：“你疯了，放着仇人不刺，怎会刺向我来？”

黄夫人道：“我没有疯，疯的是你！”

申三峰道：“你讨死吗？”

黄夫人道：“我被你欺骗了数十年，倒不如早死算了……”

白天平又是一呆，道：“黄伯母，他是谁……”

黄夫人道：“黄世荣，我的丈夫，你的黄伯父，你父亲的义兄，你师父的义弟。”

白天平简直如做梦一样，只觉事情变化万千，片刻间就完全改观，真是忽晴忽雨，莫可预测。

申三峰右手二指一扭，百炼精钢的宝剑，竟被他扭作两断，左手一掌，迅如闪电，拍向黄夫人的顶门。

无名子右手疾出，接上一拿，道：“老二，太晚了，杀了弟妹，也无法再保隐秘了，何不让她说个痛快。”

申三峰突然取下面具，恢复了本来面目，道：“好！你们既然知道了，我也不再装下去，反正，你们也别想活着离开。”

黄夫人五官扭曲，双目裂崩，血泪俱下，道：“真的是你！”

黄世荣冷笑一声，道：“你不是已经猜到了吗？”

黄夫人长长吁一口气，道：“我希望会猜错，不幸的却是猜对了。”

无名子道：“贤弟妹，冷静些，你一直不太清楚有我这个大哥，但我对你却知道很多，你一直是个很贤淑的女人。”

白玉山道：“二嫂，我也想不到这兴风作浪的人，竟是二哥，我一直认为他真的死去了，二嫂，大丈夫难保妻贤子孝，但妻子儿女，也难保夫盗父奸，你也不用太悲苦。”

黄夫人道：“我痛心他骗了我不算，竟然害了亲生女儿……”

无名子道：“贤弟妹，我有办法使凤姑和伍元超，摆脱魔功的控制，还你一对孝婿娇女。”

黄世荣道：“你真能吗？”

无名子点点头道：“能！”

白天平直到此刻，才解开了心中一团隐秘，何以，无名子这等高人，怎会和父亲那样亲密，原来，他们早年都是义结金兰的兄弟。

黄夫人轻轻吁一口气，道：“大哥，妾身有些想不明白，以你在武林中的身份、地位，怎会和他义结兄弟，而且，又故意隐秘，不让我们知晓。”

无名子叹息一声，道：“贤弟妹，咱们都吃了他外貌忠厚的大亏，老二是属于那形猪心虎的人物，好些说，他是大智若愚，坏些说，他是故作忠厚，其实，他心地的阴险，生性的凶残，比之那些江洋大盗，黑道巨枭，又恶毒十倍了。”

黄夫人道：“我知道，大哥不用对我有所顾虑，你要下手尽管下手。”

无名子道：“我为何隐身藏起，不让贤弟妹知道，也是他的主意，当时，我还认为他是为我顾虑，事实上，而是便于进行他设计的阴谋。”

黄夫人哦了一声，神情中仍是困惑，似是还未了解话中的含意。

无名子接道：“如若贤弟妹早知道有我这个大哥，一开始，必然会找上了我，我相信他就难再有机会，玩出这么一套金蝉脱壳的把戏了。”

白玉山道：“起因，就为了那一本剑谱吗？”

无名子道：“那只是原因之一，最重要的是，他了解了天皇教的内情之后，才动了心机……”

白玉山道：“奇怪的是，他如何能安排得那样一个巧法？”

无名子道：“这并非太难的事，牺牲一个替身就是，他武功早已超过了你很多，每天找你比剑，只有一个用心，那就是让我觉着他武功、剑术，都还未入上乘境界。”

白玉山道：“这么说来，大哥早就知道了？”

无名子摇摇头道：“不知道，我如早知道了，岂肯容他造成如此悲惨之局。”

黄世荣哈哈一笑，道：“两位，说得很多了……”

黄夫人接道：“事情已经很明显了，你还要作何打算？”

黄世荣道：“打算的是你们。”

白玉山道：“怎么说？”

黄世荣道：“我如心中不存一点相交之情，早就杀了你们，哪还会有今天的结果。”

无名子道：“可惜的是你太自信……”

黄世荣道：“也低估了你。”

无名子道：“现在，你准备如何？”

黄世荣道：“我已在这山洞之外，安排了人手，只要我一招呼，就可以要他们对诸位展开围攻。”

白玉山道：“只怕你一招呼，也会先招来我们的围攻。”

黄世荣哈哈一笑，道：“就算你们在场的人，一齐出手，又能奈我何？”

洪承志冷笑一声，道：“好狂的口气，在下倒是有些不信。”霍然站起身子，举起长刀。

无名子摇摇手，道：“老二，目下局面已很明显，一个人敢作敢当，现在，也应该束手就缚了。”

黄世荣道：“为什么，目下情势，我还是占了绝对的优势。”

洪承志道：“这要看你怎么算了，不论你外面有多少人，一动手，你就可能先死。”

黄世荣冷冷说道：“娃儿，你真的自信，一刀可以伤我吗？”

洪承志道：“不错。”

黄世荣道：“咱们要不要试试看？”

洪承志道：“很好，这洞中虽然小了一些，但还有施展余地。”

黄世荣哈哈一笑，道：“好！你们都把绝技施展出来，让你们败个心服口服。”

无名子道：“老二，你真的这么不知进退吗？”

黄世荣怒道：“无名子，你可是不相信我的话？”

无名子淡淡一笑，道：“老二，不错，你这些年来，奇遇甚多，武功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不过，别的人也没有闲着，你有进境，我们也一样的没有停下。”

黄世荣道：“不错，大家都有进境，但进境有很大的不同。”

无名子道：“什么不同？”

黄世荣道：“我进十分，别人也许只进了三分，他本来强我五分，算起来，他还要输我几分了。”

无名子道：“帐是这样算法吗？”

黄世荣道：“无名子，你觉着那应该如何一个算法？”

无名子道：“照你的算法，那是把人加在一起，但如你的算法没有错时，我们这些人，可以乘起来。”

黄世荣道：“你怎么算，你们也无法威胁到我。”

无名子淡淡一笑，道：“老二，你真要动手吗？”

黄世荣道：“不错，我这个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心不死。”

洪承志道：“老前辈，不用和他说了，看来，咱们非得和他动手一战不可了。”

无名子道：“好吧，老二，你一直执迷不悟，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你现在先和这位洪少侠动手一战吧！”黄世荣微微一笑道：“好吧！彼此证明一下，才好有个高下之分。”无名子向后退了几步，道：“你们试试吧！不过，最好不要闹出流血惨剧。”

洪承志伸手抽出长刀，高举过顶。立刻间，有一股强烈的刀气，直涌过来。黄世荣原本很轻松的脸色上，突然间严肃起来。只见他缓缓松开右手，向腰中扣把，抖出了一把软剑。那是一柄薄如蝉翼的软剑，门动着冷厉的光芒。

洪承志突然向前移动脚步，每向前走一步，就加重一层冷厉的杀机。

黄世荣突然一吸气，右手中的软剑，缓缓直了起来。

洪承志功力已提到十成，大喝一声，挥刀击去。凌厉的刀气，疾如闪电，直卷过来。

黄世荣右手一振，垂下的软剑，突然笔直的点了过去。锋利的软剑，经过了黄世荣全力贯注了内力之后，软剑上透出了一阵阵寒森的剑气。刀和剑，忽然间，触接在一起。那笔直的长剑，仍是承受不住那强大刀气的压力，忽然间，弯了下来。但洪承志强大的刀气，却也被那软剑上发出的剑芒所迫。本是一团滚滚的刀影，现在却被那强厉的剑气拦下，双方形成了一个僵持不下之局。

无名子站起身子，道：“平儿，长剑借给我。”

白天平应了一声，把长剑递了过去。无名子接过长剑，向场中行去。

黄世荣未料到洪承志刀上的成就竟然如此厉害，心中大为震惊。望着无名子提着长剑行了过来，心中大为紧张，道：“无名子，你要干什么？”

无名子冷笑一声，道：“你放心，我不会乘人之危，我只是要你见识一下，别人的成就，决不在你之下，让你知道，一个人，不管有些什么奇遇，也要珍惜它，不可用它为恶。”长长叹息一声，道：“老二，古往今来，有无数的高手，他们事先也曾经过了很精密的估算，但到头来，都落得一场空幻。”

黄世荣大声喝道：“来人啊！”

片刻之后，果然有两行黑衣蒙面人，行了进来。每行十个，两行正好是二十个人。

田无畏、白天平、白玉山等，全部站了起来，准备出手。眼看，就要展开一场混战。

无名子已然行近两人，缓缓举起了手中长剑，但见寒芒颤动，闪起了一片剑花。

黄世荣、洪承志、正在各运内力，加注于刀剑之上。突然间力道移动，两人的力量，全由无名子承受下来。长剑微微一沉，轻轻一摆，所有的力道，都被化解开去。

黄世荣冷冷说道：“无名子，看来，你确实有些进境。”

无名子长剑一抖，指向了黄世荣的前胸之上，道：“老二，下令他们放下兵刃，你也束手就缚，听武林大会公决。”

黄世荣哈哈一笑，道：“就是你们这几个人，就代表了武林大会吗？”

无名子道：“袁道会请各大门派的掌门人来。”

黄世荣点点头，道：“无名子，我错估了一件事，那就是这些年来，你也一样在武功上有所成就！”

无名子冷冷接道：“除了你和我之外，别的人也一样没有停下来过。”

黄世荣道：“无名子，就算你武功能胜过我，但也不是你们胜了。”

洪承志大声喝道：“不是无名子老前辈袒护与你，咱们立刻可以废去了你的武功。”

黄世荣道：“你动手试试。”

田无畏道：“你已经见过了刚才那一刀，至少和你是平分秋色之局，难道你还不肯死心吗？”

白天平冷冷说道：“你如是心中仍然不甘服输，在下愿再和你比试一剑。”

黄世荣道：“比试一剑？”

白天平道：“不错，只是一剑，如是在下……”

黄世荣接道：“好！老夫就接你一剑。”

白天平一躬身，道：“师父，请给弟子一个机会。”

无名子移开在黄世荣胸前的长剑，把长剑交到白天平手中。似是对白天平有着充分的信心。

白天平抱剑而立，道：“小心了。”忽然飞身而起，一剑刺出。

这是“乾坤一绝剑”招，只不过，施用之前白天平并未摆出出剑的凝重神色。

但这样一来，那黄世荣也没有小心戒备，举剑一挥封了过去。

但白天平早已提聚了功力，剑如闪电，直冲而入，封闭了黄世荣的剑势，直刺前胸。

力道强劲，一下子穿破黄世荣护身的真气。但见红光一闪，黄世荣一条左臂，突然掉了下来。

一阵剧痛，使得黄世荣丢了右手的长剑，点向左臂穴道，以止流血。

白天平长剑一刺，剑尖刺向前胸。

白玉山大声叫道：“平儿，不可无礼，刺伤你二伯父。”

白天平一挫腕，收回长剑，却不料黄世荣右手随时而出，一掌拍中了白天平的前胸。

掌力极重，只打得白天平张嘴吐出了一口鲜血，向后退了三步。

何玉霜一伸手，扶住了白天平，道：“天平，你伤的很重吗？”

白天平道：“不太重，但也不轻，内腑伤得很重。”

无名子伸手由怀中取出了一粒丹丸，递了过去，道：“平儿，快吃下去。”

白天平接过药物，投入口中，道：“多谢师父。”

无名子目光转到黄世荣的身上，道：“老二，你如若还有一点人性，就该弃剑受缚了。”

黄夫人道：“如不是白兄弟那一声呼喝，平儿那一剑，就要了你的性命。”

黄世荣神情黯然地说道：“想不到，这两个后生晚辈，竟然练成了刀、剑中的绝技。”

无名子道：“老二，实话说，我早已经对你动了怀疑，我迟迟不下杀手，也就是顾念咱们一番兄弟之情，四十年前，如无你救助，贫道早已不在人世……”

黄世荣黯然叹息了一声，道：“看过了晚辈的刀法、剑术，真叫我有些惭愧了。”

无名子道：“事实上，用不着别人帮忙，单我一人，能不能对付你，你心中应该明白。”

黄世荣道：“有一件事我要说明，我还有很多的杀手埋伏，真要拼起来，我未必会败。”

无名子道：“如是玄支剑士增援呢？”

黄世荣道：“那就很难定论了。”

无名子道：“到你图穷匕现，那时，又将如何？”

黄夫人道：“现世报，已经应到了你的女儿身上，难道你还不知悔悟吗？”

黄世荣叹了一口气，道：“罢了，罢了。”举手一掌，自向天灵穴上拍去。

无名子一伸手，抓住了黄世荣的右腕，道：“老二，你一个人死了，留下江湖上无穷的疑难，叫何人去解决？”

金萍道：“还有的我身世，我究竟是什么人？咱们之间，有一份莫名的亲切感，但我不相信，我真是你的女儿。”

黄世荣道：“孩子，你是我的女儿，那绝错不了，不过，孩子，不用问你的身世了。”

金萍道：“为什么？我如是只有爹，没有娘，哪里跳出我来。”

黄世荣望了何玉霜一眼，道：“叫她妹妹吧！”

金萍怔一怔，道：“叫她妹妹，那是怎么回事？”

黄世荣道：“你和她同是一个母亲，明白了吧？”

这突然而来的消息，不但使得金萍茫然失措，而且，何玉霜为之大吃一惊。

按耐下心头的怒火，何玉霜缓步行近了黄世荣，道：“我母亲……”

黄世荣接道：“她一代美女，也是一代妖姬，你可以从你和金萍的面貌中看出来些什么，你们都很美，隐隐间，有你母亲昔年的底貌，假如你们仔细的对镜看，我相信你们可以找出一些相似之处。”

金萍回了何玉霜一眼，何玉霜也回顾头望着金萍。

黄世荣叹息一声，道：“孩子们，上一代的恩怨，我希望你们不用再问什么了，总之，错在我一人。”

何玉霜黯然流下泪来，道：“我父亲是不是你杀的？”

黄世荣道：“我虽不是真正的凶手，但我以司马宽之名主持天皇教，并派人杀死了你父亲，不过，那时间，我也在场。”

金萍尖声叫道：“你既然在场，为什么不阻止他们杀死我的母亲。”

黄世荣道：“你母亲是自杀而死的。”

金萍道：“你为什么阻止。”

黄世荣道：“我阻止不及。”

黄夫人冷冷说道：“你离家出走，抛弃了我们母女，也是为那个女人？”

黄世荣道：“不错。”

黄夫人叹息一声，道：“你要离家出走，移情别恋，这本是一件很单纯的家务事，为什么要把整个江湖上，牵入了是非之中。”

黄世荣道：“夫人，往事如梦，不用再追究了。”

无名子道：“老二，公谊，私情，都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境地了，你既有悔悟之心，就该有一个很清楚的交代了。”

黄世荣道：“我要交代，不过，咱们得先谈好条件。”

无名子道：“什么条件？”

黄世荣道：“让我死在此地，我不要再见别的人。”

无名子道：“老二，你既敢为恶，又不怕死，为什么不敢面对着那些人，你一生满身罪恶，但至少应该死得清清白白。”

黄世荣道：“我该死，一死了之，但我不愿意使妻女再蒙羞辱，你们可以把我处死，不论如何一个死法，都无关紧要，但你弟妹，却是一个很贤德的人。”

白玉山道：“二哥放心，嫂子的事，兄弟一力承护，决不让嫂子受到委屈。”

黄夫人凄凉一笑，道：“此时何时，还说这些作什么，往事已去，年华

不再，只要凤姑的魔功能除，恢复她本来性情，我就心满意足了。”

黄世荣突然流下泪来，道：“夫人，我对不起你。”

但见寒光一闪，金萍手中的长剑，已然指向了黄世荣的咽喉，道：“妹妹太老实，她被你摆了一个公主的名份，给了她很多的约束，把她变成一个很柔顺的人……”

黄世荣接道：“你……”

金萍接道：“我不同，我没和你们在一起，父心如狼，怎会能教出一个好女儿来，你如何加害了我的母亲……”

白玉山道：“金萍姑娘，快快把剑收起来，他总是你的父亲啊！”

金萍道：“父亲，你问他给我多少照顾，哪里危险，他要我到哪里，教了我一肚子阴谋诡计，教我如何去暗算别人，过去，我总认为咱们是合作人，对付无名子，现在，我才知道……”

黄世荣黯然说道：“金萍，你确是我的骨肉，但你愿不愿叫我父亲，由你决定。”

金萍大声喝道：“我娘嫁了人，为什么还会有你这个人……”

黄世荣叹口气接道：“萍儿，你娘没有错，错的是她生的太美，不论心地是如何的纯良，但她外形太爱笑，笑的很多人，情难自制……”

金萍道：“你说我娘是好女人，她又怎肯和你在一起？”

黄世荣道：“为恶的手段太多，我不愿详细说明，一句话，你娘是身不由己。”

无名子突然冷冷接道：“金萍，他要你姓金，不要你姓黄，那就是他别有一份用心。至于你母亲，那是江湖上一代美女，自她出道江湖，就为江湖带来了不安……”

金萍道：“难道这是报应？”

无名子道：“你无辜，但你是那苦因结成的苦果。”金萍突然弃去长剑，转身向外奔去。

但却被何玉霜一把抱住，道：“咱们虽非同父，但却一母，对父母的事，我听到很多，姐姐也不用太伤心，无名道长说得不错，这都是报应。”无名子叹息一声，道：“老二，你还有什么说的？”黄世荣道：“听说各大门派的掌门人要来？”

无名子点点头，道：“不错。”

黄世荣道：“我身上有一张名单，详细记述了各大门派和天皇教有来往的内奸，请你交给各大门派的掌门人，由他们自己处置。”

无名子道：“还有什么事？”

黄世荣道：“申三峰被我囚禁起来，不过，为时不久，他现在此谷一座秘洞中藏着，那地方金萍知道，要她带你们去救他出来。”

无名子道：“还有吗？”

黄世荣道：“还有四十八名第一流的杀手，右手用刀，左手施毒，留在世上，总是祸害，大哥成全了他们吧。”

无名子道：“要我去杀他们？”

黄世荣道：“那倒不用大哥动手，小弟可以在十二个时辰之内，要他们自行死亡，不过，要控制这十二个时辰之内，不要引起搏杀。”

无名子道：“你怎么能让他们死亡？”

黄世荣道：“他们服食一种药物以增功力，但如是超过十二个时辰不进

食药物，立刻就要死亡。”

无名子道：“你怎会配此药？”

黄世荣道：“就是这份才能害了我，我得到那批藏宝内有一本失传的毒经，告诉我各种用毒之能。”

这时，白玉山突然说道：“二哥，我明明一剑把你刺死。”

黄世荣道：“那是替身。”

无名子道：“连我也瞒过去了，你为什么还要死。”

黄夫人道：“为了何夫人是吗？一个堂堂大侠，不能抛妻别子。”

黄世荣苦笑一下，道：“大哥，我可以去了吧，毒经和名单，都在我贴肉的衣袋藏着。”言罢，闭目而逝。原来，这一次，他真咬破了口中的毒药。

黄世荣死了，真的死了，一切恩怨，也都因他的死亡，而埋了起来。

无名子取出了毒经、名单，派了白天平和何玉霜、洪承志三个人随同袁道去邀请九大门派中人。

九大门派中人，大部分应邀而来，但他们没有再见到无名子，见到的是各大门派内背叛的名单，和那本毒经的残烬，以及黄世荣和四十八位杀手的尸体。

无名子留下一封长信，说明了经过详情。

无名子带走了黄凤姑、伍元超、铁成刚和金萍，再加上白玉山夫妇和黄夫人，同时隐于深山。

他已记熟毒经，自然，可以疗治黄凤姑等身中之毒。

依着留函说明，袁道等救出了真的申三峰，也清除了丐帮中很多内奸。江湖中又暂时恢复平静。

但江湖风波，像大海一样，有不得一点风，起风就有浪。所谓江湖风波，永无休止。

卧龙生全集目录

花 凤

镖 旗

飞 铃

双凤旗

春秋笔

飘花令

岳小钗

天香髓

女捕头

剑无痕

无名箫

天龙甲

玉钗盟

金凤剪

素手劫

袁紫烟

无形剑

天鹤谱

黑白剑

烟锁江湖

飞花逐月

金剑雕翎

飞燕惊龙

铁剑玉佩

铁笛神剑

天剑绝刀

绛雪玄霜

一代天骄

风尘侠隐

血剑丹心

天马霜衣

翠袖玉环

神州豪侠传

风雨燕归来

金笔点龙记

摇花放鹰传

玉手点将录

剑气洞彻九重天

惊虹一剑震江湖

